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七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七二册目次

史部・政書類

聖門禮樂統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張行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一年萬松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禮樂統二十四卷》提要

余守寧之明年皖江守何公以頖宮禮樂墜廢慨然興修遣洪廣文走文於余且曰凡羽籥干戚簠簋鼎俎以及簫鼓鐘簴之屬請一一繪圖示以爲法葢以金陵固江左首郡而學宮又有明辟雍舊地其制度

詳明當必有釐然可觀者
豈知殘缺失次文獻無徵
固已付之若存若亡之間
哉有江浦諸生張子行言

者出而與洪廣文商訂指
畫因以復皖守何公之命
既而出所著禮樂統示余
綜核精密一本於經史百

家恍若置我於仲尼廟堂
而親見其車服禮器也嗚
呼盛矣然禮樂制度由漢
以來難言者久矣雖徵諸

戴記猶闕有間若末俗之
淺見陋聞又無論矣乃我
國有人旁搜博採補前人
之未備集諸說之大成講

非厚幸歟于是分所入俸
謀付剞劂復召僚屬共襄
厥成七閱月而告竣張子
亟請序於余余追維曩昔
倘非何公兆端於前洪廣
文奔走其際則余既不知
有張子其人而其所著之
書或公諸海內或藏之名

山皆未可知也今幸相與
有成故樂道其事而序之
耑
康熙壬午孟秋望後一日
東魯劉琰題

聖門禮樂統序

粤稽祭法宜祀者五首則曰法施於民若是乎施彌遠者祀彌隆理固然也周之季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衰有天縱之聖人出上以集千聖之大成下以垂

萬世之大法迄于今斯道之常昭而不熄者不啻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猗歟盛哉其所施之大而遠何等也故自魯哀致誄厥後崇祀之典代益加隆洎明嘉靖間復取前所已行者一一釐正之而禮樂愈稱明備總以不忘所施而已

今天子崇儒重道篤古軼今屢幸闕里親祀孔林又

御書萬世師表徧懸天下學宮而封襲之榮并及仲氏端閔之蔭一

同朱子斯不更千百年來所從未一覯者哉邇世之學者亦嘗從事駿奔之末亦嘗周旋于俎豆金石之旁至叩其謚號之何以屢更配享從祀之何以歷攺以及諸禮器樂舞廟制神位之

詳每什不得其一二焉夫齊諧
紀怪山海誌奇士之喜新好異
者方且騁懷游獵以恣一時之
快譚況日讀聖賢書春秋其褒
乎祀事而於謚號之屢更配享
從祀之歷攷以及諸禮器樂舞

廟制神位之詳顧多習而不察
茫焉莫識所自來毋乃貽士林
羞而爲博綜之所噱乎張子躬
先有鑒于是爰遐蒐廣採彙成
一編題曰聖門禮樂統繇魯哀
以暨 昭代禮典樂章班班可

攷而世家列傳更備晰源流學
者展卷洞然匪直免譏於弇陋
先聖先賢儒之法施罔極允宜
崇祀之由抑亦可以瞭若指掌
矣躬先篤行力學夙爲庠所
推重前著小學翼朱爲啟蒙津

筏玆復輯是編以闡揚聖道之
尊與諸賢諸儒之不容泯沒其
眞不媿聖人之徒也夫余嘉其
志樂其書之成而因爲之序云
昔
康熙歲次辛巳桂月瀋陽甘國埏

德沂父題於萬青書屋

敘

興朝受命垂六十年禮明樂備
民物雍熙巍乎煥乎亘古
未有至昭假上下懷柔百
靈尤以
先聖闕里為兢兢始自

世祖章皇帝應運伊始他務未遑
即遣官致祭示天下以重
道崇儒至意逮我
皇上龍飛以來遣官恭謁禮有
洊加至三十有二年又
親幸闕里以圜丘禮躬為享祀

猗歟休哉聖道光昌此焉
已極迺典禮隆矣
宸眷尤加篤焉闕今春　詔太
常　須樂章備誠備恪又
特命臣夔遙詣闕里併少昊金
天氏陵而祭告之

天語煌煌毋勝惶悚隨刻日戒
途望杏壇至止當是時代
天祭告惟惴惴焉隕越是懼故
自入廟以迄禮成卒未敢
仰視也闕日加沐更衣入
萬仞宮牆仰瞻　聖像不

覺肅肰起敬逮縱觀鳳甍
龍棟月戺雲堦暨犧象雲
雷等陳設又茫乎疑此身
之何在矣嗟乎當世盡讀
孔氏書能慨然想見其為
人少有能望見其宮牆者

至得其門而登其堂者又
加少焉何幸遭逢
聖明得御　命瞻禮誠低徊留
之不忍去如太史公所云
者既復開東庫盡閱禮器
俎豆塤篪柷敔等凡數千

事皆未經目覩益驚且喜
中怦怦然不知所爲頃迺
悄肰思躍然起期得博雅
精深之士相與考核成書
昭布當世番祀典光顧啣
恩假省東望白雲親舍踰河湖

淮渡江南下碌碌未暇爲
憾比入慈幃修定省出接
鄉耆故舊一一詢及祭告
時事余固樂道之肰追惟
彷彿悔未有成書語次恒
格格不下外兄狄子司九

忽鼓躍出席曰異哉張兄
示余禮樂統一書之大足
不朽也余驚詢故狄曰浦
邑張子躬先握契十餘年
所其生平篤孝至行姑不
具論論其潛心典故始自

道統禮經暨歷朝祀典追
封配享從祀爵里祭器禮
儀樂章樂舞一切詳核釐
爲若干卷已有成編大約
溯 先聖之淵源明往哲
之端委闡理學之薪傳目

以彰歷代帝王暨
興朝崇重之典制胥於是乎在
余聞之快肰驚曰是何先
得我心乎弟張子稽古而
有成余躬親而罔獲余滋
愧焉外兄又曰是何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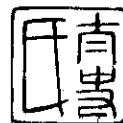
曷敘其始終以堅張志併
速鐫梨行世天下見張子
書皆公樂成之顧不優耶
余固欣為序之以行卽謂
張子書同已出可也雖然
余敢邀張子功為已有哉

藉告張子豈惟稱先須古
彰博雅之為抑亦
聖朝曠典闡揚攸係他日編入
史館錄張子書張子不同
是書不朽耶行將刻期入
覲不獲與故人聚語道經岱宗

望闕里祥雲深處謂自今
得有傳書耿耿之私亦用
自慰焉已

旹
康熙丁丑一陽月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
士加二級
特簡内廷供奉纂修
三朝國史一統志前翰林院侍
講學士
特賜正一品服代

天祭告左右春坊庶子掌坊事
翰林院侍讀侍講左右春
坊翰林院編修充乙丑科
會試同考官甲戌科
殿試讀卷官翰林院庶吉士年
家弟史夔頓首拜撰

天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爲萬世禮樂之宗士歷代帝王咸表章而師事之禪受代興祇祀不忒歷邈其史志典惟鉅是用裒輯肇自魯哀迄近時代凡頒見闕莫敢遺失顏曰聖門禮樂統要萃爲一書非別祭贖說也

一是書之作始於癸酉仲夏病移蕭寺一二方外衆浮居源流多附會齊梁故事劇談豔稱因有感 先聖先賢歷代祀典煌煌載籍名爲士林無錯舉一二者闕畧鮮

據殊可汗顏用歸發篋笥挑燈揮汗蒐求遺編輯爲若干卷閱十寒暑凡三易稿云

一聖門禮樂鮮覯全籍守及見者僅有闕里志傳道錄陋巷志三遷志孔庭纂要等書翔自往哲允稱鉅觀然或專而弗該散而罔備世次年代之間分見錯出觀者殊未洞然茲編所載 先聖謚號禮典樂章宗子封襲及諸賢始祀改祀罷祀千九百餘歲之要典皆詳志之其餘如修葺楊田衆丁拜官之類興廢沿革總附錄焉

一卷首自敘道統次志禮經乃次祀典著羲農以來道備孔子而歷代帝王崇德報功各有眞本其後卷因志亦首援樂經總見聖門禮樂感幽格明至鉅至悉非同汎觀也

一孔子作世家從祀者作列傳其宗子世表亦即附于世家之後蓋志盛也至各傳中有年可考者以事係年無年可考者以類敘事亦有先無年月而後有先有年月而後無者各從實紀之若孔門弟子缺其事者錄其言言亦缺者聊備名氏蓋至嚴且慎毫不敢妄附也

一孔門弟子當以家語爲主史記以後恐愈遠而失眞乃自嘉靖中釐正祀典義爲畧備然實出於張璁嬌衆之議非眞有功於聖賢者也故祀鄗單革懸亶罷顏何秦

冉政蘧伯玉林放而祀于鄉世之君子心甚病之至以歐陽公之賢而獨以濮園一議躋祀廟庭當時如范文正公先憂後樂道德功言無媿聖賢獨不預祀此尤其矯議與獻附會迎合之隱狀所獨露者故凡列傳中徵文志意稍參末議焉

一家語史記所載聖賢事蹟凡可疑者間從刪削（如子貢說齊霸越之類）蓋傳信也或子集不詭于正者亦爲采輯以備訂正顧見聞寡陋遺缺者多尚有俟于博雅君子耳

一諸賢言論行寔關理學者錄關教化者錄關綱常經濟者錄諸細行文辭則畧而弗載以非聖門所重恐汎志

之反與祀典無預也

一從祀諸賢祖父有世德及師友淵源者傳首必先列之其子若孫能濟其美與門人之能傳其學者亦附于本傳之後蓋前承後繼輝映聖門茲備錄之庶以闡揚先烈亦將推美後人云耳

一書中所繪圖次道統世系尚已而諸儒經學源流亦因以附載者蓋以聖賢之道盡在六經外此別無所謂道也茲自漢以來傳經諸儒有從祀者旣列傳矣其不從祀者亦願其專門講授經學得傳應列于圖次俾功德不泯滅焉

一後卷律呂宮譜法調禮器樂器佾舞樂章等編皆彙輯古本合爲一編而孔孟林廟等圖亦必附載之者非僅備閱者之觀覽亦以顏曾四氏尚有配祀門人旣未列傳庶將附見于斯豈以爲繪刻之末務貽誚多事耶

一歷代諸儒有道有德立功立言而未獲從祀者卽無敢擅入列傳間於各儒之後附著其行以俟　當事之題請焉

一改祀罷祀諸儒循列之末簡者所以昭鑒戒也蓋從祀重典公論皎若日星議禮者愼毋輕舉亦無輕廢云

一卷中考據徵引典籍甚繁　行家貧學陋方愧管窺上賴

先君子庭訓生平詔告無非　先聖賢之嘉言懿行用是佩服不忘於前纂輯小學翼朱之時寓居金陵獲閱坊間遺書及爲是編裒采捃摭次第彙成不能悉載目錄只于各條下註明所出非曰考信聊免無稽至業指摘所深幸云

康熙辛巳秋七月旣望東吳後學張行言謹識

聖門禮樂統目錄

督學部院山右張大宗師鑒定

太史郡憲山左劉大宗師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著

左子人郢　鄭子國　原子亢　廉子潔
叔仲子會　狄子黑　孔子忠　施子之常
秦子非　申子棖　顏子噲

卷十一先儒列傳
左子丘明　公羊子高　穀梁子赤　伏子勝
高堂子生　孔子安國　毛子萇　董子仲舒
后子蒼　杜子春

卷十二先儒列傳
王子通　韓子愈　胡子瑗　周子敦頤
程子顥　歐陽子修

卷十三先儒列傳
邵子雍　張子載　司馬子光　程子頤
楊子時　胡子安國　羅子從彥　李子侗

卷十四先儒列傳
朱子熹　張子栻　陸子九淵　呂子祖謙
蔡子沉　眞子德秀　許子衡

卷十五先儒列傳
薛子瑄　陳子獻章　胡子居仁　王子守仁

卷十六歷代聖裔附先賢先儒列傳
孔氏[illegible]　顏氏無繇　曾氏點　孔氏鯉
孟孫氏激　程氏珦　朱氏松　蔡氏元定
周氏輔成　附追封啟聖崇祀孟皮張廸論

卷十七改祀罷祀諸儒列傳
蘧氏瑗　林氏放　鄭氏鉉　鄭氏衆
盧氏植　服氏虔　范氏甯　附升祀蘧林論

以上改祀

顏子何　秦子冉　公伯寮　荀況
戴聖　劉向　楊雄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王安石　王雱　吳澂

以上罷祀

卷十八
樂經　樂志　樂器名義

卷十九
樂器造法

卷二十
律呂宮譜　律呂圖　定黃鐘之法
校黃鐘黍尺之制　律呂宮調
五音相生圖　三分損益圖
隔八相生圖　五聲律呂旋相爲宮圖

聖門禮樂統目錄終

聖門禮樂統綱領

道統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者萬物之祖聖人法天而立道○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持慮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度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程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

修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
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天地中一切函容覆載
故聖人之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
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
理
朱子曰天降生民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
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

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
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
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〇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禹
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
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
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
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
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自是而又再傳以得
孟氏爲能推明之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
焉〇至宋受命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
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二夫子遂擴大
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時非天
所畀其孰能與于此
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于郵亭壁間見
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
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周程亦
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〇自堯舜以下若不
生一孔子後人去何處討个分曉孔子後若無个孟子
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
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現在史策者只有

个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
尹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世仁義
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
之功用也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于事物載於方策明
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
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係者甚大生而榮死
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

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
之傳歷萬世可考也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
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希孔子欲罷而不能孟
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于仁矣○孔子定書
删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
人窮故丁寧反覆三思不勑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子闢先聖之道慨然憂
世見齊梁之君開陳仁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
弊啓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北溪陳氏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
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
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
相之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
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寔傳之上下
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蓋千數百餘年及濂
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
而出其于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
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
見于太極通書易傳春秋之間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
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
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
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傳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
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統緒以粹乎洙泗濂
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
曾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
士各以意爲學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
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
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古者易

更三古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
子從而贊之定之删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
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脫爛諸儒各以
巳見妄爲穿鑿未嘗有知道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
于六經未暇釐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
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采近世之文
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
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
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後有作者
弗可及矣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
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
曾子子思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與
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
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
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潰散無所統盟
雖以董相韓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
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于一時而
無以任傳道之責于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
斯文為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

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
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
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頊高辛繼
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皋君臣也而竝生唐虞之
際所以為盛也成湯伊尹生于商之初興而傳說生于
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于周之盛際而夫子生于周之
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
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
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

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于周子而傳其
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
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脈賴以不墜
正學方氏曰孔子天之孝子當其始生天便將許大負託
全付孔子去做自此天便無事
潛溪宋氏曰孔子天之孝子朱子孔子之孝子

禮經

禮王制四代之學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
人右學左學周人兼之
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學名）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
瞽宗
鄭康成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
以為樂祖神而祭之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
賈公彥曰祭樂祖必於瞽宗者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
太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此故祭樂祖亦還在此
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陳澔曰辟明也雍和也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大胥春入學舍(舍音釋後放此)采(讀作菜)合舞秋頒樂合聲

鄭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合舞者等其進退使應節奏合聲者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

賈公彦曰頒分也分其才藝高下

呂與叔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二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舍采也始立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告廟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兵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陳祥道曰訊者問其首馘者截其耳釋奠於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孔穎達曰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按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同

陳澔曰仲春上旬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陳祥道曰釋奠用上丁者丁象火也火象文教宜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康成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飲食酬酢等事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孔穎達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天子亦然

陳澔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於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始立學而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爲禮也

劉彝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

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鄭氏曰與鄰國合奠朱子曰合樂有國故鄭氏曰本國故有先聖先師朱子曰國有凶喪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康成曰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則否謂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時則天子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陳澔曰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

始立學者既興作釁器句用幣句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副也語可也先時不語禮尚嚴也教世子
陳澔曰立法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釁既畢卽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凡祭祀用樂舞者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如干戚羽籥之類今此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授舞器也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東序夏制也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今釋菜于虞庠既畢事乃從而退儐禮其賓于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與語亦可也此以上雖不專是教胄子之事然以教世子爲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合四時釋奠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一卽此釁器用幣是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
陳澔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故以

大昕爲初明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興擧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陳澔曰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明日乃之東序行養老之禮始謂始立學先老先世之三老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吳澄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元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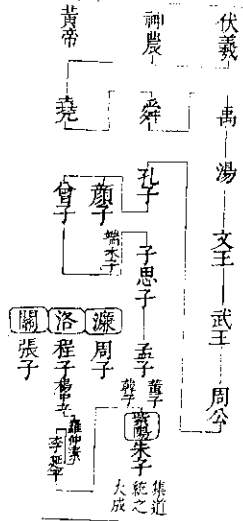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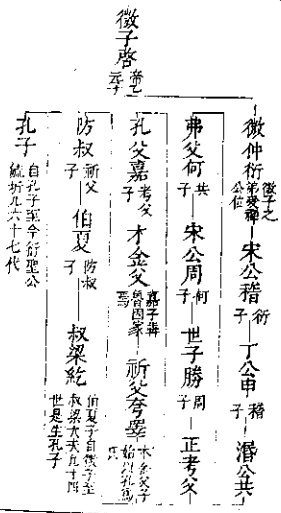
孔頴達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禹及黃帝顓頊之屬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也禦大災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

陳祥道曰法施于民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治功曰力也

張朝瑞曰按新唐書曰祀典法施于人則祀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宗之法施于人矣以此推之師儒以道淑人應法施於人之義故凡有功于道學之儒皆與從祀之列焉

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孔頴達曰以先賢有德故祀之令諸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諸侯之德

陳澔曰西學西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諸儒五經易學源流之圖
聖門禮樂統
圖考
二
萬松書院藏板
商瞿
馯臂子弓
橋子庸疵
周子家豎
光子乘羽
漢田何
項生
丁寬
周王孫
王同
楊何
里孫
施讎
孟喜
彭宣
戴崇
魯伯
張禹
邴丹
焦延壽
京房
梁丘賀
臨
費直
高相
王駿
范升
孫期
楊政
陳元
鄭眾
馬融
鄭玄
荀爽
諸儒五經書學源流之圖
聖門禮樂統
圖考
三
萬松書院藏板
伏生
鼂錯
張生
歐陽和伯
夏侯都尉
孔安國
歐陽世
兒寬
始昌
勝
建
高
地餘
政
都尉朝
周霸
賈嘉
庸生
歆
周堪
孔霸
許商
牟卿
孔光
牟融
唐林
吳章
王吉
炔欽
張山拊
李尋
鄭寬中
王良
杜林
賈逵
馬融
鄭玄

諸儒五經魯詩
齊詩二學源流圖
聖門禮樂統
圖考
四
萬松書院藏板
浮丘伯
申公
孔安國
周霸
瑕丘江公
王臧
徐偃
趙綰
許生
韋孟
韋賢
王式
薛廣德
龔勝
龔舍
唐長賓
褚少孫
張長安
張游卿
許晏
王扶
轅固
后蒼
翼奉
匡衡
蕭望之
滿昌
師丹
平當
平晏
伏理
皮容
張邯

諸儒五經韓詩
毛詩二學源流圖
聖門禮樂統
圖攷
五
萬松書院藏板
韓嬰
趙子
賁生
蔡誼
食子公
王吉
長孫順
韓商
張就
毛公
貫長卿
孔安國
解延年
徐敖
陳俠
謝曼卿
衛宏
王璜
塗惲
桑欽
賈逵
馬融
鄭玄

諸儒五經春秋左氏

鐸椒　虞卿　荀况　吳起　曾申　左氏

賈誼　張敞　張蒼　賈公　貫長卿　張禹

尹更始　尹咸　翟方進　胡常　劉歆　賈徽　賈逵

賈護　陳欽　鄭衆　杜預

公羊二氏學源流圖

公羊氏　平　地　敢　壽

胡毋生　董仲舒　羊弼　何休　服虔

嬴公　眭孟　孟卿　嚴彭祖　顏安樂

鼎鍥聖門禮樂統姓氏

督學部院張大宗師鑒定

太史郡憲劉大宗師鑒閱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慈谿袁稚亭先生諱鈁

奉天貴儀安先生諱泰

瀋陽范雲際先生諱成遇

上京金漢章先生諱燦

燕臺馬伯御先生諱騏

鄆陽李伯霖先生諱宏霆仝校正

三韓甘德沂先生諱國埏鑒纂

金臺趙觀成先生諱邦寧監刊

關中劉叔讓先生諱德至

高陵吳次公先生諱仲光

廣寧陳和菴先生諱九雁

陽穀張愼菴先生諱士瑛

滄州周右公先生諱師望

永酈游紫垣先生諱祿宜

錫山稽文子先生諱曾發

震澤王成士先生諱奕章仝校纂

聖門禮樂統卷之一

陽穀　劉　瑛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攷一

魯

魯哀公十六年誄孔子曰天不憖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檀弓　左傳

鄭康成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謚也

丘瓊山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

哀公十七年仍舊宅立廟守塋廟以百戶 闕里志

宋仁宗慶曆中梁適知兖州乞以廟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論遂已

按此給戶守衛之始據闕里志孔塋在廟東北三里許守塋廟戶歷代增減不常至宋例給灑掃五十戶看林五戶顏孟廟亦各給二十五戶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　史記

漢

高帝十二年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前漢書

尹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過魯首祠孔子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

丘瓊山曰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封孔子九代孫騰爲奉祀君　闕里志

謹按此聖裔蔭封之始又按高帝元年上過魯賜孔聚爵蓼侯傳子臧孫琳曾孫黃俱侯爵後坐事廢疑廕封又不始此

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　史記

張海州曰此謁廟蒞政之始至宋寧宗嘉泰中詔武臣一體廟謁金熙宗天德中敕職官到任先詣宣聖廟拜奠方詣以次神廟著爲令

武帝元朔二年拜孔臧爲太常恩賜如三公禮　闕里志

元帝初元元年孔子十三代孫霸以帝師錫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徙名數（戶籍也）於長安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于魯奉孔子祀　漢書

丘瓊山曰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祀者始此

張海州曰按闕里志高帝封孔子九代孫騰爲奉祀君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其後十代忠由博士爲褒成侯十一代武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十二代延年由博士爲大將軍是知當時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也至十三代霸由博士爲關內侯元帝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後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是時已襲封矣然

從舊稱關內侯猶爲帝師霸而封也至平帝時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改封孫均爲褒成侯始專爲先師孔子而封矣自是推恩聖嗣世世不絕嗚呼盛哉

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以孔子十五世孫吉適子（顏師古曰適讀曰嫡孔吉之嫡子也）何齊爲殷紹嘉侯　前漢書

張朔瑞曰按元帝時使諸大夫博士分求殷後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

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遠不可得雖得其人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缺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是故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襃成侯奉孔子後也紹嘉侯孔吉者鮒之六代孫孔子之十四代孫也

封于成帝綏和元年二月食邑千六百七十戸後六月進爵爲公地方百里哀帝建平二年益戸九百三十平帝元始四年更爲宋公光武建武五年復爲紹嘉公十三年復爲宋公以爲漢賓位在三公上吉生何齊何齊生安皆襲封後嗣絶襃成侯孔均者鮒弟騰之八代孫孔子之十六代孫也封于平帝元始元年襲封至今不絶 詳見後第六卷宗子世表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孔子曰襃成宣尼公改封十六代孫均爲襃成侯食邑二千戸 前漢書 闕里志

成帝時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戸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丘濬曰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亦孔子謚宣之始

東漢

光武建武五年帝過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後漢書

建武十四年復孔子十七代孫志爲褒成侯 後漢書 闕里志

後漢儒林傳曰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

爲褒成侯及王莽敗失爵世祖乃復封均子志

明帝永平二年上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國道 州縣邑 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後漢書

謹按大學衍義補云漢以後有太學始于武帝郡縣有學始於北魏獻文帝是則漢明帝時若無所謂郡道縣學校也及觀文獻通考云漢至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蓋是時郡國學校雖未設而官已具矣

永平十五年帝東巡至魯詣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綱目 文獻通考

尹起莘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職治職教相與竝行罔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至曾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子宅此固習俗之常談也至綱目修之始以詣孔子宅爲文蓋謂孔子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其故居宮室豈可以臨幸之禮加之哉故表而出之見聖人不與衆人等耳

按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謹列弟子姓名於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次序

顏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曾參 澹臺滅明 高柴 宓不齊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原憲 公冶長
南宮縚 公晳哀 曾點 顏繇 商瞿
漆雕開 公良儒 秦商 顏刻 司馬黎耕
巫馬期 梁鱣 琴牢 冉儒 顏辛
伯虔 公孫寵 曹卹 陳亢 叔仲會
桼祖 奚蒧 公祖茲 廉潔 公西輿
宰父黑 公西蒧 穰駟赤 冉季 薛邦
石處 懸亶 左郢 狄黑 商澤
任不齊 漆雕從 燕級 公夏守 句井疆
步叔乘 石子蜀 邽選 施之常 申續
樂欣 顏之僕 孔弗 漆雕哆 懸成
顏相

右魏司馬王肅本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次序

顏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仲由 冉求 端木賜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曾參 澹臺滅明 宓不齊 原憲
公冶長 南宮适 公晳哀 曾蒧 顏無繇
商瞿 高柴 漆雕開 公伯寮 司馬耕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巫馬期 梁鱣

顏辛 冉孺 曹卹 伯虔 公孫龍

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 公祖句茲 秦祖 漆雕哆 顏高
漆雕徒父 壤駟赤 商澤 石作蜀 任不齊
公良孺 后處 秦冉 公夏首 奚容蒧
公堅定 顏祖 鄡單 句井疆 罕父黑
秦商 申黨 顏之僕 榮旂 縣成
左人郢 燕伋 鄭國 秦非 施之常
顏噲 步叔乘 原亢籍 樂欬 廉潔
叔仲會 顏何 狄黑 邽巽 孔忠

公西輿如　公西蒧

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弟子次序

顏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曾點　曾參　澹臺滅明　高柴

宓不齊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原憲

公冶長　南宮縚　公晳哀　顏由　商瞿

漆雕開　公良儒　秦商　顏刻　司馬耕

巫馬期　梁鱣　琴牢　冉孺　顏辛

伯虔　公孫龍　曹卹　陳亢　叔仲會

秦祖　奚蒧　公祖茲　廉潔　蘧瑗

宰父黑　公西蒧　壤駟赤　冉季　石處

左郢　狄黑　商澤　任不齊　榮旂

顏噲　秦冉　秦非　漆雕從　燕伋

林放　申黨　步叔乘　石子蜀　施之常

鄭國　樂欣　顏之僕　孔忠　漆雕多

容蒧　顏相

右宋金仁山氏所錄

謹按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才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列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証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原載家語而肅本缺之耳又按史記弟子列傳載顏淵及公孫子石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無年有名不見于書傳者冉季至公西蒧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

小司馬亦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復差異史記內無琴牢陳亢縣亶三人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當其數文翁石室圖七

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縣亶原亢公肩定公夏首句井疆邽巽顏何八人而別有蘧瑗林放秦冉三人且家語所載奚蒧史記曰奚容蒧而石室圖則第四十二有曰奚蒧第七十一又曰容蒧似乎一人而分載矣予由古史又錄七十九人蘇子云孔子高弟七十七人今以太史公及家語攷之皆同獨秦冉顏何不載于家語而陳亢琴牢又見于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又北齊顏之推家訓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人顏氏居八唐顏眞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有

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之推眞卿俱顏氏
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而嘉
靖中更置祀典必以臆見罷去顏何何也
又按杜祐通典載開元贈典及金仁山錄圖自史記
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
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
又按懸豐家語作懸亶字子象史記乃作鄡單石室
幷無二名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
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卽國也績卽黨也琴牢琴張
自是一人而傳之者誤耳論語釋文申棖弟子姓名

鄭氏乃云申續卽績字之誤也文翁圖有申棖史記
曰申黨是以黨爲棖也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
申棠之欲是以棖爲棠也則黨固爲棠而棠又爲棖
與二申猶二琴今一人而二祀薛邦卽鄭國乃竝祀
而岐名不已瀆乎至嘉靖初職方何孟春始上疏條
列其事云

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闕里仲尼故宅在魯城中）祠孔子作六
代之樂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
坐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
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
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尊禮先師增輝
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十八代孫）及孔氏男女錢帛有差

杜氏通典　文獻通考

張朝瑞曰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六舞（六代樂舞黃帝之雲門帝堯之咸池帝舜之大磬禹之大夏成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是也）
大合樂（註）成均之教律呂聲音更唱迭和而又徧習六
代之樂所謂大合樂也據此則漢所作六代樂亦當如
此而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之議自梁武帝始發之

和帝永元四年改封孔子爲褒尊侯及十八代孫爲褒亭
侯

闕里志

安帝延光三年帝幸泰山祀于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
氏親屬婦女悉會賜帛有差

後漢書

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
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
農給米

闕里志

以孔子十八代孫澌爲魯從事（終漢世十有一人）　闕里志

按此漢以來孔子子孫官於鄉之始至唐明皇開元
十三年詔每代賜一子官宋世擇一人爲曲阜知縣

英宗治平中言者乞慎重長民之官詔孔子子孫勿知縣事後承襲如故有明因之至神宗朝令三年入覲黜陟一如流官葢歷代尊崇先聖既襲封宗子以奉祭祀復世擇賢裔而官之所以昭盛德之有後而示無窮之報也盛矣哉

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給守塋廟百戶 闕里志

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像 闕里志

三國

魏文帝黃初二年復以孔子二十一代孫羨襲封改稱宗聖侯後漢傳曰褒亭侯至獻帝初國絕魏復封 令魯修舊廟又於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三國志 闕里志

詔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德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攷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㕁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弗繼闕里不聞絃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五年講尚書通七年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廱以顏淵配 晉書

丘瓊山曰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祀孔子者皆于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按顏子配始見於此陋巷志稱漢高祖過魯之年祠孔子卽以顏淵配似別有據

晉

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震爲奉聖亭侯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晉書 通典

泰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子 通考 通典

丘瓊山曰此太子釋奠之始

東晉

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 晉史

明帝太寧三年詔奉聖亭侯孔嶷四時祀孔子如太始故

事　闕里志

成帝咸康元年上親講經行釋奠禮於辟雍　通鑑

穆帝升平元年上講經詔以中堂權立太學行釋奠禮　晉史

孝武帝寧康三年上講經行釋奠禮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請依穆帝故事權以中堂爲之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通典　通考

文獻通考云如蔡邕明堂之說則古者明堂辟雍太學太廟合爲一所以朝以祀以敎以饗以射皆於其地東漢時辟雍以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爲博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爲二處與古始異要之太學與辟廱固不可析爲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有二事哉

張朝瑞曰惟漢析爲二處晉因之故穆武有中堂權立太學釋奠之說云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　魏書

按此得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之意

北魏太平眞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先聖孔子　魏書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十八代孫孔鮒爲百戸主掌禮器　宋書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八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幣悉依上公祭畢帝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在　宋書　通考

丘瓊山曰釋奠主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謹按馬端臨曰宮架天子之制四面皆懸鐘磬備六律六呂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架諸侯之制三面缺其一如軒車之有籓故謂之軒架縣去中呂蕤賓林鐘判架只東西兩面而已南北皆缺又去黃鐘大呂應鐘也據此軒架卽軒縣杜佑曰宮縣之舞八佾軒縣之舞六佾縣舞數實相因故軒懸爲諸侯樂也

北魏顯祖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牢祀孔子　綱目

南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仲尼廟同諸侯之禮　宋書

北魏獻文帝天安元年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通典

北魏獻文帝皇興三年詔賜孔氏四人官　闕里志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合雜巫覡淫祀者禁之　魏書

孝文帝延興三年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 闕里志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何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 通典

通典註云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勑有司饗薦之禮 魏書

詔畧曰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恒式帝堯可祀于平陽虞舜可祀于廣甯夏禹可祀於安邑周公可祀于雒陽其宣尼之廟已于中省當別勑有司饗薦之禮自周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

丘瓊山曰有司饗薦始于此

是年北魏改謚孔子爲文聖尼父 魏書

魏志曰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聖之謚於是昶等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親拜祭於廟

按前詔云宣尼之廟已於中省此云齋於省祭於廟則知魏中書省又有宣尼廟至明嘉靖於文華殿奉先師孔子與先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竝祀伏羲至武王南向左周公西向右孔子東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帝皮弁服拜跽行釋奠禮用羮酒果脯帛崇奉之禮益有加矣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如魯城祠孔子改封二十八葉孫靈珍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 綱鑑 闕里志

按此顏子錄後之始

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綱目

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賜田以養孔氏子孫 闕里志

按此給田之始至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增賜田一百頃八年三月奉勑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撥二十頃廟學贍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簾箔什物其五十頃歲收出糶修葺祠宇顏孟二氏元泰定五年每家撥賜祭田三十頃明代宗景泰六年除清

查原田外各添賜田二十頃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詔立孔子廟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綱目

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旣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按今學堂凡有三階臣謂客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吏

部郎徐勉議鄭康成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旣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階 隋書

北齊文宣帝天寶元年改封孔子三十代孫渠爲恭聖侯

闕里志

北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于孔父廟講畢釋奠孔父行三獻禮 隋書

北齊釋奠每歲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子日出行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 隋書 通典

丘瓊山曰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南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聖廟帝攻書善畫自圖畫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闕里志

按此贊孔子之始

北後周靜帝大象二年詔追封孔子爲鄒國公裔孫襲爵如之 周書

陳宣帝大建三年皇太子釋奠先師 隋史

陳後主至德三年釋奠先聖于太學 綱鑑

隋

文帝開皇 年贈孔子爲先師尼父 闕里志

煬帝大業四年改封孔子三十二代孫嗣悊爲紹聖侯

隋書 闕里志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隋書 衍義補

丘瓊山曰州縣學定時以春秋二仲釋奠始此

聖門禮樂統卷之一 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

陽穀 劉 琰 鞠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攷二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監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新唐書 文獻通考

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唐書云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 綱目

武德九年改封孔子三十三代孫德倫爲褒聖侯 闕里志

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闕里志

張海州曰此免賦役之始至周顯德遣使均田抑同編戸宋太平興國中詔特免之　朝洪武二年獨免灑掃一百戸差役七年令免衍聖公本戸稅糧三十頃餘田起科族人田土依舊納糧免差元太宗九年顏孟二氏子孫獨免稅役洪武元年詔只免大宗差發餘枝不免

貞觀二年左僕射房鉉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五代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別祀周公請停周公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從之 衍義補

丘瓊山曰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按唐書高宗永徽中復依武德故事顯慶二年乃改周公配武王而孔顏爲先聖先師

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新唐書

按郡縣學立孔子廟始見於此

貞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命褒聖侯德倫祭服元冕朝會同三品 新唐書 闕里志

貞觀十四年上釋奠於國子學命祭酒孔頴達講孝經 闕里志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詣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

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初釋奠以博士自爲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褚遂良等奏按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且國學樂以軒縣尊俎須於官非臣下所可專也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若闕並以次差攝州縣獻主既請遣刺史望准給祭社明衣國學令祭以太牢樂用軒縣六佾之舞並登歌一部上丁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樂牲用少牢 新唐書 衍義補 文獻通考

丘瓊山曰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于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唐書

通考

丘瓊山曰此後世以先儒配享之始唐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公穀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弼有功於易劉向鄭衆杜子春盧植馬融鄭康成服虔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預范甯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

今按司馬遷儒林傳所列有功于經傳者九人後之議從祀者皆從此訂之

孔　鮒 字甲孔子八世孫秦始皇時抱禮器歸陳王涉為之博士卒與涉俱死有功於禮

申培公 漢武帝時魯人 一名培 韋昭云培音扶尤反 師古曰培其名公其字也有功於詩

轅　固 師古曰字生漢武帝時齊人有功於詩

韓　嬰 漢武帝時人為燕太傅有功於詩

伏　生 武帝時人有功于尚書今祀 廟庭詳列傳

高堂生 武帝時人有功于禮今祀 廟庭詳列傳

田　生 武帝時菑川人名何字子莊有功于易

胡毋生 武帝時魯北人字子都有功于春秋 小司馬云胡毋複姓音無

董　生 即仲舒也武帝時江都王相有功春秋今祀 廟庭詳列傳

又按班固贊有功於經傳者十有六人後之議祀典者多自此攷之

歐陽氏 名和字伯有功於書

左　氏 名丘明有功於春秋今祀 廟庭為諸儒冠詳列傳

后　氏 名蒼有功於禮今祀 廟庭詳列傳

楊　氏 名何有功於易

公羊氏 名高有功於春秋今祀 廟庭詳列傳

夏侯氏 大夏侯名勝字長公 小夏侯名建字長卿 俱有功于尚書

梁丘氏 名賀有功于易

戴　氏 大戴名德 小戴名聖 俱有功于禮

施　氏名讎有功于易

孟　氏名喜有功于易

穀梁氏名赤有功于春秋今祀　廟庭詳列傳

京　氏名房字君明有功于易

毛　氏名萇有功于詩今祀　廟庭詳列傳

孔　氏名安國有功于尚書詩逸禮古文今祀　廟庭詳列傳

高宗顯慶三年詔仲尼廟樂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頵撰樂章　通考

通典曰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爲名太宗貞

觀初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樂曰元和初名豫和大曆十四年更此名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祴和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又制文武二舞宣和孔父廟奏之

謹按歷代帝王祭祀孔子樂章不相沿襲謹錄二三以例其餘而今所用者則有明級定者也

唐太宗貞觀中釋奠樂章

唐書樂志曰皇太子親奠迎神用祴陔和亦曰宣和皇太子行用承和登歌奠幣用肅和迎俎用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詞同圜丘送神用祴和詞同迎神

祴和

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承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慮表重輪視膳寢門尊要道高闢崇賢引[illegible]人

肅和

粤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贄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雍和

堂獻瑶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親享雝雝執奠明禮惟馨蘋蘩可薦

舒和

隼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闢緯武經文盛德施

右攻文章辭體

唐鉉宗開元禮皇太子釋奠孔廟樂

迎神

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之樂皆奏姑洗文武三成

皇太子行

作永和之樂每行皆奏之

奠幣登歌

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

迎俎

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皆奏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

作舒和之樂

送神

作永和之樂

右致通典

宋仁宗景祐中祭文宣王廟

迎神凝安

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祀有秩備
物有容神之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
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奠幣明安

王道法于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齋以滌志幣
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成安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酌彼醇旨薦
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綏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芳既潔禮成樂備人
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兗國公配位酌獻成安哲宗朝增此一曲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栗旨酒祭
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雝

送神凝安

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歆馨肸蠁迴
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

右致傳道錄

明太祖洪武初欽定釋奠文廟樂章至今遵用譜載樂統

迎神　咸和之曲無舞

大哉孔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
純益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寧和之曲有舞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
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安和之曲有舞

大哉聖師寔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
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亞終獻　景和之曲有舞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
清且旨登獻于三於嘻成禮

徹饌　咸和之曲舞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
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咸和之曲無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格惟馨神
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望瘞　曲同送神無舞

右致大明會典

乾封元年車駕過曲阜祀孔子贈太師　新唐書　綱鑑

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
通考

臣瑱山曰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
亦始如此

袁湖州曰按文獻通考高宗總章元年新唐書睿宗太
極元年俱稱顏子曾子配享則曾子已配孔子矣而鉉
宗開元八年李元瓘又以曾子不預配享爲請二十七
年孔子正南面獨以顏子配而曾子不與焉至宋度宗
咸淳三年始以曾子子思並顏子孟子配享其舉其廢
不可詳考姑記於此

○周武氏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　新唐書

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子太子太師曾子太子太保皆配
享　新唐書

鉉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冑於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冑
子　新唐書

謹按太子入學齒冑注齒以年相序也冑裔也文王
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之謂也陳氏註世子與同學之人讓齒也

鉉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宣父廟顏子配其像立
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
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而范甯等皆霑從
祀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文翁之壁尚不闕
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圖形於壁兼爲立贊曾參以孝
受經于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顏子等十哲爲坐
像悉預祀曾子特爲塑像坐十哲之次圖七十子及二十

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閔損以下令在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　通典　通考　唐書

馬端臨曰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于聖人而得其大義至于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也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弼之宗旨老莊賈逵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子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于二十二子之例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于鄭康成之注而徒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開元十三年車駕過魯詣孔子宅親設奠祭遣使以太牢

祭其墓　唐書　綱鑑

詔褒聖侯每代長子一人承爵兼賜一子官　闕里志

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先時學中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牖下貞觀中停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向被王者衮冕服周洪謨曰衮冕之名通乎上下天子之服十二旒十二章一品之服九旒九章）兩京樂用宮懸追贈顏子爲兗公西向配閔子騫冉伯牛冉仲弓宰子我端木子貢冉子有仲子路言子游卜子夏九人爲侯曾子輿等七十三人爲伯（詳見列傳）東西列侍　通典　唐書

丘文莊曰文宣之謚始此亦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伯之始

鄭端簡曰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于宰冉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覛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收求我廡中

衍謹按四賢皆聖門高等而十哲之說亦原非定額即令從陳蔡諸賢當日或多或少或并非顏閔四科豈可遽執爲定見而祀典遂不一議之乎況顏子早躋配享厥後曾子子思孟子率稱四配其不因從陳

蔡叫矣有子子華聖門大賢之亞躋于殿庭得如宋
紹興特升子張之例在今日亟爲要典至宰冉二賢
歷代崇祀已久固不必讓位即曰十二哲亦何病也
改封孔子三十五代孫璲之爲文宣公 新唐書闕里志
開元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 新唐書
開元禮 斯禮開元二十年撰畢自後儀注續有變改

神位

仲春仲秋上丁釋奠於太學孔宣父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凡九十五座先聖先師籩豆各十簠簋各二㽅鉶俎各三
其七十二弟及左丘明等二十一人 子夏從十哲之數從故止二十一人

祀諸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
新撰享樂用姑洗之均 通典注云以姑洗爲宮也 三成
祀先聖用太牢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
三肩臑後節二肫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
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凡供祭
用太牢犢一羊一豬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
去犢減酒一斗
凡用籩豆各十二籩實以石鹽乾魚乾棗栗黃榛子人菱
人芡人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　豆實以韭菹醓醢菁
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胉飽食糝食　用

籩豆各十籩減糗餌粉餈豆減飽食糝食　用籩豆各八
籩又減白餅黑餅豆減髀析菹豚胉　用籩用各四籩實
石鹽乾棗栗榛鹿脯豆實芹菹兔醢菁菹魚醢也　用籩
豆各二籩實栗黃牛脯豆實葵菹鹿醢　用籩豆各一籩
實牛脯豆實鹿醢也 其應用牛脯者亦通用羊脯 用簠簋各一簠實稻
飯簋實黍飯㽅實太羹鉶實肉汁 凡祀神之物當時所無者則以時物代之

謹按釋文　髀 說文半體月曰髀猶判也六書牲半解也 肩 脊本也 臑 音如自肩至肘曰臑禮少儀凡膳告于君子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注臂臑肩腳也九箇自肩上至臑析爲九段也又臑嫩耎貌楚詞肥牛之腱臑若芳些 臂 自肘至腕曰臂 肫胳 肫音屯腊之全者也胳音各腋下也 脊 背脊骨也 脡脊 直脊謂之脡脊輔肉也 橫脊 謂脯肉用脊骨之橫者也

脇 左右腹下橫骨也 脯 肉切而乾之曰脯周禮腊人注云薄析曰脯 腊 音息乾肉也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疏云腊之言夕也朝曝之夕乃乾也 菹 酢菜也以米粒和醢漬菜也禮祭義本草之菹陸產之醢周禮醢人掌七菹注韭菁葵茆芹菭筍也注菁蔓菁茆鳧葵菭箭萌筍竹萌也 醢 肉醬也毛氏曰凡作醢者必先膊乾其肉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乃成也 糗 說文熬米麥而磨之使碎屑也 餌 粉餅也屑米爲粉然後溲之揉成餅也餈則炊米爛乃擣之不爲粉也餈之言淤也餌之言堅潔如玉珥也 粉 糔米爲細末曰粉儀禮饋食篇禮有粉餈 餈 音慈說文稻餅也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謂粉稻黍米爲之合烝曰餌餅之曰餈餌言糗餈言粉互足其義也疏云餈即今資糕也 飽食 音池餡也以餡和粉而爲食也 糝食 禮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稻米二肉一合而爲餌煎之注糝米粉也米二肉一米爲主肉爲輔合以爲餌也 胉 音舶鄭康成曰胉脅也六書故曰膊肩甲也 脾析菹 謂切析其脾以爲菹也

諸州釋奠於文宣王（縣釋奠同）
前享三日刺史（縣令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
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
所（州以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則縣丞爲亞獻簿尉爲終獻）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
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爲瘞埳於
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本司設刺史以下
次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
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
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埳西
向設助教位（縣學官位倣此）於西階西南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

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
贊唱位于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
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掌事者以罇坫
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
俱西上皆加勺冪先聖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坫設幣篚
於罇所設洗値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
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
於罇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厨（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
饌者實祭器本司率掌事者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
東向設先師神席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席皆以莞實明

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學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
入實罇罍及幣（每座罇二一實元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禮神之幣各長丈八尺）祝版各
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
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
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升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
齋所刺史將至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
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叅軍引次之（縣令則贊禮者引下放此）贊唱
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于罇後刺史停於次少
頃服祭服出次叅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叅軍事退
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

定贊唱者曰再拜則刺史以下皆再拜叅軍事少進刺史
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
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興奠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
門外叅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
以幣北向授刺史刺史受幣叅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
於先聖神座前興少退西向再拜訖叅軍事引刺史當先
師神座前北向立又祝以幣西向授刺史既受叅軍乃引
刺史進北向跪奠于先師神座前興少退北向再拜叅軍
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于階上
各設于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取蓋于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

（橫酌垂于右腊特陳于左壁）設訖本司與執饌者降出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罍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國號建元）歲次（干支）朔日（干支）越祀日（干支）刺史（縣令放此）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

縱誕降生知繹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爰以仲（春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壺奧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東

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俎跪減先師神座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興祝先以飯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惟不讀祝文亦不受胙）訖降復位初獻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升獻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

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毛血實於坫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實土半坎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各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祭幣燔於燎架

以上俱開元禮全載杜氏通典

朱子曰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釋奠散齋因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院所頒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寶禮只是全錄開元

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

宋潛溪曰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而節文爲詳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中小祀太學仍祀文宣王 新唐書

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 闕里志

貞元間每年春秋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時歸崇敬爲膳部郎中奏以爲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 通考 闕里志

憲宗元和十五年詔文宣王家與一子官 闕里志

武宗會昌五年有事于南郊詔賜孔氏一子官 宣僖兩朝並如之 唐書

宣宗大中元年宰臣向敏中請賜百縑充享祀

五代

唐莊宗長興二年復祀文宣王廟 朱梁喪亂祀典廢此特復之 宋史

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如墓復拜敕禁樵採 通考 通鑑

胡致堂曰孔子大聖逵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于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矣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

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知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三

陽穀　劉　玫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攷三

宋

太祖建隆元年帝視國子學詔增置祠宇塑繪先聖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禮成詔置戟仗於中門外　綱鑑

乾德五年詔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　綱鑑

謹按宜孔子四十四代孫文宣公仁玉之子五季以

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幸學賜鄉貢進士孔世基官　闕里志

太平興國三年詔復孔宜襲封文宣公帝召宜問孔子世嗣宜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均田遂抑本家爲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　綱鑑

端拱元年帝幸國學謁文宣王　通攷

淳化四年上從監庫史臣請先聖廟六衙溯望行香　宋史

眞宗咸平元年以孔世延襲封文宣公　家譜附錄

謹按雍熙中太宗伐契丹詔孔宜督運糧餉因溺死于拒馬河至是垂十二年帝初卽位詔以其子世延襲封賜以祭器經書金帛遣之

景德三年詔令諸道州府軍監以庫餉支葺所在文宣王廟　宋史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禮畢如曲阜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上服鞾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再拜又詣叔梁紇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遂如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封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开官氏鄆國夫人二年賜文宣王廟桓圭一令就廟立學預養孔氏子孫封弟子兗公顏回爲兗國公費侯閔損等九

人爲公郕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爲侯追封先儒魯史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爲伯內王肅故蘭陵亭侯贈司空杜預故當陽侯贈司徒五年以玄聖犯聖祖諱改爲至聖　通考

綱鑑　宋史　闕里志

丘瓊山曰此後世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張朝瑞曰此立學教聖裔之始據闕里志魏黃初中詔廟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猶非專爲聖裔而設也至是因四十四代孫知仙源令勗之請始立學以訓孔氏子孫然猶未聞設官也至哲宗元祐元年設教授四年設學錄各一員元世祖中統三年詔以揚庸爲教授兼訓

孔顏孟之後仁宗延祐間遂改孔氏學爲三氏學國朝
洪武二年改爲三氏子孫教授司宣德以後學錄以聖
裔充之凡三氏生員俱許應山東鄉試且三歲貢有文
行者一人云是年特賜進士孔渭同三傳出身

上謁廟畢詔孔氏公族併許陪位賜祭田百頃孔延渥等
五人同學究出身宣賜孔氏銀三百兩帛三百疋 闕里志

祥符七年詔從王旦言祭天禮畢詣文宣王廟行禮 宋史

天禧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
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
崇祀嚮學之意望令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詔

可 通考

又詔釋奠儀注及祭器圖令崇文館雕印頒行天下諸路
通考

綱鑑釋義云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采記
曰釋菜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執芬香之菜或曰采
直謂蔬食菜羮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文公曰釋菜之禮猶贄也婦見舅姑其贄棗栗腶脩若
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贄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
其禮比釋奠爲最簡不酌醴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器五
禮帝儀云釋菜每位左一籩實鹿脯右一豆實芹菹菁
韭之菹犧尊一實汎齊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詳
載素王紀事賈公彥曰奠之爲言停也停饌具也或曰
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
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郡祀
也

仁宗天聖元年初卽位幸國子監釋奠先聖 闕里志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衍義補

陳暘樂書曰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
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
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

而人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
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始用宮架之樂然孔子
人臣也用軒架足以爲禮用宮架則過矣聖朝春秋上
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抑又不施于
堂下而施于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
古人習舞合樂之意釐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天下
實聖朝急務也

丘瓊山曰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
自是盛朝要典

張朝瑞曰按禮曰太嘗禘升樂工升堂歌清廟周頌文王之詩下堂下

而管奏以管象象舞之曲朱干赤盾玉戚以玉飾斧之柄以舞大武武王樂武
也舞八佾列八佾以六十四人舞之以舞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此天子之樂
也註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
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
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文武
之舞皆八列互言之書曰戞擊考擊鳴球玉磬搏至拊循琴
瑟以詠句下堂下之樂管鼗鼓如鼓而小有柄合止柷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
笙鏞大鐘○闕疑見樂統以間句注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
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
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上言以詠下言

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戞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
之樂也我國朝周洪謨曰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
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舞反居乎上樂
器反居乎下殊失古制是禮言周樂書言虞樂洪謨言
今樂之失雖各不同然合而觀之而登歌之義堂上堂
下之分文舞武舞之位可攷而知也故書之以足陳氏
樂書之意

嘉靖六年賜飛帛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劉溫長齎至
曲阜初寫碑時上齋沐臨筆其隆重如此　闕里志

慶曆四年帝幸太學謁先聖再拜　通考　宋史

至和二年改封孔子四十六代孫文宣公宗愿爲衍聖公
闕里志

綱鑑云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乞更定
美謚乃改封焉

神宗元豐六年追封孟軻爲鄒國公　綱鑑

元豐七年詔以孟軻配食孔子位次顏子荀況楊雄韓愈
並封伯從祀　綱鑑　闕里志

丘瓊山曰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謹按是時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

仍賜爵號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爲
鄒國公至是晉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
宜與顏子並配禮官言孟子當在顏子之列至于荀
況楊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請並加封
爵以世次先後從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賢之間詔從
之　宋史　綱鑑

又按明　太祖洪武五年　上覽孟子土芥寇讐之
說謂非臣子所宜言罷其配享踰年詔曰我聞孟子
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其功甚鉅宜祀如故
雙槐歲抄

又按宋高宗紹興初議祀典嘗語太常尹焞曰紂人君也孟子何爲名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也書曰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寇讐之說可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也伊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悅從祀如故 升庵文集

哲宗元祐元年令孔子後襲封者專主奉祀睦族不領他職毋遇親祠大禮冬正朝會許赴闕陪位 通考

謹按聖裔赴闕陪位始見于此洎於明典毋逢大子視學親視必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赴京分獻觀禮禮成宴賜

元祐六年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呂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綱鑑

元祐八年勑將元年舊賜祭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撥二十頃廟學贍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簾幙其五十頃歲收租修葺祠宇隨又增賜田一百大頃免其稅課 闕里志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 通考

崇寧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面若兩位亦爲一列以北爲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通攷

按光宗紹熙間項安世爲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爲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皆西向則稽古尚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之位也拂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妥于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寧處謹擇日奉安先師于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惟先師鑒之 通攷

崇寧四年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令天下學宮如式改正 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也 綱鑑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子 綱鑑

詔辟雍文宣王殿名曰大成帝遂謁大成殿 宋史

大觀元年大司成彊淵明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

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 通攷

朱子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于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籩實以脯果右一豆實以筍菜設犧尊一于堂上東南隅加以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于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于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箱在東爵箱在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面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于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

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于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于東序西向祝立于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于尊南北向贊引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豆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詣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張朝瑞曰漢以來釋菜之禮始見于此夫始教祭菜禮之以爲貴者也南朝宋齊以來迺以釋奠行之幾于重矣至宋大觀中始定貢士釋菜之儀國朝因之每進士釋褐及國學朔望日俱行釋菜禮正合始教祭菜之義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通考

謹按宋史從通仕郎侯孟請也

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 通攷

是年孔子弟子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秦商原亢樂欬廉絜十人續贈侯爵從祀 通攷

謹按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孔門弟子八十二人此家語少懸亶一人多公伯寮秦冉林放申棖鄡單蘧瑗六人

政和元年詔曾參顓孫師南宮縚司馬犂耕琴牢左丘明穀梁赤戴聖八人封爵皆犯聖諱悉更之 通攷

謹按宋真宗始封參（任丘侯改封武城侯）師（宛丘侯改封潁川侯）縚（龔丘侯改）

封汝陽侯犂耕楚丘侯改封穀陽侯牢頓丘侯改封陽平侯丘明瑕丘伯改封中都侯赤雍丘伯改
封雎陽侯聖楚丘伯改封考成伯

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子雱爲臨川伯並從祀孔子廟庭 綱目

政和五年太常寺卿魏漢津製大晟樂成詔下國子學選諸生肄習以祀先聖 宋史

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追封侯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髙子桃應盆成括季孫子叔曹交十七人從祀追封伯 通攷

政和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 闕里志

宣和四年幸太學奠謁特特賜孔朝端上舍出身 闕里志

宣和六年幸學特賜孔端木進士第永爲舊規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猶從祀廟庭 綱鑑

諫議大夫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 綱鑑

南宋 遼金附

高宗建炎元年孔子四十八代孫衍聖公端友從帝南渡遂居於衢金以端友之弟端操權襲封衍聖公於曾 闕里志

綱鑑云建炎二年金粘沒喝入襲慶府今兗州府是也衍聖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於是獲存

紹興二年以孔端友之子玠襲封衍聖公於衢 闕里志

紹興七年仙源縣主簿孔若鑑奏免賜田稅課詔從之 宋史

紹興八年賜衍聖公玠衢州田五頃以奉祀事 綱鑑

紹興十年詔文宣王殿與大社大稷並爲大祀 宋史一

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帝謁孔子止輦於大成門外
入幄羣臣班列於庭帝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
再拜羣臣皆再拜帝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儀遂臨太學
通攷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於遼都次年落成躬謁祭奠
通攷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 通攷

去王雱畫像 宋史

金熙宗皇統元年親祀孔子 遼金史

皇統二年勑免孔氏子孫賦役 遼金史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大成殿成詔聖像冕十二旒
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旒九章上親釋奠登歌雅
樂 金遼史

金章宗明昌元年上訪耆德賜孔端修進義校尉查舊賜
田二百大頃兵革蕩失過半召戶部于近縣貼撥足之
闕里志

金章宗明昌二年孔子廟門置下馬牌 闕里志

明昌四年上幸學以襲公年幼賜孔琭權管勾祀事

明昌五年續給地六十餘項房產四百間 闕里志

泰和元年再撥廟東南地六十四畝有奇助釋奠費 金史

金章宗承安二年春丁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
陪祀文武羣臣助奠 金史

寧宗慶元三年定文宣王爲中祀 闕里志

理宗寶慶三年詔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封徽國公 綱鑑

淳祐元年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
程頤伊陽伯與徽國公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
從祀 綱鑑

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
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

敦頤邵雍程顥張載從祀宋史道學傳曰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周敦頤邵雍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從祀不報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
植皆繼以爲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
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
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
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
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
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
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爲
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四賢封

晉云

丘瓊山曰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張朝瑞曰丘瓊山言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于宋焉所謂四書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今考之論語漢興有三種魯論語二十篇魯人所傳齊論語二十二篇齊人所傳古文論語二十一篇武帝天漢間出孔子壁中魏何晏集解序俱不知何時立于學官宋邢昺疏曰漢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隋經籍志曰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康成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何晏又爲集解梁陳之時唯鄭何立于國學○按成帝時劉向校定衆書

孔安國孫衍以其古文尚書不紀于別錄古文論語不使名家嘗上書辯之帝許之立遇莽不果哀帝時劉向子歆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于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讓之至平帝時果立焉歆書不及古文論語或已在立中也大學中庸二書漢小戴輯入禮記中孝宣世立小戴禮而二書已列於學官矣禮記漢書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孟子由漢以來盛傳於世註疏　按漢唐宋藝文志隋經籍志俱列孟子于儒家爲之註者非一今惟漢趙岐註宋孫奭疏爲世所宗亦未詳何時立宋神宗元豐六年曾孝寬疏曰孟軻氏自古皆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其書勸學取士至宋孝宗淳熙中朱子既集論語孟子又取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或問通稱爲四書云其自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是也年譜綱鑑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爚奏刊朱子四書於太學綱鑑由是四書之傳豁然如大明中天矣

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綱鑑

景定二年詔追封張栻呂祖謙爲伯從祀孔子廟庭　綱鑑

皇太子既謁孔子還奏曰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辯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于聖門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遂下是詔　綱鑑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音釋菜禮以曾參孔伋並顏回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

從祀　綱鑑　衍義補

咸淳三年正月十五日御筆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程張俱雍遡經世書發先天奧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眞履實踐爲時儒宗茲豈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祠于學者比朕將臨辟雍因思朱熹所贊已祀其四而尚遺雍光非缺歟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

又御筆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忠

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前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為闕典先皇帝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其令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侑食併議可升十哲者以聞是年二月升曾參封郕國公孔伋封沂國公配食大成顓孫師封陳國公升十哲

又詔泗水侯以先聖為之父以子思為之子而聞詩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明著如此鄆城侯忠其昆也

亦在祀之列伯魚可列于鄆城侯之次

宋史云其序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為配位閔損冉雍端木賜仲由卜商居殿上東面西向北上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顓孫師居殿上西面東向北上為從祀東廡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曾點商瞿漆雕開司馬犂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祖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藏顏祖句井疆秦商公祖句茲縣成燕伋顏之僕樂欬顏何狄黑孔忠公西點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孔鯉荀況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劉向鄭衆杜子春盧植服虔王肅杜預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張栻凡五十二人並西向西廡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顏無繇高柴公伯寮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哆漆雕徒父商澤任不齊公良孺秦冉公肩定鄡單罕父黑申黨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邽巽公西輿如蘧瑗林放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戴聖孔安國楊雄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弼范甯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呂祖謙凡五十二人並東向

朱子曰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

曾子於殿上下面趲一位次序都亂了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又曰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參差仲弓反在上且如絡典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

丘瓊山曰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又曰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為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向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

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神像之東其後因
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華去安石
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于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
曾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
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
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
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
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
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葢北方廟
像歟

張朝瑞曰按金史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兗國公
鄒國公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
宣聖像側尚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于宣聖右與顏子
相對則金人之制亦非以顏孟並列于孔子也
上虞潘府曰溫公宋之儒者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其學
無所不通一時師儒賴之領袖其居政府尤有旋乾轉
坤之功惜乎所見畧偏不能無可議者如非孟子而好
揚雄則扶持聖教之功有歉矣黜蜀漢而帝曹魏則羽
翼聖經之功有愧矣俾之從祀孔廟子恐其進無顏以
見孟子退則諸葛亮文天祥之徒皆以無功著述不得
同享焉其心亦將有不安者矣
明州余寅曰按鄭康成稱周公孔子俱爲先聖故唐初
嘗並祀之至顯慶中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
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獨爲先聖夫周公彖周易制禮
作樂非無學術通祀在彼不在此葢各有所重也先功
在社稷仰希周公以之配享哲宗廟庭可也況道學不
如元聖而多有可議何必從祀于孔子之廟哉王新建
似亦當援此例

元

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各依品序朝服致祭
諸弟子員衣襴衫戴唐巾行禮　元史　綱鑑
世祖至元十九年孔子五十三代孫宋衍聖公洙辭爵授
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闕里志　綱鑑
綱鑑註云洙寓衢州或言其爲孔子宗子召赴闕洙遜
于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卒命
以是職
孔庭纂要載六十代孫承美之言曰緣家廟祖墓俱在
衢州不忍棄離故讓爵與山東承襲或曰春秋之義諸
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高宗南渡而端友從之雖曰從

王亦有去遠宗國之嫌洙之辭爵無亦有見於此乎

成宗大德元年勅有司到任先謁孔子以次詣神廟著爲
令　綱鑑

武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衍義補

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
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
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
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
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
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翰林

承旨閻復撰文也

丘濬曰孔子爲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
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
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
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
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蹈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
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
于盛德大業者罔不崇重其道則雖幼冲之君如漢平
帝不學之主如胡太祖[illegible]之長如元武宗皆知所以
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
間於智愚賢不肖與中外夠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
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
崇重之哉

至大二年春正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
用太牢　元史

武宗至大四年詔以銀幣詣闕里祀孔子　衍義補

仁宗皇慶元年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綱鑑

按綱鑑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
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祭器無不拔者邦寧
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

悔累日

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元史　衍義補

延祐三年追封孟子父孟孫氏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
夫人　闕里志

以孔子五十四代孫思晦襲封衍聖公　闕里志

闕里志曰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生若蒙若虛若愚若
蒙生端友宋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偕族扙傳從
高宗南渡寓衢州自端友至洙南襲封凡六世元世祖
十九年洙奉旨召赴闕辭爵卒無子始罷封焉今居衢
州者皆傳之後也端友之弟端操金權襲封衍聖公於

魯自端操至潰凡六世北襲封嗣絕若虛亦絕若愚生
端立於是推端立七世孫思晦襲封時元仁宗延祐三
年也
兗州府志曰若蒙生端友端操二子端操生瑄璠瑱玠
四子玠隨端友南渡于衢端友無子以玠襲封後嗣絕
歙程敏政聖裔考曰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
宗子宗邍在禮不可不眘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
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爲泗水侯再傳爲沂國公沂
國五傳生斌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
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爲陳

王博士次曰騰爲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
分爲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
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爲殷紹嘉侯尋進爵
爲公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
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
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爲漢賓位
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
生損和帝永元中徙封褒亭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
至於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
議郎羨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

奉聖亭侯震再世生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
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
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
雲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
孶翊俱切音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宋書曰晉明帝大寧三年詔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祀孔子祭直如太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度常以祭直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子莽嗣有罪失爵除書曰陳臨海王光大元年以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張勸瑞曰按此皆南朝所封可與程氏南宗之說參看後魏時求先
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爲崇聖大夫孝文時改封

其子靈珍爲崇聖侯靈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
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再世生嗣悊隋煬
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爲大
宗受北魏封爵者爲小宗南北兩宗至于隋亡又幷失
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
聖侯德倫再世生璲之玆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
世生光遡五季之亂失爵爲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末欲
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秘養之
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
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佑無子以弟宗愿嗣仁宗嘉

祐中以祖諡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公宗愿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改封弟若虛復爲衍聖公若虛傳若蒙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僞齊劉豫自濟南借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幷將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爲大宗受劉豫封爵者爲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間下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

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國公蓋今之爲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制天下之大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爲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愼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記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于一時之訪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　不得已則南宗猶爲近之蓋南宗出于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出其踈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爲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爲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攷之凡出於北宗者貿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間非眞有仗義守禮之心效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璠始受逆豫之命而終于故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〇今據闕里志云是時篁墩與衍聖公弘泰俱屬相國李賢婿二人不相能故作此以爲駁斥其寔北宗無可議也

張朝端曰據闕里志端友之嗣至六世洙而絕據兗州志端友無子以弟端操之第四子玠爲嗣至洙而絕襲爵當屬之北據聖裔考憲章錄孔庭纂要諸說端友之嗣未絕今爲博士主衢州廟祀者乃其正嗣特以爵讓于居魯者耳襲爵當屬之南也

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帝手香加額以授之　闕里志

泰定帝泰定元年遣使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綱鑑

文宗至順元年七月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元史

九月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位列七十二子下　元史

順帝元統三年封顏子父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　陋巷志

聖門禮樂統卷之四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考四

明

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官詣曲阜祭告闕里定列聖登極永著爲制 會典

十一月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弟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 會典

十二月詔立孔顔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通紀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 會典

是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 衍義補

丘濬曰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

行按是年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法孔子然不以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酳祝盥手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戸内西向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戸内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向是猶有古意也

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已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菆無設像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薫薌代之庸非節乎古者郊廟祭享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唐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

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開元禮以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七十二子俱得通祀于天下固宜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權勢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亨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

其下（沈鮫門曰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二程下）顚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禮意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輕重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于初獻行之其可乎哉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燕俗升降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吏僕不可盡也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四聖贊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

也議上上不喜謫蕭安遠知縣不果用

又按翰林待制王禕上孔子廟庭從祀議曰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楊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

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脩眞德秀魏了翁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澂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纘作然究經翼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

勉强尊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於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功殆不在孟子下矣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于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

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晉王弼註易而專尚淸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勳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

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埒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脩與仲淹同時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其欲删諸經正義讖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于正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正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日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脩之立言皆可爲有功於聖人之

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
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緒而程顥
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書
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
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眞德秀魏了翁並作力
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眞氏所著
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
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
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則此二人者固
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與許衡起于北
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旣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
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
學中庸易書詩春秋禮皆有傳註櫽括古今諸儒之
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
未備而其眞脩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
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于從祀
而不可以或遺也按記法有功于聖道則祀之是七
人者其有功于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
可不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
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

曾晳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于顏孟爲四侑東坐而
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
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
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
父屈也又司馬光於二程爲先進張載爲二程表叔
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也若夫荀
況楊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玆又未
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
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
況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
宜祀也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議也是用
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
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以上二疏時皆未行至弘治元年廷議始多舉行暨嘉靖九年再加釐定至今乃未改云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丁未祀孔子 上丁日食改用仲丁

洪武十五年大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易木主遣禮臣以
太牢祭 衍義補 吾學編

帝遂視學釋菜皮弁服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 憲章錄

張朝瑞曰按我 太祖皮弁服行釋菜禮正合記禮皮
弁祭菜之義至永樂四年將視太學禮官議宋制謁孔

子正服執袍再拜帝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
四拜禮是知我祖宗尊崇先師之禮非前代所及也
行 按祭謁先聖之禮至有明太祖引經據古典無可
加誠希世罕覩矣茲恭遇我
今上皇帝隆師尊聖禮典益崇且兩幸闕里親祀孔林
又
闕里又于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頒懸天下學宮歲時視學遣官賚祭
巡狩曲阜之日特賜孔氏子孫官而顏曾思孟子孫世襲
翰林五經博士復追封仲氏子路隨先聖周遊列國

有衛道之功錄其子孫并襲是職其周程張朱四子
亦邀此休命且程氏蔭二博士焉其隆師重道之典
我自
聖心較之前代不誠哉萬世一覩者歟於乎至矣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
下詣學行香　衍義補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會典
洪武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罷楊雄從祀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
漢楊雄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于
名教甚為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從之
憲章錄
行 按董子從祀廟庭前元文宗時已進之矣而明太
祖時諸臣猶屢以為言何歟
讓皇帝建文元年帝祀孔子幸太學　吾學編
燕王篡位是稱太宗 永樂四年謁孔子于太學　吾學編
仁宗洪熙元年賜衍聖公孔彥縉宅
初彥縉來朝館於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
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

道之意命工部賜宅　明史
宣宗宣德元年登極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
先師以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　明史　憲章錄
英宗正統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
庭　吾學編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
代　吾學編
正統九年帝幸學釋奠孔子　憲章錄
代宗景泰元年上即位遣翰林院侍講吳節以香帛詣闕
里祭告　明史

代宗景泰三年令顏子孟子嫡孫世爲五經博士 闕里志
景泰六年以宋儒朱熹裔孫梴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憲章錄
景泰七年以宋儒周敦頤裔孫冕爲翰林世五經博士
憲章錄
英宗天順元年上復位遣工科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
憲宗成化元年帝幸太學釋奠孔子 吾學編
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爲伯 會典
成化十三年增孔子樂舞籩豆之數 吾學編
祭酒周洪謨言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兗冕

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
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皆
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聖朝因之則孔子冕服已用天子
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
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十籩豆爲十二六佾舞
用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
備聖朝尊崇之制上從之 憲章錄
章德懋曰國家之祭舊用十籩十豆增爲十二郡縣之
祭舊惟八籩八豆增爲十
孝宗弘治元年帝視太學釋奠孔子改分獻爲分奠吏部

尚書奏請加禮上從之前特用幣改太牢 明史 通紀
行 謹按是年八月詔訂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
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儒不容
不謹如荀況馬融王弼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
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
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爲重況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
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從祀若戴聖身陷贓吏劉
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
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淸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
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俱宜罷祀顏子

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於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
宜别立啟聖一祠而以顏路曾晳伯魚孟孫氏配享
益以周程張朱四氏從祀焉庶與禮合祭酒謝鐸則
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下廷臣議之學士吳
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侍
郎倪岳亦言馬融王敬之徒其立身不可無貶然秦
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
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詁尚師其說何
可盡廢由是悉從其舊至嘉靖初始斷然一切正之
而當時廷臣若給事中楊廉解一貫都御史姚謨叅

政許讃御史楊詹樊得仁等皆參酌訂正釐定祀典
庶幾不磨而明儒薛文清等亦由此而從祀廟庭矣
弘治六年詔以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繩世爲翰林五經博
士主衢州廟祀　憲章錄
憲章錄曰彥繩宋衍聖公孔端友孫也端友從宋高宗
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爲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人
元始廢遺祭田五項至是因守臣言詔授是職奉祀從
衢州府知府沈杰議也
弘治九年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吾學編曰弘治四年祭酒謝鐸疏言宋儒楊時宜從祀

不報八年大學士徐溥又言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
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禮宜從祀上從之
程敏政議楊時從祀疏曰臣觀國子監博士王廷用奏
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
紹興知府彭宜及福建將樂縣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
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
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於人心皆有未安已經翰林院
議擬外謹按諸儒從祀於孔門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
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於大儒之說斯可以
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

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粹無疾言無遽色與明道程
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氏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
是道也豈易言也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
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爲豫章
羅氏再傳爲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
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
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
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
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亞孟
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
誦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

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廁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
不令蠹學者之心衛又請罷糴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
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玆議讜言
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
淫辭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矣或有疑其
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
山之出處惟胡文定公之言最是公曰當時若聽用決
須救得一半蔡氏焉能浼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
之過也龜山値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

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於何鎬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於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始至正間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峰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崇祀以世變不及遍行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於龜山若文定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聖開來學抑邪崇正者反不預焉揆

之人心誠爲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典仰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言疏上制曰可

弘治十二年闕里廟災遣官祭告 闕里志

弘治十七年闕里廟成遣輔臣李東陽祭告 闕里志

武宗正德元年帝視太學謁孔子 闕里志

設子思書院博士一員以襲封衍聖公嫡次子孫爲之 闕里志

正德八年流賊犯闕里遣撫臣祭告 闕里志

世宗嘉靖元年帝視太學謁孔子止輦於櫺星門外 闕里志

謹按櫺星門即文廟之第一門也在大成門之外前漢書以櫺星爲田星今學宮之門名曰櫺星蓋養而後教之義

詔以朱熹守婺源祠十一世孫墅蔭錄翰林院五經博士 文公年譜

初景泰六年詔以朱子建安九世孫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祭祀婺源守祠九世孫榭送國子監讀書至是守臣張芹等復援孔氏曲阜例以請故有是命今朱氏有兩博士云

嘉靖九年釐正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稱復

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從祀十哲以下及門弟子七十二人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二十九人皆稱先儒某子之位盡罷公侯伯諸封爵

詔罷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

改祀先賢林放蘧瑗先儒鄭鉉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於其鄉

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陸九淵從祀

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曰文廟減籩豆十二爲十八佾爲六闕里天下府州縣籩豆十爲八

特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兩廡從祀　明史　會典　吾學編

謹按是時張孚敬議孔子祀典疏曰臣竊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　之至

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鉉宗追謚為文宣王宋眞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虛名夫子之生也

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以為欺天夫無臣不可以為有臣非王而固可以稱王乎然則當如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敎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蓋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故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之不當稱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前布政使

夏寅曰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世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之宣尼至開元二十七年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固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自古謚號必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于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二字于至聖文宣王之上固于聖德無所增益也由是推之聖人在天之靈豈肯受之哉

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何時而始爲之致使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美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始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既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幸惟改革易以木主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懸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籃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爲八佾十籩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惟

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

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爲十二六佾

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

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

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

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

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

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

子之禮所以用于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

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

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

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

乎臣故曰籩豆樂舞之數當議也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

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唐貞觀

間始詔顏回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

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

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

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

父路曾子之父晳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

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

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

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

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也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

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

于庭其失在于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

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

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

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

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

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

矣又前閣臣謝鐸暨侍講學士程敏政亦奏言學校

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

而其父則皆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

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伯

魚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

安妥也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

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

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而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靖獻公朱松臨没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靖獻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庶不爲虛文矣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時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名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主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僅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然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敎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

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
守其遺經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
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
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
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
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
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
經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
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漢魏以來駁而不
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

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以之從祀則漢唐以來當
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弼
王肅杜預八人黜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
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
曲臺禮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
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
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
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
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堂所畫又多蘧

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
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
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
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
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
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
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
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
不可考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
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

數宜罷其祀若林放蘧瑗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蘧
于衛祀林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
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外於禮也
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
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
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
罪爲甚故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
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深斥其人今宜
並黜其祀至於漢儒則稱董子唐儒則稱韓愈而尚
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程子稱

爲隱德君子而朱子亦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觀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使得加封爵與文中子通同祀于學宮是誠有望於今日也又按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與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于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不識聖賢之進退

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也又按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蔡元定者其朱子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生平問學皆爲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然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于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臣故以元定所宜從祀也臣謹詳敏政鐸華三臣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中幸爲沮格不行今若正君臣之大倫定道統之攸繫以持議于天下是非之公則荀況吳澄等之當黜楊時蔡元定等之當進庶幾有協于衆論之公也至於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歲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子孟子以達於孔

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
愈既已從祀矣歐陽修豈可闕哉議上詔皆從之
明史　會典
行按是時孚敬方以矯議大禮迎合世宗寵信無比
而聖廟祀典其持論又其正者故悉可其奏焉
張朝瑞曰嘉靖中改定配享從祀諸賢儒先師廟一百
五人啟聖祠七人內孔門弟子七十六人比家語少懸
亶顏何二人多鄡單一人伯魚思孟原不在七十七弟
子之數
二月帝釋奠先師遂幸太學　會典　明史

十三年帝視太學釋奠先師服皮弁謁拜用特牲奠帛行
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啟聖分奠用酒脯已視
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敦本尚實勿徒事詞章　明史
通紀
嘉靖十八年令曾子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通紀
兗州府志
穆宗隆慶元年帝視太學釋奠先師　闕里志
隆慶五年詔以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闕里志
謹按陸深議薛文清從祀疏曰臣按祭祀之義本以報
功而孔廟祀典實爲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

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
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
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
言以垂訓也凡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則
福焉類則歆焉靈則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
緣起非徒以爾文爲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備
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于祭法
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
之地故爾臣則以爲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
時而出初無意必于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爲

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
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
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
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
唐以後聖學蓁蕪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
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
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
而無俟于一毫之假借者也欽惟我朝列聖純以道化
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卻以
理學爲宗者寔自瑄始考其生平出處進退言論風旨

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蓋鮮況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其於世教似爲有功揆之祭法亦應有合仰惟　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是時禮部侍郎霍韜又議以本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雖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敗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守身爲世師言爲世訓動爲世式晦而彌光抑而彌彰非眞誠積累之素不能也乞下禮臣再加詳議舉列從祀以端士習以彰正道聖化洋溢于風敎甚非小補　傳道錄

行　按請瑄從祀自國子監丞李紳始言之時憲宗成化元年也

神宗萬曆元年帝釋奠先師遂幸太學　明史編年

萬曆四年帝幸太學釋奠先師　闕里志

萬曆十二年詔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　崇祀錄

謹按三儒自嘉靖九年行人薛侃始請獻章從祀隆慶元年御史耿定向始請守仁從祀萬曆十二年六月御史詹事講請竝祀二人十月祭酒張位始請居仁竝三人祀前後論者不一十一月奉旨廷議禮部尚書沈鯉請獨祀居仁大學士申時行等仍請竝祀三人上從之詔三人竝祀云

少師申時行等上從祀疏曰仰惟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部覆議乃請獨祀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訾議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儒原未足以知二子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祖述經訓羽翼聖眞豈其自刱一門戶耶事理浩繁茲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啟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敎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書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惟顏淵最

稱好學矣然又曰于吾言無所不說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為尤大矣顧以無著述短二子乎大抵近世儒者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於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並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為缺典伏

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臣等無任惓惓願望之至萬曆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聖旨覽卿等奏深愜朕衷皇祖世宗常稱守仁有用道學并與陳獻章胡居仁既衆論推許都准從祀孔廟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實操修經濟皆是學問亦不必別立門戶聚講空談反累盛典禮部便遵旨行是時少詹事沈一貫亦上從祀三賢奏議反覆二千餘言上皆嘉納之

張朝瑞曰按從祀諸儒異世者既以世代先後為序則同時者當以時之先後為序考白沙宣德戊申生敬齋宣德甲寅生少白沙六歲陽明成化壬辰生少敬齋三十八歲三賢以此為序不必論爵可也

萬曆二十三年詔以周輔成從祀啓聖祠　明史

從湖廣撫按郭惟賢等之請也

萬曆四十二年詔以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子羅祀東廡位朱子上李祀西廡位南軒上從學臣熊尚文禮部孫慎行之請也　歷代祀典

熹宗天啓二年妖賊徐鴻儒犯曲阜知縣孔聞禮拒之事聞詔遣官詣闕里慰祭　資治通紀

天啓三年妖賊徐鴻儒平詔脩復孟氏墓廟遣官致祭　明史

從吏科給事陳熙昌之請也

天啓五年上視太學行釋奠禮

是時逆璫魏忠賢方橫與王體乾擅改儀注逆璫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

懷宗崇禎二年帝釋奠先聖于太學　明史

崇禎十四年上視太學釋奠先師　編年

定制歲仲春秋上丁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大臣以太牢致祭至聖先師孔子于太學南京太學遣祭酒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是日子夜先祭啓聖公孔氏用少牢太學遣祭酒南京太學司業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　吾學編

擬祀諸賢 附考

孔門

公孫尼子

吾學編曰弘治元年程敏政上祀典疏職方何孟春言七十弟子有公孫尼子作樂記緇衣宜從祀敏政不及尼子何也或曰尼子卽龍也

懸亶

衍按家語懸亶字子象而史記曰鄔單恐按宜祀懸亶而罷鄔單

顏何

明以前皆祀至嘉靖九年始罷宜仍復之

漢儒

鄭鉉

傳經功大後鮮其儔且史稱懿行君子嘉靖九年罷祀宜亟復之且其時之議罷者皆佞臣張璁之爲也小人更張曷足訓哉

唐儒

孔穎達

見明史王禕奏疏

宋儒

范仲淹

見明史王禕奏疏

魏了翁

見明史王禕奏疏

李侗

侗元至正間已從祀見疏議輯畧程敏政疏成化元年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見憲章錄

羅從彥

萬曆二年禮部尚書萬士和等疏議從祀又見少詹

事沈一貫崇祀疏錄

何基

成化三年浙江按察司僉事辛訪奏要將金華府宋儒何基王柏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院議得止可照龜山楊時事例立祠鄉郡祭祀以春秋二仲上戊日可也

王柏

見憲章錄

金履祥

見憲章錄

黃榦

見吾學編

輔廣

見吾學編

孫復

見衍義補

文天祥

嘉靖元年四川參政許讚奏曰臣聞之或人曰文天祥岳飛皆可從祀孔子而馬融楊雄皆在可斥正以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語言文字之習也見名臣奏

議

岳飛

見薛文清公行實錄

游酢

隆慶四年工部侍郎游居敬特疏請從祀萬曆十二年沈一貫疏中首惜酢不能盡祀

呂大臨

見崇祀錄

謝良佐

見崇祀錄

胡宏

見崇祀錄

蘇軾

見衍義補

元儒

劉因

成化元年國子助教言元儒劉因許謙宜列從祀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亦疏請與薛瑄同躋從祀因議沮不行

許謙

兩見憲章錄

明儒

蔡清

萬曆元年祀于鄉十二年御史黃師顏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陛少詹事沈一貫侍郎周子義給事中王士性萬象春十六年僉都御史詹仰庇俱請從祀廟庭見崇祀奏疏

陳真晟

萬曆元年祀于鄉十二年黃師顏沈一貫王士性及給事中田大年俱請從祀孔廟見崇祀錄

羅倫
見黃師顔田大年沈一貫王士性及光祿寺丞李楨疏
章懋
萬曆元年祀于鄉十二年黃師顔田大年沈一貫周子義王士性及左都御史趙錦二十五年御史唐一鵬俱請孔子廟庭
黃仲昭
見黃師顔沈一貫奏疏
吳與弼
見田大年沈一貫及御史許子良疏
鄒守益
見崇祀錄沈一貫田大年趙錦疏
王艮
見崇祀錄田大年張位沈一貫王士性疏
羅欽順
見崇祀錄張位趙錦李楨及員外郎蕭景訓疏
羅洪先
見崇祀錄張位蕭訓及侍郎舒化疏
呂柟

見崇祀錄李楨周子義王士性趙錦疏
曹端
見崇祀錄李楨疏

聖門禮樂統卷之四終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祀典通攷五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初年遣官祭告闕里 大清會典 兗州府志

順治二年

帝幸太學行釋奠禮 會典

順治八年

上遣都御史劉昌詣闕里祭告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孔子○從李若琳龔鼎孳之請也 闕里志 祀典

以孔子六十六代孫興燮襲封衍聖公進爵少保兼太子

太保 會典

順治九年

帝視太學行釋奠禮詔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入覲觀禮賜

官有差 闕里志 會典

今上康熙元年

帝視太學行釋奠禮 國朝祀典

康熙七年

上遣光祿寺卿楊永寧詣闕里祭告 闕里新志

康熙十五年　詔賜先賢仲子嫡孫仲秉貞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 嘉先賢仲子衛道之功也

康熙十九年　詔增賜先儒程子嫡孫世襲五經博士一

人 以程氏二子不應止襲一人特增博士一員令各以其嫡子孫為之

詔以先儒周敦頤張載嫡孫世襲五經博士如程朱二氏

例 恩例

康熙二十一年遣僉都御史宋文運詣闕里祭告 祀典

康熙二十二年詔議祀禮

行 謹按是年十一月初六日國子監祭酒王士禛等

一本奏為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以光一朝之制度以垂萬世之法守事切惟

聖莫盛於仲尼禮莫大於祀典故凡受命之君莫不

奉以為師崇其秩祀我

皇上親政以來丕崇文教臨雍釋奠誠以道隆則從而隆

不拘乎其位也臣等攷之前代自漢高帝始以太牢

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號明成化弘治間祭酒

周洪謨奏請佾舞當與冕服相稱增以八佾十二籩

豆雖歷代因革損益不同然以

至聖之道歷久而彌尊故凡崇祀之典有隆而無替其

改大祀而為中祀則嘉靖九年佞臣張璁之議也臣

等伏思孔子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堯舜禹湯文武得孔子而道統不昧於見聞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倫彝不泯于宇宙自生民以
來誠未有盛焉者也揣聰之意不過以孔子生未得
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論之則孔子非但不得舞
八佾並不得舞六佾乃歷代之君相與尊崇之有加
無已者以道不以位也且禮樂祭從主者以天子而
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我
皇上文德武功超邁前古褒崇正學誅斥異端作
君作師直接堯舜以來之道統則議禮制度考文上軼

百王下垂億禩此其時矣伏乞
勅下禮臣并廷臣集議
先師祀典樂舞籩豆酌成化弘治年間儀制俾一百五
十餘年缺略之典煌然復昭于盛世尊道重德之禮
特垂範于無窮矣疏上奏
旨該部議奏十二月內部議沮遂不果行至明年甲子
上幸闕里以圜丘禮祀之則尊師之典與
天並隆蓋至此而無以復加矣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帝東巡狩　駕幸闕里以圜丘禮親祀至聖孔子於大成
殿奏咸和諸樂　幸魯盛典
上手書萬世師表四言於闕里聖殿遂頒式天下學宮摹
勒　御筆製匾懸之　幸魯盛典
賜衍聖公加太子太師孔毓圻曲柄龍蓋一大蟒袍一
皇令孔　大蟒袍一陪祀諸博士小蟒袍各一　幸魯盛典
賜十哲兩廡先賢先儒嫡子孫各世襲奉祀生員一名食
九品俸　幸魯盛典
上復幸至聖林墓瞻拜如禮　駕御金聲堂是日聖裔舉
人孔尚鉝監生孔尚任進講經義克副
上意各授國子監博士贊禮生員孔毓璋等四人各授官

有差餘聖裔庠生各賚銀五兩　闕里新志
上駐蹕東魯遣　親王致祭先聖周公墓廟擇公裔東野
氏名沛然者一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幸魯盛典
康熙二十六年
上勅禮臣修飭文廟禮制樂器令天下學宮擇鄉郡俊秀
習佾舞　國朝大典　時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奉勅撰贊
康熙三十四年
上命製孔子顏曾思孟五贊頒布天下俾勒石於學宮
國朝盛典
康熙三十六年

上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夔祭告闕里併祭少皞金天氏

陵　闕里新志

康熙三十八年

上東巡狩　駕幸闕里

躬祭先聖行釋奠禮禮畢如墓祭拜如廟禮　幸魯盛典

詔以先賢閔子嫡孫閔衍籍端木子嫡孫端木謙並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　南巡盛典

歷朝御祭文　附

唐乾封元年

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致祭於先聖孔宣父之

靈惟神玉鈞陳貺靈開四時之源金鏡流禎慶傳三

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

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膺乃生知靈非外獎於

是考三古哀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鏜

鞁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凉德嗣膺神器

式從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

抒袖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良綠

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

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脩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

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

爲友聿陳非薦用旌無朽梅賭霞標松春月牖德音

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儻彿殊於生前亦知榮於

身後尚饗

宋大中祥符元年

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

邑一千五百戶實食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於元聖

文宣王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
設教之素風躬謁尊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
相蔵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兗國公顏子等
配尚饗

嘉祐六年
遣兗州通判田洵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
難名誠明易稟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
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推煥遐瞻
墻仞逖邇門屏奮於飛染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工
庀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袁申崇奉仰惟降格遥冀

鑒觀尚饗

崇寧五年
徽宗御諱謹遣官某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惟王固
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
載是仰俾茲來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
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大觀二年月日皇帝
徽宗御諱謹遣官某敢昭告於先師至聖文宣王惟
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
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國
公鄆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金章宗泰定二十二年月日
皇帝御名謹遣兗州節度使孫康敢昭告至聖文宣
王國家禮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於以新之雅
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鑒格永集繁禧尚饗

元武宗至大元年
皇帝御名謹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謹以銀
幣牲牢之奠告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
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違
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

徃祀林廟以兗國公鄒國公祀尚饗

仁宗至大四年
皇帝御名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監祭酒劉賡敢昭告
於大成至聖文宣王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
若稽舊典擧脩禋類徧於羣神仰惟聖師模範百世
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恭詣闕里脩茲儀物
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格以兗國公鄒國公配
尚饗

英宗延祐七年
皇帝御名謹遣說書王存義詣曾以太牢祀大成至

聖文宣王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
堯舜嗣服伊始兹祀告虔尚冀格思丕昌文治以兗
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順帝至元五年
皇帝御名謹遣奉順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致祭於
大成至聖文宣王伏以列聖右文宮廟既葺立言成
績貞石著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
疆謹以香酒太牢粢盛制幣式陳明薦尚饗
明太祖洪武元年
欽頒春秋二丁通祭文惟王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刪

述六經垂憲萬世惟兹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
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復聖兗國公宗聖郕國公
述聖沂國公亞聖鄒國公配尚饗
惠宗建文元年御祭文同前
永樂元年祭文同前
宣宗宣德元年
皇帝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致祭於至聖文宣王仰
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羣聖之大成爲百王
之儀表兹予嗣位之初謹用祭告丕資聖化翼我治
平尚饗

代宗景泰元年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吳節致祭於至聖文宣王仰惟
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德
高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祗嚴祀事用祈神化祐
我治平尚饗
憲宗成化元年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
仰惟先師以天縱之聖爲文教之祖萬世之下綱常
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兹予嗣位之初景仰惟深特
申祭告丕資聖化翊我皇猷尚饗

成化十三年
皇帝謹遣翰林院學士王獻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
維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法昭於
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
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彝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
加籩豆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
道之本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申祭告王其鑒
知謹告
孝宗弘治元年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敢昭告於大成至聖

文宣王（祭文同宣德元年）

弘治十二年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致

昭告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道高德厚教化無窮

廟貌尊嚴古今崇奉比遭回祿煨燼靡遺斯文在茲

詎天弗弔肆惟統緒承傳在予脩復舊規所不敢後

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其歆鑒謹告

弘治十七年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

東陽致祭於先師至聖文宣王惟我先師代天立教

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

實警予衷爰敕有司命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成

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

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尚饗

武宗正德八年

皇帝謹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璜敢昭

告於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比歲盜起北方

肆行東郡屢驚闕里侵犯廟庭蓋嘗申命將官分兵

守護聖靈昭布竟保安全逆亂旣平儀文斯舉聿嚴

祀事兼飭有司灑掃汙穢脩葺損壞式還舊觀仰慰

明神尚祈歆鑒永祐邦國尚饗

世宗嘉靖元年

皇帝謹遣詹事府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石珤致

祭（文同成化元年）

嘉靖九年　皇帝御製告文曰

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以至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先師列聖相繼奉天行道立教

誨人逮我聖祖崇禮於先師者御製有文典冊具在

予惟寡昧之人仰遵祖憲去故元褻慢之偶像如祖

制崇禮之聖號稱號核實俎豆究本以遵禮典兼體

先師至意予實不聰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

之也爰擇令辰特命大臣奉安先師神位以及配從

之位於此惟先師鑒知永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

民俾予性理早開而無負皇天付託之眷命暨士庶

學業咸正而無違先師傳道之至情予實有賴焉惟

先師覺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

孟子配尚饗

穆宗隆慶元年

皇帝謹遣尚寶寺卿劉奮庸致祭於先師孔子曰追

惟先師道兼羣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

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
冀昭垂訓廸永祚皇猷尚饗

神宗萬曆元年

皇帝謹遣尚寶寺寺丞張孟男致祭 文同隆慶元年

熹宗天啟元年

皇帝謹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致祭於大成至聖先
師孔子曰惟我先師生民未有百代莫前凡在斯文
實均仰戴茲予肇位景慕良深特遣廷臣虔申祭告
尚資神化永祚皇明尚饗

懷宗崇禎元年

皇帝謹太僕寺卿郭興言致祭 文同隆慶元年

國朝順治八年

皇帝謹遣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昌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
重
先師孔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
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
天明命紹纘丕基高山景行毎思彰明
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脩曷以表敬事之誠登嘉乎
之理茲遣專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於歆伏冀
格思尚祈鑒享

今上皇帝康熙七年遣光祿寺正卿楊永寧致祭於
先師孔子 祭文同順治八年

康熙二十一年

皇帝遣僉都御史宋文運致祭於
先師孔子 祭文同前

康熙三十六年

皇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 賜一品服史夔致祭於
先師孔子

聖門禮樂統卷之五終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世家

孔子世家

孔子聖諱丘字仲尼魯陬邑昌平鄉人也系出宋微子之後故孔子嘗自謂殷人微子傳國至五世曰哀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乃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遂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

叔自孔父為華氏所殺子孫畏逼奔魯故孔氏世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仕魯為鄹大夫初娶於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娶於顏氏其幼曰徵在即聖母顏之第三女也從父所制遂適於聖父叔梁大夫以其老也爰禱於尼丘之山（其山聖母所升之谷草木葉皆上起所降之谷草木葉皆下垂至今猶然）是時有麟降於闕里爰吐玉書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聖母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遂娠孔子以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己酉十月二十一月庚子時甲申孔子生乃周靈王之二十有一年也（孔子生日公穀皆書曰己酉而內史杜預皆書曰庚戌惟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證援據的確反復數千言皆謂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者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傳寫之誤矣）是夕相傳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降以和樂之音故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月角日準反手窪面河目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洼頭阜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耳後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二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三歲父卒葬於防山六歲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魯昭公七年乙丑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不能相禮誡其嗣懿子曰孔丘

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成湯）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乃遣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昭公九年戊辰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己巳年二十初仕魯為委吏料量平是年生子適昭公以鯉魚賜之榮君之貺因命名鯉字伯魚十一年庚午又為乘田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之五父　陬人曼父之母告

以父葬處乃得合葬於防焉（此一說先儒嘗疑之）十七年丙子秋郯
子來朝孔子往見而問官焉出語人曰吾聞天子失官學
在四裔猶信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開師襄善琴適
晉學之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也習其音
矣未得其數也有間復請曰未得其志也有間復請曰未
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
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心如
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為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
王操也既而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來見老聃執弟子

禮進而問禮老子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
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驕氣與多慾態色與
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退
謂門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
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吾觀老子其猶龍乎比辭去老
子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夫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以危其身者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
再拜而出又訪樂於周大夫萇弘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

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
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
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於是觀乎明堂入后稷廟
觀堯舜桀紂之像及周公抱成王負扆之圖而興歎須金
人三緘其口之銘而三致意焉既而反魯弟子日益進時
為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年三十矣越五年甲申季平
子專政昭公欲去之率師擊平子平子帥三家之兵共攻
昭公昭公奔齊齊處昭公以乾侯頃之魯亂孔子適齊聞
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有問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
語）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謂孔子之學當年莫殫累

世莫究遂沮止之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明年壬辰魯君宋即位是
為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季氏強僭其臣陽虎專政作
亂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定公五年丙申
孔子年四十七是時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而得土缶
中若羊季氏以為狗孔子辨為土之怪曰墳羊是年吳伐
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防風氏
之骨也吳客曰信哉聖人八年己亥公山不狃與季氏有
隙因陽虎作亂明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陽虎奔於齊不
狃乃以費畔使人召孔子欲往子路止之（有為東周等語）果卒不

行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期年四方皆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春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具左右司馬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之可以得志景公從之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好會異國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旋又爲宮中之樂孔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內慙而懼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十二年癸卯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爲季氏宰以墮三都於是仲孫何忌會叔孫州仇季孫斯帥師墮郈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乃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魯

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與聞國政初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大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三月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我爲之先幷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於是選國中美女八十人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於魯城南高門外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在魯城南）

師已送之孔子乃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以告桓子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讐由家居十月乃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匡人疑之拘焉五日（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乃解去而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

玉聲翏然有子路不悅子矢之等語夫居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
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有未見好德如好色等語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孔子去有天生德於予及微服過宋事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之人曰東
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
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聞之以告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去適陳是年丙
午孔子五十七歲矣主於司城貞子家居歲餘有隼鳥集
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

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
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
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乃以肅慎矢分
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
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氏矢試求之故府
果得之留三年有在陳思歸等語而反乎衞靈公不能用有苟有用我等語孔子行有擊磬荷蕢等語時晉大夫趙鞅攻范仲行伐中牟其
臣佛肸以邑畔召孔子欲往不果有答子路等語明年丁未魯
君蔣即位是爲哀公元年夫子年五十九將西見趙簡子
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復反乎衞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有俎豆軍旅等語明日與孔子
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留一年
是歲己酉爲哀公之三年孔子時年六十一矣夏五月聞
魯廟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歎曰其必在桓僖廟乎已而
果然服虔曰二廟親盡當毀而不毀是魯事非禮之廟故知其必災是也明年庚戌孔子自
陳適蔡又明年辛亥復自蔡如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及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六年壬子孔子留陳蔡間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
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
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

也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有子路慍見等語孔子
講誦弦歌不衰爲引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孔子
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
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不脩道而
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夫子復引詩顏淵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
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之（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令尹子西沮之
乃止是年楚子渡江得物如斗諸大夫莫能識以問孔子
孔子以為萍實楚子剖而食之其甘類蜜秋楚昭王卒於
城父孔子復反乎衛（有接輿歌而過孔子等事）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荅子貢夷齊子路正名等語）留五年（自癸丑至丙辰）其乙
卯歲孔子年六十六夫人亓官氏卒至哀公十一年丁巳
會冉有為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
於軍旅學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
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

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
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時孔子在衛衛大夫孔文
子將攻大叔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命載而行曰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
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國凡十四歲而
反乎魯時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季康子等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訂禮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
編次其事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
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曰吾從周故書傳記昉自孔氏
及與魯太師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百餘篇及至

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
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
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
王道成六藝晚年益喜易乃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
編三絕嘗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則彬彬矣生平以詩書
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如顏濁鄒
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戊午哀公十有二年孔子年六十九
子伯魚卒庚申十有四年孔子年七十一春公狩於大野
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折其前左足載以歸仲

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反袂拭面涕淚沾襟（有河不出圖等語）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
十二公行事據魯親周緬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
文約其旨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後有
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故孔
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既而齊陳
恒弒其君壬孔子齋三日請討之公不許是年顏淵死孔
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益傷道之無傳復自平日與曾子
所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及士庶人所當行之孝以為天之
經地之義生事葬祭頃步而不可忘五刑之屬三千罪莫

大於不孝爰著成孝經一編與易傳春秋俾垂敎於萬世故曰丘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脩述六經既成爰齋戒沐浴命孫伋隨於後向北斗稽首告備乃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孔子聞之哭之盡哀爲服心喪十六年壬戌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因以泣下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則與賓主

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也而丘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後七日而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實周敬王之四十有二年也（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二月則[illegible]己丑蓋長曆之誤疑是乙丑日也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正義曰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卒時用周曆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是時伯魚先卒孫子思少喪事咸備於子貢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踈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經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

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哀公臨喪弔焉誄之辭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葬於魯城北泗濱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爲志焉（皇覽曰孔子塚去城一里塚塋百畝塚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塚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塚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當祭之期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塚不生荊棘所生蓍草叢五十莖蓋瑞寶云）羣弟子皆廬於墓行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盡哀皆失聲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塚上後世因爲廟藏孔子衣冠琴履車書至於今二千餘年不絕聖號歷代褒諡各殊廟祀天下郡縣學宮諸侯卿相及有司至必先謁而後從政　天子釋奠皆以師禮祭拜尊以至聖先師禮樂皆擬王者云（餘因革損益備詳上五卷）

唐睿宗御製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遵其儀不忒刪詩訂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御製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奥祖述堯舜有

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眞宗御製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旣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御製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辯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胡不崇

高宗御製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臨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理宗御製贊

聖哉尼文秉德在躬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旣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明太祖御製贊

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經垂憲萬世

漢索隱述贊

孔子之先肇於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陬人倚立尼父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晉陸機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者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宋米芾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明陳鳳梧贊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删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羲皇源啓洙泗報德報功百王崇祀

宋儒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唯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

王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
此

明儒方正學曰天子天之孝子當其始生天便將許大負
託全付孔子去做自此天便無事

宋景濂曰孔子天之孝子朱子孔子之孝子

宗子世表

第一代孔子

第二代鯉字伯魚孔子子（景王十二年戊辰生）魯哀公聘不應先孔
子卒（敬王三十八年己未）年五十宋封泗水侯從祀後改配啓聖
祠

第三代伋字子思鯉子歷聘魯衛見重不仕卒年六十二
（一曰百有餘歲）宋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咸淳三年進封沂國公
元至順二年加號沂國述聖公

第四代白字子上伋子不仕卒年四十九

第五代求字子家白子楚聘不應卒年四十五

第六代箕字子京求子爲魏相卒年四十六

第七代穿字子高箕子卒年五十一

第八代愼字子順（一曰斌字子愼一曰謹字子謙）穿子爲魏安釐王相辭
位秦召之不應魏以孔子故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生三
子鮒騰樹）

秦（起始皇庚辰至二世壬辰）

第九代鮒字甲一字子魚愼子始皇并天下召封爲魯國
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秦焚書遂隱於嵩山藏書於
屋壁陳王涉起兵召爲博士拜太傅後陳滅死於兵年
五十七　子蘭承殷後爲宋公尋爵廢　蘭四傳至吉

復封殷紹嘉侯進爲公位諸王三公上尋改封宋公

子何齊嗣卒子安嗣絶東晉武帝大元十一年封其後

靖之爲奉聖亭侯　弟隱之嗣　傳惠長及子英哲陳

亡遂絶

漢起高帝乙未至平帝辛酉

第九代騰字子襄鮒之弟長九尺六寸類孔子高帝過魯

封爲奉祀君惠帝時爲博士遷長沙太守卒年五十七

第十代忠字子貞騰子文帝徵爲博士卒五十七生二子

第十一代武字子威忠子文帝博士遷臨淮太守生二子延年安國仕

大將軍

第十二代延年字　武子武帝時爲博士拜少傅遷大

將軍卒年七十一

第十三代霸字次儒延年子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大

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出爲高密相元帝初賜爵

關內侯食邑百戶號褒成君卒年七十二謚曰烈

第十四代福霸子襲爵關內侯

第十五代房福子襲爵關內侯

第十六代均字長平房子初名莽避王莽諱改爲平帝尚書郎封褒

成侯食邑二千戶卒年八十一

東漢起光武乙酉至獻帝庚午

第十七代志均子建武十四年拜大司馬襲封褒成侯卒

謚曰元

第十八代損字君益志子明帝永平十五年襲侯和帝永

元四年改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

第十九代曜字君曜損子襲褒亭侯

第二十代完曜子襲褒亭侯無子以嫡姪羨嗣

三國漢　魏　吳起辛未至甲申

第二十一代羨字子餘完弟讚之子魏文帝黃初元年拜

議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

西晉起武帝乙酉至愍帝癸酉

第二十二代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食邑二千戶拜黃門侍郎太常卿卒年七十五

第二十三代嶷字功成震子襲侯卒年五十七

第二十四代撫嶷子舉孝廉辟太尉掾襲侯以豫章太守

卒

南北朝東晉　宋　齊　梁　陳　魏　東魏　北齊　西魏　後周　起甲戌至庚子

第二十五代懿撫子東晉時拜從事中郎襲侯卒年六十

一

第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懿子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

聖亭侯改封崇聖侯

第二十七代乘字敬山鮮子時曲阜屬北魏矢舉孝廉延
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奉祀
第二十八代靈珍乘子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
封崇聖侯食邑二千戶
第二十九代文泰靈珍子襲侯卒年五十八
第三十代渠文泰子襲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
聖侯後周靜帝大象元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俱如故
第三十一代長孫渠子襲公卒年六十四
第三十二代英悊長孫子仍封奉聖侯無子
隋 起高祖辛丑 至恭帝丁丑

第三十二代嗣悊英悊弟隋文帝時仕爲涇州司兵參軍
遷太子通事舍人仍封鄒國公煬帝太業四年改封紹
聖侯食邑一千戶卒年七十
唐 起高祖戊寅 至哀帝甲子
第三十三代德倫嗣悊子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
食邑如故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卒年七
十一
第三十四代崇基德倫子中宗嗣聖十二年襲侯神龍元
年授朝散大夫卒年五十六
第三十五代璲之字藏暉崇基子元宗開元五年襲封褒
聖侯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
封文宣公食邑如故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
第三十六代萱璲之子襲封文宣公行兗州泗水令
第三十七代齊卿萱子德宗建中三年襲公行兗州功曹
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李師道判陷於東平以卒
第三十八代惟晊齊卿子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平歸魯
授兗州司兵參軍襲封文宣公卒年六十五
第三十九代策惟晊子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
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博士卒年五十七 時兵後有爵無祿宣宗大中元年以緡百緡充祭祀

第四十代振字國文策之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
秘書省校書郎河東鹽運判官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
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卒年七十四
第四十一代昭儉振子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
馬賜緋遷秘書省襲公行曲阜令卒年六十
第四十二代光嗣昭儉子以蔭補齋郎哀帝天祐二年以
兵興不得嗣公授泗水令主廟祀尋爲灑掃宗戶孔末
所害年四十二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起乙丑 至己未
第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光嗣子生甫九月而光嗣見害

母張氏逃出自賓抱之育於外家既長魯人為直於官
乃抵孔末罪仁玉年十九長七尺餘後唐時任曲阜令
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德二年幸孔林召見賜五品
服兼監察御史卒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號為孔氏中
興祖

宋 起太祖庚申至幼主乙亥遼金附

第四十四代宜字不疑仁玉子宋太祖乾德四年授曲阜
主簿遷廣州軍事推官司農丞領星子關市兼星子令
擢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公進殿中丞從北征督餉卒
於巨馬河年四十六

第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宜子以父死勤事賜同學究出
身授曲阜主簿歷閬縣長葛令襲封公行曲阜令卒年
三十八

第四十六代聖佑延世子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太中祥符
元年年十一從東封進太祝奉祀郎遷大理寺丞天僖
五年以光祿寺丞襲文宣公行仙源令（即曲阜也）遷贊善大
夫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子

第四十六代宗愿延世次弟延澤子仁宗天聖中以叔父
道輔蔭補太廟齋郎遷國子監主簿寶光二年襲公行
仙源令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
通判灘州卒於官年六十三

第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宗愿子熙寧元年襲衍聖公元
祐元年改奉聖公坐事廢

第四十七代若虛字公實宗愿次子元符元年襲奉聖公
卒子不當嗣

第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若蒙子崇寧　年襲封衍聖公
建炎　年扈高宗南渡寓三衢終郴州知州卒

第四十八代端操端友弟金權襲封衍聖公於曲阜主魯
祠祀

第四十九代玠字錫老端友子（一說端友無子即端操之子）南宋紹興

二年襲衍聖公於衢

第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操子廢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
公於魯金皇統二年以齊廢議封而卒年三十八贈光
祿大夫

第五十代搢玠子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襲衍聖公於衢

第五十代拯字元濟璠子金皇統二年七歲襲公於魯卒
年二十六無子以弟總承襲

第五十代總字元會璠次子金大定三年襲公於魯卒年
五十三贈光祿大夫

第五十一代文遠字紹先搢子宋熙寧四年襲公於衢

第五十一代元措字夢得總子金章宗明昌二年年十一
襲封公視四品授中議大夫十七行曲阜令遥授東平
府通判遷蒙古亂從狩汴梁授太常博士行太常承進
知集賢院遥授泰定軍節度使兖州管內觀察等使兼
行太常少卿遷光祿大夫太常卿癸巳金平蒙古仍封
衍聖公歸里卒無子
第五十一代元用字俊卿端友弟端立之子琥琥子拂之
次子也（拂長子名元孝）金遷都以元措從之汴寶慶元年元用
權襲衍聖公於魯行仙源令主祀事二年改濟州通判
兼京東西道安撫司蒙古太師國王木華黎取山東仍

封衍聖公從北征卒於軍
第五十二代萬春字耆年文遠子朱襲公於衢
第五十二代之全元用子朱命代父襲公於魯兼仙源令
蒙古授封亦如之兼曲阜尹累階奉訓大夫金平還爵
於元措止爲曲阜尹元措卒復襲封公卒年五十二
第五十二代之厚拂長子元孝之子贈亞中大夫魯郡侯
卒
元（起太祖丙寅 至順宗乙亥）
第五十三代洙字景清萬春子朱襲封衍聖公於衢元至
元十九年宋亡召赴闕辭爵授國子監祭酒提舉浙東
學校無子歸老於衢因正嗣絕甯封遂罷
第五十三代湞元措之從子之固子（端操之世孫也）六襲封公八
年宗人以不學攻斥之爲灘州尹以卒無子
第五十三代治字世安之全子奉直大夫知密州事成宗
時襲封衍聖公行曲阜令事　子思誠不得嗣以朔刻
大夫濮州尹卒
第五十三代浣之厚子封魯郡侯
第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端友之第三弟端立子琥琥子
拂拂子元孝元孝子之厚之厚子浣浣之子也三氏學舉
茂才授范縣教諭調寧陽仁宗朝襲之全爵衍聖公授

中議大夫月俸鈔五百緡鈐四品印泰定四年授中議
大夫尋改給三品印卒年五十四贈中奉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魯郡公謚文肅
第五十五代克堅字景夫思晦子後至元之元年襲封衍
聖公六年進階中奉大夫從二品賜銀印召同知太常
禮儀院以子希學襲公爵拜中臺治書侍御史改山東
道肅政廉訪使起爲集賢直學士改禮部尚書知貢舉
遷陝西行臺侍御史改國子祭酒謝病歸召爲資善大
夫集賢學士再起山東廉訪使俱不赴明洪武初元召
之至京師待以賓禮而不名俾食公祿不視事卒年五

十五

明 起太祖戊申 至懷宗甲申

第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克堅子後至元十五年因父遷秩詔襲公爵兼秘書卿洪武元年改賜階資善大夫正二品別給銀印每入朝班亞上相始至中使勞慰館饋殊等卒年四十七賜祭

第五十七代訥字言伯希學子洪武十七年襲封公詔不稱資善大夫銜以玉軸誥文給之時華丞相每入朝令列文臣首卒年四十三賜祭

第五十八代鑑字昭文訥子建文四年襲公明年卒賜祭時永樂尚在燕藩僭帝制亦遣使致祭

第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鑑子名字皆仁宗所命十歲襲封公上特遣太監金英等郊迎館穀諭賜大紅正一品服一襲服入朝班列文臣首賜第東安門北每日遣中使供給羊酒併金鈔二萬貫及歸詔文武大臣郊餞以賓禮送之代宗景泰元年帝視學召入觀禮賜金鑲犀帶大紅鶴袍三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織金麒麟服白玉束帶卒年五十五諭祭治喪葬賻䘏優厚

第六十代承慶字永祚彥縉長子未襲先卒年二十一景泰六年追贈衍聖公

第六十一代弘緒字以敬承慶長子景泰六年八歲襲公賜鶴袍玉帶如例以其軀小去二襫俾藏之以爲榮成化中坐事削爵弘治中詔復冠帶卒年五十七

第六十一代弘泰字以和承慶次子兄弘緒奪爵時緒子聞韶尚在襁褓成化十七年以兄襲公時上加先聖廟祭禮樂孝宗初上幸太學俱詔入觀禮賜宴冠帶如例又改賜第于慶壽寺之北卒年五十四賜諭祭者五勅工部營葬

第六十二代聞韶字知德弘緒子弘泰卒法當襲爵以弘治十六年封公上賜麒麟服白玉帶黃金盆正德初上幸太學召入觀禮賜宴冠服鞶帶寶鈔如故事嘉靖初上兩幸太學召賜亦如之卒年六十五賜祭葬加禮

第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聞韶子嘉靖二十五年襲公賜勅約束其宗人以入朝卒于京師年三十有八上命禮部尚書賜祭凡九工部治葬行人護喪歸

第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貞幹子嘉靖三十五年以父卒京師即命襲爵時方稚齔勅山東撫按諭其族人謹視之不爾治以重罪隆慶中始受命視事神宗初入朝賜宴優賚加厚卒年五十八賜祭如禮　子胤椿字懋齡未襲先卒以嫡姪胤植嗣爵

第六十五代亂植尚賢之姪天啓中襲公加太子太傅懷
宗十六年入朝賜宴冠帶輿服並加一等旋進少保甲申
歲卒　國朝順治二年詔封太子太傅仍爵衍聖公
皇清起　世祖皇帝甲申
第六十六代興燮字對寰亂植子順治二年襲封衍聖公
入朝位大貝勒貝子進少保兼太子太保賜第甚盛敕
百官慰安
第六十七代毓圻字昱宸興燮子康熙十三年襲封衍聖
公朝覲禮畢
皇上以其年幼命左右大臣掖之登　殿賜宴賜坐蟒貂金

銀鞍馬各一事仍加太保兼
太子太保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巡狩東岳駐蹕闕里復加
太子太師賜曲柄龍蓋一大蟒袍一
聖澤之遠
帝眷之篤蓋至此而無以加矣
康熙庚辰六月　東吳後學張行言謹誌

聖門禮樂統卷之六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七

陽穀　劉　珓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一　四配

復聖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郳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
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
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仕魯爲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
齊姜氏生回天姿明睿甫成童即從於孔門少孔子三十
九歲篤學造道家貧居於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而

回也不改其樂及門受業者三千人獨稱顏子賢曰回也
其庶乎屢空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蓋
其天姿學力未達聖人一間故孔子平日每屬望以傳道
之任嘗私謂顏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
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
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
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
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
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
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矣乎他日孔子

北遊於農山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夫子曰勇哉次及子貢夫子曰辯哉顏子退而不對孔子曰回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時年甫弱冠居於魯嘗見於定公公問之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工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逸馬今東野氏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策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定公十五年從孔子適衞過陳道經於匡匡人見夫子以為陽虎率徒圍之顏子與夫子相失既而匡人知為孔子圍乃解顏子始追及焉夫子曰吾以女為死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其信道之篤如

此魯哀公壬子從孔子適蔡適楚昭王以幣聘孔子孔子將欲往會陳蔡大夫謀欲中之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孔子講頌絃歌不衰顏子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容是吾醜也道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明年癸丑復從孔子反乎衞又明年甲寅乃反乎魯嘗請於夫子曰君子何如子曰愛近仁度

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幸人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唯而退他日語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會叔孫武叔見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大抵顏子之為人天質之美下聖人一等而其深潛純粹之氣渾然不露圭角識者擬之和風慶雲且聞道又最早觀其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聖道之所謂神惟顏子體認最切有非他人所能言者既而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明善誠身之學顏子蓋眞積而力行之逮
夫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此則所謂大而化焉進此則神不可知矣是故問爲邦
夫子則語以治天下之道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又問仁子曰
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子罕言仁
至於顏子則舉其效之甚速而至大者言之及請問其目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其傳授心法切要之言如此惟顏子
始得聞之故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嘗語
之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心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
集虛虛者心齋也居數月乃進曰回益矣夫子曰何謂也
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
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坐忘矣墮
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矣夫子曰而果其賢乎
丘也請從而後也是時魯哀公丙辰顏子年二十九髮盡
白越三年己未年三十二卒夫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
喪予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他日見於哀公問弟子孰爲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厥後嘗思之曰自吾有回
門人日益親又曰惜也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其繫大
易至復之初九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他日子貢
適衞語衞將軍文子曰（文子名彌牟）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
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子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
顯命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卒葬魯城東防
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歆自漢明帝以來祀孔門弟子七
十二人顏子位皆第一至魏正始二年詔以太牢祀孔子

於辟雍以顏子配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拜顏氏二人
官唐太宗貞觀二年蹟稱先師睿宗朝贈太師開元二十
七年封兗公宋眞宗祥符二年加封兗國公元文宗至順
元年追贈兗國復聖公至明代宗景泰三年命顏氏嫡孫
世爲五經博士至嘉靖九年議去封爵表稱復聖顏子博
士襲爵如舊方今
聖天子在上表章封廕典禮有加而自漢以來顏氏世產偉
人縉紳禮樂甲於東魯夫所謂聖賢之澤源遠流長而當
文明熙洽之會上有崇儒重道之
君下有象賢繼武之臣顏氏之裔其誠應運而興蔚然廊廟

者乎猗歟休哉（家語 莊子 史記 韓詩外傳 闕里志 國巷志 性理 國朝會典）

明巡撫都御史陳鳳梧贊曰

天禀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經殷周革命封國不易至魯襄公六年甲午郲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遂去邑而爲曾氏（去邑去傍阝也）巫凡三傳生點點生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在楚奉父之命之楚而受學焉性至孝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自是甘貧樂道力食以養親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意在樂親之志也平

居常耘瓜誤斬其根父皙援杖擊之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得毋傷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而知其平也夫子聞之曰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不義孝如之何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及後出薪於野客至家母以手搤臂曾子即馳至問母臂何恙母言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前南遊楚時一日忽心動即白夫子告歸拜見母母曰吾囓者思汝遂囓其指子知之乎曾子以心動告夫子聞之曰至哉曾子之孝也精感萬里年二十齊欲聘以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耕於泰山嘗雨雪不得行思父母作梁父吟焉

及其學於聖門賦性椎魯頴悟遠不逮顔氏子然日三省其身於聖人之道每事必身體而力行之以求至乎其極故孔門一貫之傳惟曾子獨得其宗又復潛心禮記與孔子論辨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詳詰然是時孔子已老嘗侍坐孔子與論明王七教三至之道曰上敬老則下孝上尊齒則下悌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七教脩則海內無刑民而後可以守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廢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曾

子再拜受教嘗語子夏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成此三樂也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至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須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君子不可不留意哉既而母卒事後母愈敬謹及門推其純孝孔子乃與之講明孝道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各有當盡之道爰著爲孝經一書以授曾子故其爲言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年二十七許事夫子僅十年而孔子已卒廬於冢上服心喪三年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乃自設教於南武城公明宣陽膚之徒從學者甚衆爰著爲大學一書以授孔子之孫子思而聖門之傳於此乃有統系蓋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其學專以躬行爲主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故嘗語學者曰狎

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又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諸凡垂教立言皆以忠信誠實爲本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行年三十祇事後母侍養不衰妻蒸梨不熟曾子怒曰此小物耳而不用命况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昔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厥後親沒南遊於越仕爲大夫嘗嘆息曰吾嘗仕爲吏祿

不過鍾釜猶欣欣而喜者樂道養親也今仕於越得尊官
堂高九仞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悲不見吾親也每
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木欲靜而風不
休子欲孝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
也其孝思之誠至於如此年六十三疾病名門弟子曰啓
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蓋其平日嘗引夫子所言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重自保守其身及其將死因以其所保
之全示門人遂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
知其得免於毀傷也既而疾篤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

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
卑而層巢其顛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
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
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慎之哉既而明夕
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華坐於足童子執燭隅坐童
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
矣不可以變也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
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
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反席未安而卒葬於魯南

武城境今兗州府嘉祥縣 夫子嘗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
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他日子貢
語衛文子曰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
大人也謂富貴之人 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自漢以來從祀
孔子位次十哲至唐高宗追贈太子少師加太保躋配享
位次顏子封郕伯宋改武城侯旋加郕國公元加宗聖郕
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十八年詔以嫡孫世為
翰林院五經博士如顏孟二氏例至今
皇上復加意表章綵綸褒贊儒臣寵秩休命世承斯文未墜
將與天地無紀極也非至孝而為太賢親承聖道之寄者

烏能食報如此其至者乎 家語 禮記 闕里志 史記 說苑 論衡 韓詩外傳 歷代祀典 性理大全

明巡撫都御史陳鳳梧贊曰

守約以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
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父早卒逮事王父初就學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於是潛心力學研究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觀於尚書昉自虞夏下訖秦費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茍非其人道弗貴矣今君何似之

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率其徒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乃免於是反魯其友胡母豹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會定公十四年乙巳衞公叔戍奔魯謂申詳子張之子曰吾與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疎慢吾矣申詳曰其

不知賢柰何答曰有能移之徒好飾弄辭說覩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矯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義不求人知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而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後哀公壬戌孔子卒子思承父之重服喪三年遂受業於曾子曾子嘗謂之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就之不及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焉君子以爲知禮嘗居貧其

友有餽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辭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矣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貧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旣而適衞居期年縕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人也若棄之子思辭不受曰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是以不敢當也遂反乎魯是時元公卒悼公之子哀公孫也穆公即位元年壬申以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爲臣公問曰何道可以利民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毀

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敬聞命他日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義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爲義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義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爲義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義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義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公然之時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願三分魯國而與之

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伋又安能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後復見穆公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施恩百姓脩理鄰國其與也勃矣若猶未也何日之有然穆公終不能用自是致爲魯臣退而脩講授之業述父師之意作爲中庸爰筆之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蓋其得統於夫子者如此嘗謂子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爾矣語孟子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後復遊於衛衛君遇之時衛人李音賢子思因薦於衛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授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

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衛君即慎公懷公之子敬公之孫也）他日又進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敎矣後復進言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和之順則爲福逆則爲禍如此則仁政安從生詩曰具曰

子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之甚乎自是不求
用於衛衛亦卒不能用乃復反魯時魯康公之丙子子思
年益六十矣越二年戊寅卒於家葬先聖墓南數十步宋
徽宗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
年詔升祀堂上列於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
公跡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武宗正
德元年詔以衍聖公嫡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
思祀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國朝因之至
今上甲子
駕幸曲阜詣　先聖墓大賚孔氏宗族復賜為生員者孔毓

璋等四人官恩禮之篤曠古未有先聖一脉以大聖而啓
大賢夫所謂
上帝眷命為萬世師者有子之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夫子者也信矣夫（闕里志　檀弓　孔叢子　史記　韓詩外傳　說苑　綱鑑　性理　歷朝祀典）
明巡撫都御史陳鳳梧贊曰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洋洋鳶飛
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
鄒故為鄒人父激公宜娶仉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
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
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母賢德挾其子
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
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為賈衒事母曰
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
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他日問於母曰東
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之曰吾聞古有胎教今

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猪肉以食之稍長就
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
斷其織孟子懼跪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
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
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
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知食哉孟
子懼旦夕勤學不息既長乃於魯請見子思子思與之語
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問曰白聞士
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誠而敬之
白也未喻敢請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名本）於

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道仁義世所希有非爾所及也年二十娶妻田氏嘗入室見婦方踞而袒遂不悅欲去之婦辭姑而行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惰在室夫子見而勃然怒焉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名孟子而語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自是學於東魯通五經嘗問於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汲汲焉如

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孟子曰謹受教矣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孟子悅道既通將聘列國時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値梁惠王（名罃）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於是至梁王問利孟子道仁義王問雪恥孟子告以安民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不能用也遂客於魏都壬寅（周愼靚王之元年）惠王卒子襄王（名赫）立孟子一見之知其不足有爲遂去魏適齊

見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宣王以爲上卿（時宣王十九年）於始見首問以霸功孟子爲陳王道而王道之要曰保民保民之道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以王天下保四海親賢樂利教養禮樂唐虞三代之治可坐而致當此之時宣王頗好文學遊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春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天下之士聚於稷下橫襟鼓掌談當世之務者且數千百人而孟子所言不過曰孝弟仁義而已初不爲曲學以阿世也王亦疑其迂濶亦不能用孟子因不受職爲臣王遂以爲客卿凡國事皆咨決於孟子每接見必稱夫子不敢褻也初宣王十

七年乙巳燕王噲信所使鹿毛壽讓國於其相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怨恫至是年丁未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勝市被乃反兵攻太子國人誅之搆難數月諸將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也王以語孟子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擒子之而醢之齊王因欲併燕遂有其國孟子曰不可夫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若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

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燕二年己酉燕乃立太子平是爲昭王）孟子於是屢說齊王而不悅淳于髠因諷誡之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令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令盲者卒有見今吾進說而公不悅亦若是而已矣爰處於齊退有憂色擁楹而歎母問之曰其故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而忘親今道不聞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餘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孟子於是去齊反魯未幾母卒（卒於齊境）歸葬魯焉後魯平公以樂正子言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有樂正子入見等語）自是之宋（有與戴不勝戴盈之語及滕世子來見等語）之滕（有講喪禮井田等語）之任（有答季任幣交等事）皆以國小不能行其道而孟子獨以宣王可與有爲之資始終惓惓於齊然齊王頗見嚴憚隆以賓師而未得所以尊禮之道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爲我兼愛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遂於宣王之末年致爲臣而歸（按史記即湣王之初年也）退而與及門萬章公孫丑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爲文三萬餘言（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嘗語門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人皆知以食愈飢而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生平教人學問無非欲人專求放心而自其造道入聖之本體有非後儒所能及者則曰仁義天性非由外鑠又曰愛親敬長良知良能又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大抵戰國之世運丁周衰人不知有正學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是非相勝非一日也獨孟子以剛明睿智之才出於道學陵彝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絕復先王之舊緒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其自任可謂至矣然天下諸侯王方惑於功利恃強挾衆而騖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彼不悟其理者宜其迂濶而不足於用也故徹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然當世衰道微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姦言僻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

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不小矣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洵足爲知言也年七十四卒於家生子名睾字仲子（孟氏族譜三遷志皆謂仲子孟子之子趙氏以爲從昆弟未必然也）葬於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之西麓宋神宗元豐六年追封鄒國公七年配享孔子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鄒國亞聖公明代宗景泰三年官其嫡孫世爲五經博士世宗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國朝因之方今

聖天子崇道重儒兩

幸闕里　駐蹕鄒嶧特出

宸鑒以孟子命世亞聖之才有功聖道甚大屢降

德音脩飭林墓蔭其苗裔眷禮特隆先儒有言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横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子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闕里志　孔叢子　史記　韓詩外傳　說苑　綱鑑　歷代祀典　文獻通考　性理）

明廵撫都御史陳鳳梧贊曰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聖門禮樂統卷之七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八

陽穀　劉玹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二十哲

先賢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天性純孝爲人容貌端潔而表裏洞然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嘗令騫御車體寒失轡父責之騫不自理引咎而已既而父察知之欲出後母騫跽言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嘉其言遂止母

亦悔悟待三子如一焉年甫弱冠即從事聖門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道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由是深明乎內外之分坦然樂道而忘勢視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然是故終身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謝使者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

則吾必在汶上矣蔣方山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其爲費宰而問政孔子告以六轡大官之說皆出附會○行按薛辨甚明且其詞亦貴而少德非聖人語氣故傳中不敢闌入從其實也○餘先賢傳亦皆倣此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
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
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家語曰閔子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
孝焉餘見論語卒葬騫山之南在今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今隸徐州志在蕭縣東南八十里宿志謂宿蕭連界疑墓而兩志之○據一統志一在歷城縣東五里宋李濮陽守濟南立祠蘇轍撰碑蘇軾書石一在范縣南四十里二說未知孰是唐鉉宗開元八年從
祀孔子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眞宗祥符二年加封瑯琊
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閔子國朝因之今我
皇上德合舜文性成仁孝於康熙三十八年
巡狩方岳駐蹕闕里注念先賢閔子純孝無間冠哲孔門
睿衷覃錫閔氏嫡孫衍籀世襲博士一員如仲氏秉貞一
爰出
例
聖恩所及潛德益光斯其爲以 天爵寵先賢而以仁孝
風天下者乎於乎至矣家語 闕里志 史記 人物考
眞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章見其躬至孝
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

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蔡虛齋曰試將曾閔之言萃爲一編淸心正容一展
誦之何以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也
又曰曾子魯中之敏也閔子無爲之有爲也
宋王旦贊曰
子騫達者闇闇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
亦幾聖公哀增封均乃天慶

先賢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兗志載稱鄆人春秋爲魯西鄆邑成公四年城鄆即此今濟寧州鄆城縣）少孔子七歲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定公十年辛丑孔子爲司空以伯牛爲中都宰布教施化四方則之嘗從阨於陳蔡之間餒甚而儒服彈咏不輟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嘗設教於洛終身不仕不幸而遘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恒之公孫丑謂冉牛閔

子顏淵優於德行又曰具體而微白虎通云冉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朱子曰此乃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張南軒曰如顏閔之死乃可謂命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輔氏曰天既與之以如是之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有不得其常者矣今墓在兗州府東平州西五十里（按地輿志冉伯牛墓一在廣平府永年縣西北四十里一在河南孟津縣西舊清河城未知孰是）唐開元中從祀廟庭追封鄆侯宋眞宗加封東平公度宗改封鄆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性理大全 歷代祀典 兗州府志）

歸安茅坤曰予嘗疑孔門諸從游者孔子皆亟稱之不置至伯牛則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然考其死於鄆去臨洛幾五百里而洛之人至今廟而祀之是何故耶以予觀之冉子當日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彼其所鏊游谷處爽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

宋王旦贊曰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蹕展禮公哀褎賢生則命蹇歿而道宣

先賢冉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以德行著名嘗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遂仕於魯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侀也侀（形同）成也一成而不可毀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可得聞乎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猶例也）是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之成成何官乎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

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疑定也）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禁盡此乎子曰此其急者其餘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琮璧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刺繡修飾之服造作奇巧之味）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仲弓再拜曰夫子之言義廣矣大矣請敬受之他日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葢仲弓之為人寬洪簡重而短於口才故或人以仁而不佞少之而夫子獨許之以可使南面仲弓因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子貢嘗稱之曰在貧如客使其民如借不遷怒不深怨是冉雍之行也夫子稱其賢曰有土之君子也没

於魯今其墓有二一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徐子卜塚一在東昌府冠縣西北三十五里未知孰是唐開元中從祀廟庭追封薛侯宋祥符中加封下邳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家語索隱史記歷代祀典

宋人贊曰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高奧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禋錫以三壤賁茲九泉

先賢宰子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充體之謂氣宰氣之謂魂精氣之寓於形者之謂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合鬼與神而享之敎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定公九年孔子司寇於魯季康子不悅孔子見之宰我進曰予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也夫子之司寇於魯

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然在耳故政事莫如應之他日又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其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後又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見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子曰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蓋宰予之爲人能言而或不逮故夫子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然論所載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從井救人等語夫子蓋屢警之然其智足以知聖人自有不可沒者觀其言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非信之深烏足以云之仕齊爲臨淄大夫今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唐開元中從祀追封齊侯宋眞宗加封臨淄公度宗改封齊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宰子國朝因之按左傳無宰予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田闞爭寵子我爲田常所殺戰國策及諸子以爲宰我蓋字相涉之誤也人顧不察何歟 家語 史記 孔叢子 索隱 人物考

宋馮拯贊曰

綽彼宰子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先賢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一統志河南衛輝府人或曰今濬縣浚河驛爲子貢故里少孔子三十一歲爲人通達而辯名聞於諸侯少從事孔子嘗鬻貴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每有億度輒中當世之務所言無不應者故夫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然及門所稱聰明穎悟之士自顏子而外惟子貢一人是以夫子恒以回與賜相比絜之嘗問於夫子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初從孔子適齊齊景公問之曰子何師對曰啓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

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而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悅時東郭子惠問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櫽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下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拒是以多也胡云雜乎既而反魯從夫子北遊農山與子淵子路侍夫子諭以言志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莽瀁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以釋二國之患雅賜能之夫子曰辯哉他日觀乎蜡夫子曰賜也樂

予對曰舉國之人皆若狂焉賜未知其為樂也夫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子貢曰義至哉定公十二年癸卯從夫子遊於衛衛用以宰信陽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美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美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擇言出之令口如耳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再拜受教以行十四年乙巳仕於魯為大夫明年丙午邾隱公（名益莊公之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

之二君者皆將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定公卒後邾子奔齊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也又嘗問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艸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丁未哀公元年從夫子將西適晉及河聞趙鞅之殺二大夫也遂執轡以告孔子曰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覆

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不濟而返復居於衛明年戊申衛世子蒯聵（後為莊公）與出公輒爭國（有冉有問夫子為衛君乎問答及衛公孫朝問仲尼焉學等語）子貢以為亂邦不居乃從夫子復反於魯癸丑七年公會吳於鄫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寡君既共命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也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邀

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鄖之會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故寡君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合諸侯而執衛君墮黨崇讎或者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既而私語子貢曰孔子何如對曰不知也太宰曰子不知胡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夫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

一簣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詎能益其高乎大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十五年魯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試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子貢反仕於魯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而爲不廉則何以相續

乎自今以往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貢聞而謝之十六年辛酉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惸惸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鄭○文公燬子）孫於陳甯武子（俞）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衎○定公臧子）孫於齊子鮮（鱄）公子子展（世叔儀）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無獻之親

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於越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它日請念然卒亦不能用也蓋子貢之爲人明敏才辯亞於大賢自受學聖門結駟連騎束幣帛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之名播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及其晚年益自進德親受一貫之傳觀其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稱夫

子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曉叔孫州仇曰譬之宮墻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語陳子禽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其見道之深信聖之篤至於如此則游夏之徒亦莫能及殆不特居言語之科而已孔子沒喪事皆主於子貢服心喪三年喪畢羣弟子相訣去則哭各復盡哀

武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歷相魯衛而終於齊所著有詩傳一卷其墓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今屬直隸大名府一名黎陽山）唐玄宗時從祀廟庭追封黎侯宋真宗加封黎陽公度宗改封黎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端木子

國朝因之至康熙三十八年我

皇上法駕南巡

軫思闕里追念先賢端木親承一貫性道與聞又其功在

聖門尊師衛道服勤不衰爰降

德音勅以裔孫謙與閔氏衍禧同世襲五經博士

新恩所播歡動宮墻豈非在先賢爲百世之榮光而在今日爲千秋之曠典者乎猗歟至矣（左傳 家語 序 歷代祀典 史記 韓詩外傳 劉子新書）

按史記越絕書所載田常作亂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霸越孔子曰美言傷信慎言哉此說皆非也據左傳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則非孔子所及言明矣而子貢使齊之事亦不經見惟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也然則史紀越絕書所載可盡信歟

明刑部尚書張瑄贊曰

穎悟夙成辯才絕世深造晚年性道斯契學識之功瑚璉之器輝映聖門揚休奕禩

先賢冉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優於政事嘗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敎聖門嘗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信五刑信乎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是故古之明王順天之道禮度旣陳五敎畢脩而民猶未化乃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

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又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制於禮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罪名者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旣爲之諱所以愧耻之其有罪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敎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而避席曰言至矣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哀公三年秋季桓子病召康子曰我卽死爾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以公之魚言乃召冉有明年冉有爲季氏宰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乃以幣迎孔子於陳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淸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對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子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

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國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小人求自稱）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及齊師戰冉子用矛以帥衆三刻踰溝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年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

衛卻步而欲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遂召孔子（有問儒行性命等語）後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爲君子乎對曰予路汴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學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可不學乎既而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女弗聞乎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於禮而貪昧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弗聽益冉子之爲人多才藝而優於牧民故夫子語

季孫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語武伯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但其資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故是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僭禮樂夫子皆望求救正而激厲切責之然卒明大義不使季氏陷於大惡以保其家而事其國者未必非乎日勸導之力也故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無道極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勤已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卒於魯今兗州府滕縣西三里栢家社

是其墓云唐元宗從祀廟廷追封徐侯宋真宗加封任城公度宗改封徐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

左傳　家語　史記　韓詩外傳　大全　人物考

宋尚書左丞陳堯叟贊曰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邁明君嶽稱永錫載揚清芬

先賢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魯之汴人也（兖州府志曰今泗水縣東五十里有汴城故址傳爲卞莊子城即魯卞邑也）少孔子九歲性孝勇有强力志抗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義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問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

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他日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爰問於夫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之又患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他日從孔子遊於農山顏子子貢與焉詔以言志子路曰由願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既而適衛行辭於夫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彊

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遂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也子路受教以行遂歸而親沒見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乎歛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居喪三年哭泣哀毀容骨枯槁夫子教之以無過情而適禮既而問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衮冕而執玉子路曰由聞命矣魯昭

公十九年從孔子一車兩馬以適周廟有欹器焉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德行寬裕守之以恭土地廣大守之以儉位祿尊盛守之以卑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彊記博聞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也子路正容而嘆曰至哉言乎明年反魯時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地名）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旅時轉正爲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與音預○人固有後不得而又爲之後故曰與）

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公罔姓裘名之語辭）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蓋去者半又使序點（姓名）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子曰能用命矣二十九年從孔子如齊與聞韶樂定公元年反魯八年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止之明年庚午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成圍之弗克既而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不敬跛倚以臨

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交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是時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家拜之以牛子路弗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以之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是也前言戲之耳十四年齊人歸女樂以沮孔子子路促之行遂去之衛適宋匡人簡子見孔子以爲陽虎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欲與之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遂過宋適鄭至陳留三年適衛主

顏讐由家如晉不果復從夫子自陳適蔡如葉葉公問以孔子子路不對蓋其先遊晉時趙襄子亦以爲問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毋乃猶以挺撞乎其不對葉公者以此既復反蔡（有問津遇丈人等事）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圍之絕糧七日弟子病夫子鼓琴而歌子路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者其弗忘矣夫復去楚反衛留五年孔子主蘧伯玉家衛以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女恭敬可以攝勇寬正可以懷強愛恕可以容困溫斷可以治奸子路受命以行

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稱善者三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之何也子曰吾見其治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羣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治庸盡其美乎及後蒲有水患子路使民備之以重煩勞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復之曰爾以民之饑也何不白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私饋之乎是明君之無惠而市德也速已可矣子路乃止請粟而役賑之會是時衛大夫顏讐由以非罪見執將

殺之子路以其孝事親也必義之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二三子多納金於子路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既而反魯爲哀公之十四年時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矣昔見於孔子曰負重致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而不可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言訖泣下嗚咽沾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既而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猶弗忍也子路遂除之厥後仕於衛衛莊公方與輒爭國夫子語以正名子路未喻於出公十三年爲孔悝宰莊公因孔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名獲駕乘

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能也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壺黶二人名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纓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哭之痛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既而衛使者至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

醢之矣遂命覆醢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生死之變易其所守如此大約子路之爲人英斷果決而勇於有爲故魯論記之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曰子路無宿諾夫子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曾西之言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子貢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往材任治我是仲由之行也夫子和之以文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荷天子之寵不戁不悚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其弟子有成同者學於子路行年七十而不弛其敬于路頗敬重之子路葬於蒲其子崔既長白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狐黶抑之曰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崔戰而死按一統志今大名府屬有子路墓三一在長垣縣北三里一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一在開州北一十里未知孰是○子路爲蒲宰即今長垣縣也唐開元中從祀孔子追封衛侯宋眞宗加封河內公度宗改封衛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仲子　國朝因之至我

皇上

天縱聖明特出　睿鑒以仲子追隨　先聖周流轍馬跋涉未嘗頃離其衛道之功獨多爰出曠典詔以仲子嫡孫世襲五經博士一人如顏孟四氏例今博士名秉貞字載在

勅命與天匹休嗚呼崇德報功固

帝王之盛典而承休膺命亦賢哲之光榮仲子在天之靈千九百餘年亦可以大慰矣夫嗚呼烈哉左傳家語檀弓史記說苑韓詩宋曆祀典

宋陳堯叟贊曰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勅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先賢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按一統志今蘇州府常熟縣西北有言子舊宅子游巷言公井云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燕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示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

其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游自是退而學禮他日孔子與於蜡既賓徹俎而享日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子游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子游曰今之在位莫之由禮何也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其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王肅曰也讀如邪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陰陽爲端故情可覩也四時爲權故事可勸也日星爲紀故業可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子游再拜受教他日問喪之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旋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事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後曾子弔於負

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予出祖者先是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又嘗與有子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意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敎興物者有去情而徑

行者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哀哀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謂之禮矣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旣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制於禮者猶非禮之訾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

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厥後夫子卒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玦珮婦人拾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蓋子游之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能以禮樂化民又能甄識賢者而澹臺滅明由是進於聖門巍然爲羣弟子之冠要其學道之效自有不可及者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哉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美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卒於吳冢今在蘇州府常熟縣唐

開元中從祀廟庭追封吳侯宋祥符中加封丹陽公度宗改封吳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言子　國朝因之

家語　檀弓　史記　人物考　輿地志　歷代祀典

宋趙安仁贊曰

魯堂登科視與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進上公素風逾盛

先賢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鄭康成曰溫國人按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即衛地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夫子篤信謹守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或謂之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仁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見先王之義勝故肥也因見於夫子曰商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故夫志之難也嘗問於夫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乎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勸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命乎他日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日中則昃月中則缺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既又問於夫子曰顏回之爲人何如也子曰回之信賢於丘矣問子貢曰賜之敏賢於丘矣問子路曰由之勇賢於丘矣問子張曰師之莊賢

於丘矣子夏避席而起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絀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他日讀詩既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之明燎乎若星辰之爛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子曰嘻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也哀公八年甲寅始仕於魯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他日見於哀公公問安國保
民之道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
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一云大眞）顓頊學乎
祿圖（一作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於務成子昭（一云舜學於務成跗）
舜學乎尹壽（一云堯學於尹疇）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一作成）
文王學乎錫疇（一作鋑時）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
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
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故雖聖人亦必有師也
既又問於夫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
諸乎子曰王幼未知蒞阼周公攝政抗世子之法於伯禽

欲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教成王也故行一物而
三善備者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
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後子夏有子之喪因
問喪禮於孔子孔子具以告（詳見禮弓）子夏習之及喪既畢見
於夫子夫子與之琴使之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之禮
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君子也其哀既盡能引之及禮故三
年之喪周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也蓋當是時子夏學
於聖門規模窄狹而氣象謹嚴故嘗問孝夫子語以色難
及夫子將行遇雨知其惜於財而不就之假蓋其局器有
如此者是以夫子嘗謂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然

至於篤信聖人質實謹守有非凡爲學者所能及者觀其
論學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論仕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信而後
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
也論爲君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其造道立言
至於如此所以夫子嘗有言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
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賢已者賜也說不
若已者處故曰與正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正人居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與之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
者黑是以君子必愼所與處也年二十八孔子卒服心喪
三年歸教授於西河（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
西河之民疑以爲孔子後返於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
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然於
是衛人皆相信曰子夏聖人也年四十五戊寅遊於魏文
侯師尊之與田子方段干木西門豹之徒相佐致治文侯
嘗問之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
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
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其溺音乎

文侯曰敢問溺音從何出也子夏曰鄭音淫志宋音溺志衛音煩志齊音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文侯曰信哉厥後因道不行乃退老於西河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而讓之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皆爲爾雅相傳今毛詩序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隋經籍志曰子夏有周易傳二卷）公羊穀梁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禮喪服一篇子夏傳之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下交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都未知孰是唐太

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廟庭元宗二十七年追封魏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魏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國朝因之

家語 禮記 韓詩外傳 索隱 兗州志 隋經籍志

宋儒臣贊曰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賵其道彌芳

先賢顓孫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也（鄭康成曰陽城人何孟春曰陽城亦陳屬縣一統志曰河南開封府人按扶溝今陳州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負不屑屑於尺寸之行然專意務外求聞達於諸侯初從事聖門志學干祿夫子教之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遊於蔡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自是敬服聖教學能鞭辟近裏着己後又問達子

語之以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問政子語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蓋因其所不足而語之如此陳閔公十三年始適魯謁哀公（時哀六年）七日而公不禮因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不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行有七日而君不禮竊譬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畫龍於是天龍知而下焉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哀

公問而謝之張卒不見既而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
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敎不能勿怠
已過勿發失言勿猗不義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具此
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距諫者忠之所由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
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
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
既聞孔子之言遂退而記之又請問禮子曰禮者卽事之
治也（鄭康成曰治理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
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

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
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失其和朝廷官
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
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
矣師愼聽之子張乃再拜受敎懍若發矇焉他日侍於夫
子夫子筮卦得賁喟然嘆與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而
嘆何也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丹漆不文白
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今者得賁是

色相間者也是以嘆也（劉子曰此亦因子張之文勝而敎之）既而有父之喪
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
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矣他日
喪既除見於夫子子之琴調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夫子曰君子哉遂問聖人之所以
敎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之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禮
樂也者豈必有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
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
行而可樂樂也聖人爲此三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
平萬民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子張曰師誠不敏請

敬志之蓋子張之在聖門才高意廣不免爲苟難又其容
貌矜莊益務表暴於外故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
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按此或始受學之日爲
然及其與聞聖道日有進于高明如問仁夫子則告之恭
寬信敏惠行是五者於天下爲仁問從政則告之尊五美
屏四惡之可以從政此皆聖賢之心法王道之綱紀有非
及門所與聞者至其所言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
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
焉能爲無其論交則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由此觀之公孫丑所謂有聖人之一體蓋實有信然焉者非徒曰傳聞之詞已也及其病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宛然曾子易簀之命他日子貢語衛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信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侮百姓則仁也沒之日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其頖也公明儀爲之志焉褚幕丹質（以丹質幕爲褚 葬覆棺不墻不翣）蠙結四隅（諸褚之四角其文如蠙行往來相交錯如蚍蜉也殷之制則有之）殷士也（學於孔子 做殷禮）墓在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云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陳伯從祀廟廷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

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潁川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陳國公昇十哲位改稱陳公明嘉靖九年稱先賢顓孫子

國朝因之　家語　說苑　檀弓　申鑒　輿地志　性理　人物攷

宋張齊賢贊曰

堂堂張也商德與隣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聖門禮樂統卷之八 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九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先賢

先賢澹臺子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因子遊之言得見孔子其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益自砥礪言動不苟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

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厥後孔子卒遂居於楚友教士大夫一時荊冀之俗皆斌斌爲北方之學焉今吳郡南有澹臺湖豫章進賢縣有澹臺門皆其南遊遺跡云一統志稱其墓有四（一在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一在山東費縣東北三十里一在鄆縣西北三十里一在河南陳留縣北六十里未知孰是）唐開元中追封江伯從祀宋祥符中加封金鄉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澹臺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索隱　人物考　兗州志

按博物志稱子羽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劒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出乃毀璧而去畧無悋意其河即今滑州靈昌縣東之延津也

宋戶部尚書溫仲舒贊曰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旣勇毀
璧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先賢原子

原子名憲（檀弓作仲憲）字子思宋人（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嘗居於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贛聞之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中紺而衣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衣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之也子贛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行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陶然終身有以自樂而無求於人焉孔子為魯司寇時憲嘗為孔子宰後孔子沒遂退隱於衛薛應旂曰以原思之貧而辭為宰之粟殆幾於獨行者矣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今費縣西北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唐開元中追封原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任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原子　國朝因之（家語史記檀弓說苑）

宋向敏中贊曰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先賢南宮子

南宮子名适又名縚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禮及楚又弗能答郊勞僖子恥之病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魯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懿子遂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

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焉定公六年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衞衞侯請復之反載寶而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夫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他日魯大夫辛寬者見魯侯（一說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智也昔者太公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之辭若是也适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丘谷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鳥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爲賢者

慮亦猶此而已矣安爲誹嘗豈不悲哉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富得罪矣孔子以其謹於言行嘗稱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又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毎誦之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以是觀之南容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唐開元中追封郯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龔丘侯徽宗以犯聖諱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南宮子

國朝因之（左傳 家語 史記 說苑 索隱）

宋寇準贊曰

先覺旣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商乃兼之羿奡可懲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覲白圭

先賢商子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嘗使之齊瞿年長無子其母欲爲之再娶室請之孔子孔子筮之曰無憂也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昔宓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益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至周文王作卦辭周公又作爻辭分上下篇謂之周易孔子爲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凡十傳瞿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言孔子之傳易於瞿瞿志之焉）瞿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出嗚呼天之

命也歎訖而息志後瞿傳楚人馯（音寒）臂子弘（顔師古云馯姓臂名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弘字疑誤）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顔云漢書作■疵魯人）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漢書作周醜）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古州國名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境）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東武人王同同傳菑川人楊何訖于宣元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諸氏列於學宮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至今之言易者皆祖於瞿焉唐開元中追封蒙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須昌侯嘉靖中改稱先賢商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正義　通考）

宋晁迥贊曰

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受授洗

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

先賢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先聖大訓作漆雕憑字子若史記云字子開○劉向說苑作漆雕馬人疑憑字之誤蔡人按一統志古蔡國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上蔡二縣○鄭氏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

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信 子說嘗問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憑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毋數卜乎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又曰曾點開闢漆雕開深穩唐開元中追封滕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平輿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漆雕子 國朝因之史記 家語 說苑 性理

宋李宗諤贊曰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覩其奧學優當仕非

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先賢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魯人（鄭氏曰齊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樊皮之後也少仕於季氏學於聖門屢以仁知爲問夫子皆詳語之嘗從遊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夫子以其切於爲己問善之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淸武叔苑乘冉求帥左師樊須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皆遁夫子聞之曰義哉後問於夫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爲至闇乎（齊慶尅通於聲公母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國武子佐佐召尅而讓之尅告夫人夫人怨國武子相靈公以會於諸侯使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公還將至高鮑閉門索客以備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公子角遂刖鮑牽足夫人靈公母聲孟子也）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也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能衛足也）樊遲曰聞命矣唐開元中追封樊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益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樊子　國朝因之（左傳　人物考　家語）

宋楊億贊曰

學稼乃仕薦於家陪戎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知屢該逮侯追策垂裕方來

先賢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姿質斌雅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其志於禮樂如此後又爲孔子使齊皆因其所長者而使之也子貢嘗語衛將軍彌牟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語門弟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淮南子曰公西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及孔子之喪公西子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蓋用三王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也（孔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皆飾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繪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亦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唐開元中追封邵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鉅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檀弓）

宋王嗣宗贊曰

翊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佑禮法諸侯作程

先賢梁子

梁子名鱣(一作鯉) 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他無所考家語傳其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欲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唐開元中追封梁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千乘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梁子 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元聖哲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先賢冉子

冉孺字子魯(家語名儒字子魚) 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志稱勤學好問唐開元中追封紀伯從祀宋咸平三年加封臨沂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石室圖)

宋郎中李維贊曰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先賢伯子

伯虔魯人(兗州府)字楷(一本字子楷一本字子皙史記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唐玄宗追封郰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沐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伯子　國朝因之　一統志　史記　家語

宋王曾贊曰

肅肅魯堂侁侁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先賢冉子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志稱姿性淵妙敏於問答唐開元中追封東平伯從祀孔廟宋加封諸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家語　祀典　兗州志)

宋李維贊曰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磨道義時邁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軌

先賢漆雕子

漆雕子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武城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濮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漆雕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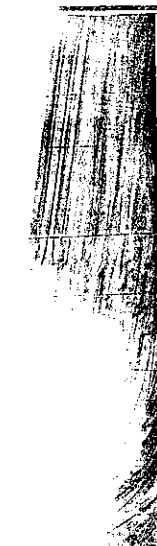
宋理宗贊曰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聞翩翩其英偃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

先賢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家語字子有宋贊字子期）魯人嘗仕於魯有治術唐開元中追封須句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高苑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漆雕子　國朝因之（史記　家語）

宋度宗贊曰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圓形繪像鏤美金石

先賢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秀（史作子季）魯人（許衡云齊人）唐開元中追封睢陽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鄒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商子　國朝因之（宋語　史記）

宋王睿郎中才術贊曰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昔龍睢陽今施鄒野運偶登封爵臻純嘏

先賢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史記作子選）楚人（今湖廣荊州府）唐開元中追封任城伯宋加封當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任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宋陳充贊曰

判衛毓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加素風虔尊祀典列仕儒宮

先賢公良子

公良孺（一作儒）字子正（一云字子幼公良復姓也一作公姓良儒名）陳人為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嘗以家車五乘從他日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公良子喟然歎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今又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仍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與之盟而出之東門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此要盟也要盟非義何負之有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故公良子之在聖門隨從之功蓋亞於仲氏云唐開元中追封東牟伯宋加封牟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良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宋張智贊曰

子幼眞賢從師宜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廵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敘

先賢奚子

奚子名蔵（史記名容蔵石室圖作奚容復姓名蔵）字子偕（史記作子皙）魯人（史記作衛人）奚仲之後也唐開元中追封下邳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濟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奚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宋楊紳贊曰

雍容子晳已登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效力弱永覿厥成德音秩秩

先賢顏子

顏子名祖(名相　家語)字子襄魯人唐開元中追封臨邑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加封富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明檢討莊昶贊曰

聖門斌斌顏氏猶最猗歟子襄儒雅是率服道旣勤懷賢兹貴侯封富陽芳軌如對

聖門禮樂統　卷九列傳　廿三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句子

句子名井疆衛人字子野(從闕里志。家語字子强山東志字子孟按姓氏句井應複姓然有句井井無句井以勾爲句想避宋高宗諱耳)唐開元中追封淇陽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滏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句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宋戚綸贊曰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葦編升中單慶儒術攸先滏侯疏爵闕里之賢

聖門禮樂統　卷九列傳　廿四　萬松書院藏板

先賢奚子

奚子名商字不慈左傳作丕茲史記作子丕石室圖作子子慈魯人鄭氏曰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大夫俱以力聞唐開元中追封上洛伯宋加封高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奚子　國朝因之左傳　史記　家語

宋晁迥贊曰

惟聖享天陟於神房惟帝遁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兮瀟揚式眞先烈錫諸褒章

先賢公祖子

公祖子名句茲家語無句字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期思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卽墨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祖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寇準贊曰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愉愉闕里莪莪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先賢縣子

縣子（懸同）名成字子橫（史作子祺）魯人唐開元中追封鉅野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武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縣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宋石中立贊曰

異能之士孔徒實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窓稟天爵遊乎聖門追崇之典胙以侯藩

先賢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子思山東兗州府人（石室圖作秦人今漁陽縣）唐開元中追封漁陽伯從祀宋加封汧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石室圖

宋太常博士陳知微贊曰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成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

先賢顏子

顏子名之僕字叔家語字子叔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東武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宛句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楊紳贊曰

洙泗悠悠子叔偃偃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先賢樂子

樂子名欬家語名欣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昌平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建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樂子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明禮部尚書呂維祺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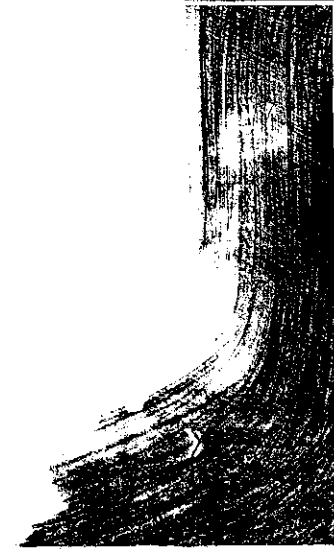
翩翩樂子東山之英春風泗水劍佩隨行服膺師訓天開日晶千秋俎豆輝映庠黌

先賢邽子

邽子名巽（家語作邦選石室圖作國選按原姓邦避漢高諱改國后又譌邽）字子歛魯人唐開元中追封平陸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高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邽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宋姜嵲贊曰

展矣子歛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通六藝斯謂達者顯于前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著

先賢公西子

公西子名輿如（從史記○家語作公西輿字子由古史同大明會典作公孫輿）字子上（許慎作字子馘）魯人唐開元中追封重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臨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子　國朝因之（史記　家語）

宋范雎贊曰

鍾生魯邦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敎文德鵬享侯封永光廟食

先賢公西子

公西子名蔵字子上家語子子尚 魯人唐開元中追封祝阿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徐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宋周起贊曰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祝𧰼惟乃蔵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封于徐用均天慶

先賢陳子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今河南開封府少孔子四十歲性魯鈍少智慧兄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妾殉葬定而後子禽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禽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于是弗果用其敏折又如此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禽墓唐開元中追封潁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南頓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陳子 國朝因之 家語 檀弓 通典

宋理宗贊曰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貿德以位序運屬封巒爵崇介士

先賢琴子

琴張從孟子○論語字子開亦字子張衛人嘗與宗魯爲友（家語俱作琴牢）衛齊豹見宗魯于公子孟縶（靈公之兄）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縶奪豹司寇與鄄邑豹遂爲亂）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言使豹失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豹爲己之事）而歸死于公孟可也公孟有事（祭事也）于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卒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之不良而食其祿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受亂也）不爲利病于回（回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後與子桑戶孟子反游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孟子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唐開元中追封牢 伯張南陵伯

並從祀孔廟宋眞宗祥符中去牢存張加封頓丘侯徽宗以犯聖諱改封陽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琴子 國朝因之 家語 莊子 人物攷

宋趙昌言贊曰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著言攸紀非義罷弔崇仁爲美銘獄益封用旌君子

先賢步叔子

步叔子後姓步名乘一作乘字子車齊人唐開元中追封淳于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博昌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步叔子　史記　家語

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實日新敷例爰處西丈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聖門禮樂統卷之九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先賢

先賢宓子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魯爲單父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猶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一作扳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及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乃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焉初辭于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孫是得行己志如是者三年孔子使巫馬施往觀政焉巫馬期乃微服入單父界見

夜漁者得魚輙舍之巫馬期問其故對曰魚之大者名爲鱒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輙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他日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忠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

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厥後齊攻魯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縱人出自刈可以益食且不資寇子賤不聽俄而麥畢資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子賤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今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乃服嘗復于夫子曰自仕單父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祿俸所共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歎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人不忍欺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 今墓在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死于道因葬焉 唐開元中追封單父伯從祀宋眞宗加封單父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宓子 國朝因之 家語 說苑 漢藝文志 先聖大訓 賈太傅新書

宋溫仲舒贊曰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逸受教成美屢禮崇賢疏封有煒

先賢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索隱作萇字子長范甯云字子芝齊人今山東青州府○家語云魯人游于聖門其爲人無所考嘗陷于縲絏孔子謂非其罪以其子妻之及後魯君聞其賢嘗使爲大夫辭弗受相傳姑蘇城北有冶長涇居民鑿井得石題曰公冶長之墓蓋其依于言偃遂僑居不返耶漢書云公冶長墓在姑幕城東南五里志稱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四十里也○張華曰姑幕漢縣在今莒州之東諸城之西也○一統志又曰今淮安府境內有公冶長墓云唐開元中追封莒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高密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冶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闕里志

宋向敏中贊曰

德行貞純公冶窺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先賢公晳子

公晳子名哀家語作公析哀索隱作公晳克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系出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爲人潔清不洋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終身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貴之曰天下無行多爲人臣惟季次賢未嘗仕焉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開元中追封郳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北海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晳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寇準贊曰

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昭令名封巒均慶侯社疏榮

先賢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鄭氏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盈五尺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于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夫子之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子以爲難仕于衛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吾者三何也刖者曰斷足吾

自取之獄將決而見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方是時也衛之內亂蒯聵挾孔悝以登臺子羔出遇子路于門子羔止之子路曰否遂入赴難夫子聞衛變遂決之曰柴也來由也其死矣已而果然他日復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未幾而子羔之妻卒其葬也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于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遂不果償他日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也子羔乃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夫子遂詳語之厥後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其墓有四一在山東兗州府沂州西南故蘭陵城北一在東阿縣清水河西一里一在陽穀縣城一在河南開封府太康縣西北四十里未詳孰是唐開元中追封共城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共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高子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檀弓

宋晁迥贊曰

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愼終衛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已考古褒崇於斯爲美

先賢司馬子

司馬犂耕（史記作耕）字子牛宋人（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向魋之弟也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其弟子頎子車亦與同惡入于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衞巢奔魯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自衞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于魯時因兄弟濟惡每懷憂懼嘗自言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言寬之趙簡子執陳成子恆皆召之頃卒于魯郭門之外阬人○（魯人一作阬氏）葬諸丘輿（兗志曰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在今費縣西南南成山）唐開元中追封向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楚丘侯徽宗以犯聖諱改封綏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司馬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左傳

宋理宗贊曰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魋將爲亂子廼脫去在污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先賢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兗州曲阜縣）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明習禮樂其言行氣象有似夫子（觀論語四章可見）魯哀公八年吳伐我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十二年魯有螽災十三年螽連年用兵于邾又有齊警公以年饑用不足爲患以語有若有若以行徹對公頷之時子賤爲單父宰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曰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于廟堂之上有處女之色無害于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也子賤乃拜受教他日孔子卒曾子道夫子之言曰喪（去聲○謂失位也）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返嘗失位去衞後復返）載寶以朝（欲賂以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

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死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斯知喪不欲速貧也曾子服其遠識後門弟子思孔子甚子夏子游子張乃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乃止蓋有子爲人天姿粹淸而又篤學弗倦荀子云有子嗜古悦道惡卧而焠掌其言論凡四見論語其辭約其旨博明體達用聖門弟子非實見其表裏粹然與聖人無異其孰能敬服而師事之相與篤信頌法弗貳也哉年三十四卒明呂元善贊曰年三十時能立于禮而立不死便是夫子其喪也悼公弔焉子游擯唐開元中追封汴伯從祀廟庭宋咸平三

年加封平陰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有子　國朝因之

左傳　檀弓

宋理宗贊曰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江漢秋陽皜皜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衍謹按聖門高弟顏閔而外應推有子而獨不獲祀於堂上何哉近世說者多以未及與難爲辭此言誠非也蓋聖門之祀以傳道也非爲與難也如以與難言之則假使顏閔十賢升未與陳蔡之厄而追隨聖人者或爲陳亢申棖琴牢之徒倘執此以論將彼遂不得升于配哲之位而此固儼然列於堂上乎況四配之中曾子原未與難而十哲之次又躋子張以足其人可知堂上之祀原不拘此明矣今有子大賢之亞顧未獲享祀殿庭雖聖賢在天之靈固不以堂上兩廡遽爲優絀然揆之報德報功之典如有子之言論氣象頗似聖人者顧乃居宰冉之下義亦殊未當矣先朝祭酒李文毅公時勉曾列疏躋祀有子殿庭仁宗下羣臣議令再進一人以爲十二會帝大漸其事遂寢今

聖人在上正秩褒聖賢不遺餘力之時倘當事君子特申有子請祀堂上再於南宮子敬叔公西子華宓子賤三賢中掄一人以配之合耦十二之數躋于十哲之位則千萬世之公論庶幾大快而聖賢之祀典爲益有光矣

先賢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旗本史記○家語作巫馬期字子期論語同陳人今河南陳州○鄭氏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爲人篤志好學嘗與子路析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懸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吾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他日子賤爲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治旣而期亦宰單父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

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因問于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子其勞乎後從于孔子孔子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期問曰旦無雲旣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期益留心典籍博學多識焉唐開元中追封鄫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東阿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巫馬子 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韓詩

宋趙昌言贊曰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剛克戴星庇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先賢顏子

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開元中追封蕭伯從祀宋真宗咸淳三年加封陽穀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員外郎周起贊曰

增封雲嶺詔蹕魯堂顒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概如把德音不忘横亘千古淳風載揚

先賢曹子

曹卹字子循蔡人(今河南汝寧府)少孔子五十歲志稱樂道明義唐開元中追封曹伯從祀宋咸平初加封上蔡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曹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理宗贊曰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先賢公孫子

公孫子名龍(史記作寵)字子石楚人(今湖廣荊州府家語作衛人許慎云趙人)少孔子五十三歲自楚來學在及門年最幼嘗登吳山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雷革(史作雷闕)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于意四子身死牧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豈不悲哉後返乎荊南方之學賴其教焉唐開元中追封黃伯從祀宋加封枝江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孫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說苑

宋王曾贊曰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荊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型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先賢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鄭云今陝西西安府志稱彊力志學唐開元中追封少梁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鄄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國朝因之　家語　闕里志

宋理宗贊曰

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莽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先賢顏子

顏子名高家語名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一作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後復御孔子過匡刻以一作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反從彼缺也匡人聞其言告其君簡子曰往者陽虎今復來矣遂率徒圍之數日孔子弦歌不絕音曲甚哀子路奮戟而舞頃之有暴風起擊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去唐開元中封高為瑯琊伯從祀廟庭宋加

封雷澤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咸綸贊曰

魯國諸生顏氏為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服鄉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

先賢壤駟子

壤駟子家語作穰駟複姓名赤字子從史記作子徒秦人今陝西西安府許衡作齊人唐開元中追封北徵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咸平初加封上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壤駟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陳堯叟贊曰

猗歟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摳衣鄒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丘追祭祉土

先賢石子

石子蜀史記爲石作蜀一云石作本複姓字子明秦人今陝西鞏昌府成紀縣唐開元中追封郈邑伯宋真宗加封成紀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陳克贊曰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粤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璽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殊

先賢公夏子

公夏子名守（史記作首）字子乘一字子元（史記字乘）唐開元中追封元父伯宋加封鉅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夏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明呂元善贊曰

及門之英乃有公夏容鬢如存脈源難蓄烟月沂雲春凝秋濤元父綸言瑽琤聲價

先儒后子

后子名處（從史記家語作石子）字里之（從家語史記字子里）齊人唐開元中追封營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膠東侯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明山東巡撫陳應元贊曰

宣聖宮墻壁立千仞於維石子克從先進服膺儒雅道腴德潤膠東之封永錫祚胤

先賢公子

公子名肩定 從文翁石室圖○家語名肩史記作公堅 按通志畧公肩複姓應作公肩子名定 字子中 家語字子仲 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新田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梁父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明禮部侍郎呂本贊曰

英英子中受教闕里聖化存神博文約禮劒佩從容入奉杖几維王報功侯爵是與

先賢鄡子

鄡單 家語作縣亶史記乃作鄡單 徐廣曰一云鄡單一作縣豐 字子家 家語字子象 衛人但鄡單縣亶姓名互異疑當從家語今乃本史記稱鄡單鉅鹿鄡縣人今順德府有鉅鹿縣有鄡縣未詳其志唐封縣亶銅鞮伯宋加封聊城侯明嘉靖獨從史記改稱先賢鄡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明奉訓大夫月中桂贊曰

聖門之英乃有子象冠劒肅然入趨函丈服道旣堅孔直且諒追惟素風俎豆斯尚

先賢罕父子

罕父子（家語作宰父）名黑字子黑（史記作子索闕里志作罕父索按氏族通考絶無罕父止有宰父未必非誤）唐開元中追封乘丘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祁鄉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罕父子 國朝因之（家語 闕里志）

明文林郎張邦直贊曰

天縱聖師至德妙道罕父其賢實親至教優飫聖言學出深造皇皇褒封輝映廊廟

先賢欒子

欒子名旂字子祺（家語作子期）魯人唐開元中追封雲樓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厭次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欒子國朝因之（家語 史記）

宋楊億贊曰

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修志諄異端茲害發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靳

先賢左子

左子名人郢家語作左郢字子行史記字行按左人應複姓唐開元中追封臨淄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南華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左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王曾贊曰

伯彼臨淄子行稱賢希縱千古秀頴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鄭子

鄭子名國從史記○子由古史字子徒家語字子從晉人一云本名邦避漢高諱因名國作鄭邦家語作薛邦唐開元中追封榮陽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朐山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鄭子　國朝因之　古史　史記　家語

宋陳彭年贊曰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受徹盲德音孔昭令聞不巳疏爵朐山式旌遺美

先賢原子

原子名亢家語作抗又作志字子籍魯人唐開元中追封萊蕪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樂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原子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明禮部侍郎馬世奇贊曰

大哉聖道學無能名間一斯貴豈曰六經矯哉原子早進趨庭博通聖教俎豆斯馨

先賢廉子

廉子名潔字子庸家語字子曹衛人子由作齊人唐開元中追封莒父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胙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廉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明張可聞贊曰

天生至聖大明中天時維廉子入室大賢彈琴鼓瑟則古稱先昔從闕里馨祀几筵

先賢叔仲子

叔仲子名會（史記作噲）字子期魯人（史記作晉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史記作孔璿）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唐開元中追封瑕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博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叔仲子　國朝因之　（家語　石室圖）

宋劉錯贊曰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慣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齋潔儒宮

先賢狄子

狄子名黑字皙之（家語字皙之一字子晳）衛人唐開元中追封臨濟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林慮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狄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宋陳充贊曰

皙皙子皙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儀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先賢孔子

孔子名忠（從史記。家語作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孔子之姪也嘗爲單父宰勤于爲治厥後子孫代焉唐開元中追封汶陽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鄆陽侯明嘉靖中以稱孔子無別先聖改稱先賢孔忠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高宗贊曰

賢哉先生宗學夫子道貴希聖闕斯行已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先賢施子

施子名之常字子常（史作子恒）魯人唐開元中追封乘氏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臨濮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施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王曾贊曰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

先賢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汧陽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華亭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宋楊億贊曰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先賢申子

申棖從論語 魯人家語作申績鄭氏作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字周文翁石室圖又作申堂後漢王政又曰申棠獨宋邢昺論語注疏曰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史記名字不同其實一也唐開元中追封棖魯伯黨邵陵伯竝從祀宋眞宗加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至明孝宗時職方何孟春始言其重世宗嘉靖中乃信經不信傳去黨存棖改稱先賢申子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歷代史

宋楊億贊曰

洙泗之秀橫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迴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先賢顔子

顔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朱虛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濟陰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顔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家語

宋王旦贊曰

回也庶幾諸顔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一

陽穀 劉琰 閲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先儒

先儒左子

左丘明魯人一統志兖州府汶上縣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親授經于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意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春秋舊史遺文孔子未常更改則左史畧之不復作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王則在春秋先春秋託始于平穆下訖魯悼智伯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北堂書鈔云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淵後孔子沒丘明因盲失明遂以春秋傳授魯申公申公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況況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游緜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得其正傳可立專門請肄哀帝納之左氏始

得立于學宮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眞宗祥符元年追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六年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國朝因之　史記 左氏傳序 傳道錄

宋王曾贊曰

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廣尊之疆

先儒公羊子

公羊高周末齊人 一統志云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 深慕春秋尊王討賊之義遂喟然曰天下大綱凜然秋日遂往西河受春秋于卜子夏盡得其學作爲春秋公羊氏傳以授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卿授魯人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因授之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于世唐太宗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淄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公羊子　國朝因之　本傳 儒林攷證

宋晁迥贊曰

高也解經辨哉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泉心允屬闕里爾綏斯文載郁

先儒穀梁子

穀梁赤周末魯人（輿地志云今兗州府）尸子曰名俶字元始顏師古曰名喜字子赤昔孔子以春秋口授子夏子夏以授穀梁赤赤作傳以授孫卿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後漢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于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寖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焉昭帝時蔡千秋從廣受學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唐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眞宗追封龔丘伯徽宗以犯聖諱改封睢陽伯明嘉靖中改稱

先儒穀梁子　國朝因之（傳道錄　經學源流）

宋楊億贊曰

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先儒伏子

伏勝字子賤秦濟南人也（輿地志去今鄒平縣東北一十八里有伏生鄉）故為秦博士時下詔焚詩書伏生乃壁藏之厥後兵起流亡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賢能治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爰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名和字伯）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復受業孔安國時貧無以資常為弟子都養（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

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以張湯為擢為御史大夫後以經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膠西內史）孔安國（臨淮太守）雒陽賈嘉（大中大夫）頗能言尚書事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字長卿）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學最盛伏生八世孫理為世名儒高密太傅理子湛仕至大司徒封陽都侯建武六年以平徐異卿功徙封不其侯湛子翕嗣爵歷傳至曾孫無忌無忌

子貢為大司農貢子完尚陽安公主女為獻皇后自西漢平帝時伏氏以儒顯光武時受封爵至獻帝子孫凡八世為三公襲封侯曹操謀篡弑后國除伏生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乘氏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伏子 國朝因之 後漢書 經學源流

宋楊億贊曰

伏子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門授獻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先儒高堂子

高堂生字伯漢魯人齊公族也系出齊卿高敬仲之後以其食采于高堂因氏焉或又謂之高唐氏云漢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為最初不願仕力舉為博士遂傳儀禮及博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于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雖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頌傳子至孫徐延徐襄然不能達也襄以能頌禮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 姓 滿意 名 桓生 人姓名 單次 人姓名 皆為漢禮官大夫獨高堂生以經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

郯人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習禮義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至戴德戴聖而禮大明云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宋咸平初追封萊蕪伯明嘉靖初改稱先儒高堂子 國朝因之 史記 漢書

宋周起贊曰

秦厯告窮炎靈啟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勅封告成式昭餘裕

先儒子國子

孔安國字子國先聖十一世孫也父忠爲漢博士封褒成侯少學尚于申公受尚書于伏生年四十仕武帝朝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所藏虞夏商周諸古書皆蝌蚪文字人莫能曉悉還之安國乃集諸門人刻意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首列爲篇次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齊建武中吳姚興方于大桁市中得其書奏上于是始列于學宮安國由博士

遷臨淮太守年六十卒于家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宋眞宗追封曲阜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子國子　國朝因之　史記　漢書　祀典

宋錢惟演贊曰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朝廷聿章善繼東封受封是膺褒異

先儒毛子

毛萇字[illegible]一字長公漢趙人(今北直河間府)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授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宮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敬仲(名宏東海人)光武時爲議郎萇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宋眞宗追封樂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毛子　國朝因之　漢藝文志　儒林傳

經學源流

宋王曾贊曰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誰其嗣之毛公興詩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禎期

先儒董子

董仲舒字寛夫廣川人也(今河間府景州商縣)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發憤潛心力學莫或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生平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家遠近負笈爭師之孝武皇帝建元元年初卽位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之士上親策問仲舒對以天人三策皆以闡陳王道極言禮樂教化之功自孟子沒後士鮮知尊尚孔子而申韓蘇張之說橫行于世獨至董子一出適丁武皇表章六經之時其所陳說首言道之本原出于天天者萬物之祖聖人法天而立道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下務明

教化民以成性正法度別上下以防欲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又曰凡爲人君事在勉彊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故曾子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法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故養士莫大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

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喜其對于是盡罷申韓蘇張諸亂國政者之說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悍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之嘗語王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是時仲舒方專治公羊春秋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衍五行究陰陽所以錯行之故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會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乃從家秦中(今陝西興平縣)是時天子方外攘四裔公孫弘嘗從齊人胡母子都治春

秋然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殺害二千石因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及至優禮之仲舒兩事驕主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著書皆明經術之意及上數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總名曰繁露皆傳于世仲舒弟子達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相專斷不報一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

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孔子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憲宗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董子　國朝因之　史記 春秋繁露序 崇文目錄 中興館閣目次 顏師古註

明呂調陽贊曰

漢儒絕學孰專其門惟子倡始聖道斯尊春秋繁露議論淵源正誼明道萬世名言

先儒后子

后蒼字近君漢東海郯人今山東兗州府郯縣少從同郡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官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其中不無訛舛而求其精粹深厚雅馴近古者必以曲臺記爲最宜其典制詳明質核不謬可立于萬世也蒼宣帝朝爲

博士官至少府一時明經術者如蕭望之梁丘賀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皆以纂修鴻業講論六藝被寵擢云自唐貞觀以來議祀典者多舉先儒獨未及后氏至明嘉靖九年考古求禮始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孔廟序於漢儒董子之次稱曰先儒后子　國朝因之　通鑑 三禮序 書 永嘉奏議

明呂一經贊曰

曲臺唱禮傳之后公二戴樹幟立之學宮篇四十九人推馬融疇不宗下少府之功

先儒杜子

杜子春字時元東漢緱氏人（今河南偃師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緱氏聚即其故地也）通周官自秦禁學始皇尤深惡周官棄絕不傳天下無能曉者至西漢時有李氏得其書因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王莽時置博士以行於世子成受業劉歆家于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有叩之者盡能講習其義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扶風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註微言奥義皆疏析闡發炳若

日星蓋其說皆祖于春焉唐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眞宗追封緱氏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杜子　國朝因之（通鑑　周禮序　列典）

宋查道贊曰

三朋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北緱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二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先儒

先儒王子

王通字仲淹河津人（今山西平陽府屬）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顯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輒稱善後出爲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復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數蓋變

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朗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攷易於族父仲華衣不解帶者六年隋文帝仁壽三年通始冠遂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以布衣謁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不用乃歸龍門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大業元年徵不至旣乃潛心著書蒐討遺籍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

瓌請河房鉉戲舒鹿魏徵大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師事之受以王佐之道是時越公太尉僕射楊素甚重通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嘗語門弟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與論治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門人賈瓊問以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十三年江都難作通以疾卒於家門人共議謚曰文中子生二子長曰福郊次曰福

畤先儒嘗論文中子所著書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誠懇惻而有條理至其中許多格言被後人傅會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强爲增益云明嘉靖九年釐定祀典詔從祀孔子廟庭稱曰先儒王子 國朝因之 隋史綱目 儒林列傳 性理大全

明呂元善贊曰

緬庠之後誰復知儒普天不醒獨立大呼手續六經世孰傳諸自公而韓脈遞程朱

先儒韓子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是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世孫也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養之年七歲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調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憲宗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是時有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獄請罪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愈奏議曰律無復仇之條

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其後也於是上是其議杖悅一百流循州未幾愈復坐事復爲博士愈以才高數黜官又左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時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及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上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決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

庶子父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
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十四年
遣中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奔
走關遺愈惡之上表切諫乞付有司投畀水火上大怒將
加極刑持表以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雖狂然實發於忠
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爲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
表頗感悟欲復用之宰相皇甫鎛忌之不得調時潮人方
患鱷魚愈至爲文祝之魚遠遁既而移袁州尋召拜國子
祭酒日與生徒會講倡明孔孟之道當晷刻盡焚膏繼之
於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此來國子不寂寞也轉兵部侍

郎穆宗皇慶二年正月鎮州亂殺成德節度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廷湊因以兵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
朝廷不得已乃命愈宣慰其軍既行衆皆危之上亦悔詔
愈至度事勢勿遽入愈陛辭曰生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
至鎮廷湊嚴兵逆之愈厲聲責廷湊曰天子以公將帥材
故門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軍士前奮曰先太師爲
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今故以爲
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史希烈
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孩提皆爲美官

汝曹亦聞之乎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出因曰今
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
大體不可棄耳公死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之因與愈宴禮而
還愈歸奏帝大悅以愈爲京兆尹既蒞事六軍不敢犯法
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轉吏部侍郎長慶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蓋當是時文章委
靡道德不競而佛教之亂民惑世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
神而信之獨韓子惡其蠹財惑衆竭力排之倡明絕學著
爲原道等篇其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世
無孔子愈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命蓋如此至其文章醇
而後肆其壻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
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
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
孔思千態萬狀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拯
頹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以定後儒嘗論
之曰唐承五代之後文獘質窮至正元和間有韓愈氏出
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粹然一出于正其道自比孟軻
皇皇于仁義可謂爲行君子矣況自晉迄隋佛老頗行聖

道不絕如帶諸家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有餘歲撥亂世而反之正功與齊而力倍之學者尊以爲泰山北斗所謂功不在禹下者其言良非誣矣故蘇文忠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宋仁宗元豐七年詔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國朝因之 唐史本傳 朱子綱目 性理大全

明儒王守仁贊曰

斯文在玆不絕如髮維公挺生聖道勃發異端旣排香昧乃揭億萬斯年天地日月

先儒胡子

胡瑗字翼之其先世本長安人後居陵州祖司寇參軍修巳卒葬如皐盧墓因家焉父訥爲寧海節度在任生瑗故又爲泰州海陵人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進退不苟往泰山與石守道孫明復同讀書十年不歸省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卽投而置之不復展閱恐有所牽也景祐初詔更定雅樂范仲淹力薦于朝召以布衣對崇政殿與鎭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節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拜瑗秘書省校書郞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患隋唐以來仕進

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爲蘇湖二州敎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巳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又置經義治事二齋擇學者疏通有器局者居經義齋治事齋者人各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因材以敎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擧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慶曆四年詔州縣皆立學 於是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五年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逆與太常官議秘

闕遂興作樂授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日益衆太學庠舍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講仍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是時宋運鼎盛瑗獨能倡明道學一新故習門人數千自河汾以後端師範造人材必以瑗爲首學者稱爲安定先生其門人最知名者則徐積劉彝表表稱賢達焉年六十七卒于杭州謚文昭葬于烏程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曰先儒胡子 國朝因之 宋史

性理 儒林列傳

明張可紳贊曰

鄒魯既徂孰司黨庠經義制事煥然成章主敬存誠禮經樂緯師道眞傳人倫極軌

孫行言拜識塡諱

先儒周子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今屬湖廣永州府)父名輔成嘗爲桂嶺縣令以宋眞宗天禧元年丁巳生茂叔於州之營樂里初名敦實避宋諱改敦頤自幼而孤依於舅氏龍圖學士鄭珦字之如子仁宗景祐三年以舅氏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慶曆四年改授洪州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茂叔至一訊立明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調南安司理參軍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詢其學因與爲友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時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茂叔獨與之辨曰是尚可以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也將棄官去因賴以免移桂陽令至和元年遷大理寺丞知南昌縣南昌人皆相謂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改太子中舍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其初判合州時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讒敦頤抃信之及來守虔州敦頤適通判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尋轉虞部員外郎發永州英宗治平四年攝邵州事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其麓有溪深清紺寒下

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爲之號
而築堂其上學者宗之稱爲濂溪先生生平所著有太極
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天
理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大有功于
學者居嘗爲人言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又
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
以文辭而已者陋矣二程子從之遊每令尋孔顏所樂何
事伊川先生嘗有言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黃山谷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
光風霽月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
穆修修傳周敦頤其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
絡貫通百世之下孟氏之後欲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蓋
自秦漢以來絕學不明至于先生性諸天誠諸己始闡明
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
所自來言聖道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
致于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
舉而措之于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秘下啟河洛
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熙寧六年卒于

家年五十七生子二曰壽曰燾燾寶文閣待制理宗淳祐
元年封汝南伯謚曰元從祀孔子廟庭元文宗至順二年
加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萬曆二十七年
躋先生父輔成從祀啟聖公至今
皇上遠紹聖學表章往緒特出 曠恩官其嫡孫世五經博
士夫所謂崇道右文振古而一遇者乎於戲懿哉

宋史 河洛淵源錄
性理大全 近思錄

朱子贊曰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先儒程子

程顥字伯淳其先世居中山白高祖羽徙居河南至曾祖希振祖遹皆以宋舊臣世居洛陽父珦字大中以祖蔭補黃陂尉令後遷守龔州娶壽安縣君侯氏生伯淳及頤正叔伯淳生而神爽十歲能爲詩賦年二十六舉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及第授京兆府鄠縣主簿有稅官以賄播聞前此未有發者聞伯淳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伯淳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盡受其所盜以去再調江寧府上元主

簿嘗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切苛切煩重之法可力罷者悉除去之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專尚德化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㷀殘廢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神宗熙寧二年改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御史裏行帝素知其名數召見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

日召對甚久日官報正午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動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是時王安石方以新法見任借諫議者皆被竄謫一日顥被召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明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厥後安石逐不附己者獨敬伯淳忠敬不深怒之尋以論新法不便乞罷許之出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固辭改授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後又出知扶溝坐獄逸責監汝州酒稅嘗與人言曰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當

時自愧不能以誠意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是時上念顥不已會修三經以安石爲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上欲召顥同修安石不可有自洛至者上必問曰程顥安在眞佳士也元豐二年春二月下召顥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等交章劾其異學且論其首沮新法遂復罷之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上疏論曰程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陛下久已知之兼所除武學亦非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梗塞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仍歸故官哲宗郎位召爲宗

正寺丞未至而卒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
有四先儒謂先生平日坐立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和氣其弟頤撰先生行實曰先生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
濫於諸子百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
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
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闢
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
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

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
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
者心醉惜其道不行未究厥用及乎聞召命至遽卒士大
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潞公彥博采輿衆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弟頤復爲文以序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
純理宗淳祐元年追封河南伯從祀　孔子廟庭元文宗
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歷今
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朝崇重之典恩賚之篤
抑又有高過歷朝者洵至盛矣　宋史　綱目　河洛淵源　近思錄　性理

朱子贊曰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
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先儒歐陽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今江西吉安府屬）父觀宋眞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泰州判官遷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問之曰此死獄也欲求其生不得爾修方三歲乳者抱立於旁觀指之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驗卽不見兒之成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明年修四歲早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作書修幼敏悟讀書過目成誦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字源明）柳開（字仲塗）穆修（字伯長）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州得韓子遺稿於廢書簏讀而心慕焉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之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每進見輒言時政得失宰相惡之（呂夷簡）斥守饒陽時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理尹洙連章伸留仲淹並落職監酒稅修乃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能救止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仲淹靖洙修）一不肖（若訥）詩美且譏之（工刻鬻之遂致富者）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己哉同其退不必同其進也辭不就

尋召還舊職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書目仁宗慶曆二年召知諫院初仲淹之貶同事者以言見逐羣邪因此目爲黨人修於是爲朋黨論以進直言黨論人疾之如仇上特獎其忠直一日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旣而夏竦當國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皆相繼罷去修上疏抗言四人天下皆知其賢而一旦罷之讒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時契丹元昊交攻故言及之）疏上邪黨益忌之左遷知滁州尋又徙潁州時歲凶奏免黃河夫役民賴全活者至萬餘家旣而丁內艱至和元年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兼監修唐書遂入爲翰林學士自貶滁後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召知貢舉是時進士爭尚詭怪險澁號太學體張方平屢欲變之及修知貢舉所取皆詞義古質其推新體皆不與錄榜出囂譁羣衆詆斥然文體自是亦少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每語人曰人材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五年六月上所修新唐書（其志紀修手筆列傳宋祁爲之）凡十有七年而成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爲樞密使七年叅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治號稱得人

英宗治平二年詔議濮王（王名允讓帝所生父也賢明而仁初封汝南郡王卒改封濮謚安懿皆仁宗時封者）典禮修議與衆不合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
傅堯俞等因共劾修首開邪議妄引經史陷陛下於過舉
執政韓琦時亦傅會修說遂貶四人官明年又罷翰林學
士范鎮以坐是故言者詆之不已內不自安因力求退四
年三月乃以觀文殿學士出知亳州神宗熙寧元年改知
青州三年召判太原府辭乃求知蔡州從之修以風節自
持既連被彈駁年六十即乞謝事前後章[illegible]上疏請止
散青苗錢王安石深惡之修求歸益切參政馮京請留之
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

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京固爭之不可四年六
月修上疏力辭許之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修昔守潁時樂其土故遂卜居潁之西湖其在滁也作亭
琅琊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
琴一張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老人坐於其間是
爲六一居士云所著有新唐書五代史及本論文集等行
於世卒時在汝州年六十六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
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
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乎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因是
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
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於是
大矣初太常議謚曰文常秩（歐陽門人）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
以忠乃謚文忠贈太子太師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孔廟
稱曰先儒歐陽子 國朝因之（宋史 通鑑綱目 性理 文集序傳）

明呂兆祥贊曰

文忠作相聲高宋世奇專百代書分唐志撰脈宗韓藝
雄天地聖宮配祀濮園特議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二終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先儒

先儒邵子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今順天府涿州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幼隨父古徙共城仁宗天聖中古徙蘇門山穎謂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尙也遂卜隱于山下雍廬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母年三十復從徙河南嵩縣之鳴皋山父卒因葬于伊水上遂家焉初太祖時華

山處士陳摶圖南以易學授种放明逸放以授穆修伯長修以授李之才挺之雍居共城時丁母憂適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卽造其廬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敎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與語三日豁然開明乃師事之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伏而學之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席者數年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曠乎有所自得乃歎曰昔人尙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也乎於是走吳楚客梁晉過齊魯涉淮海汶泗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乃以洛邑居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始定居焉其方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以先王之事爲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耕以事其親居之裕如學於家未嘗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者隨所叩而發之莫不欣然有所得以去也初與鄭公富弼相知最早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謂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退又安用名爲弼乃止尋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

時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居洛中丞相富公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嚴敬重之爲市園宅居之乃自名其處曰安樂窩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杯微醺便止不使致醉常以春秋時乘小車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皆知驩喜尊奉爭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築室如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嘗爲詩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亦候之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下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或經月忘返雖性行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

然如親學者來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
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
者不能及也眞宗治平四年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
聲慘然不悅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不二年上用南
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王安石
執政行新法卒如其言神宗熙寧二年復下詔求隱逸中
丞呂誨侍御史吳克太常博士祖無擇交薦雍除潁州團
練推官固辭不允既受命卽引疾去於是始爲隱者之服
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爲
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光大然之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

然門生故舊仕官四方者皆欲投劾去雍曰此正賢者所
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
劾何益乎四年富公自汝州請歸築第洛陽與雍天津隱
居相近喜曰自此可時相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司馬
君實及張子厚二程子晨夕候之雍笑謂司馬公曰吾欲
觀化一巡至七月四日夜五鼓卒年六十七生平天性高
邁迥出千古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
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近
于理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而一接以誠長者事之
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賢者矜之德氣粹然坦夸溫厚不

見圭角嘗語人曰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于心而挾其
私智以求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眞矣程子嘗有言
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誠內聖外王之學非振古
之豪傑其孰能之又其智慮絕人遇事皆能前知程叔子
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觀其所學至誠之道也卒之日程
伯子爲墓銘稱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可謂安
且誠矣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
世生二子長伯溫次仲良溫字子文歷官轉運副使世其
家學著皇極觀物等書孫溥徽猷閣待制溥秘書郎傳知
郡守先生初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

韓維請于朝賜謚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子追封新
安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 國朝因之 宋史 性理
通鑑綱目

朱子贊曰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
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先儒張子

張載字子厚郿人（今郟西鳳翔府）其先世家大梁祖復眞宗朝給事中集賢學士父廸字吉甫仁宗朝殿中丞出知涪州卒卒諸孤皆幼遂不能歸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鎭之南大振谷口遂家焉載少孤自立志氣不羣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誦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老釋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坐

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子至載與論易乃語門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卽撤座輟講因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醇如也是時文潞公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載名聘以束帛延之學宮使士子矜式嘉祐二年舉進士第爲祁州司法叅軍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又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方尋遷渭州僉判神宗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朝上召入見問以治道載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政載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公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敎玉人琢玉則人亦故有不受命者矣執政嘿然自是語多不合寖不悅尋命按獄浙東獄成還朝明年四月弟戩時爲監察御史裏行屢抗言安石變亂成法得罪貶知公安載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于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

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倡道講學爲關中士人宗師熙寧十年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詔知太常禮院旣而與有司議禮不合冬十二月以疾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昇其喪還葬于涪州墓南之兆私相議謚曰明誠夫子以質之程伯子伯子以問司馬公公爲引檀弓言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止之蓋子厚平日用心常欲率今之人復三代之禮觀其言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又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

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區畫爲數井上不失公賦退以正其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蓄儲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所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學者稱爲横渠先生程子謂西銘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理宗淳祐元年追封郿伯從祀孔庭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今我

皇上天縱聖學心契濂洛關閩之旨於程朱二氏舊裔翰林

博士外特出

睿裁褒榮先儒恩錫後裔張氏嫡孫一時煥承

綸綍自此以後瑤章金簡　休命世膺我

國家之尊賢重道行與日月並光照也於戲至哉　宋史通鑑　性理　近思錄

朱子贊曰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西銘之訓示我廣居

先儒司馬子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今陝西平陽府屬）父池字和中幼孤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學讀書舉進士第授永寧主簿遷知光山縣再轉知鳳翔府累官知諫院上表固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耶仕終天章閣待制生三子次卽光仁宗寶元初年二十中進士甲科赴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勉以君賜乃簪一花除奉禮郎時以父池在杭州乃求簽書蘇州判事旣而丁兩艱服除簽書并州武城軍判官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景祐六年以同判尚書授知

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仁宗三子皆夭故羣臣累以爲言）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謝曰臣謂言則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因上三劄子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在精不在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開陳剴切凡千餘言帝深納之是時上無儲嗣嘗養宗室子二人於宮中久而未定光至是上疏固請帝爲感動帝乃以光疏送中書光因見韓琦等曰諸

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
下莫敢違如昔時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者唐宦官楊復立昭宗事諸
公可不爲寒心乎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會江州呂誨亦
上疏言之琦入對乃以二疏進帝遂定議以濮安懿王名允
讓號稱賢王子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天性仁孝時方丁懿王憂聞命願乞終制疏凡十八上然後許之
越二年即位是爲英宗治平二年詔議濮王典禮
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諸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光
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珪即以稿屬光
奏曰先王制禮恩無二上先皇帝深惟宗社之重于衆宗
室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與陛下有天性

之親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萬世相承者皆先帝德也宜
準親屬稱皇伯而不名時范鎭呂誨范純仁傳堯俞等亦
以此義固爭而歐陽修牽引附會罷貶言者不無議焉四
年春正月帝崩神宗即位以光爲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
術之要即上君德任臣六事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獻
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是年九月光請編資治通鑑乞
差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同修君錫以父喪
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又賜光穎邸神宗初封穎王舊書二
千四百二卷熙寧元年王安石既不次進用將執政以河
朔災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當自
貴近始安石因論理財光駁之曰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
言耳既而安石執政新法肆行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
蕭何帝曰漢守何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
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以爲
辯光數難之惠卿語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
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帝是
其言詔以爲樞密副使光固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
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耳若徒以位祿榮之而不取其言是
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位祿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
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罷制置條例司追[illegible]

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手實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疏凡七上乃收還誥勅五月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
同修通鑑許之九月光求去上止之因言安石逐呂公著
蘇軾等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以著書
局自隨既而徙知許州入覲不赴四年四月請判西京留
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
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
鎭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以爲忠良攻之者以爲邪
慝今臣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鎭同乞
依鎭例致仕若罪重於范鎭竄誅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

旣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帝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尙書右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害上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毋論其他只辭樞密一節朕卽位以來唯見此人而已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七年資治通鑑成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乃成至是上之詔以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曰前代未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哭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司馬相

公來矣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前進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也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新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因起光知陳州未幾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改之當如救焚拯溺遂罷保甲諸法哲宗元祐元年以光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晉河內公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遂折柬以屬呂公著爲之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遂入

闕之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也是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居政府才八閱月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殆盡時謂有旋轉乾坤之功或謂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者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光年六十八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九月薨太皇太后哭之慟卽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畫工繪像印紙鬻之有致富者冬

十月詔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子康孫植皆爲名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未嘗妄語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耳其於物澹然無所好於書無所不讀但不喜釋老書曰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其門人爲元城劉器之名安世卒謚忠定先生光紹聖徽宗之時京卞當國目爲姦首追貶削奪殆無虛日至高宗建炎中詔復封爵配享哲宗廟庭度宗咸淳三年詔從祀　孔子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國朝因之

宋史　綱目
性理大全

朱子贊曰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先儒程子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隨父大中先生守廣漢因遊成都遇以篾箍桶者手執周易一卷目視二子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以示曰三陽皆失位二子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而其人已去頤年十四五言動舉止便學聖人時周敦頤司理南安大中先生攝通守事因命二子往受學焉仁宗皇祐二年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游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字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之旣而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

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呂公著字晦叔希哲之父爲言于朝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使在朝廷必爲國器至其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負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名爲南京國子監教授固辭元豐八年哲宗新即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名爲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正殿說書因上劄子言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出于天姿而輔養之道不可

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
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矣元祐元年頤奉職四月例
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乞令講官以六
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聖德五月差同孫
覺顧臨看詳學制頤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又上疏太后
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

使雖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
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至于中秋殆非古
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請講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
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是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
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
又請開樂置宴頤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尚因事用樂
可矣今特設宴奏樂是喜之也不可二年三月上疏奏邇
英閣暑熱乞就崇政延和二殿講讀令給事中顧臨以殿
上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于殿上
以尊君爲說耳乃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況天
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顧可不宜殿上坐講爲
辭乎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
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時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厲繼以諷
諫然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於是二家門
人各分置黨與以相攻激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朝堂問
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則太皇
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乎翌日呂公著等
以頤言奏聞遂詣問疾帝不悅于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
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

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是時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
賈易等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
摯梁燾王巖叟劉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
人戇無黨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四年頤既罷講職旋以
丁父憂致仕七年服除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言于朝曰
講官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抱道養德
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
嘉言以新聖聽繼以三省進呈欲與館職擬除判登聞鼓
蘇軾進曰頤入朝必不肯靜簾中納之令只與西監右諫
議大夫范祖禹因抗言曰程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

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乞名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冬十月哲宗始親政明年改元紹聖宰執講諫等官盡革元祐故臣目爲黨籍章惇蔡卞爲相誅斥正類殆無虛日頤亦放歸田里一日帝語輔臣曰昔元祐講官獨程頤妄自尊大於是言者希旨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四年十一月詔削籍編管涪州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謝曰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如常人問之曰心存誠敬耳徽宗卽位移峽州尋復判西京國子監未幾以直秘閣致仕建

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除名致仕其蔡京黨范致虛復上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毋得著書聚徒令監司何察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中書侍郎劉逵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復頤議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于家年七十五生平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至于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暑雨祁寒深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伎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首倡胡五峰先生曰二程倡久絕之學于今日其功比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所著書有易春秋傳當世學者出其門爲最多而劉絢（字質夫）李籲（字端伯）呂大臨（字與叔）謝良佐（字顯道）游酢（字定夫）張繹（字思叔）蘇昞（字季明）呂大鈞（字和叔）尹焞（字彥明）楊時（字中立）成德尤著河南朱光庭嘗論之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有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

無一理之不總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理宗淳祐元年追封伊陽伯從祀廟庭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方今
聖人在上崇道右文以先生之家舊襲博士二員
特出睿衷謂道統常明不昧二程子交有其功爰著爲
功令明道伊川二家各以嫡孫分襲五經博士一員
文命所須聲教洋溢而伊川先生亦復彰往行于千秋沐
新恩于奕禩縉紳俎豆將與天地無窮期也於乎盛哉

宋史　綱目　河洛淵源　諸儒性理

朱子贊曰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
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先儒楊子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今福建延平府）天性仁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後事繼母尤謹比長潛心經史神宗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二程子講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伯子於穎昌（今開封府許州）相得甚歡其歸也程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程伯子卒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叔子于洛時年蓋四十矣一日程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程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當時號龜山楊中立時廣平游定夫酢上蔡謝顯道良佐藍田呂與叔大臨爲程門四先生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龜山在將樂縣北二十里）既而還荊州教授于是浮沉州縣者垂四十年徽宗宣和元年會蔡京客張觷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寤上心羅網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觷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詔爲秘書省著作郎尋轉邇英殿說書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各

異心不可倚仗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耽歎
不能用宣和七年帝遜位太子自稱道君皇帝丙午靖康
元年欽宗即位金人內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有如積
薪當自奮厲以竦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
未必及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
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者矣臣以
爲近邊州軍宜堅壁淸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
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
圍京城詔諸道督兵進援時上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
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今諸

路驅烏合之衆來援兵不素練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
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且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
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宜亟正典刑以爲
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致今日今者
防城仍用閹宦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乎疏上詔以爲諫
議大夫兼侍講時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
極言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蕃自
我聖祖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騁貫吾
腹心臣固以爲不可也疏上帝詔出師而廷臣多持兩端
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略無有紀極誓

壘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主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
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師四面雲集彼懼而歸非
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
自攻也卒不能用會李綱罷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十
萬人伏闕上書撾壞登聞鼓讙呼震地上恐生變乃以樞
密使吳敏言復綱右丞亟用楊時以靖太學時入對言諸
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
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以時爲國子祭酒五月時上言
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
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

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
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成
法當日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
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
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猶留從祀
蓋當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知其
非忽聞時言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
連章攻時遂罷時祭酒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僅
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
議論三鎮不可棄去尤爲有功南宋建炎元年高宗即位

除時工部侍郎兼侍講時以老求去遂以龍圖閣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致仕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
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瑩中瓘鄒志完浩皆以師禮
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之爲程氏正宗武夷胡氏有言
曰龜山天資夷曠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
外者簡易而平淡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
道晚年一出進諫勤懇以正事君屹不可犯當時若能聽
用決須救得一半行年八十志氣未衰至于裁決危疑經
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史稱其脫于道德明于進
退豈虛語哉門人胡宏字仁仲羅從彥字仲素李侗字愿中張九

成字子韶皆克傳其道上承程氏正宗下啟朱子之大成云
明孝宗弘治九年追封時將樂伯詔從祀孔子廟庭嘉靖
九年改稱先儒楊子 國朝因之宋鑑 南宋史 性理 河洛淵源

明呂濬贊曰

志本雍熙力排新學雪立程門霜飛館閣抗復燕雲氣
雄萬里龜山片青照人不已

先儒胡子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今福建建寧府屬父淵哲宗朝崇議郎安
國幼警敏力學嗜道少以朱震爲友而師事潁昌靳裁之
最後又得之謝上蔡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
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
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
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
少卿辭既而問對奏言明王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
要語甚剴切時相耿南仲聞其言惡之力間於帝帝不爲
動每見臣僚登對郎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對曰自蔡

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如安
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賜三品八月李綱罷知揚州中
書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彭澥言珏爲
綱遊說珏坐貶遠州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南
仲大怒中書侍郎何㮚從而擠之遂貶知通州或曰事之
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
爲不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竟赴貶所既
去逾旬金人薄都城欽宗北狩高宗紹興二年以給事中
召入對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
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

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帝稱善及召見復進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莫若潛心聖經上說進兼侍講專講春秋既而宰相呂頤浩薦朱勝非代巳安國時執巳見力言不可固爭之遂卧家不出宰相大怒乃勸帝降旨曰胡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

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徵罪而去耶落職提舉仙都觀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時諫官陳公輔上疏詆毀伊川且請禁程氏學安國歎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欲入室而不由戸也又自熙寧以來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而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爲春秋傳以成其志紹興八年春二月帝在建康上之帝嘉其說詔深得聖人之旨又詔宰相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常置之

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詔加寶文閣直學士八月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葬潭州湘潭縣之龍穴山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於身雖以罪去而愛君憂民之志遠而彌篤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攖其心語學者曰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蓋自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河東侯仲良希聖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朱子諭之曰公傳道伊洛志在

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傳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直無愧于古人矣生三子長寅字明仲仕終起居郎以忤奸檜謫新州所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十萬言世稱致堂先生次寧字和仲仕起居郎次宏字仁仲仕承務郎亦以忤檜罷黜所著有知言皇王大紀八十卷行于世學者稱五峯先生明高帝洪武初詔以胡安國春秋傳列于學宮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　國朝因之　宋史　通鑑　南宋紀　性理　一統志

明呂柟贊曰

仲尼憂世志在春秋發明奥義寶維康侯致嚴褒貶功繼前修於皇錫命千古垂休

先儒羅子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沙縣人徙家南平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龜山先生方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從之游時喜曰今得從彥可與言道矣從彥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築室山中絶意仕進謹守龜山之學終日端坐瞑目靜思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作何氣象其教學者亦然閒謂龜山將樂溪上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一編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其書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相繼若舜禹遵堯治統不變故所述本朝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模畫下及元豐功利之臣紛更憲度貽害國家而痛斥安石之爲作偁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爲文四萬餘言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居平篤學嚴毅清苦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動物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朱子謂龜山先

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如羅公蕬一人而已徽宗時抱道隱居聚徒教授卒傳其
學于同郡李侗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
世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寧宗嘉定七年郡守
劉允濟訪其遺書多不及見僅得尊堯錄八卷進之于上
請謚曰文質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禮部侍郎孫愼行學
臣熊尙文交疏于朝詔與李侗並從祀孔子稱先儒羅子
國朝因之　宋史　性理大全

宋陳協贊曰

有德有言世隱君子守道授徒高山仰止尊堯致君惓
惓畎畝豈曰沮溺隱怪之比

先儒李子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
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淸介絕俗雖里人鮮
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
語孟從容潛玩有會于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
之間謝絕世故垂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
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何如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
下之大本眞有在于是矣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
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接後學答問窮晝
夜不勌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
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
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于
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
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于融釋脫落
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
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
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
者幾希矣建安朱松（字喬年朱子之父）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
鄧迪（字天啟）語及侗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

所及遂命朱子就學于侗因師事焉晚年閩帥汪應辰以
安車來迎以求講解侗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
年七十一所著有延年問答及語錄行世學者稱爲延平
先生理宗朝追贈　諡文靖明萬曆四十二年從
禮臣孫愼行學臣熊尚文之請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李子　國朝因之　宋史延平語錄性理大全

朱子贊曰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于天機仁孝友弟灑
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三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四

陽穀　劉玫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先儒

先儒朱子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徽之婺源人也父韋齋先生諱松字
喬年甫弱冠擢進士第爲福建延平尤溪縣尉以高宗建
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申午時生熹於尉之官舍自
幼穎異嘗從羣兒戲沙中獨端坐畫八卦韋齋先生大奇
之因授以孝經公一閱卽援筆題其上曰不如是便非人

年十四從父知饒州韋齋先生疾亟屬熹曰籍溪胡原仲
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冲子翬三人吾友也學有
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公奉以告而稟學焉致
中誨之如子因以女妻之紹興十七年丁卯熹年十八舉
建州鄉貢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進士第二十年春如婺
源展墓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
先生侗字愿中得伊洛之正宗遂徒步往從之延平因授以中
庸一書令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逾時若有所會遂
盡得其學築室武夷山中其工夫以居敬爲主而自勉以
教人者大要不外於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之訓一時四方

有志之士皆願從之游高宗聞其賢己卯八月召監潭州
南嶽廟不至壬午七月詔求直言熹上封事大畧言帝王
之學必先格物致知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
務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
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云云上不能用
明年癸未興隆元年孝宗即位以熹爲武學博士既而罷
之時宰相湯思退方倡和議公竟則在戰以復仇因論不合而歸丁亥乾道三年訪張栻
於長沙因與栻論中庸大義八年十二月修資治通鑑綱
目成九年右僕射陳俊卿樞密使劉珙右丞相梁克家交
薦其賢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召主管台州崇道院

甲午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
送祖謙至鵝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五月行丞相事龔
茂良薦於朝召除秘書郎或讒之遂力辭不至改主管武
夷山沖祐觀五年四月召知南康軍時郡逢歲旱公講求
荒政百凡備禦民賴全活因訪唐李渤白鹿洞遺趾請於
上詔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己亥夏不雨詔求直言熹上
疏言恤民之本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而君心不能自
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欲然後可得而正
今行官咸失其職而陛下所親信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無恥者

竊權盜柄使陛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
人之門臣恐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上讀
之大怒會趙雄從旁釋之得解乃詔爲提舉江西常平茶
鹽辛丑九月浙東大饑右丞相王淮薦之改授提舉浙東
常平茶鹽公事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
與修政任人之說凡七事帝深納之及至部即移書他郡
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既而日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
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
卻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實被惠宜進職
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下其倉社法於諸路九年九月

徙熹提點江西刑獄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
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姻婭已除江西提刑
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奏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凡六
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淮因銜之遂
差奉祠台州崇道院管勾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
僞學意在沮熹疏上帝從之十五年六月以熹爲兵部郎
官未至而罷是時王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
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
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及入對即
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

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
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爲浮誕宗主侍御史胡晉
臣上章極言栗喜同惡異乃貶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
文閣奉祠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其復入未幾
上果悟遽召熹且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熹即上書言輔
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
政六事爲文三千餘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
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執政
忌之請辭乃改授秘閣修撰仍奉新祠明年巳酉帝傳位
皇太子是爲光宗諱惇二月即位詔除江南轉運副使冬十

二月撰大學或問章句成明年庚戌紹熙元年改知漳州
請行經界法帝從之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明年除
荊州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四年十二月詔
知潭州時有使自金還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甲寅五年孝宗皇帝崩
帝有疾太皇太后詔嘉王擴即位是爲寧宗八月召熹爲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在道聞上事上皇朝禮有缺而小
人離間兩宮即草疏言陛下當求所以得親歡者爲建極
導民之本思所以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他日
侍便殿奏四事其一言事親之道二言帝王之學三言湖
南財計四言湖北徭役侵擾文二千餘言帝俯納之熹乎

日進對務盡誠意以感動帝心至冬十月韓侂胄請內批
罷右正言黃度上從之於是言路壅塞正士排斥無遺熹
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侂胄大怒乃使優人王喜峩冠潤
褎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不可用時閏月即日手
批罷熹官右丞相趙汝愚上疏乞留不聽中書舍人陳數
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之皆不報熹在朝
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急於致君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忌憚丁卯慶元元年
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行至衡州暴卒十二月復
詔熹爲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是時家居草封事數萬

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畢其子
弟諸生更迭進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
著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槀焚之更號遯翁二
年十二月胡紘沈繼祖連章劾奏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
頤張載之浮論妖術簧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義
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事在不赦法無可
赦疏上即詔削其官竄元定於道州熹是時年已七十有
一自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時
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
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嵒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

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輟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因素有足疾既又加以中膈之證庚申六年三月病已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爲公絕筆午刻暴下不能與甲子移寢中堂正坐整衣冠良久而逝葬於建陽縣唐石林之大林谷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

儀禮經傳通解行於世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俱有纂述功於後世壬戌十月寧宗追復公煥章閣待制諡曰文庚午五月贈公大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辛未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爚請開僞學禁請刊公四書於太學丁亥理宗寶慶二年春正月贈公太師追封信國公公子在時爲工部侍郎入對帝有與卿父生不同時之歎辛丑紹定三年春正月詔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從祀　孔子廟庭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洪武中詔以公子孫世襲五經博士嘉靖中詔改稱先儒朱子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儒重道典禮有加公之子孫世襲休命邀眷
特隆復
御書白鹿講堂匾額遣官賚祭非甚盛德其能食報如此其
至而俎豆聖宮與天地無有紀極者乎於乎烈哉宋史性理大全會典綱鑑國朝盛典

謹錄
先大人六謂甫諱善贊曰
統承百王功被萬世爍然大成道器一致豪傑之才聖
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男行言敬錄

先儒張子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今四川成都府屬）唐相九齡弟九皐之後也曾祖紘舉茂才異等知雷州祖咸舉進士父浚字德遠登進士第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南宋中興之功浚爲第一生二子長曰栻次杓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議論出人意表自幼與朱子爲友長從五峯胡先生宏問河南程氏之學五峯一見稱之曰聖門有人矣益自奮勵著希顏錄以自警以補蔭承務郎高宗紹興中自賊檜用事倡戟和議誤國沮公忠獻公勳被竄置栻居閑散至紹興三十二年帝遜位於皇太子（太子初名瑗乃太祖之後高宗無嗣以范宗尹言岳飛張浚趙鼎并選人婁寅亮之請建國公之初封建王既立儲賜名眘）復召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浚因奏栻充機宜以軍事入見時帝駐建康遂召栻赴行在即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輔毋使少怠則今日之功可成立矣上大異之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也浚起謫籍建康開封督軍治旅栻以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經營綜畫靡有缺遺及宿州之捷（敗金將蕭猗軻谷于數餘萬浚與今親忠丁之）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矣俄而符離（將名）稍挫湯思退等媒孽自端

浚上表求去上召栻入對言自古有爲之君必君臣協謀以成大功今臣父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上念浚功不已復以都督江淮明年八月浚卒贈太師謚忠獻栻丁父艱五年召起爲起居郎入對帝語金以可圖狀栻對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日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帝深納之除秘閣修撰時宰相虞允文雅重栻數遣人致殷勤栻皆不荅明年薦爲吏部侍郎嘗入對帝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爲此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乎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此等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帝首肯之栻在朝僅期月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諂之論時宰執近倖皆憚之一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面覿慙至手不得下其疾小人如此七年三月有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允文

憇憤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栻
詔復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栻爲之簡兵選卒籍
其驍黠伉健者以爲用再改知江陵安撫本路栻入境劾
姦相仍遁去諸州帖然尋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
沖祐觀淳熙七年春二月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
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
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而天奪之早帝聞之嗟歎不已
朱子與黃榦書曰（榦字直卿）吾道益孤矣生平天性忠孝表裏
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
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其爲任州郡設立條教必以正禮俗

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忠
孝之祀朱子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
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故其詣理既精造道又篤嘗語學
者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
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所著有論語孟子說
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學者
稱爲南軒先生朱子題其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彌六合
謹義利之辨至於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
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仕道之重卓卓乎其立心之高云云
寧宗嘉定二年賜謚曰宣理宗景定二年追封華陽伯從

祀孔廟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國朝因之（宋史奏疏）
（中興性理）

明羅倫贊曰

穎悟夙成進修不息大本卓然克躋道域傳註發揮四
書羽翼義利之言後人矜式

先儒呂子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世山東萊州人徙壽春自六世祖字相許國文靖公夷簡徙開封生申國正獻公公著公著生滎陽公希哲希哲生好問從高祖南渡遂僑居金華因家焉仕至尚書右丞好問生本中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謚文清本中生二子長祖謙次祖儉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字少頴)汪應辰(字聖錫)胡憲(字原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子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祖謙既師事原仲又與朱子暨張敬夫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時方冠娶自始婚日忽開

閤不出踰月纂成博議一書論斷精嚴宿儒信不及也孝宗興隆元年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簡討乾道八年考試禮部得一卷喜曰此必陸九淵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時淳熙元年上駐臨安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以薦祖謙上遂命董其事斷自中興以前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明年除著作郎七年祖謙作大事記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五代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明年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以來未之有也八年辛丑七月卒年四十五生平所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和氣平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焉少辯給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考亭常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西山先生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有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寧宗年號)孽臣始竊大柄(指韓侂胄)其弟子約(即祖儉字)以一大府丞抗疏顯斥其姦(時侂胄救趙汝愚)孤忠凜然追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伯恭所著有讀書

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選春秋博議行於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曰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國朝因之(宋史 中原文獻錄 性理 儒臣傳)

明薛瑄贊曰

心平氣和德優才博友契閩中學宗關洛任道維堅責
人從薄景仰前賢式欽著作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今江西府屬）唐相希聲之八世孫也祖德遷避五代亂始居金谿父賀隱居教授嘗采古禮成書生六子其三即九淵九淵生而穎異自幼靜重如成人年三四歲時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

理亦莫不然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官呂祖謙識其文特奇之及榜發謂九淵曰雖未款承足下之教然一見其文心開目明知其爲西江陸子靜也淳熙元年授隆興府靖安縣主簿因訪呂伯恭於衢伯恭與汪應辰陳亮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罕見其比二年與朱晦翁約會鵝湖子靜兄九齡皆在會論辨所學多不合朱以陸之學爲太簡陸以朱之學爲支離皆不擇而去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府崇安縣八年會朱子爲南康守九淵訪之朱與之泛舟而樂遂偕至白鹿洞請登講席九淵爲講君子喻義章當時說得痛快聽者至有泣下者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九年除國子正十年除勑定所刪定官十三年除將作監丞詔主管台州崇道院奉祠還鄉四方學者輻輳每開講席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爲設講堂於學宮耆老扶杖往聽一時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發脈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因聚徒講學於此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之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其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是時與朱子論太極圖說

屢書往返辨論不合有學者貽書詆九淵朱復書曰南渡以來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兄未可以輕議也光宗紹熙元年差起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蚤莫皆得造於庭即爲酌情決之其有涉人倫者即使自毀其狀久之民咸以訟爲愧時荊州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抵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脅背腹心之虞乃修城築壘數旬而就至今倚爲金湯紹熙三年卒於官年五十四諡文安九淵兄弟六人長九齡（字子壽）進士淳熙初授興國軍教授起復改全州大志未就而卒

[illegible]之理宗朝謚爲本心[illegible]堂闇齋文達 次九韶字子美 隱居講學人稱梭山先生修身世其家學子持之循之持之字伯微 仕至江西轉運副使後徵爲東湖書院山長孫溥咸淳七年補下州文學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燮字和叔 楊簡字敬仲 沈煥字叔晦 舒璘奉化人謚文靖 以文理政事皆可爲後世法理宗寶慶三年詔錄九淵嫡子孫官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陸子國朝因之 宋史 性理 年譜

明呂逢時贊曰

子靜之學別行天分立地當場每應必頸紫陽對答何趣壘陣忽於窮際自得其門

先儒蔡子

蔡沉字仲默建陽人今福建建寧府屬 西山先生第二子也學問夙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朱子游朱子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傳未及爲環視及門求可付者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父西山先生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年甫三十即屏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黙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凜凜然常恐有負父師之託於是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之用心於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範數則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后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克語

此沉生平於二書闡幽發微已精益密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沉不屑就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峯先生明太祖洪武初詔頒所著書傳於學宮制與朱註永定為法英宗正統元年從祀孔廟追謚文正憲宗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　國朝因之（宋史大全性理）

儒林傳

明呂原贊曰

帝王之書治法斯存猗歟仲默傳釋微言精一執中萬世攸遵聿從明祀式表推恩

先儒真子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今福建建寧府屬）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簡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四年進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歴權直學士是年七月雷雨太廟屋壞德秀上疏請修德彌咎不省六年遷起居舍人七年金人來求歲幣德秀上疏請絕其與望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以為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以為自立之具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在前不能為患矣反復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八年遷江東轉運副使德秀辭朝奏請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必滅金則讐可復）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朝廷不可輕視）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不可振和議以圖苟安）四曰導諫之言不可聽（言不當信容悅之臣）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公論湮塞則元氣痞羸何以為國）十四年上疏言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劉爚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臣不知朝廷能自知天下事否也是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字晦伯朱子門人時爲工部尚書卒諡文簡）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出外命知泉州旋遷潭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郞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皆虛心開納寶慶元年史彌遠旣誣殺濟王竑（竑帝兄先立爲太子彌遠矯詔廢之而立帝至是復搆死）德秀入對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根本仁義今陛下初

膺大寶變起人倫濟王小過未萌而處置若此臣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也帝悔悼久之由是益中彌遠之忌而給士中王塈御史梁成大等相繼交劾（時成大與莫澤李知孝同爲史氏鷹犬時號爲三凶）乃落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路塞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呼動地端平元年彌遠卒上始親政赫然有爲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擢之於是御史洪咨夔王遂等力請召崔與之魏了翁眞德秀入朝時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欲進取潼關德秀因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因奏三劄反覆陳說以爲祈天永命之戒上每讀一奏竟稱善久之十月詔德秀進講大學衍義踰年詔知貢舉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擧萬壽觀兼侍讀端平二年五月卒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文忠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洞中切要直聲震朝廷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中外交頌咸切快覩時相益忌之輒擯不用及歸朝則旣衰矣然自

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毅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厥功大矣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行於世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明英宗正統元年詔從祀孔廟憲宗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眞子　國朝因之（宋史 性理 名臣奏疏 衍義序）

明蔡清贊曰

間世眞儒高山仰止衍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遂明斯文振起功德在人宜申從祀

先儒許子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今河南懷慶府屬）父通避金亂徙開封以
宋寧宗嘉定元年戊辰生仲平於新鄭鄉幼有異質七歲
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
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遂刻意墳典
考求古者爲學爲治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
之古及遭世亂逃難岨崍山始得易王輔嗣說衡夜思晝
誦不少懈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子諸書
衡讀之深有默契於中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
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尋移家蘇門日與樞及竇默

相師友慨然以道學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
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
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甲寅宋理宗寶祐二年爲
元憲宗之第四年也元太弟忽必烈（是爲世祖）出王秦中以姚
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時年四十六矣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
之庚申景定元年四月元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元年）召衡等
至京師時王文統當國深忌衡等乃奏以三人爲太子師
保傅陽爲尊用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將入謝衡曰禮師
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禮

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壞矣姚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
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
乙丑度宗咸淳元年（元世祖至元二年）世宗命衡議中書省事召
至京師累有咨訪明年復乞師許之因陳時務五事一曰
立國規模（言當行漢法齊一吾民當兩教之）二曰中書大要（須條疏以資世者之養士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防察污濫者爲月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爲要）三曰爲君難（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
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愼微世祖嘉納之
己巳（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
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

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
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嚴
如君臣朝夕學幼儀勿使刻懈每說書不務多惟懷欵周
折必使通曉而後已其教人必因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
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
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
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十年權臣屢
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許之居家勤於自治公
愛兼盡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凡喪葬一尊古制不用佛老
懷孟化之至有老僧德公者亦相感化悔不度僧十三年

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召衡以誓職領太史院事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衡以疾請還特命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養十八年春正月寢疾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令子孫識其處足矣三月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自數千里來祭哭者衡自幼嗜學穎悟不凡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

所不通善於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學士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所著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學者稱爲魯齋先生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加贈太傳開府儀同三司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 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許子 國朝因之 宋史 林傳 元史儒 魯齋文集

明呂本贊曰

氣和志剛內貞外方踐時屈伸與道翺翔發揮聖經微言用彰名登從祀斯文有光

卷十四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五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先儒

先儒薛子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之書歎曰此吾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命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庚子父貞爲河南鄢陵縣教諭命瑄就試河南中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宣宗宣德二年擢御史監湖廣銀場瑄聞前監多致富者因舉古詩云

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夕展玩潛思有得則秉燭疾書深探密索或通夜不寢英宗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山東僉事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嚴厲皆呼之曰薛夫子是時中官王振擅竊煽爍一時與公適同梓里因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公六年召大理少卿三楊時希振旨語公以進用實出振意欲令一就見振謝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三楊爲之愧屈遂生隙已而與振遇諸途少師楊士奇率衆下車行跽禮振若不爲見者而意卑在公公獨不爲屈由是益憤憾會有獄夫病歿其妾欲嫁

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堂狀都御史王文詔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入死請廷鞫振嗇曰是固應死矣竟坐公死罪繫獄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媿焉持周易誦讀不輟無何振有一蒼頭哭于廚下振怪問之僕曰近聞薛夫子將臨刑是以哭之不識有何罪遽至此耶振頷之旣而大臣伸救又公家人乞代死得免歸旣退居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疏薦起爲大理寺丞公守北門禦邊未幾有土木之變帝北狩代宗攝位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

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獨德溫不往英至京師宣言于衆曰留都好官惟薛卿耳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得遂縱火焚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卽欲與大獄坐謀叛公連章抗辨獲免是年冬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散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不許四年秋召改北大理卿天順元年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事旋轉左會朝廷欲遣使徵御西番公持議不可不聽又見太監曹吉祥幷奪門石亨等竊弄威權傾擘中外越五月遂引疾致仕行至直沽(地名)絕糧致從者

慍見居家六年四方從學者甚衆生平每以聖賢爲師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恆在左右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小大衆寡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則欣然見于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境矣其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破碎之說惓惓以復性爲本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六經四書性之一言括盡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

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又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則不在文字明矣又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而不勝其小懈意一生卽爲自棄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其爲文必根于理詩則古淡出于自然所著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行于世天順八年卒年

七十六世稱敬軒先生朝議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可謂
文矣進退以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追贈禮部尚書謚曰
文清監丞閻禹錫狀其行少保李賢爲神道碑憲宗成化
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安公繼請孝宗弘
治九年令春秋專祀于鄉穆宗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
庭稱先儒薛子　國朝因之　理學名臣錄　文清公行狀　明朝通紀　神道碑
文集序

楊廉贊曰

本朝理學實始于公求之于宋若濂溪翁復性之教最
爲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太露
天機豁我顓蒙

先儒陳子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宣德三年戊申生
於新會之都會村身長八尺目光如曙星右臉有七黑子
如北斗狀穎悟絕倫讀書一覽輙記正統十二年舉廣東
鄉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
學往從之游時年二十有七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
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先生即援
筆就之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
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
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
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
腴文辭固秕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
欲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
彷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
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
事探討蛻俗如駈羊隱几一室間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
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兹一身小所
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
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中回狂邢大驚服名動京師一時
名士如殷元羅倫檢討莊昶給事賀欽輩皆樂與之游

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時莊㫤亦因諫忤上意貶
歸江浦先生遂寓居於浦之白馬書院日與提學婁公克
讓字敬齋檢討莊公㫤字孔暘學者稱爲定山先生學僉石公淮字石磵分榻一室
研究性命宗旨如是者垂十年然後別歸廣南十七年江
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敎辭不往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
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
吏部復以疾辭發辭卒不就試習孔敎曰既召之則不當試之此意難顯言姑應命
竟試而委曲以疾辭且人質作用之妙處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
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
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

長久臣又以病軀憂念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
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
負恩德圖報稱于親終疾愈之日不負朝廷待上之盛意
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字汝弼延之
公署翁問出處根極理奥静晤月餘方歸張郊送之曰今
日得叩陳聘君之學與天挺豪傑也歸後母亦尋卒自後
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詩字最工而非公甫之所急
君嘗語學者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于古聖
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
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旣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册忘寢忘

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
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
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
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
各有頭緒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
其在玆乎又其東友人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
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
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于至近則無
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
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

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
未形者虛而已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愼恐懼所以爲致虛
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又曰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
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
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
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
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見道之妙被
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
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便一似說夢朱陸能會得則雖堯舜

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又曰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友人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侗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遂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弘治十三年庚申卒于家年七十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蔡侃疏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數書已啓聖賢之扃鑰宜從祀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陳子　國朝因之

名臣記　白沙年譜　明儒語錄　定山會語

禮部尚書湛若水贊曰

覺世大儒道開嶺粵穎悟夙成端倪自得堯夫法門象山學脈魚躍鳶飛光風霽月

先儒胡子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饒州府餘干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所遺物卽還之六七歲時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十七八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聞吳康齋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游於是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居家日以悅親爲事兄

每外歸必躬迓于門外有疾亦躬調湯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弟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食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小喪悉遵古禮故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惰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厥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摳衣及門者衆於是築書室於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于禪與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

域哉中年以謂見未廣乃與二三弟子適閩歷浙入江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頻年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嘗受藩臬二司聘主白鹿書院教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餘干尹請講明鄉飲古禮恢讓而行之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乃不避嫌而白於當道竟得脫其里東原坂田高嘗苦旱因區畫水利十條達于憲副寅命有司行之民竟獲利叔心五經皆通尤邃于春秋自孟子没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等書嘗語學者曰學

莫要于存心心有主雖在閙中亦静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無事時不敎心空有事時不敎心亂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静心常惺惺自無客慮閙人之謗當自脩閙人之譽當自懼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致知工夫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隱寬不至慢緊不至廹怒不至暴愛不至溺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

聚精神清明是敬之效驗處儒者以爲格言憲宗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於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中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書取易修辭立誠之意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敎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唯懸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

業錄粹然一出于正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亦儘窮理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神宗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國朝因之 居業錄錄序 名臣記 墓志銘 困知記

明史 崇祀錄

聖門志贊曰

翼翼叔心絕俗高蹈學則爲己治則于道泌之洋洋從吾所好靑靑子衿是則是效

先儒王子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父華字德輝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伯安少穎異有遠氣年十七謁婁一齋先生知聖學宗旨由此毅然有學聖志弘治壬子與胡端敏孫忠烈燧同舉浙江鄉試已未以禮經中會試第二明年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必誦五經及先秦兩漢書文益工尋移病歸越卽陽明洞闢書屋究仙經秘典所養益純甲子聘考山東鄉試得人最盛調兵部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斃謫貴州龍場驛丞卽日馳遣因陰使中

使督程將于隘道殺之伯安覺其意道經錢塘江夜半遁去僞投江水題詩遺舟次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哭子胥之句明晨但見江中流有烏紗巾雙朱履浮于水上舉以爲伯安沉水死矣中使馳報瑾瑾怒不釋乃復罪錢塘守臣等官伯安既得脫乃晝伏夜行圖爲入山終焉之計旣而念父德輝先生在朝恐中害遂從間道馳至貶所自以旣溺獲救狀遂就職日夜默坐求諸靜一始悟格物致知之學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四年陞廬陵知縣乃稽制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其成囹圄清靜五年逆瑾伏誅陞南京刑部主事明年調吏部驗封尋陞

署員外郞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郞中是年陞南京太僕少卿値留尙多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隨方而答必暢本原恆語諸生曰不患外面言謗惟患諸生以身謗諸生咸悟故從遊之士自滁始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廣東南韶湖惠湖南郴桂等處伯安至置二匭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當是時宸濠潛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刼掠焚官府劫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伯安奏召討賊因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伯安爲請于上卽與伯安兵符兼巡撫伯安日夜練兵校射不數月得

精兵數萬伯安智計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三四年矣上命三省會討伯安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時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奉檄旣殄益增機險併毒以虞王師伯安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巢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

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設立司守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伯安四月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百戶伯安班師至贑開書院日與游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贑北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擅殺巡撫許逵及按察使孫燧伯安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伯安宸濠反狀伯安指心顲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

致叛臣家族謬託心腹云吾直應勑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伯安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伯安兵已大集使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遂不聽伯安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伯安迎戰樵舍縱

火攻之大破賊兵知府伍文定聽信約束躍馬督戰鬚髮盡皆焦黑賊兵進退無策爰生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伯安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蘄黃既下則直逼京師勢如破竹矣伯安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伯安詭言巧譖百方欲去伯安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伯安不敢發伯安深機曲算內戢凶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伯安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於瓊諸佞相益不

悅久之不賞逮武宗崩湘藩入繼大統改元嘉靖詔錄伯安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唆言官論沮伯安不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伯安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及大臣又交薦伯安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俄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蔓發四省兵嶺南大困六年起伯安代姚鏌伯安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伯安薄示懲遣歸農因刻石云爰告

恩恩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潔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伯安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伯安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約日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擣其巢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佞相桂萼等素忌伯安言伯安挾詐專兵沮其封賞朝野皆爲不平時伯安亦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時

七年十一月也年五十七葬浙之橫溪在浙城二十里入蘭亭五里世稱陽明先生伯安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長工詞章壯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屹然以斯道爲已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其語門人曰吾人爲學當從心髓精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直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又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矣蓋良知不由見聞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又其示門人之言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又曰我年來立教亦更過幾番今較來較去始立此四句海內之士慕致良知二字之簡易警省或遠或近或賢或不肖踴躍而從之者甚衆而泰和歐陽文莊公德安福鄒文莊公守益會稽王吏部畿錢緒山德洪永豐聶貞襄公豹吉水羅文恭公洪先尤相與尊信而發明之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文獻錄幷文集語錄等書今盛行於世初訃聞於朝忌者媒訴遂削世襲伯爵至穆宗朝復之追贈侯謚文成神宗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王子 國朝因之

明史紀事 資治通鑑 名臣記 吾學編 文成公年譜 陽明語錄 崇祀錄

明呂兆祥贊曰

夔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彝溯戊學熾虔吉傳習有訓斯文穀率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五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六

陽穀 劉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啓聖公諱叔梁紇系出微子自宋華督之亂孔氏犇魯遂世爲魯人祖曰防叔是生伯夏伯夏生紇仕魯爲陬邑大夫襄公十年春公會諸侯於祖夏伐偪陽丙寅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諸侯之戰士見門開故攻其門）縣門發（偪陽人發懸門以閉攻門之士）郰人紇抉之（紇多力乃以手抉開之）以出門者（以出攻門之士在門內者）甲午遂滅偪陽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季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氏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人吾甚貪之（貪愛也）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異三子孰能事之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遂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大夫卒二十四歲而聖母卒合葬於防山今曲阜縣東防山北二十里有叔梁大夫墓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齊國公聖母爲魯國太夫

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啓聖王啓聖王夫人明孝宗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珦獻靖公松從祀禮官議不可遂止十四年侍郎曾鐸復議如前亦不合嘉靖九年因張璁之議乃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叔梁大夫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曾孔孟四氏配程朱蔡三氏從祀萬曆中益以周氏 國朝因之

左傳 家語 史記 孔庭纂要 明臣奏議

贊曰水精慶胙勇力長驅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感鳳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行謹探瑯琊劉元袞氏議曰祀典至今周詳審慎允無遺美獨追封大典尚未盡善愚于攷古之餘敢參末議以補前朝所不逮昔先王祭川先河後海溯其源也人臣貴至一品皆上贈三代是以追封之典必溯高曾源源本本所從來矣況吾夫子爲萬世師祟報先代止封啓聖一公始高曾祖槩未之及揆以木源木本之義無乃有遺憾乎三代典禮莫備於成周觀夫武王受命追王及於太王又復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以是歎周制爲盡美乃師道與君道並尊稱以王號聖心諒所不安然既不稱王則祟祀至聖者似宜昉五廟之制上祀先代以公侯之禮擬於啓聖祠內增入五代祖孔父嘉高祖祈父曾祖防叔祖伯夏添設木主四位與聖父叔梁公並列几筵同享俎豆斯乃禮之盡義之至天理人情之極致報本追遠之隆軌也

又曰天地間氣萃於孔門故聖賢誕於一脈乃聖兄伯尼竟未入祀惜哉孟子曰仁人于弟親愛之而已矣聖如夫子肯令後人恝置其兄而罔恫乎則議祀典者自當曲體聖心增入配享斯善耳況上有賢父如聖公中有聖弟如夫子下有令子如孔忠豈有伯

尼而非賢者乎且如啓聖四配中顏路曾晳孔魚固賢矣而激公宜未始不因孟子賢而享之從祀中程伯溫朱喬年蔡季通固儒矣而周輔成未必不因濂溪儒而祀之由是觀之吉甫張廸亦當祀也何孔忠張載之賢竟不得及享於其父哉愚每徘徊堂廡竊私計焉意擬聖殿十哲中不妨增一有若再舉南容以配之益爲十二則啓聖祠中亦不妨進聖兄伯尼再入蘧瑗林放張廸以享之廣爲十二既可以慰先賢先儒在天之靈且可以曲體大聖愛兄敬友之意於無窮矣

行伏覩

皇上崇儒重恩自程朱二氏奮襲博士而外復以周張二
子間世大儒推崇子孫　錫以博士煌煌
休命文誥特隆則既寵及先賢之子孫者自思湛其先賢
之祖父況以孝治天下如我
聖天子者乎是所望於
當事公卿請而行之矣

先賢顏氏

顏無繇字路（從史記○家語作季路）淵之父也昔武王克商封陸終
之裔曹挾於邾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
新生訾文訾文生夸父夸父生伯顏（諡曰武公）其子友別封于
郳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于魯世為魯卿啓國
之族最為蕃衍友生爽爽生連連生敫敫生鳴皆魯上大
夫鳴生音為司寇音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簫皆下大
夫簫生彪彪生景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皆司寇求生叐
叐生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為魯卿士娶
齊姜氏生子回年三十九早卒回之妻宋戴氏生子歆顏

路鞠烏路卒葬于魯城東防山南二十里（今有顏林）唐鉉宗開
元二十七年追封杞伯從祀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公諡文裕追封
姜氏杞國夫人諡端獻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遷配
啓聖祠　（家語　史記　闕里志）

宋高宗賛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
誚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先賢曾氏

曾點字子晳（史記作曾蒧字晳）少孔子六歲南武城人曾子之父也少從事孔子當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獨倚其門而歌孔子謂之狂從侍坐夫子誘使言志點願偕童冠乘暮春詠沂水舞雩風浴詠歸之樂夫子與之先儒以爲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看其氣象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云晚年疾時禮教不行欲修明之孔子善焉生子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即命往楚受學孔子十餘年卒傳其道點卒葬南成山

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鉉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宿伯從祀孔子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曾氏遷配啓聖祠 國朝因之 家語 史記 性理大全

宋王旦贊曰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沂水春風詠歌道義遇我慶成錫瓌進位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孔子嘗謂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則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他日又語之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伯魚于是潛心深思力志于學年三十而髮

早白夫子嘗謂之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先儒嘗言二南皆修身齊家之事孔子以是教鯉則其平日于大學之道亦可謂大本克立者矣至於詩禮之訓兩于過庭時傳之非其學古有獲其孰能與于斯乎魯哀公乙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平聲）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之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哀公嘗以幣召鯉稱疾不行戊午哀公十有二年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九）今墓在孔子東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慶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子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祠 國朝因之

家語　檀弓　說苑　闕里志

宋徽宗贊曰商王啓祚微子開先周召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子述亦賢天倫慶衍奕葉萬年

先賢孟孫氏

激公宜孟子之父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事無可考母仉氏有賢德生孟子三歲而孤挾之以居晉三遷其舍以教孟子既而以刀自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于是力學受業于子思之門遂成大儒今鄒縣北馬鞍山東北之麓有孟父母墓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父孟孫氏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孫氏配享啓聖祠　國朝因之

列女傳　三遷志　人物考　韓詩外傳

聖門人物志贊曰命世亞聖孕靈精純三遷成教聖善之親崇報厥祀禮稱明禋巍然聖宮孝乎天倫

先儒程氏

程珦字伯温宋人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曾祖羽贈太子少師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崔氏封高密縣君父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張氏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伯温四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曾祖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至仁宗朝錄舊臣後以伯温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伯温使使詰之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

懼乃更致禮伯温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伯温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伯温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伯温爲人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于犯義禮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伯温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伯温迎從女兒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兒之女又寡伯温懼女兒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方伯温知虔州興國縣事嘗假倅南安軍周茂叔時爲獄掾不爲守所知伯温覩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乃遣二子從游二子便脫然欲學聖人時年十四五也配壽安縣君侯氏侯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于人者則深以爲非事舅姑備盡孝謹與大中公相對如賓客公賴其内助敬禮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

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敎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蹟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蹟乎飮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羹爲其詳於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伯淳兄弟平生於飮食衣服無所擇未嘗罵言

而人雖其質美亦教之力也時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不能伸也及稍長常使從良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聽其言論道理嘗至夜分亦欣欣然樂不暇寢焉其慈義兼至如是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子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伯子幼時名） 次曰處士名儒後皆驗夫人蓋已知于童稚中矣大中公哲宗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葬伊川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後追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程氏 國朝因之 （宋史 近思錄 河洛淵源錄 二程行狀 言行錄）

聖門人物志贊曰

束身飭行裔已寵義歷官一介成于兩驥清節表世新法抗議甲會熙恬公參其四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徽之婺源人少有俊才為文汪洋放恣不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理亂興亡之故遂慨然益以行道濟時為己任 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正字時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招喬年為屬辭及鼎再相遂除為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喬年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乃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因師事羅豫章先生與李延平為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于致知誠意之地自謂褊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儆文章行義為學者師紹興十三年居饒州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屏山劉子翬彥沖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老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及沒年四十有七朱子時年甫十四即稟學於三君子之門明年卜葬于崇安縣西檜山後遷于縣東南之寂歷一山（具在福建建寧府之崇安縣）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諭獻靖二十二年追封齊國

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國朝因之
宋史　文公年譜　本●　行狀

聖門人物志贊曰
番挾才惡韜酣道腴追宗河洛抗直權輿授予三友爲
世大儒標美父膓蔚然華萼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生而頴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元晦名往師之元晦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元晦必俾先從季通質証焉太常寺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冑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元晦者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元晦幷及季通季通簡學者劉爚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寧宗慶元三年果謫道州州縣捕季通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元晦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歎有泣下者元晦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季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季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山名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遠近來學者甚衆州縣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倣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

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敎令納命受季通者謂宜謝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時慶元四年也歸葬于西山之麓佗胄旣誅嘉定三年贈廸功郎諡文節季通于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元晦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元晦疏釋四書及爲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季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季通起藁元

晦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元晦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元晦爲之序子淵沉皆紹父之學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別有傳見十四卷第五傳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强記高簡廓落易象天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黃瑞節曰蔡氏祖孫三世一稟朱子云蔡神與牧堂老人之字所以敎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眞非人所及矣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 國朝因之 稱先儒蔡氏 宋史儒林傳 性理言行錄 河洛淵源

聖門人物志贊曰

學嘗咲齊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泝道要領服笥百家情出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先儒周氏

周輔成字伯大維姬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岐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于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祖名從遠父智強智強生五子長諱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鍔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伯高舉進士特奏名廸功郎輔成即茂叔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界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唐早卒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因留于京師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後爲諫議公繼室是生茂叔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禮部覆湖廣撫按郭惟賢等本奉旨是周輔成准從祀啓聖祠稱先儒周氏　國朝因之

年譜　周子全書　明史

贊曰周族繁衍營道爲盛昆友聯翩諫議獨豐六舉成名花封試政篤生碩儒俎豆啓聖

聖門禮樂統卷十六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七

陽穀　劉　琰　閻正——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列傳 改祀 罷祀

先賢蘧氏

蘧瑗字伯玉（家語史記無文翁圖有）衛人（今河南衛輝府）仕爲大夫靈公嘗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以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

使人視之果蘧伯玉也莊子稱其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至衛主于其家稱之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及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廟庭追封衛伯宋眞宗加封內黃侯明嘉靖九年以張孚敬議謂非孔子弟子奏改祀於鄉

說苑　莊子　通典

行謹按劉元袞議曰君子哉蘧伯玉林放問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其賢固不待言矣嘉靖九年議者謂伯玉爲聖人所嚴事不當置弟子列林放爲聖人所推尊亦不載弟子之數爰改祀于鄉愚以爲此論是矣而未盡是也夫不當置弟子列意以謂立議矯矯一空前人也若僅祀于鄉則一鄉之祀有限天下之祀無窮舍無窮而從有限豈遂謂尊禮二賢乎揆之情理偏駁已甚盍祀於一鄉則一鄉知有二子之賢而祀于天下則天下皆知有二子之賢若兩廡義不可矣盍不一以尊聖父者隆聖父仍遷祀啓聖祠中旣不以弟子之禮待之亦不以一鄉之祀當之不更大快心乎

先賢林氏

林放字子丘（家語史記無文翁圖有）魯人嘗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季氏僭旅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其爲聖人所賢稱如此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清河伯從祀宋眞宗加封長山侯明嘉靖九年以張璁議改祀于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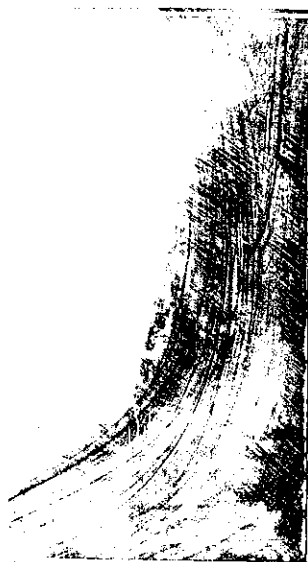
闕里志　通典

先儒鄭氏

鄭玄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少好學習孝經論語兼通三正曆九章算術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士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于樓上一叩大悅融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玄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玄因從融質諸疑義及玄業成辭歸融喟然謂

諸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既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被禁錮隱居修經業杜門不出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又舉趙相不至會黃巾寇青部道遇玄皆下馬羅拜相約不入其邑境其爲强暴所服如此袁紹帥冀州大會賓客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隨方辨對咸出問表莫不歎服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不得已載病從至元城卒年七十四歸葬礪阜山(在今高密縣西北五里)玄長八尺餘鬚眉秀美容甚偉岸飲酒無量而溫克之容始終無倦所注禮記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官之說宋儒尤宗之其門人自郡守以下受業者千餘人而山陽郗慮東萊王基清河崔琰河內趙商尤著名于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墨板皆如其言晉皇甫謐列之高士傳中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子宋眞宗追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張孚敬以辨議大禮希受恩寵因更張祀典苛黜先儒以康成學未顯著奏改祀于鄉嗚呼以鄭氏之學精博純懿若此猶且以未顯著罷之然則必如何而爲顯著者乎惡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爲之閣筆三歎

按經圖 皇甫士安傳

先儒鄭氏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有功諸經聞杜子春能讀周禮往受業焉自爲周官傳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廟庭宋眞宗追封中牟伯明嘉靖九年以張孚敬疏議改祀於鄉

闕里志　授經圖

先儒盧氏

盧植字子幹東漢涿郡人受學于馬融有功諸經唐貞觀朝從祀廟庭宋眞宗追封良鄉伯明嘉靖九年張璁疏議其學未顯著改祀於鄉

先儒服氏

服虔字子慎東漢河南滎陽人注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及著詞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唐貞觀間從祀宋眞宗追封滎陽伯明嘉靖九年張璁覈議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

先儒范氏

范甯字武子晉鄢陵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間從祀廟庭宋眞宗追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張璁覈議以學未顯著奏改祀于鄉

罷祀

先賢顏子

顏何字冉（家語字稱 索隱同）魯人（鄭氏注）顏子世家云顏氏世為魯國卿士族最著衍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居八顏子父無繇其次曰辛字子柳曰高字子驕曰祖字子襄曰之僕字子叔曰何字子冉曰噲字子聲及攷顏氏裔孫之推所著家訓亦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人顏氏居八又顏子四十代孫真卿序家譜亦云孔門達者顏氏八人名同世家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開陽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棠邑侯至明嘉靖九年張孚敬爵議祀典稱顏何

秦冉不載於家語而史記載之是不可考遂奏罷其祀今冉雖別無可考然以索隱世家之推真卿諸說考之則何為子淵之族親受業於孔子其不當罷祀明矣以未定之議黜已祀之賢孚敬之罪夫尚何逭哉然則俎豆重歆而宮庭再列舉而祀之寧無望於將來歟（闕里志）

以後罷祀諸子只載姓氏并封祀罷議本末不詳列傳間有先達所傳不當罷者爰書張璁罪焉

先賢秦子

秦冉字開（家語無 史記有）一統志曰春秋蔡人（今河南汝寧府）孔子弟子志稱其德藝有成唐玄宗追封彭衙伯宋真宗加封新息侯明嘉靖九年張璁爵議史記誤書竟奏罷祀

公伯寮

公伯寮字子周（家語無 史記有）馬融曰魯人唐玄宗追封任伯從祀宋真宗加封壽昌侯明嘉靖中以愬子路沮孔子為聖道蟊賊罷祀（闕里志 永嘉疏議）

荀況

荀況字卿周末趙人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蘭陵伯明嘉靖中以言性惡戾于聖賢罷祀（闕里志 明史）

戴聖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

追封楚丘伯徽宗改封考城伯小戴禮即所傳也明嘉靖中以為贓吏罷祀（闕里志）

劉子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說苑新序等書為文數十萬言沉鬱斐亹蔚然可觀兼明經術世稱名儒嘗奉詔校書天祿閣有太乙老人燃青藜照之唐貞觀間從祀宋真宗追封彭城伯明嘉靖中張璁劾以誦神仙方術奏罷其祀儒者憾焉（闕里志）

楊子

楊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著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宋

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成都伯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
行人司副楊砥奏稱事莽有過罷祀

賈逵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受周易于杜子春有易解
行世又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等書唐貞觀朝從祀宋真宗
追封岐陽伯明嘉靖中以附會圖讖張璁奏遂罷祀 闕里志

馬融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註詩易三禮尚書若干卷
又著忠經十二篇敎授生徒甚衆唐太宗貞觀中從祀宋
真宗追封扶風伯明嘉靖中議以註風角等書非醇儒罷

爲梁冀賓客草詔殺李固亦非純臣罷祀 本傳 明史

何休

何休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註春秋公羊傳唐貞觀中從
祀宋真宗追封任城伯明嘉靖中議以有過罷祀 闕里志

王肅

王肅字子雍魏東海郯人也長于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
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
易傳皆列于學官唐貞觀中從祀宋真宗贈司空明嘉靖
中議以曾爲司馬師畫策滅魏罷祀 闕里志 本傳

王弼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注周易九卷唐貞觀間從祀宋真
宗追封偃師伯明嘉靖中議以宗旨老莊罷祀 闕里志

杜預

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注春秋左氏傳時號爲杜武
庫唐貞觀間從祀宋真宗贈司徒明嘉靖中以建議短喪
黜祀 闕里志

王安石 子雱

王安石字介甫宋撫州臨川人神宗朝相徽宗崇寧三年
配享孔子廟政和三年追封荊國公進舒王子雱封臨川
伯從祀兩廡欽宗靖康元年廷議其壞國害民學術乖謬

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去雱畫像理
宗淳祐元年黜安石從祀 宋史

吳子

吳澂字幼淸元撫州崇化縣人一生惓惓羽翼聖經著述
甚富有孝經章句易春秋禮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於
世學者稱爲草廬先生明英宗正統八年追封臨川郡公
從祀嘉靖九年張璁覈議以仕元故竟奏罷其祀至今惜
之然則以幼淸先生之立德立言如是能無望於再申從
祀之 君子者乎

卷之十七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八

烏程　劉　珹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全正始

樂經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益稷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詩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春秋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

禮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

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大小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先鼓以儆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

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

人鬼可得而理矣

左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和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六律七音（變宮變徵）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律度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之第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

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四時間隙之微陽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凡樂事大祭祀宿縣（方祭之前夕縣樂器于筍虡）遂以聲展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析五綵繒為之）有羽舞（析重翟羽為之）有皇舞（乘五彩扇以象鳳凰來儀）有旄舞（持旄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有干舞（執干盾而舞）有人舞（舉袖而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釋）采（菜）合舞秋頒樂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舞者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四面皆縣如宮之有牆也）諸侯軒縣（去其南面以避王致一面而存三面取象于軒）卿大夫判縣（又去其北面）士特縣（又去其西面以示特立之）

義

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元丘葵曰鐘鼓各八同在一簴者謂之堵如宮牆之半也鐘十六為一簴磬十六為一簴謂之肆四面皆設言其全也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鼓朄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小祭祀掌六樂聲之節與其音和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鼓琴瑟

眡瞭掌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磬與鐘聲相應曰頌磬與笙聲相應曰笙磬）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硍（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窄）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二聲為之齊（劑）量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磬教編鐘

鐘師掌金奏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

鎛師掌金鼓之奏

樂志

班固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鳴雌雄各六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劉昭漢侯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吹以攷聲列以候氣

呂氏春秋曰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太呂太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其一分以上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為上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

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杜氏通典曰古之神瞽攷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為法故用九自乘為絲管之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為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以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大小之次第也

淮南子曰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之道也

前漢書曰五聲中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程氏復心曰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小陰陽五音始于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也

樂器名義

闕里志曰樂器皆古聖人之所制聖人非以其意而制之乃以其理制之理者天而已矣天有八方之氣聖人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方之物而該括八方之氣乃于樂中

奏之可以宣八方之氣者以有八方之物在也故八音欲其全器欲其備不全則氣缺不備則氣微缺固不足以爲樂之全微亦不足以言樂之妙乃知八音之器不可不備矣備也者合大與小之謂也小者合律吕之倍數故有一倍之器有二倍之器有三倍之器又有四倍之器倍至于四其氣始全是故鎛鐘特磬者四倍之器也編鐘編磬者三倍之器也頌鐘頌磬者二倍之器也歌鐘歌磬者一倍本數之器也以是琴有大琴小琴瑟有大瑟小瑟簫有管簫箋簫笛有大笛小笛笙有竽笙巢笙塤有頌塤雅塤鼓有路鼗相鼗是皆倍數爲之也蓋本數其聲清倍數其聲

濁單清失之輕單濁失之重輕重之間乃天地之所以合德四象之所以合氣中聲之所以妙用故必合大小器而並奏之一合于律吕之和而不見其乖戾此樂之大成所以爲妙焉若單器者小成之用也是故知倍數之理則律吕可求其端樂器可求其始名器雖多皆爲樂中之妙用而不可無者也

犆旛周官巾車掌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藩國後世協律郎執之以導樂焉

旌節爾雅云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節之以鼓樂之容節之以節舞師執之爲綴兆行列進止疾徐之則又曰節

制也謹始之意也

（革）部古人取牛馬之革以冒鼓故謂鼓爲革革之爲名去故意也爲羣音首其卦坎其方北其時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鐘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蓋萬物勞乎坎則革而趨新且坎居子位陰革而一陽生故爲革而首羣音其聲坎坎如雷坎之爲卦一陽陷于二陰之間雷則陽在陰內不得出奮擊而爲雷革之冒木陽氣在內故屬坎而雷聲也其氣屬水其用兼土蓋水土同宫而同旺子子是以鼓有二用先鼓以警戒象水居五行之始擊鼓以收宫象土居五行之終故曰鼓無當于五聲五

聲弗得弗和猶水無當于五味五味弗得弗調凡祀天地神祇宗廟有六變八變九變之不同而必用鼓以收宫焉

謹按先儒序八音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次周禮則以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爲次漢律厤志以土匏革竹絲石金木爲次律吕精義以竹匏土絲金石革木爲次今闕里志以革爲首音所載互異於義未詳

鼗鼓一名晉鼓又曰皐陶周禮以晉鼓鼓金奏考工記韗人爲皐鞠是也又曰鼛鼓鼓役事故凡竹樂先用之以儆戒乃堂下之樂瞽矇司之詩云鼗鼓逢逢矇瞍奏公

懸鼓亦曰應田縣鼓儀禮謂之建鼓北齊宮懸之制建鼓在
四隅又樂記宗廟用九變之樂鼓用四面以收宮謂之
路鼓即建鼓也
楹鼓商之制也亦謂之建鼓周制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
之外儀禮大射建路鼓在阼階西南楹蓋爲一楹而四
棱焉貫鼓於端則建之義也隋制棲鷺於木則路之義
也以其先倡故又謂之朔鼓
足鼓亦曰應鼓夏后氏之制所以應楹鼓也禮記云夏后
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蓋鼓則一或加以足或貫以楹
或縣以架故皆以建鼓路鼓名焉

鞉鼓一名鞀月令曰修鞀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鞀
爲鞞爾雅曰大鞉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儀禮大射鼗倚
於頌磬西紘周官播鼗瞽矇眡瞭掌之記曰賜諸侯樂
以柷將之賜子男樂以鞉將之蓋柷以合樂鞉則兆鼓
而已凡樂事先播鞉楝則引大鼓者也又孔穎達曰柷
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
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詩言鞉磬柷圉
言鞉必及磬是鐘磬作則鞉作矣禮書謂鞉常在前楝
常在後實用編又謂鼓鼗四面所以收宮蓋凡鼓皆用
以收宮其起宮者惟警戒之鼜鼓而已大成樂加鼗鼓
于楹鼓之前所謂兆樂也然又前句之終者實開後句
之始而楝止于收一字之終豈非鞉在前而楝在後乎
舊制謂鞉鼓制似鼓司之者掛于項兩手拊之以節樂
蓋誤以搏拊爲鼗鼓矣
按儀禮注紘編磬繩也設鼗于磬西倚於繩也
搏拊書傳謂以韋爲鼓謂之搏拊實之以糠白虎通所謂
拊革著以糠是也其設在堂上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
登歌合奏擊拊是也大戴禮曰懸一磬而尚拊孫卿子
曰懸一鐘而尚拊則拊在一鐘一磬之東也子夏曰弦
匏笙簧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周以收宮即

用以起宮也虞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其用
左右手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通典謂之撫拍撫之以
節樂也寔用編曰若拊鼓應鼓皆鼓之小者堂上用以
節歌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其聲和柔倡而不
和故可施於堂上蓋堂上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
門外之治以鼓爲之君堂上之樂待以作者在拊堂下
之樂待以作者在鼓鼓小鼓也又謂之應鼓
田鼓亦曰應鼓以其應拊鼓也通典謂應鼓在大鼓側和
大鼓者此堂上之足鼓也寔用編曰鼓之小者爲應本
堂下之樂而亦謂之應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鼓

以應之所以然者拊聲和柔而不鏗鏘聞於堂上不能聞於堂下得應鼓以應之則聲聞堂下人皆知歌之起止故曰應施於擊拊又施于歌徹以其應拊也或謂拊奏一句將闋楹鼓一擊而搏拊一拍以尾之則誤以足鼓爲搏拊矣而又誤以搏拊爲田鼓矣詩曰應田縣鼓先儒解田作朄朄小鼓也應亦小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周禮大祭祀皆鼓朄擊應大射有朔鼙應鼙禮書謂應鼓號應鼙朔鼓號朔鼙詩以應配朄則朔鼙乃朄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其實一也大射應鼓在東朔鼓在西朔作則應應之是堂下之樂貴西也朔鼙即田鼓應鼙即應鼓田與應制皆小鼓而設在門外有東西之分故其名異蓋不獨應堂上之拊而二鼓亦各自爲倡應也

相鼓又謂之節鼓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蓋爲文武治亂之節也爾雅云和樂謂之節節即相也晉傅休奕節賦曰口非節不咏手非節不拊江左清樂有節鼓唐雅樂升歌亦用之節氏以相爲拊非矣通典謂鼓制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

按周制有六鼓曰靁鼓曰靈鼓曰路鼓曰鼖鼓曰鼛鼓曰晉鼓以雷鼓救日月以靈鼓攻猛獸以路鼓達窮者與遽令以鼖鼓止軍以鼛鼓止役事以晉鼓止金奏今細攷之晉鼓者即建鼓是也長六尺六寸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繪以風雲雷雨之象曰雷鼓繪以鱗鳳龜龍之形曰靈鼓繪以飛鷺之形曰路鼓懸鼓者建鼓兩旁所懸應朔二鼙也楹鼓一名鼖鼓鼛鼓長一丈二尺楹者柱也鼓甚大不可用趺但埋其柱而堅築之故曰楹足鼓者鼖鼓也亦曰賁足者趺也鼓下用柱柱下用趺故曰足鼓鞉鼓四名一曰朔鼙二曰朄鼓三曰懸鼓四曰相鼓是也田鼓即縣鼓乃一器二名拊搏古以熟皮縫成袋實以糠今用木爲腔冒以革相鼓即雅鼓亦曰節鼓與搏拊相似古亦實以糠

右第一章釋革部名義

金部質用編云凡金皆有音惟黃銅之音爲正蓋銅之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霜露改其形介然有似于君子之行黃金雖華美而有音但其音易變故鑄鐘以銅爲上不特示儉且以垂遠僉載云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鏗立秋之氣也其制有大有小小成

北與大成亦此理蓋大成不過用小成之法積之耳

大鐘亦曰鏞爾雅云大鐘謂之鏞考工記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于上之𢶒謂之隧單穆公曰先王制鐘大不過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出則樂器待律而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所制有等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還回係弁之過其聲一歸正綏之中聲而已鏞其特懸之鐘非十六器之編鐘也與大鼓相配迎送神則擊之詩

所謂鼓鐘送尸者是也書曰笙鏞以間其設蓋在門外詩曰賁鼓維鏞鏞鼓有斁其與鼓配也無疑矣先儒謂凡樂先擊鐘次擊鼓各處擊鐘鼓皆如之

鎛鐘亦曰頌鐘舊制編鐘差小今制大于鏞鐘倍編鐘而爲之者周禮鎛師掌金奏之鼓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鎛爲小鐘鄭康成鎛如鐘而大孫炎許慎沈約之徒亦以爲大鐘通典曰鎛如鐘而大儀禮宮懸四面設鎛鐘十二虡各依辰位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開元鏞鐘在編懸之間各依辰位今設于宮懸東西編鐘磬之間而南北以鏞磬代之

編鐘爾雅云大鐘曰鏞中者曰剽小者曰棧通典曰棧鐘小而編次曰編鐘周禮云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磬一堵謂之肆宮懸者謂編鐘編磬之屬懸于筍簴四面環繞象宮墻也謂之四廂金石樂歷代設簴十六架二十四架三十六架不等然皆以編鐘磬爲主也

歌鐘鐘之至小者登之於堂上兩楹之間所以和歌與編鐘無異唐段安節云雅部十二鐘每架各編十二各依律呂蓋古凡懸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矣實用編曰歌懸在北取近於堂上以和歌四懸之鐘各以十二應十二律至掛于架也又各有半聲如須鐘取歌鐘爲半

聲而推之每懸皆有二十四鐘乃能旋相爲宮而君臣民事物之間乃不相淩犯惟歌鐘無清聲以合歌蓋歌聲至十二律而窮若加清聲則歌不去矣今歌章有六字是爲黃鐘清聲若止十二鐘則不能成章要當依編鐘制以十六枚爲準十二爲正鐘四枚爲乃無遺音也

其鐘架與磬同

木鐸通典云大鈴也周禮以金鐸通鼓三禮圖云其匡以銅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木鐸振文事書言徇以木鐸是也樂記云天子夾振之鄭氏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鐸雖用之于樂然非王與大將振之

也晉荀氏得趙人牛鐸然後能諧樂則古人之爲鐸鐲鐃錞施於聲律皆有當也今大樂有二鐘鐸以導舞木爲柄者謂之單頭鐸金爲柄而兩鐸相屬者謂之雙頭鐸非古制也　按周禮大司徒之屬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此四金軍旅中所用非樂中所用故不屬之春官宗伯

右第二章釋金部名義

石部凡玉類皆石而真玉爲最美其制法與金異金之聲以側出石之聲以方出圓用其全參天之數也方用其半兩地之數也鐘制自小而倍大磬制自大而倍小自小而倍大者順其聲韻之發揚以爲一音之始所謂金以聲之也自大而倍小者順其聲韻之收斂以爲一音之終所謂玉以振之也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葢指一音之始終言之非指一奏之始終也鐘以定其高磬以節其永人知高下之間不可或僭未知永和之間尤不可以或爽故曰歌永言又曰依永磬聲葢言歌聲與八音皆依磬聲而止乃別起一音也是轉音之間惟依磬聲以爲之遲速磬若急時則無永緩時則過永無永則佻過永則孱故舜命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戛擊鳴球以合琴瑟而神人之昭格夫八音皆能感動而獨歸于擊石者葢磬于八音之條理猶乾統八卦於西北故石之爲物堅重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葢乾有君之道焉後世鐘磬同擊殊失始終條理之意則磬聲一依于鐘聲不能爲八音之所依石音失權何以配乾位而爲衆音綱紀樂無終條理猶人力之不造于聖也故大成樂以金玉爲始終

乃聖學知行兼盡之至理乾道統天之大權也

特磬亦曰離磬樂書曰磬之爲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而敘之離磬則專簴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實用編應笙之磬謂之特磬卽離磬也特懸者謂一磬之在懸也鎛鐘同義凡鄉射先擊鐘以宣聲俟其音將闋則擊特磬以收之祭祀大合樂則用於宮懸南北編鐘磬之間大戴禮曰懸一磬而尚拊則堂上亦有特磬矣今亡之

編磬與編鐘同上下共十六枚編懸於架

歌磬與歌鐘同亦編懸于架爲歌聲一音之終條理其架

鏞磬俱同詩曰簴業維樅賁鼓維鏞又曰設業設簴崇牙樹羽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簴商之崇牙周之璧翣三代之器盡在是矣禮書曰植者爲簴橫者爲筍筍之上有崇牙簴上設業業之上樹羽而端有璧翣鐘簴飾以羸屬磬簴飾以羽屬而筍皆飾以鱗屬若筍文然故謂之筍其所植者若中虛焉故謂之簴先儒曰筍峻也簴舉也又曰簴神獸也此不可攷詩曰簴業維樅樅之爲木松葉栢身身葉皆直則簴業者皆以直木爲之也

右第三章釋石部名義

絲部琴瑟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

其聲尚宫其律㽔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絲必附于木者絲屬火火不離母故也其屬有琴有瑟古聖以絲加桐而爲琴瑟者以絃之堅直可以象乾之動直桐之虛受可以象坤之動闢八音獨置琴瑟于堂上者取其撰乾坤之德而合律呂之妙也

琴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五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寬和而溫小絃爲臣清廉不亂文武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琴操曰琴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廣六寸象六合也絃有七象五音之函二少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徽有十二象十二律也餘一徽極清不用象閏也中虛含象外響應徽律有長短故徽有餘促當徽則鳴差徽則否亦猶氣之飛灰時移律應也抑揚之際上取泛聲則輕清而屬天下取散聲則重濁而屬地中取按聲則清濁遍均而屬人叅其中則太虛之理具絃其外則妙用之應彰兼三才而備九德眞大聖之遺音也

瑟樂書曰瑟者塞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世本曰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悲不自勝帝損之爲二十五絃具二均其首曰岳山其尾曰武後有二

竅曰越中絃不動曰君絃承絃各有一柱游移前後以和其音者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尚書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疏越蓋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澀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則聲遲故疏越以遲其聲然後不至于太急練絲以熟其聲然後不失之太清宗廟之奏鼓瑟不鼓琴以和其和音樂記獨言清廟之瑟鄉飲酒燕禮亦獨言瑟者舉其大者故也

右第四章釋絲部名義

竹部周官笙師掌敎吹籥簫篪篴管五者皆出於笙師所

教俱竹音之雅樂也竹音乃律呂之本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繇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義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其制度長短不同大抵不離三九之數蓋律主聲氣屬陽三九陽數也截竹以較黃鍾取冬至一陽之氣以爲樂本故竹器爲樂之原也

鳳簫釋名云簫肅也爾雅曰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筊廣雅曰籟謂之簫莊子曰人籟比竹是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聲鳳聲鄭氏曰簫象鳥翼鳥火禽也蔡邕曰簫編竹有底

長則濁短則清以蠟窒其底而增損之博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書於簫言九成詩於簫言備舉禮凡言簫多在笙竽之後則簫之奏蓋後于笙矣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曰簥中曰篞小曰篎蔡邕章句曰管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月之音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書曰下管鼗鼓詩曰嘒嘒管聲磬管鏘鏘簫管備舉則管之用重于笙矣故鄉飲鄉射燕禮皆以管配歌而今乃爲堂下之樂鄭氏曰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叅鳳凰雌雄各六聲也

洞簫鳳簫有底簫者言其空洞無底也樂攷云衆音之祖也本六律六呂而成所以究極中和遂萬物之情者也氣和琴瑟以定黃鍾非此不爲功也

篪釋名云篪嗁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嗁也其聲與塤相和庖羲氏發竹爲之舊志以篪爲管非也篪春分之音管乃十二月之音爾雅大篪謂之沂音銀孫炎曰沂悲也如啼聲也

笛古曰篴杜子春曰竹篴五孔馬融笛賦此器出於羌謂之羌笛今所用者卽周禮笙師所敎之篴也有七孔謂

之大樂雅笛謂之長笛又有短笛有橫笛衆所作橫吹笛者有鷰嘴笛笛而加嘴皆一時之偶作非雅器也古者論篴之良不過衡陽之篩柯亭之椽許氏謂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下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音窒未期而伐則音浮是也

籥爾雅曰大籥謂之籆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廣雅云籥七孔毛氏曰籥六孔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郭璞曰籥三孔而短明堂位曰土鼓葦籥周禮笙師掌教籥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籥章掌擊土鼓吹豳籥蓋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而上下之律呂于是乎生命之曰籥

以黍籥之法在是故也羽舞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
故也

右第五章釋竹部名義

匏部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以匏爲母象
植物之生焉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
清濁之適故也今太常以木代匏而漆之其音雖可聽
但非古制古人以匏爲笙者非取其華美所以備八風
之氣而同八卦之用也蓋匏于卦屬艮其方則東北之
維其時則春冬之交其聲尚義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
其音啾立春之氣也若以木代匏何以宣八方之氣乎

且笙象德匏象君子之名節難持而易失是以君子之
執匏也拳拳如執玉恐落地粉碎而不可收拾亦猶君
子之行巳也戰兢惕厲顧守名節恐其一失而不可復
完焉是以八音有取于匏也今以木爲笙是徒取其聲
而無尚德之心且闕一音而不備豈古人制八音之義
乎

笙爾雅云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和說文云笙正
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內施
簧管端宮管在外中央十九簧至十三簧皆曰笙其他
皆相似也古鄉飲射禮有歌有間歌有笙有間笙有合
樂而祭享則特爲堂下之樂衆樂有笙而得繹如之致
焉

右第六章釋匏部名義

土部埏埴以爲器而沖氣出焉庖犧氏灼土爲之其來尚
矣蓋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九者陽數之窮六者陰數
之中故塤六孔用其方色以應六律出中聲也土主王
于四季爲中央之位所以達中聲也其卦則坤其方則
西南之維其時夏秋之交其風則凉其聲尚宮其音則
濁立秋之氣也

塤爾雅云大塤謂之嘂白虎通曰壎坎音也在十一月陽

氣于黃泉之下薰蒸而萌樂志曰壎爋也立秋之音萬
物將爋黃也周禮小師掌教塤瞽矇掌播塤古塤有雅
有頌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鐘孔雖有
七有八之不同要之稟中聲之和而得其正者惟六而
已周官以塤爲德音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
中虛上銳火之形也以水火相合而成器以水火相和
而成聲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和之至也衆音得塤
而有純如之象焉

右第七章釋土部名義

木部八音之中惟木聲質樸不合五音但五音非木無以

起以起止五音者華美之音也柷以始之由質樸而始敔以止之由質樸而終也凡五音之華美皆歸於質樸如木之生由根本而蕃鮮由蕃鮮而又歸根本所以木音獨爲五音之起止包括首尾譬諸君子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鐘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其器有二謂之椌楬一合一止所以爲樂之終始出虛而歸之于實也

柷樂記曰聖人爲椌楬後謂之柷敔柷之爲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陰始于二四終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于衆音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居宮懸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鼓柷謂之止古聖人恐樂勝則流戒之於早也

敔狀如伏虎四方之陰物也齟齬二十七陽數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控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于實也居宮懸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鼓敔以籈欲修潔于其後也

右第八章釋木部名義

翟亦曰羽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通義曰以文德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通典曰樂之在目曰容容藏于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于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故舞選和則大樂備矣

手板即笏也戒以牙戒以木臣子執之拜颺取書思對命敬其事之義今以槐木爲之粉飾其面書樂章于上歌工秉之於以歌功頌德焉

右釋舞器名義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八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九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樂器造法

麾幡舊制高七尺上飾以龍首綴纁帛畫升降龍今易絳縎長七尺濶一尺一寸上下綴板粉質上板繪雲下板繪山前面金繪升龍一後面金繪降龍一有雲繞之皆五彩朱竿高八尺五寸上安銅龍首銜其麾升龍向外降龍向內以木爲架朱髹之間則植其上後增爲二一繪升龍一繪降龍植于殿之左右升龍起樂降龍止樂

右一節釋麾幡

鼖鼓即晉鼓冬官考工記韗人爲皐陶注陶當作鞠鼓腔也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注曰廣中廣頭狹爲穹隆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有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十二版也上三正者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鄭康成謂三讀作參正直也言直其兩端各居二尺三寸不弧曲也或又云鼉鼓即鼖鼓考工記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注云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之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則合二十四版則板穹六寸三分寸之二今制鼓大而短安於架中其面上仰乃俯而擊之凡冒鼓以桑木爲體冒以馬牛革必於起蟄之日造之應雷聲也占日之陰晴陰則聲緩緩則不變晴則聲急急則無恒凡製大鼓俱準此法以差而增減之不必泥古也

懸鼓周制其大小視楹鼓腹加銅環懸之簨簴在宮懸四

隅其筍簴並如鐘磬架

楹鼓殷制木身高三尺五寸皮面濶二尺二寸兩旁用四銅環冒皮用銅泡釘二行通身朱漆橫施于木柱柱高六尺六寸以重斗建之柱貫鼓上出高又半之頂上安彩鳳作來儀狀方蓋並簷以紅羅銷金雲花雙簷四角有裹金四牛首皆銜璧翣每串各五末綴以縧結柱下方趺如十字俱髹以朱刻贔屭四如獅安於趺頭俱向外

足鼓夏后氏之制較楹鼓稍長獨木爲架高七尺上端木刻爲雲橫鼓于上其下施四足如十字

鞉鼓面廣六寸高厚相等橫腹加柄長一尺九寸貫中上
出五分許兩傍當鼓之半安銅鈕繫以紅絲繩繩末九
蠙爲珥其長短稱鼓面之中用木爲架兩縱二橫相比
下各施方趺橫木上開員孔下開半孔植鼓柄於中

搏拊狀如革囊以韋爲之若鼓然中實以糠今制以桑爲
鼗長尺有咫兩頭冒以韋徑六寸腹微大采繪飾以金
環環華直列之以綦襟焉閒則臥置於架其架如鞉鼓
之架上安二荷葉以承之

田鼓亦爲應鼓其制以木爲筩長一尺二寸韋面五寸鼓
之最小者臥於架擊之其架如搏拊之制

右七節釋革器

大鐘即鏞鐘以銅鑄造四倍歌鐘之數而爲之者特懸于
一架與鼗鼓相配

鎛鐘即頌鐘二倍歌鐘之數而爲之者舊謂鎛爲小鐘今
制在宮懸東西乃大鐘也三倍歌鐘之數而爲之特懸
于架與特磬配 鐘用六陽律 磬用六陰呂

編鐘共十六枚按十二律呂又有四清聲三倍歌鐘之數
而爲之者今制在宮懸四面較歌鐘稍大乃二倍歌鐘
而爲之者兩層列于架與編磬配其簨簴並同歌鐘

歌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十分其
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
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
之甬長以其甬之長爲之圍三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鐘已厚則石已
薄則播侈則柞 音窄 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
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聞編鐘在懸上下各八其懸橫曰簨縱曰虡詩虡業維
樅業乃大板安於簨之上以爲飾錯落如鋸齒也樅即
崇牙其懸鐘之處以采色爲大牙狀樅樅然也今制簨

上加業繢博山以爲飾簨之上業之下橫安崇牙牙之
端施銅以爲鐘甬又刻龍蛇鱗物於上簨兩端謂之龍
簨上列鳳或翟五樹羽其上考工記云臝屬恆有力而
不能走其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簴雕刻
必雄其狀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鬛其制方趺藉
地木刻臝屬如狻猊狰獰之狀伏於趺上穴其背虡貫
於中而植之其龍簨兩端頷下各施環以懸翣曰銜璧
璧下有氂毛尾周制璧翣於簨上繪爲翣戴之以璧垂
五彩羽其下掛於簨之角以爲飾焉今制爲串欒欒然
頂首施以璧璧下爲層五每層鏃木爲蓋塗綵朱唇唇

綴以采線爲旒各長五六寸層各一色間而簇之貫以
紅絲末有纈懸於龍箕頷下磬虡及鼓皐四垂皆然俗
呼爲流蘇

右四節釋金器

特磬卽離磬四倍歌磬而爲之者今制三倍歌磬而爲之
又謂之中磬與頌磬同設一架特懸之在宮懸南北故
謂之特磬其架與鎛鐘同

編磬亦中磬也倍歌磬而爲之者上下數十八與編鐘同
在宮懸四面

歌磬小磬也考工記云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

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股博三分其
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古者尚象制器鐘員中規磬方中矩鄭司農注云股
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股外面鼓內面
則擊者爲前而在內在下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在上其
小大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
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
正義云假令句股各用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則
句股之形卽磬之句折殺也股非所擊也故股而博鼓
其所擊也故長而狹假令磬股廣四寸半長九寸也鼓

廣三寸長尺三寸半者厚一寸也夫磬之制有大小此
鄭氏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然其度則似中磬之
制宋明道製新樂特磬十二黃鍾大呂股長二尺博一
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
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
七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厚二寸一分第加其
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此製卽大磬乃自鄭司農假令
之數而倍之者范鎭所謂特磬則四倍而爲之者是矣
減一倍則爲中磬卽編磬也今乃所云特磬者再減一
倍則爲編磬再減一倍則爲歌磬今製歌磬一以此法

遞減之取材于靈璧近水浮生受水多上少者卽古所
謂泗濱浮磬也琢磨敲試依律而爲短長厚薄磬聲太
上則磨其旁使薄而廣則濁太下是聲濁而薄薄不可
使厚故磨其耑使短短則其形小形小而厚則聲流矣
凡鐘磬椎俱以堅棗木爲之削竹作柄後垂絲結其架
亦兩層編列與鐘同考工記梓人以羽屬爲磬虡恒無
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以爲磬虡故擊其所懸而由
其虡鳴其制方趺藉地木刻羽屬如鵝狀伏于趺上穴
其背以虡貫穴中植之磬虡與鐘虡同但崇牙之端不
施銅勾疏云其卷然可以掛懸故磬用紘可懸掛於上

也今以紅絨絲穿磬孔中懸祟牙上頁簨樹羽以風雨端亦刻如鳳首項下設環爲翣懸其璧翣與鐘同按石見水則沉安有浮于水上之理禹貢泗濱浮磬舊注浮者生於土不根著者也蓋石之出土者常見風日厥質堅脆而聲和其理沒土水中不見風日者則性柔軟而聲不和此擇磬之要訣如執浮水之石以求磬千古集譬矣

右三節釋石器

琴伏羲制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數太史公曰琴長八尺一寸法正度也風俗通曰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各家所說不同今取伏羲所制岳內長三尺六寸六分法朞之數古之制也又取名家之琴合於古者參考爲式取材用桐與梓蓋天下之材良柔莫如桐堅剛

莫如梓以桐爲面以梓爲底虛實相配陰陽之義也其材以東南向陽者爲美琴弦只用白柘絲爲上原蠶次之非此二絲則擇其生繰者若鹽藏繭者不堪用鹽鹵打絃脆而易斷陰雨則濕而不鳴故也琴體無病全在桐桐得水則無焦裂之音得砂則無重滯之音得石而清得金而厲得寶藏之物則有非常之音得灘瀨鐘鼓之聲則有洪亮之音取材所貴者四曰輕鬆肥滑而必東南者爲優何以辨之投于水則陽浮于上陰沉于下取當陽者而斷之聲自不闇又必使木液竭而濁性盡乃可爲用其收藏之法先剡其中圓其外投之瀑水之中周歲曝之烈日之下經年而又加諸甕上者累月然後盡材之美也

瑟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樂書曰八尺一寸宮數也七尺二寸商數也樂議曰八尺一寸者九黃鍾律之長也一尺八寸者倍黃鍾律之長也七尺二寸者八黃鍾律之長也其制桐面梓腹九梁二越越者瑟兩頭底下穴也其岳用桑不必異產且絲聲與桑宜按儀禮正義瑟首廣而尾狹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故首欲近前以就一尺八寸之廣令可容二十五弦近尾不鼓而尾之底

有越故尾狹于首而長倍之以容越也首之越上當其鼓處宜橫尾之越餘絃所歸宜縱其武崇寸有八寸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蓋取諸雲和漆其璧與首尾腹不漆其背恐柱之蹶也柱崇三寸二分足底闊一寸三分厚四分足要方平防其傾倒上邊承絃口厚三釐雅瑟頌瑟其制長短不同而皆廣一尺八寸十分其瑟之長以其一爲首之長而尾倍之又四分其尺有八之廣去一以爲尾之廣八尺一寸之瑟隱閒五尺五寸七尺二寸之瑟隱閒五尺凡瑟之長皆用九惟隱閒用五天地之數也五十絃者大衍之數也二十五絃者半其數也首

與尾皆繪以錦彩昭其文也隱間用粉素存其質也餘皆漆之俱如漆琴法面上兩頭各有小眼二十五孔疏通以繫絃絃長一丈內外各十二練絲爲之粗細相等舊用朱絃取朱絃疏越之義然不若純白者之聲全也練絲欲熟熟則色瑩透纏法欲緊緊則聲高朗中一絃君絃也設而不動染黃色較他絃稍粗所謂太音聲希也

右二節釋絲器

巢笙大者十九簧謂之巢小者十三簧謂之和儀禮云笙和而成聲今制以小紫竹爲之一攢十七管先安山口

每管內面方孔是也開取有高低以定其音律以配其淸濁尺字山口最高以次而低爲工凡合四一上句凡小尺小工小一小六小五開至小五而孔最低矣開山口完以黃楊木接竹爲脚脚內旁開半竅施簧簧用響銅打成薄片用方鋼鏟剷之如雀舌樣看厚薄適宜平正嚴密常於耳邊試其聲中律而已否則再修之用黃蠟涯淸作點頭隨時寒暑而調和之點輕則聲淸點重則聲濁要必字字協簫笛其造笙剷簧妙訣曰四字合小工小工合大工大工合大一大一合小一小一合大凡大凡合小凡又曰淸上合大上合字合淸上小尺合合字大尺合小尺大尺合大四四字合小五安簧既畢按序植於斗中內外管各有按孔外孔十四內孔三內孔者大一大四背凡也其管籠有竹篾古制斗用匏多難刳正且易破碎今鏇堅木爲之內安頂柱以撐其蓋蓋用牛角循邊攢孔十七要七管脚相稱若氣漏而不動簧則聲不應矣斗用漆布灰髹以黑如必用匏以備八音則選椰匏圓正者爲之更妙又製堅木爲頂狀如壺嘴刻通透漆兩合之匏邊端有短嘴以頂插置其中如吹某字則按某孔呼吸簧動而聲發是謂吹笙鼓簧也如不按孔吹之卽作聲者謂之游簧當去其蠟點塵

垢則準矣用黃錦囊盛之凡點笙用銅盤貯點料以五色石子研之其石謂之五音石

右一節釋匏器

塤乃埏埴以爲器形如稱錘古有雅者又有頌者有七孔八孔者形如雁子者謂之雅塤如鷄子者謂之頌塤今廟中俱用雅塤其制通高四寸中虛高三寸六分空圍八寸一分徑二寸七分四圍及底俱厚四分吹口闊九分徑三分中虛上銳平底圓孔前三孔如倒品字様上二下一後二孔並列除吹口前後共五竅皆徑二分前下一孔去底皮一寸前上二孔去吹口一寸八分前後

二孔並列者其中各開五分造之之法舊用白棉花和
黃土爲之今制以米湯和灰爲模縣乾用礬石搗研極
爛以水澄細取上好生漆調和如飴饅圓冒塑於模於
鋭處留一竅待乾將內土從上竅中空出穴前後竅畢
更加漆布細灰磨光髹以朱色䥴金雲龍爲飾開前後
孔俱往來容一米許內要圓淨如拭乃協律否則無聲
或不應律又法以小長線堆成雁子樣比雁子器小三
分以線端向上乃用美潤之土和綿紙舂至極熟搠于
線堆雁子樣外厚二三分既成塤留吹口以線端向口
外陰乾量頗乾依作塤分數開前後取音之孔完美遂

將線端仔細抽出內堆之線淨盡則中虛外密而不洩
氣其音乃全堆線之法層數自下而上凡遇陽數自內
而外遇陰數自外而內條理欲其分明不可雜亂塤土
未乾可以抽線乾則難抽矣

右一節釋土器

篪古有六孔七孔八孔之異今制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
圍五寸三分面上吹竅徑五分橫四分形如酸棗後乙
孔前四孔橫底一孔共六孔皆徑二分五釐正面尾上
開二小穿繩眼相併中聲所寓全在於此失於大則過
濁失于小則過清必大小適中僅容一米許而後中聲
出吹竅至後一孔離二寸五分後孔至前一孔離一寸
一分餘三孔皆然末孔至繩眼離九分通身髹以朱繫
以紅絨綵其竹之竅厚薄不齊大小有度然皆以心權
度若大則啓竅取之小則蕻竅就之而清濁高下得矣

鳳簫以比竹爲之又名排簫其制截竹爲筒古有三十三
管今制十六管協十二律之數又有四清聲第一黃鐘
管長九寸第二大呂管長八寸四分二釐七毫第三太
簇管長八寸第四夾鐘管長七寸四分九釐一毫五絲
第五姑洗管長七寸一分第六仲呂管長六寸六分八
釐九毫一絲三忽第七蕤賓管長六寸三分二釐第八

林鐘管長六寸第九夷則管長五寸六分二釐八毫第
十南呂管長五寸三分第十一無射管長四寸九分九
釐四毫三絲第十二應鐘管長四寸七分四釐第十三
清黃鐘管長四寸五分第十四清大呂管長四寸一分
八釐八毫第十五清大簇管長四寸第十六清夾鐘管
長三寸七分一釐八毫六絲零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
皆黃鐘以本之也然竹竅有厚薄其分寸難于拘定大
要管長則聲濁短則聲清斟酌其長短每差一分爲一
管管口各開半竅乃以其長管權爲九寸而度其圓徑
如黃鐘之法而更迭以吹以審中聲若過于清則易以

長過于濁復截而短要必適中聲合黃鐘之官而後已
黃鐘之聲信而依次以漸而短而清取之無不中度十
六管編列置于櫝中上齊其端露一寸五分便于吹也
下則長短不齊參差如鳳翼其櫝以木爲之濶一尺二
寸高一尺髹以朱兩面皆戧金鳳凰紋藻爲飾
雙管以二竹相比爲之各長周尺九寸圍一寸二分每管
六孔孔各離二分用膠漆固如一兩端以錫束之髹以
朱剪二荻管爲頭長二寸薄則聲濁厚則聲清斟酌製
之用銅絲纏固安于二管之端吹荻頭以發聲而按管
孔以應律焉

洞簫古者造簫或以玉或以竹今制紫竹爲之長一尺九
寸五分圍三寸前五孔後一孔俱徑二分八釐開口半
竅名山口徑二分深五釐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
孔與前五孔俱離一寸一分下有穿繩孔離二寸二分
繫以紅絲長與簫等以黃錦囊貯之
龍笛以文竹爲之長一尺八寸圍二寸二分上開一大孔
曰吹竅徑三分五釐下開六孔各徑六分吹竅至前一
孔間三寸三分餘孔皆離五分尾有穿繩二小眼相對
末孔至穿繩眼離一寸三分吹竅至末共六寸通身髹
以朱用木雕龍首金飾之安于上端尾孔繫以紅絨絲
下垂若龍尾焉

右五節釋竹器

柷以桑木爲之狀如漆筩上方二尺四寸下濶一尺八寸
中虛有底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
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
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外三面繪山東
一面繪水水上穿一大圓竅徑四寸五分象日之浮于
海○止如椎以梓木爲之所以擊柷柄長二尺四寸
敔以梓木爲之狀如伏虎身長三尺首高一尺二寸五分
尾高一尺一寸背刻二十七齟齬繪黃色黑紋截以方

趺朱髹○籈以竹爲之所以櫟圉長二尺四寸中破一
尺二寸疏爲十二莖用篾箍之
木鐸鑄銅鐵爲鐸上安木柄鐸內施鉤懸垂木舌節舞者
執柄而搖之
相鼓小而匾或云懸擊于胸前或謂相鼓即拊鼓韋表糠
裹者皆非今制匾鼓安柄執而擊之

右四節釋木器

旌節簇紅纓爲之加塗金銅雲寶蓋于其上又用絲斜拔
刻花爲蓋覆纓上其頂處用皮金緣爲七層長七尺貫
以紅絨絲下綴以結竿長八尺五寸朱髹上安塗金銅

龍首口銜寶蓋下垂紅纓

籥古用葦籥今以竹爲之長一尺二寸三竅朱飾

翟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其巨細度籥孔足容朱漆之

柄端刻龍首長五寸飾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插龍

口中

右三節釋舞器

聖門禮樂統卷之十九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十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律呂宮譜

闕里志曰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以作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播之八音以爲樂器是以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長短廣狹小大輕重皆有數數者陰陽屈伸往來之迹也三三迭運九九相乘天地萬物之所生大和元氣之所鍾在聲律家謂之元聲中之道也和之至也故數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聲和而天地萬物之和應矣黃鍾者天地陰陽之和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六相生陰陽順應而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者法也以統氣類物呂者侶也以助陽宣氣爲義不同其中一也今按黃鍾之長九寸寸積九十分分十釐釐十毫毫十絲絲十忽方五十九萬四百九十萬得寸寸十曰尺尺十曰丈丈十曰引黃鍾之管其容子粟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爲籥籥十抄抄十撮撮二十圭圭六粒粒凡一千二百得籥十籥曰合十合曰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黃鍾之籥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籥則二十四銖爲兩兩四分分六銖銖十纍

纍十黍黍凡二千四百得兩十六兩曰斤二斤曰褩十五
斤曰秤二秤曰鈞四鈞曰石三之九之損之益之以合陰
陽之中以通律呂之和長短廣狹小大輕重以十有二律
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二平之以六成
之十二天之道也八音之器皆以是爲準毫不可違是以
聲出于器器之得失則聲之得失也八音惟革木不係于
律其餘六器淸濁高下必隨器審察齊一之樂始和也總
衆音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
應土而八音之器要必根祖出一黃鐘雖器萬有不同皆
克諧矣世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

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七律者如以黃鐘爲宮便以林
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
爲變徵此七律自爲一均其聲自諧古人合聲先吹律使
衆音皆合爲一律所出方用今人不解此而多謬也七音
之協四聲各有條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淸多
不諧協六器之定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
而從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又琴瑟聲微常見蔽于鐘磬
匏革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相符考擊失宜消息以盡至
于歌詩一句而鐘磬一擊轉折欠圓便失橋木貫珠之意
使不嫺習者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安足以

格神人召和氣乎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
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位北方水宅常使水氣
衰火氣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妻商雖父宮實
徵之子常欲以妻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又徵盛則宮唱
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妙達音律者必於此
而斡旋之度律均鐘以耳齊聲以聲定律而訂黃鐘之宮
準此中聲均瑟十六聲次第又以十六聲而齊六器聲高
者則抑而下之聲下者則引而上之過不及者則損益而
酌中之逐器而調合器而協使衆音皆翕合不相凌奪被
之奏者如出一人合作於一堂之上將見八風從律氣無

滯陰亦無散陽制物備而樂成故樂記曰致禮樂之道舉
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其十二律以子爲黃鐘十一月建焉
辰在星紀丑爲大呂十二月建焉辰在元枵寅爲太簇正
月建焉辰在娵訾卯爲夾鐘二月建焉辰在降婁辰爲姑
洗三月建焉辰在大梁巳爲仲呂四月建焉辰在實沈午
爲蕤賓五月建焉辰在鶉首未爲林鐘六月建焉辰在鶉
火申爲夷則七月建焉辰在鶉尾酉爲南呂八月建焉辰
在壽星戌爲無射九月建焉辰在大火亥爲應鐘十月建
焉辰在析木故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者爲陽
月之管謂之律太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六者爲陰

月之管謂之呂變陰陽之聲為十二調調各文之以五聲
一曰宮屬土為君日在戊癸二曰商屬金為臣日在乙庚
三曰角屬木為人日在甲己四曰徵屬火為事日在丙辛
五曰羽屬水為物日在丁壬文播之以八音配之以卦卦
各有風謂之八風一曰乾之音石磬屬之其風不周二曰
坎之音革鼓屬之其風廣莫三曰艮之音匏笙屬之其風
融四曰震之音竹簫管屬之其風明庶五曰巽之音木柷
敔屬之其風清明六曰離之音絲琴瑟屬之其風景七曰
坤之音土塤屬之其風凉八曰兌之音金鐘屬之其風閶
闔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凡十二律呂以陰陽之卦言十二月卦以
陰陽之位言黃鐘在子一陽得位其數則九故其卦為復
太呂在丑二陽得位其數則八故其卦為臨太簇在寅三
陽得位其數則七故其卦為泰夾鐘在卯四陽得位其數
則六故其卦為大壯姑洗在辰五陽得位其數六五故其
卦為夬仲呂在巳六陽得位其數則四故其卦為乾蕤賓
在午一陰得位其數則九故其卦為姤林鐘在未二陰得
位其數則八故其卦為遯夷則在申三陰得位其數則七
故其卦為否南呂在酉四陰得位其數則六故其卦為觀
無射在戌五陰得位其數六五故其卦為剝應鐘在亥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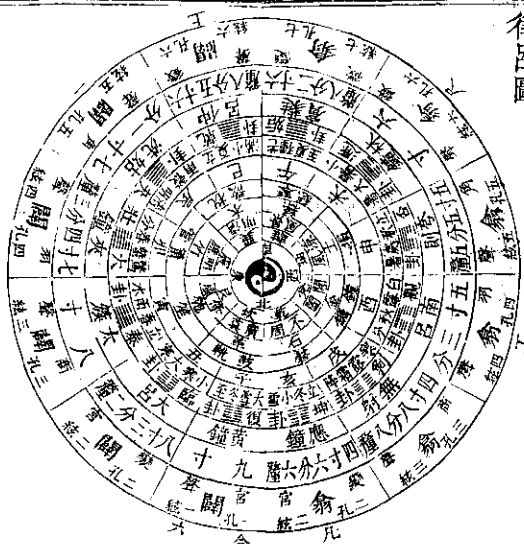
陰得位其數則四故其卦為坤數與卦皆自然脗合日月
所會謂之辰一歲十六會故為十二辰十二律應十二辰
者也但日月所會之辰在天而右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
旋如十一月斗柄建子黃鐘子之氣也子與丑合日月則
會於丑宮是為星紀之次與黃鐘之氣合焉十二月斗柄
建丑大呂丑之氣也丑與子合日月則會於子宮是為元
枵之次與大呂之氣合焉正月斗柄建寅太簇寅之氣也
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宮是為娵訾之次與太簇之氣
合焉二月斗柄建卯夾鐘卯之氣也卯與戌合日月則會
於戌宮是為降婁之次與夾鐘之氣合焉三月斗柄建辰

姑洗辰之氣也辰與酉合日月則會于酉宮是為大梁之
次與姑洗之氣合焉四月斗柄建巳仲呂巳之氣也巳與
申合日月則會于申宮是為實沈之次與仲呂之氣合焉
五月斗柄建午蕤賓午之氣也午與未合日月則會于未
宮是為鶉首之次與蕤賓之氣合焉六月斗柄建未林鐘
未之氣也未與午合日月則會于午宮是為鶉火之次與
林鐘之氣合焉七月斗柄建申夷則申之氣也申與巳合
日月則會于巳宮是為鶉尾之次與夷則之氣合焉八月
斗柄建酉南呂酉之氣也酉與辰合日月則會于辰宮是
為壽星之次與南呂之氣合焉九月斗柄建戌無射戌之

氣也戌與卯合日月則會于卯宮是爲大火之次與無射之氣合焉十月斗柄建亥應鐘亥之氣也亥與寅合日月則會于寅宮是爲析木之次與應鐘之氣合焉天左行一度布氣以生律日月亦右行一度合氣以應律積十二會皆與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所以然者何也日者太陽之精凡天之氣以日爲主焉月者太陰之精凡地之氣以月爲主焉日月會于上而成節次則陰陽會于下以應律呂如子月以後陰在上陽在下黃鐘六合埋之地中則陰從管入地下合陽陽氣上升而黃鐘六管所以飛灰猶大海每子時後亦陰與陽合而潮生也午月以後陽在上陰在下甤賓六管埋之地中則陽從管入地下合陰陰氣上升而甤賓六管所以飛灰猶大海每午時後亦陰與陽合而汐生也

趙氏悳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也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也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鐘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于黃故陽氣鍾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太簇者太大也簇奏也言萬物隨于陽氣大簇而生也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甤賓者甤萎也陰氣幼小甤萎也賓擯也陽不用之故曰賓也夷則者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

傷被刑法也無射者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也大呂者呂助也言陽氣方生陰氣助陽宣氣也夾鐘者夾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仲呂者謂陽氣盛長陰助成物也林鐘者林茂也盛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南呂者南妊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陰妊陽蓄助陽成功也應鐘者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

翼考云樂書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維比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因成以配律并至聽不足以達之

按六管飛灰之法後漢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

風所動者其灰聚

依古黃鐘九寸起律 以下律呂新書

朱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旣度量權衡皆出于黃鐘之龠則黃鐘之龠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矣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謬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耳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

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鐘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十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律長短圍徑之數

司馬遷律書

本文	改正
黃鐘八寸七分一 宮	八寸十分一
林鐘五寸七分四 角	五寸十分四
太簇七寸七分二 商	七寸十分二
南呂四寸七分八 徵	四寸十分八
姑洗六寸七分四 羽	六寸十分四
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 羽	四寸二分三分二
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	五寸六分三分二 強四百八十六
大呂七寸四分三分一	七寸五分三分二 強四百〇五
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 商	五寸 三分二 弱二百一十六
夾鐘六寸一分三分一	六寸七分三分一 強一百九十六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	四寸四分三分二 強六百〇二
中呂五寸九分三分二 徵	五寸九分三分二 強五百八十二

按索隱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記不同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為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一分七者誤也今以相生次序刻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為法如麻家太少餘分强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全分七百二十九為三分二千四百五十八為三分餘分之多者為强少者為弱列于逐管之下其誤字悉正之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為八十一分今以十為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為九十分亦以十為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寸數並同也○說苑曰度量權衡以粟生之一粟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易緯通卦驗以為十馬尾為一分○孫子算術曰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釐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漢前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

右定黃鐘分寸之法

鄭康成曰凡律空圍九分○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

魏徵隋志曰開皇元年平陳後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古律度合依時代制律其黃鐘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自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具數云

晉前尺黃鐘容黍八百八粒○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所校律尺與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並同

梁法尺黃鐘容黍八百二十八○此即祖暅所算造銅圭影表者也

梁表尺黃鐘三 其一容黍九百二十五 一容九百一十 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漢官尺黃鐘容黍九百三十九○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冷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

古銀錯尺黃鐘龠容一千二百

宋纖尺黃鐘凡二○協律郎和峴所造影表 一容一千二百 一容一千四十七

後魏前尺黃鐘容黍一千一百一十五○中尺黃鐘容一千五百五十五○後尺黃鐘容一千八百一十九○三尺皆杜夔所用調律尺

後周玉尺黃鍾容黍一千二百六十七
東魏尺黃鍾容黍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鍾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鐵尺律黃鍾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
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虛

右校黃鍾黍尺之制

已上蔡子律呂新書

律呂宮調

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子月日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漢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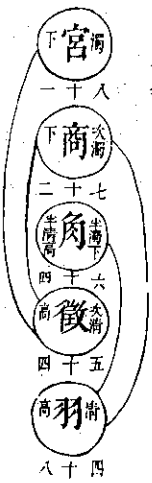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崐崘之陰取竹生于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爲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管吹以準鳳鳴而定律呂之音用生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鳳有雌雄鳴亦不等故吹陽律以候于鳳吹陰呂以擬于凰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爲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爲十二律旋相爲宮若黃鍾之均以黃鍾爲宮黃鍾下生林鍾爲徵林鍾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此黃鍾之宮也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呂之均以太呂爲宮大呂下生夷則爲徵夷則上生夾鍾爲商夾鍾下生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中呂爲角此大呂之調也中呂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太簇之均以太簇爲宮太簇下生南呂爲徵南呂上生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鍾爲羽應鍾上生蕤賓爲角此太簇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夾鍾之均以夾鍾爲宮夾鍾上生無射爲徵無射下生中呂爲商中呂上生黃鍾爲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爲羽也黃鍾下生林鍾爲角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爲商之次故還用林鍾正管之聲爲角此夾鍾之調有四

正聲一子聲也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姑洗下生應鍾爲徵應鍾上生蕤賓爲商蕤賓下生大呂爲羽大呂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是三分去一之次大呂上生夷則爲角夷則子聲短非蕤賓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爲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聲一也中呂之均以中呂爲宮中呂上生黃鍾爲徵黃鍾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徵是其三分去一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爲商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爲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林鍾上生太簇爲羽太簇正聲長非林鍾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亦是三分

去一之次太簇下生南呂爲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三子聲三也蕤賓之均以蕤賓爲宮蕤賓下生大呂爲徵大呂上生夷則爲商夷則下生夾鐘爲羽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鐘上生無射爲角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還用正聲爲角此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聲也林鐘之均以林鐘爲宮林鐘上生太簇爲徵正聲長非林鐘爲宮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爲徵之次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生姑洗爲羽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鐘爲角子

聲短非南呂爲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林鐘之調亦子聲二正聲三也夷則之均以夷則爲宮夷則下生夾鐘爲徵夾鐘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鐘上生無射爲商子聲短故還用正聲無射下生中呂爲羽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鐘爲角正聲長非無射三分三分去一爲角之次故用子聲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南呂之均以南呂爲宮上生姑洗爲徵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鐘爲商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應鐘上生蕤賓爲羽蕤賓下生大呂爲角正聲長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次此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無射之均以無射爲宮上生中呂爲徵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鐘爲商正聲長非無射爲宮之次故用子聲黃鐘下生林鐘爲羽正聲長非黃鐘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林鐘上生太簇爲角正聲長非黃鐘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應鐘之均以應鐘爲宮應鐘上生蕤賓爲徵蕤賓正聲長故用子聲蕤賓下生大呂爲商正聲長故用子聲大呂

上生夷則爲羽正聲長非蕤賓爲徵之次故用子聲夷則下生夾鐘爲角正聲長非大呂爲商之次故用子聲此應鐘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此謂迭爲宮商角徵羽也

五音相生圖

賈公彥疏據律曆志子午以東爲上生以西爲下生上生爲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主減故三分損一

鄭康成曰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下生者損一焉○按此旋相爲宮之法故每律皆可以起宮蓋黃鍾爲第一宮林鍾爲第二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呂十二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二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太簇爲商三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隔八相生之法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未爲林鍾之徵餘則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盧舜治曰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

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鄭康成司馬遷之圖術有補于律呂之說者○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准南子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穆○通典注曰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後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爲正二爲變變者和也○蔡氏季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閒有變宮角徵之閒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正聲之五聲用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

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出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但律呂散亡其器不可盡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義則猶可考也觀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堅日天地之眾茲正而十二律定故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致聲則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蓋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所從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有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短權為九寸而度其間徑如黃鍾之法為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可別中氣可驗苟聲和氣驗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者皆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秬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大小長短圓妥之不同為尤不可恃況

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籥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以前之律者其亦求之于聲氣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則得之矣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十終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十一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音器譜法

樂譜

十二律呂兼四清聲樂家相傳有十六色字母為之譜雖非古樂之正要皆當時所用也今太常樂亦仍十六聲之舊而用者止黃鐘之合太簇之四姑洗之一中呂之上蕤賓之勾林鐘之五南呂之工應鐘之凡清黃鐘之六清太簇之五其餘皆設而不用猶隋所謂啞鐘也蓋諸祭祀所

歌奏寔不出黃鐘中呂之二均為已足矣然蕤賓之勾變徵聲也宮調多不用之而用者止九聲耳九聲者合配五音出于喉舌唇齒牙而俗樂家乃以平上去入分之以配羽角宮商其徵音有其宮無其調

一曰平聲羽七調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按每聲俱有七調每調更轉調之運餘皆放此

二曰上聲角七調第一運越調二大石調三高大石調四雙調五小石調一名正調六歇指調七林鐘調

三曰去聲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二高宮調三中呂調四

道調五南呂調六仙呂調七黃鐘宮調
四曰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二大石調三高大石調四雙調五小石調六歇指調七林鐘調
五曰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此教坊俗樂之名即古樂旋相爲宮之意但以平上去入分配五音往往不相協不若辨字之清濁高下審聲之喉舌脣齒而歸之于五音六律總以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九字譜之也
今按五音每宮各有七調而元音大雅依稀可推所謂今樂由古樂也其訣曰宮商角徵徵羽宮黃太姑仲林南應合四一上尺工凡又有六五黃太清今大成樂用

黃鐘宮以合字起律謂之正宮合字調其分配所屬列圖於後

部位	喉	齒	牙	舌	舌	脣	喉	喉	齒
聲音	宮	商	角	徵	變徵	羽	變宮	少宮	少商
律呂	黃	太	姑	仲	林	南	應	清黃	清太
譜調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首譜

疊鼓　在殿陛之下先擊三百六十數以儆戒後又擊三通以節其進其擊法首以兩椎連雙擊鼕者二而鼓一擊又兩再作如前凡三作但末作鼓兩擊以別之三次共四擊此起鼓之例此後不必擊鼕但以椎于鼓上先後二擊者三三次共六擊此爲第一通又先後三擊者三爲第二通三次共九擊又急五擊者三而末緊加二擊以結之此爲第三通三次帶末二擊共十七擊通前共三十六擊以當一歲之運初起樂生巻班第一通畢俱升堂第二通畢俱入室第三通畢俱就位謂之著往

所以秩其始也全樂奏終其擊法又如前初起巻班第一通畢離位第二通畢致事第三通畢拜辭而散此全樂之收宮謂之飭歸所以謹其退也擊鼉鼓于始終者皆取儆戒之義焉

鼓字用左手擊　鼕字用右手擊　左手欲輕右手欲重

初起	扎扎鼕	扎扎鼕	扎扎鼕鼕
第一通	鼓鼕	鼓鼕	鼓鼕
第二通	鼓鼕鼕	鼓鼕鼕	鼓鼕鼕
第三通	鼓鼕鼓鼕鼕	鼓鼕鼓鼕鼕	鼓鼕鼓鼕鼕
結尾	鼕鼕		

大鼓大鐘　在大成門之左右初行祭禮則擊鼓祭事俱畢則擊鐘鼓三百六十擊鐘一百八響凡迎神送神俱鐘鼓齊鳴

麾　麾生執麾升龍向外降龍向内如迎神作樂舉之則升龍現高唱曰迎神樂奏咸和之曲迎神二字一讀欲勃然而起末稍加膛韻咸和之曲四字分排欲句尾聲悠然長但要舂容和雅不可暴戾急促每起一曲卽舉麾依歌章唱一聲凡入奏曲終聽櫟敔畢偃麾則降龍現高唱曰樂止欲颯然而去

柷　每奏一曲之始聽舉麾唱畢兩手舉止先撞底一聲次擊左旁一聲次擊右旁一聲共三聲以舉樂堂上堂下之樂俱統命于柷焉

敔　每奏一曲之終聽縣鼓響畢卽兩手舉籈先擊其首者三次逆櫟齟齬者三共六響以止樂堂上堂下之樂皆制命于敔焉

鎛鐘　宮懸左右各三架每奏一曲之始聽擊柷畢卽擊一聲以開衆音每架主一曲先左之中次右之中次左之北次左之北次左之南次右之南又次左之中又次右之中全樂八曲八響乃一曲之始條理也

特磬　宮懸南北各三架每奏一曲之終卽擊一聲以收衆音先南之中次北之中次南之左次北之左次南之右次北之右又次南之中又次北之中全樂八曲八響乃一曲之終條理也

縣鼓　宮懸四隅各一架每奏一曲之終聽特磬響畢卽擊縣鼓先乾響巽應次坤響艮應凡四聲葢一曲之收宮也

編鐘　宮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始卽擊一聲以開衆音自東而南而西而北輪更擊搏每曲八句八響乃一句之始條理也

編磬　宮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終卽擊一聲以收衆音自西而南而東而北輪更敲戛每曲八句八響乃一句之終條理也

楹鼓　足鼓鞉鼓堂上左右共四架每奏一句之終聽編磬響畢先擊楹鼓一響足鼓應之鼗鼓尾之凡三響三應三尾　播鞉鼓法持柄左轉兩耳擊三點葢一句之收宮也

登歌鐘　堂左一架每奏一字之始聽歌聲既發卽擊一聲以開衆音每句四字四響乃一字之始條理也

登歌磬　堂右一架每奏一字之終卽擊一聲以收衆音每句四字四響乃一字之終條理也

凡鐘磬在懸以樂生嚮向之方爲從下層自右數第一合字第三四字第五一字第六上字第八尺字上層自左數第二工字第四凡字第五六字第七五字聲響俱按律呂歌鐘同法譜列於左

編歌鐘磬譜

從右數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合		四		一	上		尺

從左數

清夾	清太	清大	清黃	應鐘	無射	南呂	夷則
	五		六	凡		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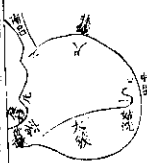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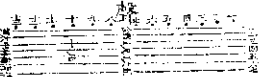
搏拊田鼓　搏在門內田在門外共四架每奏一字之終聽歌聲音畢即拍搏拊一聲速敲四鼓應之（拍搏拊法）初字以左手再字以右手三字又以左手四字則兩手齊拍敲田鼓（法）初字以右杖再字以左杖三字又以右杖四字則二杖齊敲蓋一字之收宮也

歌　乃一樂之主凡八音皆以和歌音之雅須其法不傳今止一字一韻審其爲喉舌唇齒以定其音律凡字俱有聲有音聲即字也音即其落韻也字有不能合音律者則以落韻合之如大成樂所用合四上尺工六等字合字屬宮（出於喉而落於喉內）四字屬商（出於商而落於齒之上齶）上字屬徵

（出於舌上而落於上齶之近外）尺字屬徵（出於舌頭而落於上齶之近內）工字屬羽（出於唇而落於唇之外）六字屬少宮（出於喉而落於喉外）五字屬少商（出於齒而落於唇之中央）總之歌在口中以律呂之九宮往來輪轉如琴之絃如簫之孔如鐘磬之在懸自合至六聲漸高而清自六至合聲漸低而濁得此九宮之聲音凡歌入口皆合律呂矣列譜於下

歌聲譜　五六凡工尺上一四合　自上而下漸低漸濁漸巨　自下而上漸高漸清漸細

歌口譜

琴譜

大成樂尚雅奏
舊彈琴家用勾
剔抹打吟猱綽
注等指法最多
皆悅耳玩目之
具非歌功頌德
之正聲不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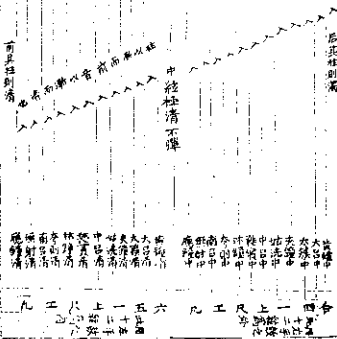
琴　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以中徽爲君中徽者第七徽也其位黃鐘中聲寄焉若求其中則寓於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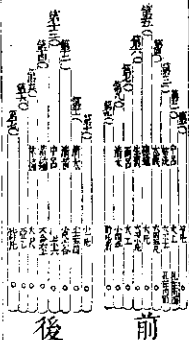
之緊慢緊慢適中其音自出是聲乃聲之元天地之中
聲爲世作樂之大根本也故朱子曰律曆家最重元聲
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求之之法取
竹之竅生厚薄均者祖蔡氏截竹探討之法以爲黃鐘
之管以定中聲遂法此聲製而爲簫先吹〈合〉字即黃鐘
也詳察其聲以右手勾第一絃而以左手中指擫擘七
徽上下之間如絃過于太緊則聲溢出徽外或在八九
之間必卻軫以慢之過于太慢則聲又爲不及或騰在
五六之上必進軫以緊之務求緊慢適中使中聲正對
七徽而後已中聲既定然後如尋常和絃法用得道仙

翁以調之絃既和平則十二律各得其位矣舊大成樂
譜俱按彈皆以七徽爲主其第一絃爲黃鐘律左手中
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勾一絃則〈合〉字應第二絃爲太蔟
律左手食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勾二絃則〈四〉字應第三
絃爲姑洗兼中呂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半右手食指
抹三絃則〈一〉字應用右手大指按七徽左手食指挑三
絃則〈上〉字應第四絃爲林鐘律用左手名指按七徽右
手中指勾四絃則〈尺〉字應第五絃爲南呂律用左手大
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挑五絃則〈工〉字應第六絃爲應鐘
兼清黃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半右手食指挑六絃則

〈凡〉字應用左手食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抹六絃則〈六〉字
應第七絃爲清太律用左手名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剔
七絃則〈五〉字應此譜之按彈者也
明朝釋眞儀詳載琴瑟譜俱散彈用一絃至六絃曰〈合〉
〈四〉〈上〉〈尺〉〈工〉〈六〉然去一則留七去七則留一旋相爲宮俱
可用散勾一絃爲〈合〉字勾二絃爲〈四〉字勾三絃爲〈上〉字
挑四絃爲〈尺〉字挑五絃爲〈工〉字挑六絃爲六字此譜之
散彈者也

張鶚曰彈琴之法按徽則聲短而殺不比于瑟焚若
散彈則聲洪而長方與衆音相和
又鶚應京曰古彈琴與瑟同安馬柱支絃對徽乃以
右手鼓于臨岳之下則達越之聲見矣若以左手按

絃附木則其聲暗陂短促如鷄啄本略無音韻聽之
令人孔悲令人太常大成樂皆如之則琴達越之法滅
矣其何以合人聲而歌于堂上哉蓋按絃附木之法
可用于雜調而不可用于雅樂雜調或按或散一浮
一沉乃能相濟而成調若雅樂雖取合律呂單按則
木則韻短止用散聲則聲渙或散或按則雜亂不齊
惟以柱馬對徽鼓之則地天交泰而中聲出爲宜乎
其達越也自推樂亾而琴馬之制亦發今宜細審中
聲律呂恍定亦照鼓瑟之法術絃益奏一散一按散
者其正絃也而按者其助絃也如散勾一絃爲〈合〉字
則按九徽挑三絃以助之散勾二絃爲〈四〉字則按九
徽挑四絃以助之散挑四絃爲〈尺〉字則按十徽勾二
絃以助之散挑五絃爲〈工〉字則按十徽勾三絃以助
之散挑六絃爲〈合〉字則按中徽勾四絃以助之二三
四五絃疊爲正助推一絃六絃爲宮在君位不敢以
之作助此譜之散按兼彈者也其聲達越與瑟相和
歌聲不能捨之彈法最
妙乃今之所用者也

瑟　二十五絃各設一柱第十三絃居中爲內外清中之界謂之君絃居所不動其餘馬柱游移不定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上下以坐和其音外十二絃具十二中律內十二絃具十二淸律或一手指作或兩手合作俱可一手指作則止用外一至十二內一至四若兩手合作則內外二十四絃俱用外第一絃爲黃鐘律用右手食指勾則〔合〕字應內第一絃爲淸黃律用左手食指勾則〔六〕字應外第二絃第三絃爲太簇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四〕字應內第二絃第三絃爲淸太律用左手中指食指撮則〔五〕字應外第四絃第五絃爲姑洗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一〕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六絃爲中呂律用右手食指勾則〔上〕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七絃第八絃爲林鐘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尺〕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九絃第十絃爲南呂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工〕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十一絃十二絃爲應鐘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凡〕字應內絃左手法同內外二十四絃不可參差先後欲清中相應疾徐如一其兩絃兼彈者取陰陽相配也自中呂而上以律配呂自中呂而下以呂配律琴之兩絃兼彈者蓋取老少相配也一二三絃用少配老四五六絃用老配少若欲稍作指法少配老或可吟而下注老

配少或可猱而上綽總欲琴瑟協和則他音不能摻下矣

笙　凡吹竹音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匏屬按其孔則有聲放其孔則無聲故謂之鼓笙鼓者動也按其孔則氣從山口出以鼓動其簧而聲發矣笙後而

居中一長管位第十四乃黃鐘中聲譜以合字應其第十二管乃黃鐘清聲譜以六字應凡吹合字必吹六字亦取清中相和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開如吹十二管六字又兼按十三管小六吹之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爲太簇律用右手食指及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四字應第一管第三管第十管爲姑洗律用右手食指大指左手大指按其孔則一字應第二管第十三管爲中呂律用左右手大指按其孔則上字應第十二管十五管爲林鐘律用左手食指中指按其孔則尺字應第三管第七管第十一管爲南呂律用左手大

指右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工字應第五管第六管第十管爲應鐘律用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凡字應又第一管爲勾凡第九管爲助凡清一第十六管爲亞乙十七管爲背凡審其調之清濁皆可取爲助音而雅樂不用也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爲清太律用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五字應欲知各管之配合當看下文點笙歌訣云

內外孔字音歌訣曰

一三十管一字眞　二管十三上字聞
四八十一爲四字　十二十四六合音
三七十一應工字　十二十五尺字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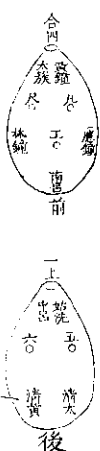
合黃孔字音歌訣曰

五六勾凡九凡清一　亞乙背凡十六七
又加十三爲上字　徐徐用字呼與吸

此總括管孔以清中數聲兼言之若大成樂止用合四上尺工六六字當依所列蹋管取應用字口按孔單吹勿以兼音亂雅爲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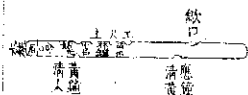
壎譜

合四　黃鐘　太簇　尺　尺　工　林鐘　應鐘　南呂　前

一上　姑洗　中呂　五　六　清黃　清太　後

塤　吹時先以兩手名指屈蟠塤底作環抱狀而兩手大中食五指並閉五竅兩大指按後二孔兩食指按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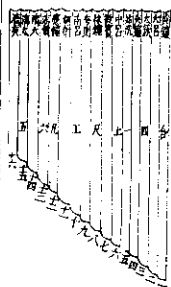
二孔右中指按前下一孔平氣俯唇輕而吹之則爲黃鐘律譜以合字應畧俯唇微仰而吹則爲太簇律譜以四字應微仰更加氣則爲姑洗律譜以一字應仰極重吹則爲中呂律譜以上字應放前上右一孔則爲林鐘律譜以尺字應凡放尺字餘孔俱閉放前下一孔則爲南呂律以工字應凡放工字止閉凡六五字放前上左一孔則爲應鐘律譜以凡字應若放凡字止閉五六字放後左一孔則爲清黃律譜以六字應凡放六字止閉五字放右一孔則爲清大律譜以五字應凡放五字諸孔盡開此器極難取音急不鳴緩不洪仰口蹙唇徐嘘

有力方得正聲是在審音者裁制之○嚴氏曰塤篪其竅盡合則爲黃鍾其竅盡開則爲應鍾蓋相應和也

篪譜

篪　如吹笛法用左手名指挽其繩橫而左偏其吹口在布頭管面上較他孔稍大左尾上有穿繩二小孔爲黃鍾清太二律六孔俱閉調氣輕吹則(合)字應重吹則(五)

字應當尾有一底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只開此孔餘皆閉左頭第一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一字此孔與底孔俱開餘俱閉第二孔爲中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一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第三孔爲林鍾律以(尺)字應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二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第四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字此孔與下三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後一孔爲應鍾律輕吹則(凡)字應又爲清黃律重吹則(六)字應凡吹六

字止開此孔餘俱閉八器之中惟篪箭大而內濶吹之甚難止容微氣輕取與壎相和以合衆樂舊譜呼底孔開爲陽尾閉爲陰尾譜多不同當以此爲法也

鳳簫譜

鳳簫　用兩手捧持自各管吹起每管一聲第一爲黃鍾律以(合)字應第三管太簇律以(四)字應第五管姑洗律以(一)字應第六管中呂律以(上)字應第八管林鍾律以(尺)字應第十管南呂律以(工)字應第十二管應鍾律以(凡)字應第十三管清黃律以(六)字應第十五管清太律以(五)字應每管頭俱有闕竅爲吹口次第輕吹則聲得矣

雙管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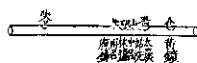
雙管　臨時拔荻頭入口含吹以吞吐深淺爲字之抑揚兩管同一音六孔盡閉篇內爲黃鍾律以(合)字應自下而上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

律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仲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六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此器聲調過高當俯而抑之斯與衆音諧和凡放一孔此孔以下盡開孔以上盡閉餘簫笛等皆放此

洞簫譜

洞簫　簫衆樂之祖也本黃鐘之管而爲之吹簫以唇安山口上全在口唇之俯仰吹氣之緩急唇仰急吹則清

唇俯緩吹則濁簫底孔及穿繩眼黃鐘也若吹此律六孔皆閉俯唇輕吹則合字應仰而急吹則爲清黃律則六字應自尾起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俯唇輕吹則四字應仰而急吹則爲清太律五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中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後一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自下而上以漸而清象一陽之氣自黃泉而升也凡和琴瑟熊笙簧全賴此器定黃鍾之聲如教坊俗樂所用不合尺寸是鄭衛之音未可和雅樂也其嚴辨之

笛譜

笛　橫而右偏其吹口在左頭孔而上較他管稍大右頭底孔及穿繩眼黃鐘也若吹此律六孔盡閉微氣輕嘘則合字應自右頭起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俯唇輕吹則四字應重吹則清太律以五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

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中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六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重吹則清黃律以六字應斷不可用俗樂所制者彼止取悅耳導淫與律呂相去遠矣

舞譜

旌節　舞將陳執節前導旣列綴兆則分東西立舞生之首如翼帛麾生唱樂奏寧和之曲東階節生亦揚節唱曰奏寧和之舞三獻皆同舞畢西階生抑節唱曰舞止遂植節架上舞生俱歸班

相鼓木鐸　節武舞以金鐸節文舞以木鐸一聲應一步傍侍者執搖聽堂下樂旣發聲即搖一聲隨舞生所向之方辰俯則先俯仰則先仰以爲舞容之節相鼓用手執于胷前所以輔鐸再搖一響則擊鼓一聲以應之

籥翟　籥用左手横執之有竅而不吹或云綴兆轉折入侍將佾文以節走

翟用右手執之　翟縱籥横齊肩執之爲執起之齊目爲舉平心執之爲衡盡之向下執之爲落向前正舉爲拱向耳偏舉爲呈籥翟縱横兩分爲開籥翟縱横相加爲合籥翟縱合如一爲相各分順手向下爲垂兩執相接爲交凡執籥秉翟俱右手在外左手在內其手指俱大指在內四指在外縱則如繩横則如衡執秉者不可忽也

舞　鼓聲旣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於陛上左右相向聽節生唱奏寧和之舞則散而爲佾聽唱樂止則聚而成列忽散忽聚部位不亂如兵家之陣法然凡舞東階者面東則西階者面西東階者面西則西階者面東又東階者用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用右手右足舞蹈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各各成偶不可亂也

凡立之容五　兩階相對爲向內立　兩階相背爲向外立　俱面正北爲朝上立　兩兩相對爲相對立　兩兩相背爲相背立

舞之容二　兩階相顧作勢爲向內舞　兩階相負作勢爲向外舞

首之容三　舉面朝上爲仰首　俯面向下爲低首　左右顧爲側首

身之容五　起身正立爲平身　曲其背爲俯身　正立左右轉爲側身　轉過爲回身　開左右膝直身下坐爲蹲身

手之容五　一手高舉爲起手　順下爲垂手　前伸爲出手　兩手合舉爲拱手　相持爲挽手

步之容二　前邁爲進步　後縮爲退步

足之容七　起足前尖以足跟著地爲蹺足　起足後跟以足尖著地爲點足　進足稍前爲出足　膝前足後爲曲足　履位遷換爲移足　左足加右右足加左爲交足　反履底向上爲蹈足

禮之容九　屈身出手下賜爲授　更屈身出手上承爲受　拱手後退爲辭　拱手向左右爲讓　低首屈身拱手爲謙　平出兩肘拱手齊心爲揖　低首屈身至地爲拜　屈膝至地爲跽　點首爲叩頭　蹺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爲舞蹈

舞生按譜作勢　凡舞合字四字欲遲工字六字欲疾上字尺字欲適中　聽鐸鼓旣響兩階羽籥齊作進退俯仰象文德之容合歌聲之妙而舞之能事畢矣

曲奏譜

大成樂其六曲入奏內疊奏二曲其譜只有合四上尺工六六字其用二律三呂五正聲一子聲有宮商徵羽而無角有喉齒舌唇而無牙元朝歌章與此同而曲譜則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十字全用今之譜未知誰氏所作（舊傳協律郎冷謙爲之）自明初肄于太常頒行天下洎今遵守播之八音按譜奏聲亦能諧和但字句不全係宮商入之喉舌唇齒者未免格格不合是在歌者神而明之焉

迎神　樂奏咸和之曲　無舞

大(太四)哉(南工)宣(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中上)維(南工)持(林尺)王(中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中上)聖(黃合)容(太四)

奠帛　樂奏寧和之曲　有舞

自(太四)生(中上)民(林尺)來(中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林尺)神(中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中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六)馨(林尺)惟(南工)神(林尺)之(中上)聽(太四)

初獻　樂奏安和之曲　有舞

大(太四)哉(中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中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上)以(中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中上)清(黃合)酤(南工)惟(林尺)馨(仲上)嘉(林尺)牲(中上)孔(黃合)碩(太四)薦(太四)羞(南工)神(黃合)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假(太四)

亞獻　樂奏景和之曲　有舞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中上)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之(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罍(中上)惟(南工)清(林尺)且(太四)旨(中上)登(中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中上)於(黃六)嘻(南工)成(林尺)禮(中上)

終獻　曲舞皆同亞獻

徹饌　樂奏宣和之曲　無舞

犧(中上)象(太四)在(中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中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旣(仲上)芬(林尺)旣(太四)潔(中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中上)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中上)福(林尺)率(黃合)遵(南工)無(林尺)越(中上)

送神　樂奏祥和之曲　無舞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中上）宗（太四）恪（黃六）共（南工）祀（林尺）
事（中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中上）格（林尺）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馭（太四）
還（林尺）復（中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中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中上）福（太四）

望瘞　樂同送神　無舞

按文廟舞凡六變初變在綴之中東西立象尼山毓聖五老降庭再變而為佾數稍前進象筮仕于魯而魯治三變而東西分象歷聘列國而四方化四變稍後退象删述六經告備于天五變而左右向象講論授受傳道於賢六變而復歸于綴中東西立象廟堂尊崇弟子配享攷　帝王樂舞武舞退文舞進由一成至十二成一變至九變其綴兆皆起于南而散于南與此不同也

聖門禮樂統卷之二十一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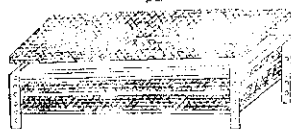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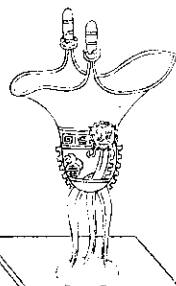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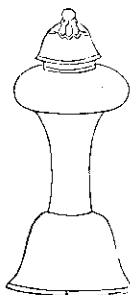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纂輯

禮器圖像

篚　爵　坫　登
鉶　簠　簋　籩
豆　牲盤　俎　毛血碟
饌盤　供案　鼎　几
花瓶　香合　燭臺　燭檠
太尊　山尊　雲雷尊　著尊

犧尊　象尊　壺尊　罍洗案
盥盆　頫架　龍羃　龍勺
供尊案　祝版　獻尊案　福爵
胙盤　罍　洗　帨巾
巾笥　燔爐　鐏　笲
茅沙池　執爐　提爐　高照燈
弔燈　庭燎　路燈　燎叉
瘞[illegible]　齋牌　戒牌　誓牌
[illegible]　班位牌　昭穆牌　拜席

計數六十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禮器
二
篚
以竹爲之
以盛幣帛
爵
範金爲之明堂位曰夏
以琖商以斝周以爵
坫
以置爵亦承尊
陸氏曰古者爵
有承盤坫與豐
是也
登
皆鎔金爲之
登薦太羹鉶
盛和羹
鉶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禮器
三
簠
皆範金爲之有虞氏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方而簋員
簋盛稻粱簠盛黍稷
簋
籩
古今皆
竹製
郊特牲曰鼎俎奇
而籩豆偶陰陽之
義也籩豆之實水
土之品也
豆
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
魯玉豆雕篹制各不同

牲盤

漆木爲之朱中黝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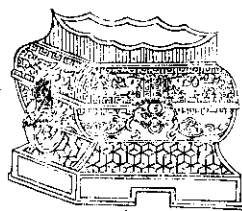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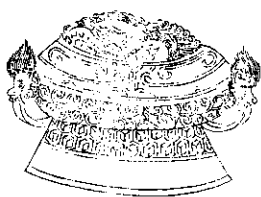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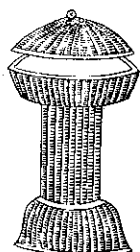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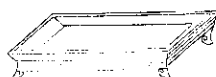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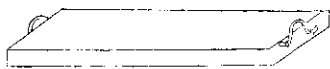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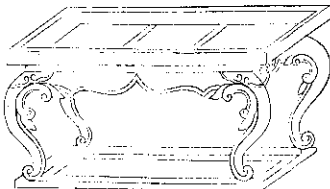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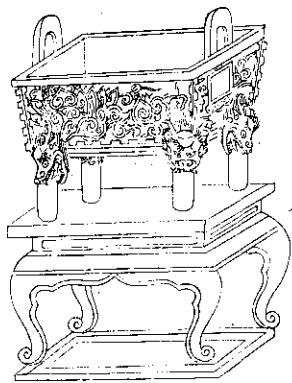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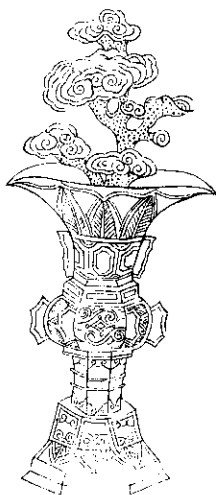
俎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謂足下柎也詩曰籩豆大房謂兩端跗足如堂房也

兩端赤中央黑

毛血碟

銅爲之或以甆

饌盤

漆木爲之

花瓶

範金爲之置於供案

香盒

雕漆爲器貯香

設於供案左右

燭臺

範金爲之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爲山雲狀

雲雷尊

紐以螭首腹畫雲雷之狀取義其來不測貯初獻酒

著尊

殷尊也著地而無足

卣

中尊也釀秬黍爲酒以鬱曾和之用貯以灌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十一

罍洗尊

盥盆

注水灌手將祭時凡與祭者相次滌潔然後行事

頮架

福爵
白金爲之三獻畢用貯
祭酒正獻官跪而飲之
下堂再拜謝
胙盤
木爲之三獻畢用盛祭肉
正獻官跪而受之下堂再
拜謝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十四
罍
洗
皆所以盥臨事而盥致齋恭之意罍盛水洗受棄水不
敢傾于廟庭之地嚴敬之至也罍範饕餮洗飾龜龍

帨巾
以繒爲之或以布
將祭滌手以拭
巾笥
或竹器或
木器以函
帨巾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十五
燔爐
彝
範金爲之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
虎彝蜼彝斝彝皆以盛灌酒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夫
斝
茅沙池
古銅為之
貯以茅沙
所以縮酒
執爐
提爐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二 禮器
七
高照燈
弔燈

庭燎

路燈

誓牌

宿牌

齋牌

戒牌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輯校

樂器圖像

樂舞圖像奏樂位次圖附

編鐘

持磬

瑟
柱
篪
鳳簫

龍笛
洞簫
雙管

塤
笙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樂器 七
楹鼓

懸鼓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樂器 八
應鼓

鼗鼓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樂器
九
搏拊

敔
籈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樂器
十
田鼓
柷
止

旌
節
籥
翟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樂器
十二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舞佾
十三
太 目 四
林 民 尺
太 誰 四
仲 其 上
仲 生 上
仲 來 上
黃 底 合
太 盛 四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舞佾
十三
南惟工
仲神上
黃度合
仲前上
林師尺
太明四
太越四
太聖四
合籥向上過右足於左交立
合籥向上過左足於右交立
合籥向上拱手平身立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舞佾
十四
仲粢上
仲其上
黃禮合
林斯尺
太帛四
林成尺
太容四
仲肅上
合籥躡右足向東
合籥轉身向上平立拱手
回身正立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舞佾 十五
太 黍 四
黃 非 六
南 惟 工
仲 之 上
南 工
林 馨 尺
林 神 尺
太 聽 四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舞佾 十六
太 大 四
黃 聖 合
南 工
仲 上
仲 哉 上
太 師 四
林 天 尺
太 德 四

仲 作 上
合籥拱手向西出右足
兩兩相對自下而上兩班相對舉籥東西立
合籥翟向東過右足丁左交立
仲 以 上
轉身東西相向立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舞佾
七
仲 時 上
開籥向上起左手于肩垂右手于下蹺足向前
稍前舞蹈兩班上下俱垂手向外舞
林 無 尺
合籥蹈右足轉身
合手謙進步向前雙手合籥翟
大 樂 四
合籥轉身拱手向東出左足
上下俱垂手惟兩中班上下十二人俱垂手蹲身東西相向
合翟向東微左足虛右足根斜拱手上
林 崇 尺
相向立兩班上下以翟相籥
太 祀 四
開翟向上起右手于肩垂左手于下蹺左足向前
向裏垂手舞
仲 敎 上
合籥向東拱手蹺右足
回身再謙兩班上下東西相向合足而立

黃 清 六
躬身向上開籥起手向左蹺右足尖
稍前舞向外開籥舞
合籥向上低首
林 惟 尺
雙手平執籥翟開籥翟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舞佾
六
林 嘉 尺
合籥向東拱手出左足
側身垂左手兩班俱垂左手向外舞
黃 孔 合
開籥向西起右手于肩垂左手于下蹲身曲左右足更加左足虛其根以足尖著地
雙手舉籥翟躬身
南 酤 工
躬身向上開籥雙手向右蹺左足尖
仲 馨 上
向裏舞
開翟起右手于肩垂左手于下蹲身曲右足更加左足虛其根以足尖著地
合籥翟朝上正立
仲 牲 上
合籥向西拱手出右足
太 碩 四
躬身正揖
開籥轉身向東起左手于肩垂右手于下蹲身曲左右足虛其根以足尖著地
躬而受之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三 舞佾 三

奏樂位次之圖

麾　　麾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瑟　　瑟

搏拊　柷　　敔　搏拊

龍笛　鳳簫　洞簫　笙笙　　龍笛　鳳簫　洞簫　笙笙

塤　篪　　篪　塤

鐘　　磬

鼓　丹陛　鼓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6 columns each side)

右成化時八佾舞圖自嘉靖九年改為六佾今沿之

萬松書院藏板

聖門禮樂統卷二十三終

陽穀 劉 琰 閱正　　江浦後學張行言編志

聖配林廟 圖志

至聖廟　在今縣城中央即闕里故宅也中爲正殿九間徽宗崇寧元年詔殿名大成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左右弘治十二年廟災奉旨重修餘俱係重修不復載○殿兩簷高七丈八尺闊一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前面盤龍石柱中後鐫花石柱中楠木殿柱每徑圍一丈龍頂天花板四百八十六片俱渾金盤龍上下金碧琉璃照耀五色露臺陛級俱鏤雕石闌門窗槅葉皆用古銅範以壽山福海後爲寢殿七間祀夫人亓官氏附簷高六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深五丈嵌飾制度俱倣正殿寢殿之東爲殿三間西向以祀伯魚寢殿之西爲殿三間東向以祀子思又後爲聖蹟殿凡夫子平生出處進退之蹟皆勒石于壁正殿之前爲杏壇即講堂遺址也上下金碧五色壇旁有手植檜亭亭玉立生色不變壇左右爲兩廡連廊共一百間高二丈三尺每廡闊五十五丈深二丈五尺嵌飾同前壇前爲宋眞宗御贊石碑十有二座皆光潔如玉又前爲大成門五間高二丈八尺闊六丈五尺深三丈五尺嵌飾同前門六扇古銅砲釘獸面金鋪盤龍金環內建十四棨戟二旁有掖門左右各三間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有唐宋金元碑各覆以亭高三丈餘闊二丈有奇亭之左爲居仁門今曰燕申門又左爲毓粹門是爲廟東亭之右爲由義門今曰承聖門又右爲觀德門是爲廟西前爲奎文閣舊本五間增爲七間三簷

高七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更加壯麗閣兩傍各建掖門三間又兩傍空房共三十間仍舊制又東西列各朝御製碑亭舊四座新五座各高三丈五尺四面各闊二丈五尺又豐碑四統各長一丈三尺闊七尺一寸厚一尺七寸龍頂高六尺六寸闊七尺三寸龜趺高七尺五寸長一丈五尺闊七尺五寸掖門東爲衍聖公齋宿所一十一間掖門西爲有司齋戒所一十一間闕前門五間漢魏古碑在焉門之前爲大中門五間高二丈四尺闊六丈四尺深二丈四尺甃砌彩畫五色具備兩傍又新添小門各一間　大中門之前曰三門蓋金之舊制也又前爲二門五間高一丈七尺闊五丈四尺深二丈八尺四圍俱石柱甃砌同前兩傍又新添小門各一間　門外爲石橋三座以跨壁水中闊三丈三尺長五丈兩傍各闊一丈長各四丈俱雕白石闌河岸俱石甃橋前

大門五間皆圓洞如城門制退後二丈爲八字牆飾以金碧面牆一堵長五丈五尺用須彌石座琉璃金碧大門內東西又新添門三間左曰快覩右曰仰高琉璃五彩面牆外東西各爲一坊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金字大書其前有石坊曰太和元氣　前爲欞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豎下馬牌一座金章宗明昌二年立門南有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南城門相直城門上鐫萬仞宮牆胡纘宗書自廟門以內檜栢千章蓋數百年物矣

自廟之西偏爲啟聖公廟前爲正殿五間高三丈闊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金碧龍鳳與至聖殿埒後爲寢殿三間祀夫人顏氏廟前小便門三間彩畫如前又前爲金絲堂五間以貯樂器相傳即夫子故

宅魯共王聞樂處也高二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一尺檐楯同前前為啟

聖門

自廟之東偏為家廟五間祀先聖二世祖泗水侯三世祖沂國公及中興祖考妣同一圓孔氏子孫私祠也高三丈濶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壯麗並如前廟前小便門三間

詩禮堂五間宗子所為糾族宣訓之地舊為宋真宗駐蹕處爰錫孔氏使為齋室明更今名高二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餘同前家廟後為神厨二十四間高一丈六尺其面濶二十五丈六尺深各一丈六尺堂前庫房九間高一丈六尺濶八丈五尺前為

燕申門

又至聖寢殿東為后土祠三間高一丈六尺濶八丈五尺西為望瘞所三間如后土之制四隅為樓以比王公之制高各十五丈有奇

廟左為衍聖公第第前為闕里坊蓋古闕里也坊內為鐘樓樓稍後為門三重儀門內曰正堂堂兩旁綠房周匝堂後為川堂川堂以內盡屬公府樓榭堂房美不備述

廟右為四氏學其制有頭門二門左右角門明倫堂五間東齋五間曰啟蒙西齋五間曰養正後堂五間再後堂五間曰公子號房衍聖公襲封讀書處東為教授宅西為學錄宅學前為鼓樓明萬曆十年遷建曾縣事知州孔弘重修

謹按聖廟剏于魯哀二十七年漢晉唐宋代為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始乃大備元至元丁卯大德戊戌至正辛卯凡三修焉明洪武初奉詔修飭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成化十八年始廣正殿為九間規制益宏弘治十二年災奉詔重加鼎建遣輔臣祭告正嘉隆萬以來代有修葺至

今聖天子在上崇師拜道屢幸闕里益發帑金廣為修建

聖道之尊榮宮牆之美富蓋至此而無以加矣

復聖廟　廟在孔廟東北三百餘步即陋巷故址也巷北有井曰顏井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神宗熙寧間太守孔宗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蘇軾為記弘治十五年奉勅重修中正殿七間祀復聖南向後寢殿五間祀戴氏東西廡各七間分祀後世有功德者正德已巳落成有御祭碑記祭用春秋二仲上丁宗子博士

主祭

今皇上康熙三十四年戶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

書奉

敕撰贊曰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

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

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宗聖廟　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明正統九年甲子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圮奏請奉詔重修

中正殿七間祀宗聖南向配以思孟後寢殿五間祀
夫人東西廡各五間祀群弟子學士許彬記石萬曆
七年博士曾承業奏請詔山東撫按下撫所司出帑
金一撤其廟而新之宏敞壯麗僅亞孔廟祭如顏子

今皇上康熙三十四年戶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
書奉
勅撰贊曰
洙泗之傳曾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
止善爲明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
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述聖廟　廟院在鄒縣南門外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
孟授受于此元元貞間縣尹司居敬建中庸精舍大
德六年縣尹宋彰請于朝改名中庸書院延祐二年
奉旨改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永樂
七年知縣朱璠從於曝書臺東與斷機祠相望正德
元年始以衍聖公嫡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
子思廟祀以孟子配孔門達者從祀春秋致祭牲用
少牢

今皇上康熙三十四年戶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
書奉
勅撰贊曰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德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
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亞聖廟　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
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里
四基山因于墓旁建廟立碑孫復爲記後以距城遼
遠徙建東門之外明宣德四年縣令朱璠復徙南門

之外中爲正殿七間亞聖南向樂正子配後寢殿五
間祀夫人東西廡各七間祀群弟子餘並載圖祭如
顏子

今皇上康熙三十四年戶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
書奉
勅撰贊曰
哲人其萎揚烈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闢
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
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林廟圖
萬松書院

至聖廟圖
四氏學
大成門
奎文閣
大中門
三門
二門
下馬牌
下馬牌
藏板

復聖廟圖
宗聖廟圖

述聖書院圖
會賢堂
中庸精舍
述聖書院

亞聖廟圖
亞聖殿
承聖門
家廟

尼山圖

五老峰

昌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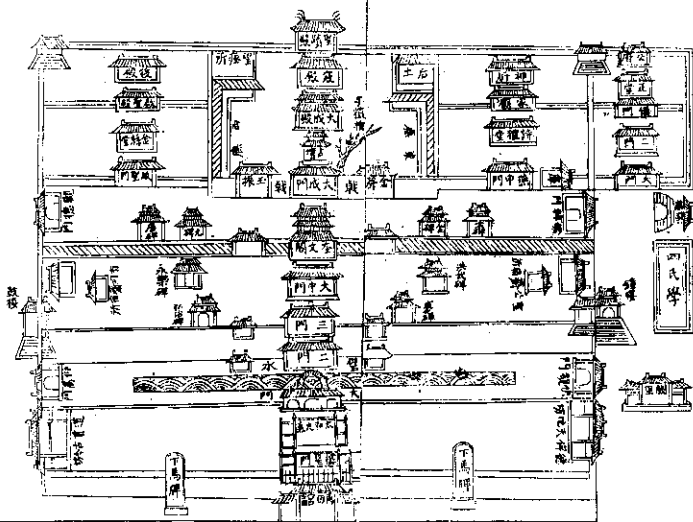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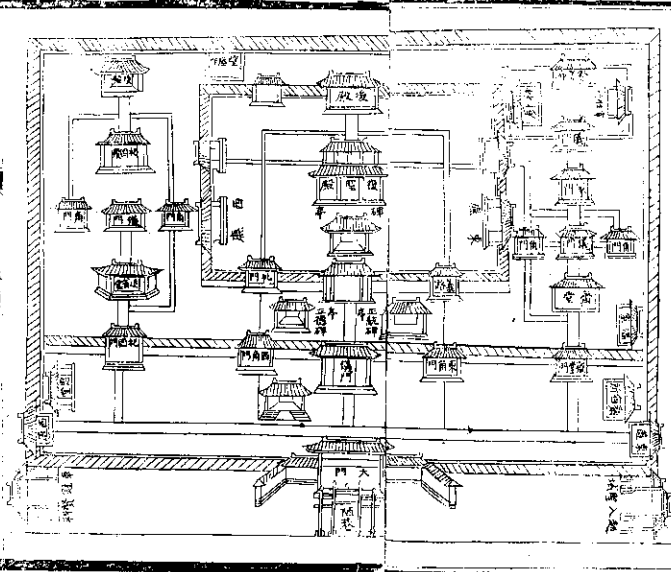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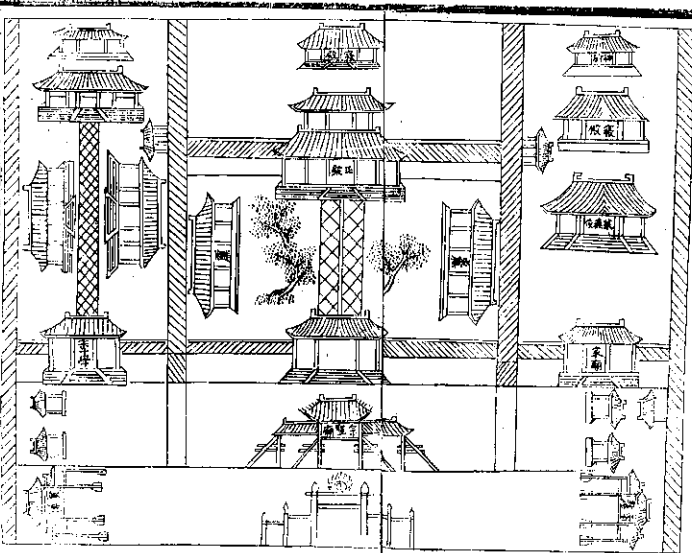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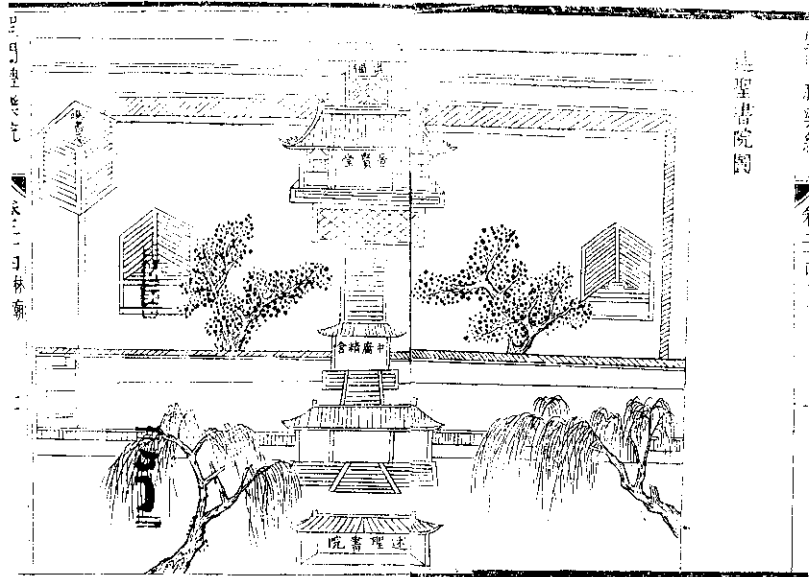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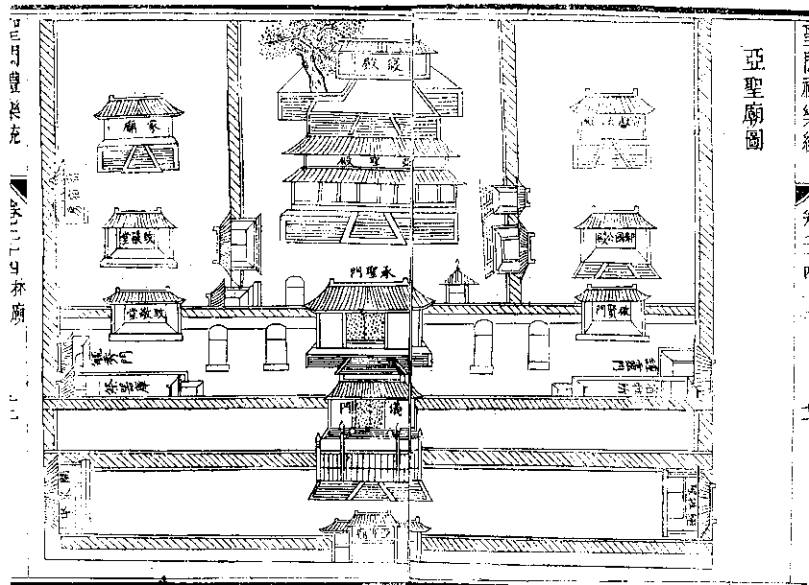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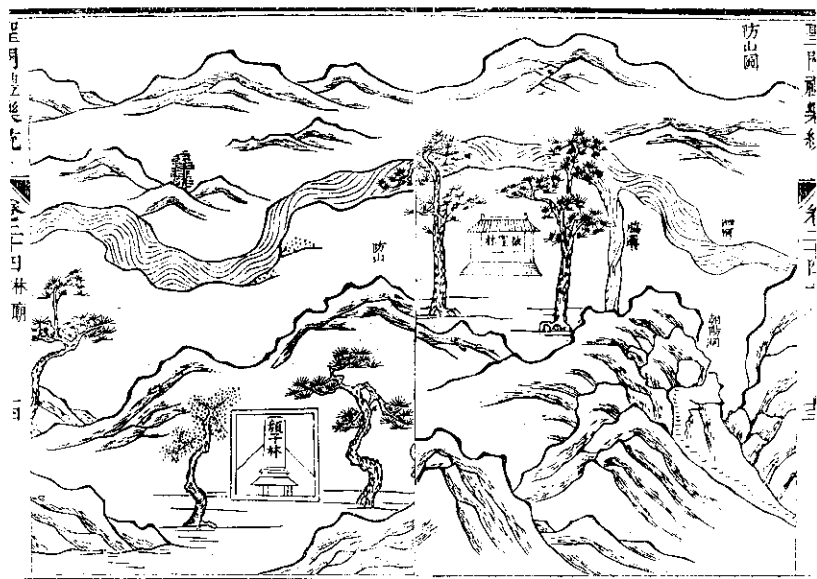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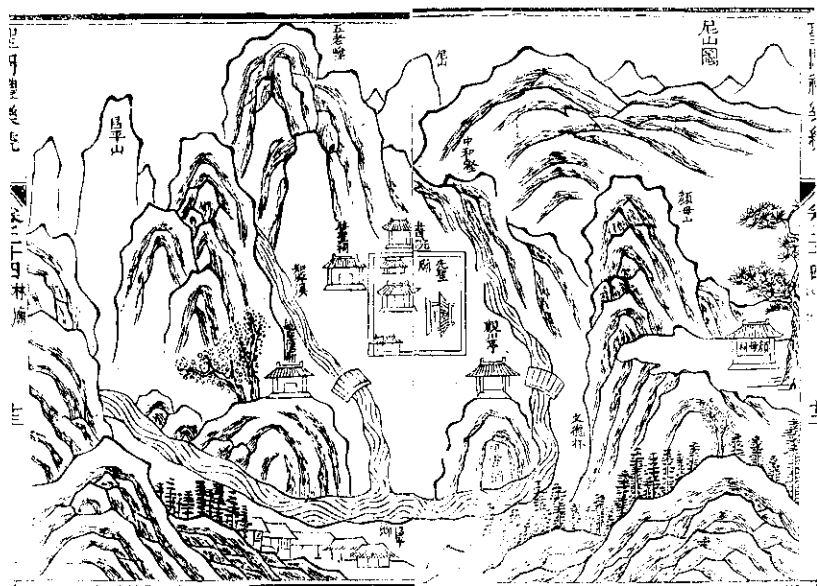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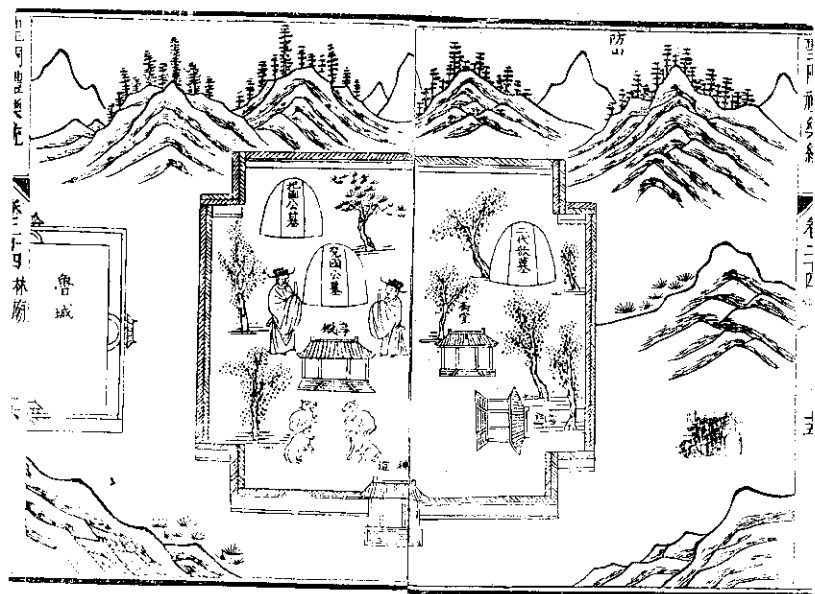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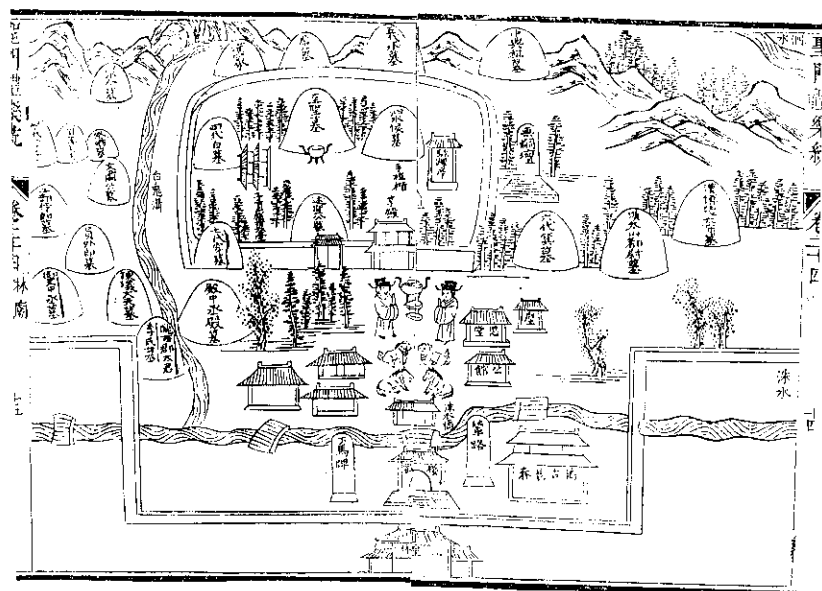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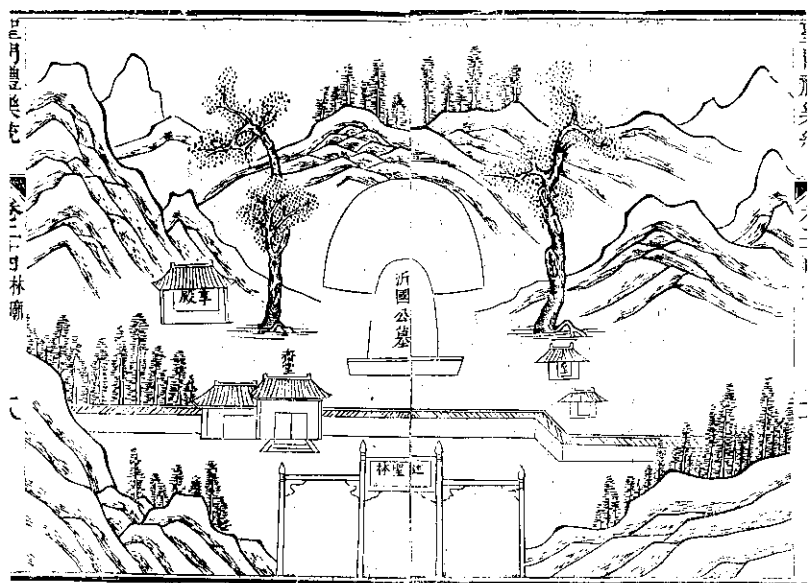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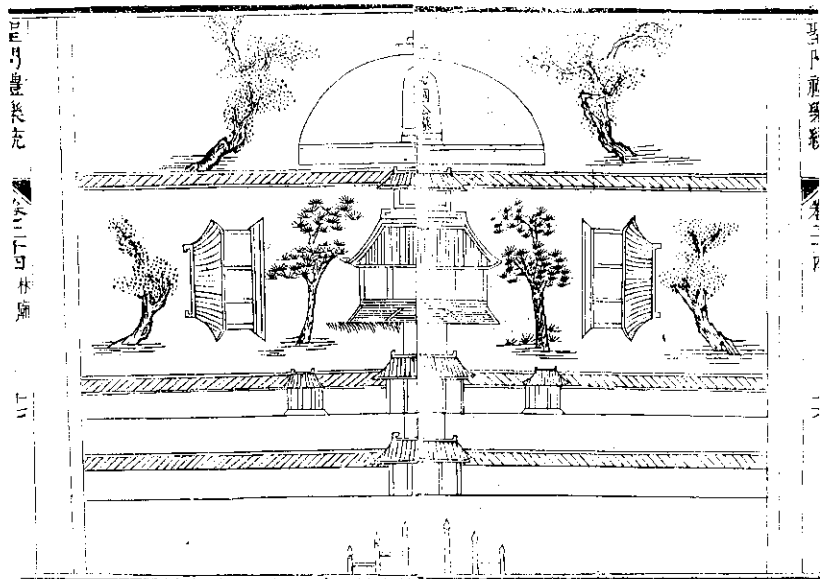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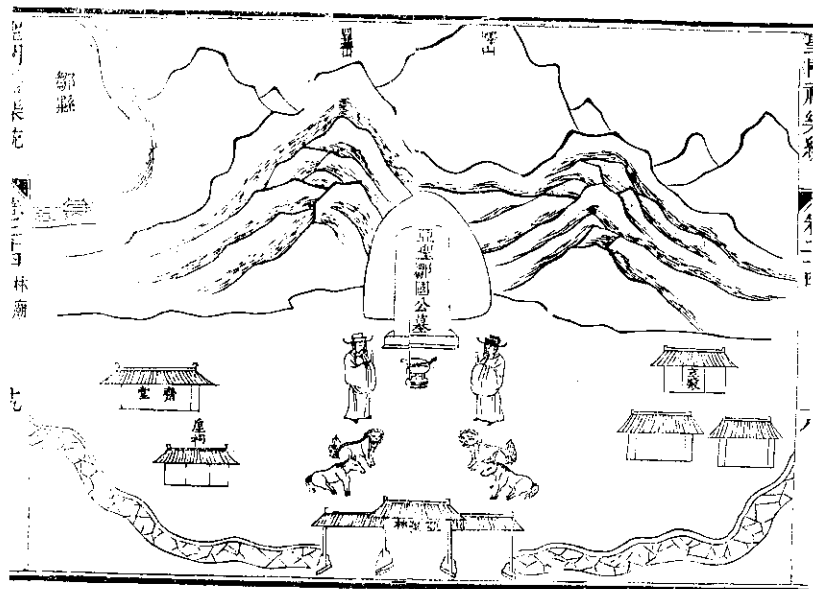
中和壑

顏母山

觀川亭

文德林

聖門禮樂統
卷二十四 林廟
沂國公墓
享殿
齋室
述聖林

先聖林

在縣城北二里許前枕舊魯城門與縣北門相直夾道古木森然環圍徑數十里繚以周垣(永樂時知縣 克堅所建)林木茂密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為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傳子貢廬墓處也外有墻垣環之墓之東南為享殿三間後有子貢手植楷至今猶存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麟石虎四華表二漢永壽(桓帝年號)元年魯相韓叔節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為思堂壁上石刻唐宋

間物也有宋真宗駐蹕亭門之前為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為樓觀觀在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為林坊扁曰宣聖林坊之前為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萬曆二十二年山東撫按鄭汝璧連標題

尼山

在縣東南六十里即顏母所禱處也其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脉皆自泰山而來其外衆山連絡環拱不可勝數至今聖母所升之谷草木葉皆上扶所降之谷葉皆下垂其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峯即尼丘迥出霄漢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

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覩川亭卽子在川上處壑上沂水出焉流而下注爲知源溪溪流而南其上爲坤靈洞洞有三門中爲一室廣可三楹內有石牀石枕石屏石几皆天成也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建廟以祀有御製碑記下則昌平鄉也

防山

在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峯如筆牀記云孔子父母合葬於防此也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重門俱備金明昌甲辰衍聖公元措立石表其神道永樂閒知縣希範碑記

洙水

在縣北二里卽泗水分流也出泰山蓋縣西南至卞縣西南流于卞城西合於泗水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北穿聖林而橫流復西南而流于沂

泗水

在縣北八里先聖林之後由泗水縣陪尾山發源至兗城東遶齊國公墓後又環繞聖林達于濟寧天井閘入漕

沂水

在縣南門外發源尼山之麓而北流至兗城東入于泗水南岸有舞雩臺傳所謂曾雩門是也

墓志

漢博陵太守

太山都尉 二十代孫伷融之父也

泗水令 四十二代孫光嗣中興祖之父也

中興祖 四十三代孫仁玉

隴西郡君 葬在殿中丞之前中興祖夫人也

殿中丞 四十四代孫宜

工部侍郎 四十四代孫勗

諫議大夫 四十五代孫延澤

御史中丞 四十五代孫道輔

尚書北部員外郎 四十六代孫宗愿

資善大夫

文肅公 衍聖公思晦

祭酒公 文肅之子克堅自此而西北行穴皆宗子冢也不備載

顏林志

墓在曲阜縣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有石刻曰先師兗國公之墓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十尋有五尺稍東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以奉時祭顏林之西北爲

侍郎林顏氏自晉唐以來爲侍郎者十有三人餘名
臣大儒不可勝紀其侍郎林周廻可二里每歲祀期
春用寒食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

曾林志

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城山之西距舊武城五
里明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城山西
南玄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前有
石碣鐫曾參之墓嘉靖元年撫按委教職一員每歲
清明致祭後因主祀得人有司之祀遂止祭期如顏
氏

述聖祠志

址在鄒縣南門外其祠舊混在書院之內正德間乃
崗置門于書院東爲祠以祀萬曆三十七年知縣胡
繼堯重修中爲誠明殿後爲率性堂於是東爲本祠
中爲書院西爲孟母祠嚴翼相望大爲鄒之勝跡云
墓在孔林至聖墓之南聖墓居中伯魚墓稍下而右
述聖墓稍上而左諳云爲抱子登孫之義墓前有碑
鐫沂國述聖公墓

孟林志

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之西麓宋景祐四
年孔道輔知兖州立廟宣德九年魯府惠王重建嘉
靖四十六年知縣章時鸞置祭田五十畝萬曆三十
五年知縣胡繼先置祭田三十五畝歸其本族約爲
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
九月之九日

先師位

讀祝位

供祝案

四配位

祭品每位一壇 籩豆減二

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秋八月一日萬松書院敬刊

聖門禮樂統卷二十四終

聖門禮樂統二十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行言撰行言字躬先江浦人是書卷首爲編領不入卷數一卷至五卷詳載歷代祀典六卷載孔子世家及宗子世表七卷至十五卷爲四配十哲先賢先儒列傳十六卷爲從祀啟聖祠先賢先儒列傳十七卷爲改祀罷祀諸儒列傳十八卷至二十三卷爲樂經樂志樂器律品譜圖二十四卷載孔子及四配林廟諸圖其裒輯極繁而徵引諸書仍不出尋常習見

學宮備考十卷末一卷附餘說一卷

〔清〕彭其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自得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宮備考十卷》提要

叙

珹爲兒時先君子嘗於閒暇攜至學宫散步殿廡閒認取神牌上字先君子指示珹曰某某即爾所讀書中發某問者也某某即爾所讀書中言某言者也某某則孔子之徒言行不見經傳所稱身通六藝七十子者也最後及先儒指以示曰某某則傳受遺經守先待後某某則進德修業樂善不倦皆誦法孔子未遊聖門而可升堂入室者也要皆賢人也此爲兒時事也比長見先君子讀書及史記家語亦竊涉閱一二於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等篇則往復焉以曾耳熟之也而默而憶之姓氏莫能悉也屈指計之怠者已多也先君子嘗訓珹曰凡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以聖人爲至而聖人之言學則曰時習也訓時習者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即於如尸如齋學之可也姑勿曰堯舜可爲也於孝弟學之亦勿曰性與天道也且學洒掃應對爾啓齒爾學不妄

語爾舉足爾學徐行爾操管爾學作字甚敬凡此者輶如毛而鮮克舉也靡哲不愚蓋病此也小子識之準此而求之可也城浮薄無似聞之惕然恧不知體也嗣是尸耳佔畢者有年奔走跋涉者有年雜覽擴尋爲館試計與同人徵逐會文談藝者有年厥後僕僕於錢穀簿書惴惴於風波險阻無日無事不有以怵其神明而摧其心志至於今聰明日減爾思朋從古人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而涉春氷城則譬之長

途孤征西山日迫風雨驟震雷交發驚沙迷目顧瞻前後旅舍杳然未知此身之何所歸宿也於是乃取昔聖賢人之書伏而讀之有味乎一二語然後深悔伏承先訓莫克仰體乃至省愆念咎過叢厥身無靜一之趣有馳逸之擾舍從容恬適之安卽躁迫勞草之苦吁矣傷哉則惟不學之故也友人平江彭君出其所輯學宮備考一書見視因囑一言爲引城自顧鹵莽未學且文下何敢出言以弁斯篇惟是由学

而庶聖賢先儒宛然如接繙其書恍若側身膠庠俎豆間觸城兒時事藐孤城霜露永感不覺泫然涕之無從也復又念

今國家學宮之設不爲不廣也列於學宮之人多者不下數百十人少者百數十人其於從享尸祝之賢得毋有未悉聖賢姓氏如城者乎得毋有亦悉聖賢姓氏而不能矯輕警惰涵養致知雖備弟子員不克望孔子之門牆以爲步趨如城者乎於是喟然三歎不

暇爲人悲而輒復自悲也是書尚未付梓亟錄一册敬置座右時出覩之用以自勗竝書此瑣瑣者於簡端嗟乎年近五十始知志學追維先訓自治苦不早也若彭君之輯是書可知其善學也

雍正十年壬子歲春三月望日遒海趙城題於湘濱寓齋

叙

廟與學異、廟祭與釋奠異、配享從祀與先師異、古者學而不廟、其祭先聖先師有釋奠、有祭菜、學無盛祭、其有常祭者、止於釋奠、學者所以爲教也、遠宗其作者、近師其述者、非山川廟社之祭、昭矣報、用盛禮也、學、於斯行禮者於斯、觀禮者於斯、教之道然也、蓋朱子白鹿禮殿、臨祭設位、猶古學之遺意、後世郡國立先聖廟、始見於元魏、文成[illegible]帝別勅有司薦享、其時廟而不學、獻文始命郡國立學、而隋唐之際、天下始皆立學廟、相承至今、此廟與學之異也、古者釋奠於學、其禮略、後世祭於廟、其禮始隨代加詳、禮用王者樂、用八佾、有冕旒之像、有廟門之戟、韓子嘗以爲祀事之極盛、句龍弃不如、而歐陽氏非之、且云釋奠祭之略者、今其禮又廢、嘗竊推究其說、以謂不然、當時所用開寶禮者、唐之開元禮也、開元禮所謂釋奠者、其名則是、其實非古禮也、釋奠有樂無尸而有迎

神之樂、非告祭不用牲幣、而春秋之祭皆奠幣、兩京用大牢、州縣少牢、又其常奠以學官行禮、而攝以三公、告以州刺史縣令、學官備位執事、是則其禮之詳、與山川廟社之用盛禮者無以異、非復薦廞直奠爲祭之略者、不責有司以詳者之不講、反謂其略者之又不備、此歐陽氏之論、非其實也、今制與開元禮互有增損、大都相仿佛、其略與詳、古今不得以強同者、雖釋奠之名不存可也、吾故曰廟祭與釋奠異、古者先師之祭、有專有合、而無配食、專如官釋奠於先師、祭樂祖於瞽宗、是也、合如釋奠於先聖先師、是也、先師者、鄭氏謂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死則以爲樂祖神而祭之、而所謂先聖者、周公若孔子、周禮周公所作、去夫子之世遠、說經者姑以當之、且使周公與夔竝享、孰正位孰爲配乎、鄭氏又疑經師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可以爲先師、則與夔之有道德者不類、祭義又云、祀先賢於西學、鄭氏又謂先賢有道

德王所使教胄子者是先賢爲先師甚明祀之西學則事而合之先聖則合無配享之說又禮於立學竝奠先聖先師於視學先先師而後先聖何也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或源或委通其義者可以知先師無配享之說也惡池配林先告從祀者諸儒皆言之於先師不言此不可用後人臆見牽合也劉氏又據周立四代之學以舜禹湯文王爲先聖以輔四聖成德業者爲先師配享夫諸

侯不祭天子而儒官學士可以祀先帝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又夷其祭於東膠恐周公制禮不若是之舛也然則尊先聖而卑先師以爲先師配享先聖者後世議禮者之誣也然自隋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貞觀因之不能不以先師居配位而太宗遂增祀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永徽新禮之弊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而顏子以下爲從祀後雖改正併增十哲預廟祭然自是議禮者又有配

享從祀之殊宋眞宗追封之詔左氏諸儒猶稱配享則十哲可知至元豐七年升孟子同顏子配享荀況揚雄韓愈竝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則當時二十二賢爲從祀明矣大觀二年詔子思從祀咸淳二年始躋曾子子思配享則十哲以下爲從祀又久矣崇寧禮臣議以學廟準諸壇祀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面從祀之位在其後則可在廟堂也洪氏謂顏曾之次從祀在廡下則有堂廡之

分想洪就其當時所見言之也今制顏曾思孟爲四配則十哲以下爲從祀然今十一哲位在堂上則宋以前之制七十子以下從祀兩廡南宋後之制也眞宗命禮臣定釋奠器數先師之名猶在則改稱顏子爲先賢在顏孟竝配之後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聖師之號均歸一人豈有顏子而下更合稱師禮致一尊道無兩大此配享從祀又與古之先師異也易不云乎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凡天下之事理得其所

以異斯得其所以同矣古今廟學之制異也其意同也亦曰尊聖人之道而已尊聖人之道所以同術業壹科條謹風俗之原立王化之統古之盛王施教澤於天下臻於上理此物此志也

今天子方右文稽古崇師貴道所以風厲學官長育人材者備至巖廊草澤之間必當有起而推明禮意扶翊理化者顧余老矣養痾杜門未及見其人也乎江彭君楚之老儒掇輯學宮備考凡十卷以貽余而請叙焉余受以卒業有紀傳有攷證有辯論爲之三十餘年心力瘁矣網羅舊聞參以游歷所親見徵引博矣

國朝翔典隆儀靡不具載掌故備矣余欲以古今異同如前所云者質於君未果也今觀其所輯意見大同因次其語序其書之首簡而歸之彭君志於禮必有深於禮者與之遊更以質之君名其位字素君

皆

乾隆三年春二月八日南書房舊史官海陽汪應銓

識序於星沙書院

序

天爲萬世而生聖賢蓋聖賢一身皆道也吾先祖
宗聖夫子泒衍洙泗躬膺大學之傳迄今由省身以
繹忠恕則凡三綱領之精微八條目之要義固皆體
備於一貫中矣故嘉言懿行散見羣書者信而可徵
至口述聖經一篇十傳翼之後代諸儒有濂洛爲之
表章考亭爲之章句而衍義一書則出之西山眞氏
也嗣是而衍義補衍義評衍義節畧要皆昌明聖學

炳精義於日星究未有綜源流行實之全詳歷代崇
奬之意彙輯成書令人次其言而叙其蹟者是亦未
始非儒林之闕也今歲夏湖南彭君俟叟遣孫手攜
所輯學宮備考書十卷大學衍義通言五卷北遊過
余余閱其刪博極羣書條晰精核知其家學淵源尊
思於聖經賢傳者素矣及觀序聖師賢儒一百五十
四人原委貫徹訂證訛謬其傳先祖 宗聖一與廟
中所藏行實圖宗聖誌年譜世系等書不差累黍且

備載歷代褒封
國朝隆儀又無不詳盡而穩括焉觀其自序大學衍義
通言曰吾幼寢食大學夢寐嘗見 宗聖故序之者
尤詳嗚乎大學爲萬世道法之歸宗聖爲繼聖傳道
之人後之君子苟有讀其書而明其義者卽無不爲
聖賢所冥契也況追仰前哲精神通於無窮者乎余
菲材寡聞忝守先人俎豆每思祖澤聿新聖域難造
今得是書而彙通之覺以明正學內聖外王之歸於

一也以稽聖功守身戰兢之敎其本也以溯統緒之
源流踐履篤實者眞積久而道與俱也以考薪傳之
綿邈充塞天地者道維新而萬古昭也通言發前賢
所未發傳集備今日所宜備古所謂會徃聖之心源
開後學之蒙聵者不胥在是哉言近指遠不下帶而
道存讀書知人曠千載而神接勉之勉之謹序以弁
篇首

時

乾隆己未蒲月宗聖六十八代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武城曾興烈拜撰

學宮備考　曾序　三　自得軒

學宮備考叙

凡書之無裨於聖教不關於治術者必不能垂著於久遠然學未至於窮源言未至於援本徒以寒儉之腹尚論千百世之人物千百世之典章萃會而綴輯之則亦鼓吻拂唇耳平邑彭君諱其位邑庠生也壯年足跡遍寰區今大耋養高山林闡明性理著學宮備考以質於世丐序於予予領之予因與彭君言之夫考而曰備則必有因襲也有徵引也有博採而有閱歷也且必有折衷而有獨斷也夫然後乃能詳悉而該洽令觀者一見若列眉若指掌也况學宮爲人才之淵藪文獻之星宿海乎上古以前虞以舜爲先聖夏以禹爲先聖殷以湯爲先聖周以文王爲先聖讀思樂之篇而知璧雍泮宮之盛由來遠矣孔聖出而萬世仰之不易焉所以歷代以來謚號曰崇爵秩曰晉祀典曰隆而我

國家定鼎

學宮備考　叙　一　自得軒

聖祖仁皇帝於三十八年幸闕里謁
聖廟禮文備至
宸翰輝煌登大成殿展
神幔親捌
聖容又把
聖人所飲之泉啜而嘗之并以所嘗
御之曲柄黃蓋存
聖廟以昭愛敬

殊恩疊沛史冊具載噫嘻以生民未有之
至聖而遇生民未有之
至尊也今
聖天子涣汗其大號易丹楹而為黃瓦其尊崇則又超乎
古而越百王矣至於亞聖之私淑十哲之從享子朱
子與先儒辯之詳矣不俟詞之繁而言之費也即闕
止之同字遂與今終之辯文澄淄川之重封致有虛
懸之奏以及故址疑塚不一其地中壽長年不一其

說皆未可以臆見而測之也然而大聖大賢英靈貫
於千古魂氣無乎不之豈一抔之土紀算之末所可
得而彷彿之者今彭君精察無訛疏明周漏條分而
釐正之則其有裨於聖教也匪淺鮮矣

旨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長至之日
特授文林郎知岳州府平江縣事加三級紀錄七次虞
州景士鳳苞九氏謹撰

憶癸巳春應舉鄂城即耳彭君素君名藉甚初不相識也閱兩年始一晤於吾郴郡伯范省齋先生署中時予在諸生列見署容恂恂引嫌弗敢近然已心焉其人意必筆底風馳舌頭泉湧如近今所謂賢豪長者以是往來於懷不置歲戊午予適司鐸漢昌亦不意彭君為此都人士也一日忽持門生刺進予不覺驚詫起曰是固數十年前所願奉周旋而不得者豈

當在弟子列耶一見歡若平生言規而行矩終日正襟危坐靜默淵涵所談惟日用倫常不喜徒以文畢見撫一切及叩所藏則自經史子集以逮法律醫卜諸書無不通曉心竊異之謂向所疑為賢豪長者何絕不類是而乃居然一有道者流也豈無所得於中而然乎已而出所撰學宮備考示予且曰某耄矣數十年中幸不敢失身以貽先人隱憂賴有此耳予受而卒業見其旁搜博採煞費苦心自

至聖以下凡從祀學宮者共百五十有三人莫不原原委委詳里居誌出處使讀者開卷了然末附禮樂一卷亦復援今據古考覈詳明煌煌乎可備

當代典章其尤彰彰者如辯對合之誣辛予之訛及所議申黨公明儀諸人並宜從祀卓識深情淺學人無從見及翻閱再三而不禁汗流浹背也回念束髮受書以來祖父所指授師友所漸摩亦頗知賢聖儒先為必可師嘉言懿行為必可法而蹉跎歲月半世無

成不獨尤悔叢生求一言一行之幾於大道不得即叩以賢儒姓氏里居亦不能綜舉其全所讀何書適成疎陋今彭君乃能究心若是其自治也切其迪我也深而後知向所許為有道者流猶其皮相而用意遙深顯微一致洵非無所得於中者然也豈非聖賢所樂引為徒而凡讀書家俱宜座置一冊師保奉而龜鑑凜也哉邇來文敝丕著操觚者幾遍海隅然註經箋史雖能闡發至道精微而簡帙浩繁未遂朗然

心目、至感應篇、陰騭文等刻亦可扶翼世教、而言多虛誕、有識所嗤、孰若此集之簡而該詳而有要者乎、備列案頭、可以淑身心、藏爲家訓、可以開來奕、公諸天下後世、可以廣教化而正人心、前路茫茫、回頭是岸、當必有褰裳而就之者、小言亦何足爲介紹、特撫書而遡相得之由、爲列其槪云爾、

漢學許顯森書於漢昌學署

學宮備考例言

學者尚友古人、方將盡取古人言行而論定之、乃躬厠學宮、學宮中所崇祀之先聖賢儒、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謹按崇祀名次、各與紀其嘉言懿行及其履歷、編之成集、未敢曰考之備也、亦曰備考云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僅在知其人已也、而欲知其人者可按是集以考焉、

紀叙孔子言行、肇自論語、司馬子長史記之祖也、其

紀孔子進列傳而爲世家、可謂知尊孔子者矣、茲一因其全文、謬者去之、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各加小註疏明、其炳著經書史所未逮者、學士童而習之、仍不盡述也、諸先賢亦因史記弟子列傳及家語弟子解旁採諸書、增益人各爲傳、諸先儒則各因其本代列傳及文集所載、幷遠造其故里、抄其家譜墓誌、參以見聞、亦人各爲傳、自殿廡至崇聖祠、按舉祀名目分八卷、其傳中亦間有刪潤、皆頗具微意、以茲傳文質

彼原文可知、然要皆本於舊章、非敢有所作也、
書貴存大體、故史記叙漢高分羹語則載項羽紀中、至數項羽十罪則載漢高紀中、茲集如子夏失明事、載曾子傳中、子貢結駟事載原思傳中、諸賢有失夫子正之者、皆載夫子紀中、存大體也、
諸賢儒之嘉言懿行、傳中固當並詳、然垂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是以於嘉言或摘録、於懿行則不嫌備悉者、重躬行也、

顯揚其親、佑啟後人、聖賢所不諱也、茲集於聖賢先儒凡載在簡篇有可稽其前人及後嗣者、悉備書本傳中、
史傳有論有讚、蓋揭其指要、昭示來茲也、然亦有出於中心之好、欲言而不能自已、因爲筆之者矣、茲於紀傳篇後有及論讚者、亦由中心之好、因筆其所欲言而不能自已者云爾、
禮樂器、祭品、頒有圖冊、茲按冊參以國學禮樂録、並闕里誌所載、闕列其行事、按定例所載儀注、編叙爲第九卷、以便與祭者省覽、附録舊誌所載祭品、通典、通考所載唐開元禮、宋禮、元樂章、及朱子滄洲學舍釋菜禮、明郡縣誌禮、於九卷後、備稽考也、
先聖賢儒、已詳分紀傳、而歷朝稱號之殊、奉祀之典、及崇先蔭後之由、紀傳未詳者、總叙於第十卷、爲學宮崇祀端委、損益俾學士一覽可得其槩、而附朱子白鹿洞揭示及明倫堂名宦鄉賢二祠成例於後、俾

學士知所從也、敬録
御製序贊文見以聖契聖、而時各編於本卷之首、尊
王章也、外就管見覺有可録者、仰體雍正二年欽奉
憲皇帝旨意、附以餘說、而附録應增祀之申黨、孺悲、公孫尼子、及公明儀諸人傳、爲末卷、以俟纂採、以增
曠典、
是集採念自康熙丙戌後、躬遊魯鄒、登先聖廟堂、親詣濂閩、訪大儒舊跡、徧造洛嵩晉宋吳越諸賢儒故

里閭其軼事、於南北書林、購其遺編、廿六年間、頗費搜求、始克一百五十餘人、聖之紀、賢儒之傳、皆叙次成編、猶未敢自信也、雍正壬子、得就正前湖南趙藩伯、藉其鑒訂、方爲繕輯、聞秀水朱竹垞曝書亭集、列有孔門弟子考、爰遣購其書、相質陳氏澔一傳、須徵者文獻、特遣人兩造都邑、闕移縣學、書達其後嗣、得其家經歸錄、質明、乾隆四年夏、命孫捧全集、再走山東、呈聖裔賢嗣、共爲稽覈、冬歸後細加裁訂、迺謀脫稿、心力雖瘁、見聞鮮淺、遺誤恐難悉免、則尚有待於識者之教言也夫、

乾隆五年庚申正月穀旦湖南平江侯叟彭其位素

君氏謹識於家居之自得軒時年八十有一

學宮備考援引諸書

御製樂善堂集　部頒樂器圖

定例全編　奉祀名次詳載上二書是集盡按照編叙故首列之

易經註疏　書經註疏

詩經註疏　周禮註疏

儀禮註疏　禮記註疏大學中庸

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

穀梁春秋　孝經註疏

論語註疏　孟子註疏

大學章句或問　中庸章句

四書大全　家語

性理大全　大戴禮記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誌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北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明史列傳稿
綱目正編　綱目前編
綱目續編　明紀全載輯畧
世史類編　明紀編年
半忠史畧　弘簡録
蘇子由古史　紀事本末
正藏書　續藏書
汲冢周書　竹書編年
越絶書　吳越春秋
索隱　正義

闕里誌　道統誌
陋巷誌　三遷誌
宗聖誌　閔子家乘廟記
聖賢圖贊　經歸録
兗州府誌　福建誌
周子誌　崇祀誌
學校誌　博物誌
學統　聖門禮樂統
聖賢年譜　聖學宗傳
孔庭摘要　人物考
曲阜誌　泰安縣誌
尚友集　萬姓統譜
荀子　莊子
列子　韓非子
孔叢子　說苑
新序　文中子

子夏詩序　韓詩外傳
列女傳　孝子傳
羣輔錄　論衡
顏氏家訓　讀書樂趣
古今釋疑　代醉編
大學衍義　杜氏通典
文獻通考　續通考
石室圖　留青日札

春秋繁露　洛學編
程子遺書　朱子全書
楊龜山集　李延平集
諸葛集　昌黎集
柳州集　歐陽集
羅豫章集　三魚堂集
古詩紀　五代詩
明詩　楚紀

國學禮樂錄　曝書亭集
大學衍義補　大學衍義纂要

學宮備考目錄

東廡

先賢遽子瑗

澹臺子滅明

原子憲

南宮子适

商子瞿

漆雕子開

司馬子耕

巫馬子施

顏子辛

曹子卹

公孫子龍

秦子商

顏子高

壤駟子赤

石子作蜀

公夏子首

后子處

奚容子蒧

顏子祖

句子井疆

秦子祖

縣子成

公祖子句茲

燕子伋

樂子欬

狄子黑

孔子忠

公西子蒧

顏子之僕

施子之常

申子棖

卷之五

西廡

廉子潔
叔子仲會
公西子輿如
邽子巽
陳子亢
琴子張
步叔子乘
秦子非

顏子噲
顏子何
縣子亶
樂正子克
萬子章
周子敦頤
程子顥應在東邵子之次
邵子雍應在東張子之位

卷之六

東廡

先儒公羊氏高
孔氏安國
毛氏萇
高氏堂生
鄭氏康成
諸葛氏亮

王氏通
司馬氏光
歐陽氏修應在司馬氏光之前
胡氏安國
尹氏焞
呂氏祖謙
蔡氏沈
陸氏九淵

陳氏淳
魏氏了翁
王氏柏
許氏衡
許氏謙
王氏守仁
薛氏瑄應在王氏守仁之前
羅氏欽順

陸氏隴其
卷之七
西廡
先儒穀梁氏赤
伏氏勝
后氏蒼
董氏仲舒
杜氏子春

范氏甯
韓氏愈
范氏仲淹
胡氏瑗
楊氏時
羅氏從彥
李氏侗
張氏栻

黃氏榦
眞氏德秀
何氏基
趙氏復
金氏履祥
陳氏澔
吳氏澄
陳氏憲章

胡氏居仁
蔡氏清
卷之八
崇聖祠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啟聖王
配位皆應稱子
先賢顏氏無繇
曾氏點
孔氏鯉
孟孫氏激
從祀
先儒周氏輔成

張氏迪
程氏珦
朱氏松
蔡氏元定
卷之九
禮樂
禮器
祭品

樂器
舞器
執事
樂章樂音附
舞譜奏樂位次
現用儀注
附錄
舊誌所載辨祭諸物

聖祖仁皇帝御製讚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

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爲之讚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牆可慕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濡毫仰讚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學宮備考卷之一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周封殷湯之後微子啟於宋、傳微仲衍、衍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煬公熙、共生弗父何及鮒祀、何嫡長應立、以其國讓弟鮒祀、立爲厲公、史記孔子世家自防叔起、今崇祀上及五代、自應按宋人也句、照宋世家敘起、家語以熙生弗父何、綱目前編因之、學統亦因之、按宋世家、鮒祀生弒熙、若何係熙子、豈忘父仇而反爲其卿、稽闕里誌孔氏世系、何係共長子、與史記符、足徵、茲從世系、而何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佐戴武宣、見禮樂廢缺、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考父生孔父嘉、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以孔爲氏、爲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大夫孔父嘉、嘉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家語云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綱目因之、按嘉既遭華督害、則孔氏世系稱子木金父即奔魯爲是、金父生祁父、

記稱睪夷父、祈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爲鄹大夫、故人稱鄹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有三女、少曰徵在、父問三女曰、陬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長九尺、綱目因家語註稱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史稱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爲之解、謂紇老、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不合儀禮、故云野合、猶先進野人之野、又正義亦謂男子六十四陽道絕、女子四十九陰道絕、過此者皆謂之野合、紇求婚顏女、已過六十四矣、然野合之言、終不雅馴、況家語載求婚顏氏、其文甚明、茲從家語增正、既于歸、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書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王存禮聖賢年譜云、考公羊載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作十月、左傳載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襄公廿一年係己酉、哀公十六年係壬戌、自生至卒、實七十四年、三傳以周人紀周事、斷乎可信、漢代史記、何所據而稱二十二年生孔子、至卒年爲七十三乎、故賈逵、服虔、司馬貞、孔若古、洪慶善、程登庸、吳程、以及劉外紀、宋史天文志、皆以爲七十四、歲濂亦云、公穀二氏、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後於

公穀吾無徵乎因孔子生年當從公穀其說良是若家語闕里誌四書考諸書類多後人附會其云七十三年皆因史記所載訛以傳訛耳春秋爲孔子親著書己酉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乃二十一日若十有一月無庚子孔子生月應從穀梁張存紳稽言云春秋長曆己酉歲建子十一月無庚子日庚子在建亥十月此以周正不改月言也公羊以建亥爲十二月而寫者訛爲十一月史記又以十一月建子爲周正屬明年故謂己酉十一月爲襄公二十二年此皆以周正改月言也洪慶善闕里譜系程登庸年表辯正皆謂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庚子日潘府通紀云申時生爲定論二書辯晰如此禮樂統因之從公穀又按綱目前編亦於庚戌年書十一月孔子生其小注曰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考按襄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前編之論如此諸孔庭摘要亦從史記庚戌十月庚子周十月今八月也孔庭以八月二十七申時爲聖誕節學統因之從史記按公穀二傳同宜從而孔庭年譜誕辰同傳生年同史招沿久讀書樂趣從焉茲因之○又摘要云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繡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又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生之夕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諸說綱目前編亦載於小註聖門禮樂統孔子紀中亦錄然其言近誕茲從史不紀

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生三歲而叔紇死葬於防在魯東史㨿於防山綱目云葬於防祖庭檀弓家語皆無山字因去之又史記有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及

書孔子母死殯於衢郰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諸語雖說出檀弓而先儒陳雲住著禮記集說已謂爲誣顏母死時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處之理辯之甚明茲從疑不錄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於此即接紀孔子母死殊爲失次應從年譜移紀於後又史記於母死合葬後即接書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之諸語索隱謂其近誣楊慎亦謂孔子不就季氏亦無要絰與往之理而子由古史乃僅謂其不應書於昭公七年而移書於昭公二十四年是仍其誣矣茲從疑不書

七歲入小學十有五歲志於大學魯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杜預曰三命上卿也故廟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南宮敬叔名與何忌孟懿子名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前編曰、按史記孟僖子屬其子事孔子、時孔子年十七、而云僖子死、然僖子死之年、孔子年三十四、蓋孔子年十七時孟僖子相魯昭公適楚、不能相禮、以此爲病、其後使其二子師孔子、非必在是年、亦非必在其既死之後也、此論甚通、而古史竟移紀於孔子年三十有四之時、則失之太後、與史記於十七歲時失於太前同一難據爲信也、茲從史記於此、而不註定孔子歲年、去史記病且死句、惟全依左傳本文、內有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數語、則二子師事孔子不卽在昭之七年、亦不在僖子既死之後、從可知矣、孔子貧且賤、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十九歲娶亓官氏、二十歲仕於魯爲吏、料量平、綱目載周景王己巳十三年、魯昭公十年、魯以孔子爲委吏、與年譜所記同、子鯉生、時魯昭公賜鯉、孔子榮君之貺、因名之曰鯉、字伯魚、明年爲司職吏、蓄蕃息、又明年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祔葬於防、孔子曰、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吾從魯、遂合葬焉、又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始成笙歌、後爲委吏爲司職吏、史記亦紀於年十七以後年三十以前、但

遺娶亓官氏及生鯉、茲查綱目所書及年譜編載、增紀併母死合葬、移紀於此、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門人亦皆尚右、孔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門人乃尚左、此見聖人之居姊喪、立頃不忘、又見二三子之於聖人一拱必學、故據禮記敘入、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道黃帝以來官名、孔子聞之、遂往見而問焉、明年習射於矍相之圃、按射義載有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及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蓋僅有存者之事、呂大臨曰、孔子温良恭讓、其於卿黨似不能言、來闘拒人如是之甚、此矍相之事、疑不出於聖人、特弟子逆料聖人、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孔子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固優爲之、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茲從闕不錄、孔子適衞、一云適晉、學鼓琴師襄子、史記敘於擊磬於衞之後、余有丁曰、師襄子卽擊磬襄、孔子用魯擊爲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於海、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始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衞學琴、庶幾近之、茲從余說改紀於此、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

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家語無此四字詩云頎而長兮幾與頎亟音祈眾如望羊、如王四國、一本如字非上有心字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訪樂於萇弘、言終退、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聖人、聖將安施、弘曰

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上二節按家語諸書增紀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入后稷廟、觀堯舜桀紂之像、及周公抱成王負扆之圖、覩金人三緘其口之銘、而顧謂弟子、三致意焉、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辭去、

聃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作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年已三

十矣、按闕里誌年譜所紀事蹟、多與史參差、茲因史稽傳叙之、○人有議是時也數句爲無故陡入、竊謂讀此數語、正見孔子所處時艱、故仍之、齊景公與晏嬰來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孔子叙書以秦誓附周書後、是已前知繼周屬秦、但孔子之前知據理、不似術家推數、若曰秦之可王、能用人龍擬其過也、蓋據理則動人修省、推數則啟人覬幸、孔子固諱於數、而言必據理、維世防微之意、深且遠、矣其霸小矣、景公說、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

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孫於齊、齊處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史記於此有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語、綱鑑世史皆因之、按余有丁云、昭公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晏嬰狩於魯界、因入魯問禮於孔子、自此嬰與孔子相友善、今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於景公、昭子家臣說謬、况景公嘗問秦穆事於孔子、曾悅孔子之對、是知有孔子矣、何藉人爲之通哉、從余論去家臣之誤、按家語說苑增入舍館罷邑二節、益可證家臣說謬、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

公問何王之廟、孔子曰、是必釐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宜加其廟、以是占之、公曰、何以不殃其身、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左右入報曰、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景公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謂曰、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

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司馬溫公朱子金履祥皆謂晏嬰必無毀沮孔子之事、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史於此下接叙吳伐越事茲按編年移紀於後係魯哀元年孔子在陳時事。家語載楚子渡江有物觸舟大如斗圓而赤取之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萍實也可剖而食之楚子食之果甜如蜜又載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庭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鳥名商羊水祥也齊因爲水備水果至不爲害兩事孔子皆謂聞之童謠不自以爲智史皆未書闕里誌載係在陳時事與家語使聘魯異未知的係何時無關政教茲姑以墳竿類附註於其下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

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陽虎作亂攻三家公斂處父帥成人禦之虎敗盜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明年伐陽關得寶玉大弓虎出奔齊史詞與經傳微異茲據經傳更叙是時孔子年五十一史稱年五十稽定公九年係與子即以庚戌數亦應是五十一稱五十史誤也茲據經傳更正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往王鏊曰不狃叛季氏非叛魯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一年四方皆則之定公十年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又由司空

爲大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示重其祖也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將危齊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刧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及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

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其侏儒事雖穀梁亦載茲從古史未錄）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

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卒事齊人不能加魯齊侯愧焉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定公問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

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公曰善哉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又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季桓子以粟千

鍾餽孔子孔子受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而致粟今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意乎孔子曰吾得千鍾受而不辭者爲季孫惠且寵也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錄此三節見聖人之用財）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

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設法而不用故無姦民云

定公十有二年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之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時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人亂政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事論語所不載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豈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而已）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初孔子為司寇時國人誦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而

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

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魯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史記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十年爲司寇相公會夾谷與經合經記十二年墮郈墮費而史書十三年誤矣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史魯世家亦書十二年孔

子去孔子世家乃書十四年行攝相事後乃去魯綱日前編又書於十三年不俱參差乎余有丁曰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墮郈墮費而史誤以爲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世家又以爲十四年自相矛盾蓋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魯大治齊人饋女樂以沮之孔子遂行正値魯十月有事於郊之日其圍成弗克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矣史記必誤哉年譜學紀皆攷叙爲十二年去魯茲按經交年表更正俱紀於十二年孔子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衞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譖

孔子於衞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衞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命子路彈

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將甲者罷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有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之語余有丁曰寧武子當衞文公時至是已百五六十年史記誤也茲按家語莊子更正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衞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

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
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
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
醜之去衛過曹是歲（丙午定公十五年）魯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宋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
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
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對曰
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

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
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
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
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也孔子曰此
事非難惟欲行之云爾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
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

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家語作姑布子卿）謂子
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
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
哉孔子遂適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
越王勾踐會稽（史原有此句與經傳書魯哀公元年時合則吳使問骨專應移敘於此而古史移於魯哀公十四年後則又誤矣）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

子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
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謂諸侯也綱紀天下謂山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爲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皆
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禺之山（封禺二山名俱在吳郡永安縣晉改永安爲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爲釐姓在
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瞿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
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公元年立、定公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湣公爲是、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正義曰、肅愼國記云、肅愼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

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史於此叙有歸與之歎、後又重叙、茲去此而從後叙、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挺劍合衆與之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言不樂從公叔氏適他國、婦人有保西河之志、此西河衛地、言無叛意、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同與公叔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佛肹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肹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不果、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此節義在此句、史闕之、茲補入、王孫賈諷孔子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欲仕者、行道之心、不苟求者、守道之正、增紀此於擊磬之後、見守道之正、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封人亦可謂知言、惜相見問答之辭不傳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

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鄹鄉、作爲鄹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曲名、索隱曰、此鄹鄉非魯鄹邑、家語云、作槃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焉顧之、慘焉心悲、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魯經哀公二年、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此衛蔡事、無與於孔子、而史筆之於孔子世家中、倍見孔子遭際艱處耳、茲悉仍之、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經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名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名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名而可、曰、必名冉求、於是使使名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名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係庚戌魯哀四年、上三年秋、桓子死、已葬、方名冉求、則冉求將行、孔子思歸、及自陳遷蔡、并盜殺蔡昭、皆在此明年、史以明年二字、特補書於自陳遷蔡句上耳、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名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史未分晰何年、按經辛亥五年秋九月、

齊景公卒、明年、此明年即後所書六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將使於齊、問於孔子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吾甚慄之、子其有以語我、來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是其心

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按朱子駁宋忠嘉集、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而非周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事勢之不得已、其說乃爲我無君之說、其論固是也、但玩不可解無所逃之語、雖若有異、而於事親曰不擇地而安之、於事君曰不擇事而安之、則語子臣之道、仍無二致、其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則與爲我無君者不同、即論語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莊周記孔子語固多誕於正、惟此可以勵子臣之擇地擇事者、故節取錄之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爾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復往則亡、孔子遷於蔡三歲、此稱遷於蔡三歲、應是自四年遷蔡通計至是六年爲三歲耳、古史乃云反於蔡三歲、以反字易遷字、欠妥、後適楚、及楚昭卒、亦是此六年秋、自葉反於蔡後、爲有三歲耶、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子即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
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
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
興、按論語應在去衛如陳時事、稽家語又叙在畏匡之前、未知孰是、姑從史紀於此、孔子講
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
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
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

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
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
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
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
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
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
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

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
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
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
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
子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
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乎陳蔡之間、丘之

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弗
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楚子將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
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
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
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
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
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

之居、卒王天下、今孔允得據土壤、督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楚子乃止、其秋楚子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人、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乎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係癸丑魯哀七年 吳與魯會鄫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孔子既至、而弟子疑所予、冉有子貢以伯夷叔齊之事質之、然後知孔子之不予輒也、子路問孔子治衛所先、孔子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孔子既歷聘諸國、其君無

足以成事者、將歸老於魯、而盤桓於衛者累歲、此段節取古史、按綱目於丙辰魯哀十年、書孔子自陳至衛、註云、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非久於衛也、與史廟異、蓋自癸丑至丙辰四年中、在陳在衛、皆未有事蹟、表見無從考核、而其明後書孔子反魯之年、則史與經傳綱目皆同矣、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此明年接經傳、載冉有帥師、係丁巳魯哀十一年、因上敘衛事係丙辰年、事故此郎稱明年、史之凡稱明年、大率類是、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冉有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冉有曰、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大夫孔圉將攻大叔疾、問策於孔子、孔子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圉遽謝焉、會魯季康子以幣迎孔子、時孔子年六十八歲、哀公十一年也、綱鑑書周敬王丁巳三十六年冬孔子自衛反魯鄫 哀公十一年、而魯世家書十二年 歸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反乎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

問儒行、問大禮、問取人、他日又問人道誰爲大、又問
政、問何爲則民服、孔子皆詳告之、季康子亦問政、問
使民敬忠以勸、又患盜、問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
亦皆舉其當務者告之、語並散見於論語中庸二戴禮諸書然魯之君
臣、知孔子之聖、而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
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
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
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
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
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
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
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按刪詩之說、有以爲不然者、以詩爲子所雅言、一則
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爲刪後之言、或疑
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或經
孔子刊定、非孔子刪之也、有以爲然者、以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之詩、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遂
不在三百五篇之中、子又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則詩經夫子刪定可知也、合韶武
之說、有以爲不然者、以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作
也、孔子曰放鄭聲、豈有哇淫之曲、而可強合於韶武
之音邪、有以爲然者、以季札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
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殆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狎邪
所用、則周樂安得而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
國淫邪之詩乎、且以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
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
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
女同車、子柳賦蘀兮、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
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也、諸議不
一、王柏謂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守仁
亦有詩非孔門舊本之說、雖未便以爲定論、然秦灰
之後、傳詩四家、已覺異辭、茲仍其說、惟在言詩者當
如夫子於止於邱隅之詩、而推於知止、如子思於鳶
飛魚躍之詩、而推於上下察、如子貢達貧富之論於
切磋之句、如子夏悟禮後之說於素絢之句、善自取
義焉爾、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

徒七十子中朩列顏淵鄒、頗受業者甚衆、冉有爲季氏聚歛、孔子命小子鳴鼓攻之、冉有謂力不足、孔子以令女畫進之、宰予欲短喪、孔子以不仁斥之、宰予晝寢、孔子以朽木不可雕責之、子貢方人、孔子以夫我則不暇儆之、子張學干祿、孔子以言寡尤行寡悔正之、此六端學士大患故摘出增入、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愼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啟、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

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見齊衰者、冕衣裳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反

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論語悉屬至理未可摘錄但按孔琪曰世家擇畧論語爲文而得其條理又王

章曰世家未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茲亦以其中載一貫下學諸要言矣爰用其舊文紀之以具大慨云

魯哀公十二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擧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井十六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法、又何訪焉、弗聽、是歲子鯉卒、孫伋生、并譜係及魯之年鯉卒伋生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

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史記疾沒世而名不稱、及吾何以自見於後世語、於作春秋前、殊失孔子作春秋本意、茲據孟子書更正乃因史記

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正義曰殷中也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

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又以孝經受曾子、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按雜記有六經既成、孔子齋戒沐浴、命孫伋隨於後、向北斗稽首告備、乃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之說、聖門禮樂統亦為載之、茲從史不錄一日、呼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齊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按孝經德之本也、不可不書、一貫傳道之要言也、史固於絕糧時、述語子貢者矣、然不如述語曾子者、於此為是、是以逸彼書此、請討陳恆、兩曰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辭嚴義正、正行春秋大法、史乃遺之、蘇氏古史雖知增記、而辭稱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語涉駁雜、茲並依論語增正、十五年、子路死於衛、孔子哭之、曰天祝予、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明年、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爾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

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孔子卒、年七十三、時魯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杜氏曰按是年四月十八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周四月今二月也孔庭摘要以二月十八日爲聖忌辰、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時仮童年、按年譜丁巳年生時六歲門人治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備三代之禮、葬孔子於魯城北泗上、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之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門人皆心喪三年、然二三子皆經而出、出外而不免經、所以隆師也、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廬於塚上、復居三年、然後歸、孔子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按史稱冢大一頃頃百畝也位於康熙戊戌年遊魯按止曲阜城外

其關、先聖宿恭謁聖林、觀其塋地、蓋不止一頃、自北關過石橋、道列檜樹、間松柏、每株相去約十餘步、歷二十七株至文津橋、又歷二十四株至萬古長春坊、坊列五門、又歷四十株至聖林坊、又歷五十株至宣聖林坊、爲外周垣門、是周垣門外、已約計一千四百餘步矣、啓門入、歷三株、向西行、歷十餘株至儀門、歷十三株、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次第列於十三株之中、至享殿、從殿外東角門入內紅墻、經子貢植楷處、北行歷十三株、西爲遮聖冢、又麓四株爲伯魚冢、西行數武北上、至聖冢也、南向、前有石壇、子貢築廬故址、在冢右側、闕里誌稱外周垣東西廣八里、南北逕五里、內紅墻南北逕二百餘步、東西廣百餘步、外內嘉樹茂密、相傳當時四方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奇異種有莫知其名者、且云無鳥巢、無荊棘、位徧觀良然、誌及相傳、悉非虛也、守林人貽蓍草五十莖、即林中所產云、弟子各記所聞、以

爲論語、家語及諸經書、其故所居地、世因爲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今、廟制增崇、位既謁聖林、次日齋宿入城謁聖廟、及廟、從快覩門入、渡璧水橋、過欞門凡三、造大成門、從金聲門入、詣大成殿、恭謁聖像、殿四配十哲像異、仰瞻殿庭、計九間、其高七丈有八尺、闊有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云、柱圍十尺、前面石盤蟠柱、兩山後簷俱鐫花石柱、梁棟材皆楠木、及棹几鼎觴皆歸以五色間金甍條綠琉璃甃石、石色同前、爲露臺四繞石欄、凡兩層、中陛及左右各十二級、殿後爲寢殿七間、祀夫人亓官氏、又後爲聖蹟殿、亦七間、壁上列石刻聖像諸蹟、晉顧愷之、唐吳道子、宋米芾、諸人筆也、復轉殿露臺前爲杏壇、即講堂遺址、古檜在壇前、左右爲兩廡、連廊共百間、高二丈三尺、廡各濶五十五丈三尺、深二丈五尺、祀先賢先儒、皆木主、壇前爲

大成門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衆所從入也、右曰玉振、玉振之右爲啓聖門、入門之內、爲金絲堂五間、演樂之所也、樂器貯焉、堂後爲啓聖殿五間、祀啓聖公、像從祀諸賢儒皆木主、再後爲寢殿三間、祀夫人顏氏、又其後爲神厨、皆在大成殿之西偏、從大成殿趨過東偏爲家廟五間、高廣如啓聖殿、祀至聖二世三世及中興祖考妣一櫃、如家禮製、廟後爲燕申堂、又其後爲神庖、爲后土祠、廟前爲魯壁、乃至聖故居即魯恭聞樂處也、故井猶存、又前爲詩禮堂、其高廣亦與西之金絲堂同、習禮之所也、禮器庫附焉、堂前有唐槐一株、又前爲燕申門、在金聲門之左、出門行向大成門前爲奎文閣、三簷七間、高比大成殿少四尺、左右掖門各三間、登閣可四望也、閣前爲參同門五間、旁爲夾道、無掖門、諸宇之高、次大成而下、奎文閣次之、正寢殿聖蹟殿又次之、啓聖殿家廟又次之、詩禮堂金絲堂又次之、大中門又次之、二門又次之、然

二門之高、尚一丈有七尺也、俱有盤螭及鱗花石柱、瓦俱綠琉璃、二門前石橋三、跨璧水、中濶三丈三尺、長五丈、東西長各四丈、俱繞以石欄、前爲大門五間、皆圜洞如城門、乃周垣之前門也、周垣之東有門二、在大成門前之左者、曰毓粹、在璧水橋前之左者、曰快覩、最始入之門也、西垣亦有二門、與毓粹相向者、曰觀德、與快覩相向者、曰仰高、俱三間、遂從仰高門出大門前一石坊、上鐫宣聖廟、又前一石坊、鐫大和元氣四字、左有德侔天地坊、東向、右有道貫古今坊、西向、前爲櫺星門、面墻長五丈五尺、繞廟之址、闕里誌載南北四百四十步、東西七十七步、周垣以內、檜栢森森、幹多蒼古、葉並青翠、豐碑林立、讀不可了、有高二丈餘者、各覆一亭、此戊戌五月上旬所仰瞻觀見者也、雍正七八年間、奉
旨頒帑重建、闕其堅固、輝煌觀昔有加云

自漢高過魯致祀以來、歷代京都中國立國學致祀、常替、天下司府州縣衛皆立文廟致祀、追贈稱父稱公稱王、至明嘉靖改稱至聖先師孔子而稱號定、自宋追祀聖父爲啓聖、自周戰國魏封其後嗣爲君、漢初因之、後封侯、歷代相因、至後周封公、宋定名衍聖、
國朝奉祀益隆、追祀五代、後嗣仍世襲衍聖公、又曲阜縣令以孔氏子孫爲之、又爲子思世襲博士一員、於後嗣南遷衢州者、世襲博士一員、著爲令、定例載祭

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林地一十八頃二十七畝、廟宅基三頃二十七畝五分、佃戶五百戶、灑掃戶一百一十五戶、康熙二十四年、覆查孔林地於原額外增擴一十一頃一十四畝九分、除錢糧、其衢州博士另給有祭田云、

其位謹按孔子之聖、夫人而知之、有志者身厠學宮、亦或自謂爲學之、而竟考其所謂學、曰誦其詩、讀其書耳、夫誦堯之言、必行堯之行、豈誦孔子之言、不行孔子之行、遂可謂之學乎、或曰孔子之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行豈易學也、薛敬軒有言、求聖人之道、當求之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則誠

以孔子之一身動靜應事接物者言之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誠未易學也如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入公門鞠躬如也過位色勃如也人之當試盡學之乎其攝行相事三月大治誠未易學也如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人之爲此盡學之乎其天縱多能誠未易學也如入太廟每事問人於每事盡學之而下問乎其哀能人喪而出涕則脫驂以贈君未行其言賜邑辭不受受貴卿之粟則分與無者人之遇此盡學之而無吝無貪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人無有不祭無有不蔬食菜羹盡學之而不忘祭祭必誠乎果學之豈盡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耶見齊衰者爾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人見之過之盡學之乎弟見冕衣裳者之必作必趨也於見齊衰與瞽者則未必然豈於見齊衰與瞽者之必作必趨則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耶未易學者不思強勉學之時習學之而可學者又易視之而不學而曰疑若登天可乎或者又曰學聖人之行豈無要乎夫學聖人有要周子言之矣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竊謂無欲誠也心主一也心主一則事事中節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或者又曰不有所謂道乎學者言道在求仁求專言日用事事間也夫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皆由心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反身而誠求仁莫近焉夫心之誠隱而難見固必徵之於動靜應事接物之間孔子曰下學而上達下學固在一身日用間也一身日用間行不中道但修言求仁言雖精微徒虛語耳焉得爲學孔子耶願學孔子者當從下學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者下學之事生知安行不外下學也願學孔子當從下學

聖祖仁皇帝御製讚

復聖顏子

聖道早聞天姿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舍行藏王佐之器

宗聖曾子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恭

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述聖子思子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亞聖孟子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闢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

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今上御製樂善堂文集中

四賢讚有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爲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禹之相授受乎尚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爲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闢聖道而養氣之論爲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此四子升配堂上爲百代之指模因各系以讚用誌景行之思云爾

復聖

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

宗聖

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致敬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

述聖

天地儲精川嶽孕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明允协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大哉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亞聖

戰國春秋又甚其世汩滑人心所尚惟功利時君爭雄

處士橫議爲我兼愛甯鼓樹幟晉連高風陳仲廉士
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
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畧堯舜仁義
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其難
顏丁其易語默固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湖南岳州府平江縣儒學生員臣彭[illegible]敬錄

學宮備考卷之二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四配

復聖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五傳而至陸終生子六人其五曰晏安爲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爲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郳音宜子孫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自夷甫以下傳十七世至繇爲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戊子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生顏子於魯即魯昭公二十九年也少孔子三十九歲此學統所載與誌書年譜同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列傳皆云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而早死故綱鑑世史載景王庚辰二十四年

七月爲顏子生而闕里誌列傳載係昭公二十有一
年也若生年係庚辰三十二早死是在敬王三十年
辛亥而列傳載哀公五年顏子卒也時孔子年六十
二尚未厄於陳蔡與論語顏淵相從及後顏淵死顏
路請車爲槨門人厚葬係孔子已回在魯諸說不符
稽公羊傳及世家哀公十四年庚申獲麟時敬王三
十九年載是年顏回死以三十二歲早死推之則生
年當在敬王己丑八年如學統戊子七年止增一年
是少孔子三十九歲可從也若世家列傳皆出史記
少三十歲之說自相矛盾而朱彝尊集孔門弟子考
亦載少三十歲未深考矣至鑑史載景王庚辰顏子
生後於敬王癸丑三十二年載顏子卒與所云三十
二歲蚤死亦不合龍體剛史畧載敬王丁亥六年顏
子生三十七年戊午卒此出甲子會紀皆與世家不
符惟王草堂聖賢年譜載敬王己丑八年顏子生庚
申三十九年顏子卒與世家論語符茲備錄之俟質

於顏氏家譜顏子生而明睿純粹有聖人之資年十三從
學於孔子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
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辯
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
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以
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
愛小人惟爲辭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際
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能

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忌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問
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其問爲邦也孔子告之曰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
人殆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
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

讒人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趣駕召顏子至
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使民不窮其民
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
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
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
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
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窮其下而能
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

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顏子之家貧、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孔子稱之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孔子嘗謂顏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
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
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
交通、終身無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
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

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
而出之也、若回也、其至乎、顏子與季路侍於孔子、孔子言
志、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嘗從孔子於衛、按舊傳皆遊凡
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言志、諸語雖似
三人所能、而語多涉誇、類戰國策口氣、殊與論語言
志氣象不同、故不錄、後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顏子後、孔子曰、吾
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將西遊於宋、問
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
遠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

四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從孔子戹於陳蔡之間、
弟子有慍心、顏子入曰、夫我之不修、是吾之醜、道修
而世不我容、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
君子、孔子欣然笑而與之、孔子語子路曰、由、知者何
若、仁者何若、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
己、孔子曰、可謂士矣、又以問子貢、子貢對曰、知者知
人、仁者愛人、孔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子入、孔子語
亦如之、顏子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孔子曰、可謂

明君子矣、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强而行義、弱而
受諫、怵而得祿、愼於持身、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齒
落、年三十、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有益於
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

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
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
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衛
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
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
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
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
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

子則王者之相也孔子嘗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
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按莊子載
顏子有心齋坐忘諸說聖門禮樂統亦爲採述竊謂與服膺弗失語背茲不錄孔子贊易至
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稱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年三十二
歲卒於魯時魯哀公庚申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
也出公年傳及世家按學統所載卒於周敬王己未
三十八年即魯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與
世家所系差一年舊傳哀公五年卒者誤六年孔子
厄於陳蔡顏子尚在相從後顏子死孔子以子鯉死
無槨答顏子父請車爲槨語門人不可厚葬對哀公
問弟蓋孔子已同在魯矣稽孔子世家及年譜於十
一年反魯十二年子鯉卒則所系顏子於十四
年卒者近是他書所載顏子卒年未有足徵孔子
哭之慟曰天喪予哀公將弔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
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

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說者以爲吾友蓋指顏子云禹稷當
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
然顏妻戴氏元封兗國夫人謚貞素子歆魯大夫葬
顏子於曲阜縣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志云其地廣袤各一百五

墓有五尺、父路墓亦在其上、稱顏林、有祭田、歲以春月乘食冬月孟朔致祭、後人卽所居陋巷故址、擴而大之爲廟以祀、稱復聖廟、在孔廟東北三百餘步、宏敞莊麗、僅亞孔廟、巷北有井、曰顏井、顏族世守之、廟中以顏子二代歆三代儉十三代之推三十四代見道三十七代師古四十代杲卿眞卿從祀、仍有啟賢祠祀父路、寢殿祀夫人戴氏、春秋宗子博士主祭。竊謂從祀皆後嗣、似有未備、宋儒周子嘗教二程尋孔顏樂處、又云學顏子之所學、是周子實師顏子、應以配享可也、 自漢以顏子配享孔廟、歷代因之、唐開元中贈顏子兗公、宋祥符間加封兗國公、皆專以配享、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孟子、定四配、孔子正南面、而顏位東一、元加贈兗國復聖公、明初因之、嘉靖九年省封爵、四配十哲諸賢皆然、定稱復聖顏子、賜後嗣五經博士一員、

國朝因之、稱復聖顏子、令後嗣世襲五經博士一員主廟祀、定例載祭田五十頃、墓田地三頃三十三畝一分、廟宅基九十二畝五分、佃戶十戶、門子四戶、廟戶七戶、灑掃戶二十五戶、康熙二十四年覆准曲阜縣顏氏地畝、於額糧內除免銀一十八兩六錢、

其位、謹按傳稱孔門受業者七十七人、則是七十七人皆學中人也、而孔子獨稱顏子好學、其稱其好學也、曰不遷怒不貳過、非若世之但指肯讀書人爲好學也、顏子亦嘗自言欲罷不能旣竭吾才矣、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則好之至也、好之至者何、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所學蓋在博文約禮、其用功實致其好、則祇在竭一己之才、而不遷不貳其功驗也、讀書殆博文之一端、而竟罷約禮不事可乎、乃又有因聞一知十之語、遂假爲心齋坐忘之說、而求顏子之所學於鈎深於頓悟、則尤非矣、世不乏塵首垢面廢寢忘飡以爲學、而終不可以稱好學者、好則好矣、學非所學也、孔子之語顏子之問仁也、曰克己復禮曰爲仁由己、顏子問其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固學者之當務、而視聽言動皆在己一身日用之間、卽孔子所謂下學也、何有於鈎深、何有於頓悟乎、周子曰學顏子之所學、其必也博文以致吾知、約禮以行吾敬、竭吾才以實踐之、庶幾爲學顏子之所學歟、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子孫因其封國爲氏遂爲鄫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即周襄王六年鄫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鄫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既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爲曾氏巫公生夭夭生阜阜生點妻何氏以周敬王丙申十五年冬即魯定公五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此從宗聖誌與世史史畧同而年譜皆乙未十四年舊傳載諸子生年大都按史記所云少孔子若干歲而推數之耳此云丙申者以孔子庚戌生數云乙未者以孔子己酉生數也後諸弟子同年十六時孔子周流衛陳蔡楚之間父命往從受學性至孝侍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一日在楚心動及歸問母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自搤其臂曾子臂痛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搤臂以呼汝耳王充著論衡其感虛篇述之謂此虛也竊謂銅山崩而鐘鳴物類感應猶然況母子天性至誠

相感動乎四體理之所有何疑此虛也茲因學統原傳稽宗聖誌仍爲錄之耕太山下雨雪旬月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子有君子之道四史鰌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能勞也學夫子之言而未之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嘗日三省其身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信乎群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曾子衣敝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

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嘗耘瓜、誤斷其根、父皙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爾不聞乎、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孟子以爲可謂養志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乎四德者也、學統云二十六歲、孔子嘗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以大學之道、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一章、門人又述曾子之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以孝爲至德要道、授之曾子、語具孝經、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於聖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弟也、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三十歲、父皙卒、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羊棗焉、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鄪、數之罪十、而曾子

所諍者九魯師罷鄫君修曾子舍而迎之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司刑者要語舊傳遺之今載入）門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

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又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其業矣又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曾子失妻子中問哭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既失妻不言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吉甫以後妻放

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記載曾子以蒸梨不熟出妻其事未足爲信曾子妻已生元生申生華則歷事亦有年以曾子之修身齊家何至有不用命之妻即偶蒸梨不熟何至遽出而史書以爲附會其說謂以微罪不欲斥言之試問斥言者何事乎何其悶甚也至終身不娶又安知非妻死而不娶乎觀嬰兒失母之言可推也故顏氏家訓後娶篇亦有曾子婦死不再娶之語可証）嘗出曾適衞其居衞也縕袍不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也齊聘以

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知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親而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

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
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
諫善達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
而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
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父母安之若夫
坐如尸立如齋弗訊不言言必齊也此成人之善者
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
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

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
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
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
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
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
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
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
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終養之孝子
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
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樹木以時伐焉
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
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
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
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

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
以祀之此謂禮終嘗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
之以禮故許晏子爲知禮云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
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
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
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
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
可諭有友可助有子可成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

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
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道絕之此三費也子夏
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
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鹵焉吾田期
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
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
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子夏喪其子而
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

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爾
何無罪也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爾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
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爾何無罪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衛人吳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
不歸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嘗與客立於門側其
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

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之曾子有疾召門弟
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告曾元曾華曰夫鳥
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以淵為淺而穴穿其中然
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果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
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忽孝衰於
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孟敬子問疾曾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語之寢疾

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
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
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
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
之反席未安而歿年七十時周考王乙巳五年卽魯

悼公三十二年而衛敬公十五年也此從學統所叙
知卒於何年按曾子哭子夏喪明在子夏設教西河聖賢年譜云不
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魏文侯以子夏爲師時到
曾子年當百有餘歲矣丁氏富序宗聖誌稱其自衛
反魯著述經書猶有大年得以其道傳思淑孟云想
亦以其百有餘歲故稱大
年歟茲附録之以俟考 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
武山之西距舊武城五里明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玄
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穴中得懸棺前有石碣鐫
曾參之墓云後因於此每歲致祭祀期春清明冬孟
朔 宮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廟制宏廠壯麗
並於顏廟廟中以子思孟子配東廡陽膚公明儀公
明高公明宣孟儀西廡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

孟子高子襄 廟西有毓賢祠祀其父晳東廡曾元曾
祭如顏廟 申西廡曾華曾
曾西 乾隆四年夏位道孫永佐自備考書赴魯再
請曾對至嘉祥晉謁宗聖後嗣傳士曾君興烈蒙賜
一亭贈疆貽宗聖誌 兗州府沂縣江西永豐縣北道交
一縣賓對不差 杭州府城內亦有宗聖祠書志
河縣皆有宗聖祠書見志
未載康熙戊戌五月位遊東魯爲官卑促行未獲詣
嘉祥恭謁宗聖祠墓中心快快莫釋六月至杭州一
夕夢見宗聖次日於杭城內河右見有宗聖祠製亦
堂皇位爲驚喜肅衣冠入祠瞻拜感謝神爽預接於
夢寐曾子姿兼篤實孔子嘗謂參也魯而卒聞一貫
也
之旨論者以爲竟以魯得之也相傳曾子著書十八

篇亡其八其十篇見大戴禮其他言語雜見論語檀
弓凡吉凶之禮雜出不齊之事詳見曾子問篇子曰
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
曾申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
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蓋喪祭大禮曾氏爲
能傳之云唐總章初贈少保從祀孔子廟庭後追封
郕伯宋政和中改封武城侯咸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
配享位西一元加贈郕國宗聖公明初因之嘉靖九

年省封爵定稱宗聖曾子賜後嗣五經博士一員
國朝因之稱宗聖曾子令後嗣世襲五經博士一員主
廟祀定例載祭田五十一頃六十畝墓地一十頃一
十五畝七分廟宅基三十九畝一分廟戶三十七戶
其位謹按曾子於孔子告以吾道一以貫之答曰
唯則是曾子已得傳孔子之學矣孔子對哀公問
好學曰今也則亡蓋當顏子死時謂亡好學非謂
學亡也乃後有人竟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是
何其言之誣也曾子著大學自格致至治平舉宇
宙內事於己分內畢具其爲學可謂備矣而曰壹
是皆以修身爲本其爲學又可謂約矣齊治平本
修身而措之也格致誠正所以修身也格致即顏

子所謂博文誠正即顏子所謂約禮曾子之學與顏子一也而可曰聖人之學亡乎考其躬行曾子之修身也日三省焉身者親之遺是以孝爲修身之本曾子之孝至母齧指心動精感萬里且曾子嘗言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至病華易簀而不失其正其言如是其行如是雖窮居終老未獲展治平之學而修身爲本已實具厥躬治平之理著之經傳亦揭若日月後世循之則得背之則失也夫學者於治平有待或可以永達自謝若修身則何所待而可以自謝乎至於孝人孰無親我之於親視曾子之於親何如也不能行曾子之行而故爲險語謂顏子没而聖人之學亡竊不知曾子大學外又有何
聖人之學也

述聖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周敬王戊午三十七年魯哀公之十二年十一年（年譜係）伯魚卒伋生因字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毋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又嘗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審之奚由孔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師事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矣下此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工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所以爲典雅也昔曾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

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子思歸於魯學統載魯穆公元年其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

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記稱孔氏出母其事涉疑有以出母爲生母而引左傳稱康公我之自出之語爲解此說似也按傳載孔子二十歲生伯魚六十九歲伯魚卒子思始生則是伯魚卒時年五十矣其妻之年諒亦相若五十老婦未必尚能生子子思或係庶母所生可知也假子思生母即伯魚之妻伯魚在時未出伯魚卒後年諒非少又已生子何爲出乎昔孔子對楚昭王有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之語則孔氏家固有妾矣子思或係庶母所生益可知也以子思之母謂爲出母推之則子上之母亦庶母而謂之出母從可知矣若伯魚之母亓官夫人記稱夫子十九歲娶二十歲生伯魚又以其子妻公冶長則夫人更生有女孔子二十四歲母顏夫人卒則亓官夫人已終三年喪矣夫子過化存神型於寡妻亓官夫人相從有年何至犯出乎古禮父在爲母齊衰朞出則無記載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聞父謂其甚遂除之推伯魚猶哭之意及遂除之語蓋伯魚已爲母服朞父在禮應除而猶未除故孔子甚之烏可遂指其母爲已出乎假伯魚之母係已出何服朞之中孔子無一語同室諸賢亦無一語聽其朞而後除乎則母非已出從可知矣道隆則隆之語安知非後人托爲子思言以附會其說耶竊謂孔門書當以論語爲正其他記載從武城取二三策之義可也後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

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後適齊又自齊反衛衛君孔叢子註敬公學統載敬公元年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

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名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居衛、適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於衛君、孔叢子載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未書何年何名學統亦未書年與名叙於敬公元年後十一年前按蘇濬綱鑑書安王甲辰廿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袁黃綱鑑補書顯王乙亥廿三年註侯名愼公李槃世史鍾惺資治綱鑑書年與袁同書名係聲公稽衛世家顯王乙亥時係成侯非聲公亦非愼公安王甲辰時乃係愼公彼此參差姑並附小註以俟考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

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豈可使聞於隣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榮、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君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其衛之謂乎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疏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今知過矣衛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衛君曰善衛公子交

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先生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汲英雄保疆土非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學統載衛敬公十一年）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

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受業門人縣子羊容申詳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子思居衛（學統載衛昭公三年）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嘆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

雖難得食以先祿又曰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富貴庶矣哉又曰繫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卜子夏爲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故田子方子思時隱居於衛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子思貧甚而自若縕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妄與不若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

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酺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酺則所以飲晏也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度義而行耳豈以爲介哉子思在衛（學統載衛愼公五年魯元公卒孔叢子載係魯穆公卒則應是愼公三十八年甲辰子思卒當百有餘歲矣附錄以俟考）縣子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子思自衛反魯（學統載魯穆公元年）時年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特尊禮子思（世史大書周威烈王壬申十七年魯穆公尊禮孔伋）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曰爲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

有之在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埀法順之爲貴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

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廷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爲善有勸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爲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子思曰百心不可以得一

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穆公三年子思在魯穆公謂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敎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田會

以廩邱叛田氏閭邱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顚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名姦非忍行也穆公欲以子思爲相時臣皆世襲榮寵遞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恥也遂不受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爲乎子思曰順吾

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摩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子思作中庸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然不失其意焉穆公不能用子思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竊

以爲言之過也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孟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軻又問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

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曾穆公六年子思卒於衛時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也年八十此從學統所書史記世家書年六十二孔氏世紀及四書彙典載有餘歲云按聖門禮樂統聖學宗傳及舊傳皆稱康公之丙子子思年六十自衛及魯越二年戊寅卒於家定以爲六十二歲從史記所敘此誤也志稱伯魚卒子思始生稽年譜係丁巳稽綱目係戊午至戊孔子卒係壬戌故稱伋幼不能治喪事也自戊午至戊寅僅二十一年再數至戊寅則八十一年且孟子載有若穆公尊禮子思語檀弓亦載穆公問子思語穆公係壬申年始立若子思年僅六十有二何能及穆公時乎六十有二之說誤也明矣至稱康公之丙子尤與紀年不合稽穆公六年係丁丑七年乃戊寅以戊午生計之則所稱八十近是而鑑史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則子思當百有餘歲其曰百餘歲又似有徵姑兩存之葬於孔子墓南子白字子上能世其業後人於鄒縣城 子思講堂故址建中庸精舍後改爲子思書院稱述聖廟春秋致祭衍聖

公次子五經博士主祭以孟子配享其從祀則以後嗣自求鄒安國君黼奮頴達道輔諸人○竊謂表章中庸固程朱而程朱之先范文正公嘗語横渠謂儒者須讀中庸是中庸自文正已知所尊矣似應益以文正公同孟子配享可也子思之作中庸也原性於天立道於誠研幾於愼獨四時之行日月之明生物之不測鬼神之情狀及夫君臣父子禮樂刑政洪纖巨細無不囊括於其中實可以彌綸天地而範圍古今其書與大學舊雜禮記內至程朱始表而出之與論語並列或以爲魯論亦子思所記云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

之側則不能安子思。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孟子以爲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賢乎。宋崇寧元年封子思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廟庭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升配享位東次於顏子元明因之元贈述聖公明嘉靖中定稱述聖子思子賜後嗣博士一員

國朝因之稱述聖子思子以衍聖公次子世襲博士主祀子思子廟祀（祭田廟戶應在衍聖公數內分撥）

其位謹按子思子冲齡失父失祖能卓然自立丕承家學而發其精微著其廣大選中庸一書任諸子百家橫說豎說究不能越其範圍然後知吾夫子之道果至正而不偏至定而不易而道彌尊子思子其達孝矣乎夫語功能極天地位萬物育而祇自一身喜怒哀樂之未發與發而皆中節以致焉然後益知道固當求之一身吾夫子所謂由己也求之一身則非虛故程子曰皆實學也指示親切子思子之丕承前人子思子之啓佑後人也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爲孟蓋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姓世居於鄒故爲鄒人有孟激字公宜者娶仉氏以周安王丙申十七年（按年譜云烈王四年）四月初二日生孟子孟子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爲賈衒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孟子乃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

以食之明不欺也孟母一婦人教子如此子成亞聖鬚眉男子教子多不信子惡得賢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一云親受業子思孟子初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本名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

敬乎非爾所及也此出孔叢子按聖賢年譜孟子生子思將百歲疑是受業於門人然按鑑史載子思有告衛侯諸語係顯王時子思尚在則孟子年已列於成人故程子敘中庸有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語或有所據也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也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

勤學不輟周顯王三年孟子娶由氏一云田氏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其室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名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留其婦孟子立志學孔子嘗曰予

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十三年孟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往受業於是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二十二年孟子在鄒時年四十矣從游者日衆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諸語告之三十一年孟子適宋有語宋臣戴不勝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及與告子論性善語明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

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三十三年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梁見惠王稱仁義述王政論與民同樂後梁襄王立有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語此千古一天下名言也舊傳遺之今叙入

○按學統云是年係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梁襄王元年此從史記也而禮樂統云孟子去梁係周慎靚王二年壬寅梁襄王元年此從竹書也綱目亦從竹書然學統禮樂統與綱目皆云孟子於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未必居梁十七年至壬寅始去似應從史記爲是玆從例書周年不錄梁年

孟子以道不行去梁反鄒有對鄒穆公行仁政斯民親上死長語自是不見諸侯者蓋數年有答陳代及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之義三十九年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有答文公問爲國答問井田并闢許行並耕諸語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明年反於鄒後適齊時周顯王四十八年以上周年皆從學統閒叙而學統稱卽齊宣王二十五年按史記田齊世家齊宣立止十九年又按史記顯王四十八年係齊宣二年鑑史名歎周愼靚王壬寅二年孟軻在齊彼此互異茲從疑不錄年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

子愼到環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孟子之至齊也宣王尤加敬焉以孟子爲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也卽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理也後有論易牛論文囿論雪宮論明堂及答好樂好勇好貨好色諸語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問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時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嬖信王驩陳賈之徒孟子進見亦罕其出弔於滕也宣王使王驩爲輔行驩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於是驩輩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道不行於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年少則

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何憂乎孟子乃欲奉母以歸而母卒矣於是自齊葬於魯爲充虞問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古者棺槨之制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厥後孟子又至齊見齊宣王於崇而不受祿有去心也時王驩已爲右師公

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人爭趨奉之孟子獨不與右師言齊臣蚳鼃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無何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問何以待之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爲慚於孟子云一日宣王託病召孟子孟子亦稱病不朝之景丑氏宿爲明其義焉孟子致爲臣而歸以道終不行於齊故也宣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

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遂去齊（鑑史皆載赧王元年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孟子不應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改悔而追也尹士識之曰是何濡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他日又謂充虞

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會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謂其能好善也、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爲齊所侵、至是平公以愼子爲將軍、欲因齊湣王之亂、與師伐齊、以取所謂南陽者、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不悅、其事亦寢不行、樂克言孟

子於平公、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樂克以告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遂適宋、時宋王偃無道、孟子度不能有爲於宋、遂反於鄒、爲歸老計、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孟子於齊

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陳臻問之、孟子曰、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楊朱爲我、墨翟兼愛、衆之所歸也、孟子以無君無父闢之、公孫衍、張儀、逞遊說、衆之所謂大丈夫也、孟子謂其以順爲正、妾婦之道也、陳仲子居於

陵、衆之所謂廉也、孟子謂其避兄離母、惡得廉、匡章子父責善、衆之所謂不孝也、孟子察其心、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當是時、秦用商鞅、楚用吳起、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以聚斂爲能、而孟子乃謂善戰者服上刑、善戰不可不善而好戰當何如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闢草萊猶可未闢而虛增賦者當何如所說惟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是以所如皆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七篇之中首仁義申教養進湯武退桓文諫嗜欲陳保民道性善稱堯舜正人心距楊墨其大指也至知言養氣之論夜氣良心之說尤爲發前聖所未發值邪說横行仁義充塞辭而闢之廓如論者稱其功不在禹下良由在己之學實得其宗克傳孔子之道也七篇之末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於無窮也至今孔孟並稱云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年九十七（年譜云八十四）子畢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史記云郎仲子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之西麓（有祭田歲三祭五月五日七月望日九月九日）後人於鄒縣南門外近故居處建祠以祀稱亞聖廟（廟制宏麗如顏廟外基寬敞過之廟中以樂正子配享東廡公孫丑浩生不害陳臻屋廬連陳代公都子高子盆成括子叔疑韓愈孫後西廡萬章孟仲

子充虞徐辟彭更咸丘蒙桃應季孫告子孔道輔石介仍有啟賢祠祀孟孫氏後洞祀母仉氏又殿祀夫人由氏春秋宗子博士主祭○竊謂唐韓昌黎稱孟子功不在禹下似應於東廡升韓愈同樂正子配享宋時溫公著疑孟李觀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而余允文乃作尊孟辯以闢之朱子是其說則余允文應得從祀孟廟東廡又明初欲罷孟子祀錢唐曾爲力爭後祀得不罷則錢唐亦應從祀孟廟）宋元豐六年封孟子鄒國公立廟鄒邑七年詔配享天下文廟位次顏子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配享乃以孟子位西二次於曾子元明因之元加贈鄒國亞聖公明嘉靖九年定稱亞聖孟子授後嗣博士一員

國朝因之稱亞聖孟子令後嗣世襲博士主亞聖廟祀定例載祭田五十一頃一十五畝墓田地七頃三十一畝四分廟宅基一頃三十畝七分五釐佃戶三十二戶廟戶二十五戶門子五戶

其位謹按孟子自謂願學孔子後昌黎亦謂堯傳之舜以至禹湯文武周公而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又謂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然則孟子殆能學孔子矣而孟子之能學孔子也於何見之學統曰以其知言養氣也知言者致知之事養氣者力行之學斯固與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

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舜禹之惟精惟一先後一揆者也斯言誠是矣以德之涵于中者言也而讀七篇所載孟子願學孔子者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也以行之著於外者言也故孟子之仕止於梁齊聞其久速一如孔子之於魯衛齊也他如孔子於齊羅廩卹之邑而不居於衛置六萬之粟而不處孟子於齊辭祿十萬而不食餽兼金一百而不受養弟子萬鍾而不留其同不處非道之得又如此孔子於公伯寮之愬曰行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於臧氏之阻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其同不怨天不尤人又如此孔子於魯哀言未書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叙對以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蓋能知未知即此是知孟子答梁惠顧鴻雁麋鹿之樂答齊宣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其同善引人君以當道又如此孟子之所為一同孔子之所為德之涵於中者既同行之著於外者又無不同甚矣孟子之能學孔子也夫德之涵於中者人或未之見行之著於外者人皆可共聞若外之行不能學而曰願學其內之德則何敢焉此願學孔子者信耶若孟子之外內如一洵可謂能學孔子矣而聖學宗傳遂陸氏之言乃謂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傳顏子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沒孔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脈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一光然孔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傳也噫是何其言之誣也曾子之大學已具內聖外王事業傳之子思至於孟子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用舍行藏固皆裕如也而又何孔子分付顏子事業之亦竟不傳也耶為此疑世惑俗之論誣

也甚矣惟程子之論孟子也曰未敢便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則得之矣

學宮備考卷之三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十二哲

先賢閔子

閔子損字子騫魯人其先魯公族也曰閔公啓史記避景帝諱以啓作開立二年薨兄僖公申立季友爲相請立閔公後以其子魯奉祀從父謚姓閔氏魯生澤澤生伯衍

伯衍生子建子建生馬父馬父一云子爲魯大夫監周史嘗與子服景伯論恭而規其太滿見國語馬父初娶齊姜氏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之五年甲子春正月生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年譜列傳同一說少五十歲者誤若少五十歲安能從尼於陳蔡年七歲母姜氏喪馬父繼娶樂氏生二子愛己子而苦閔子冬月以蘆花衣之年十六父命御車五父衢體寒失靷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逐樂氏閔子跪請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樂氏改悔成慈母卒待三子如一年二十父命從學孔子因讀書汶陽之山始見於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曰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吾益矣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

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自是宗仁勵義益奉先思孝援下思恭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聲譽孚於衆人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定公五年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後人謂春秋於長府不書必閔子諷諫止之也九年季氏使閔子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遂避名去汶上

十二年費墮閔子生子法於汶上孔子去魯閔子從遊適衛不見用孔子行閔子執轡問政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故御四馬者正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哀公六年孔子戹於陳蔡閔子相從脫戹後聞父馬父已致仕閔子曰子之事親命也無所解於心返魯養親九年乙卯父馬父卒葬於少昊墓西鄙泗水上十一年孔子歸魯閔子父三年之喪畢見於

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從孔子修明六經追述三王之禮於禮記有纂訂之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爲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嚮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女二子孰其識諸曾子曰損也孔子曰可與聽音矣按韓詩外傳係曾子同子貢茲從孔叢子係閔子同曾子損閔氏家兼相衛哀公十二年閔子復去魯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者列之德行之科年五十九歲哀公十六年壬戌孔子卒爲之服心喪三年後適周欲行孔子之道會敬王崩而返自范之齊繼毋樂氏卒嘆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事親之難也見三家勝魯如小侯作傷魯操歌鴻飛冥冥弋者何篡後

設教於魯衛曹滕齊宋諸國及門若曾元東郭蘭氏申氏之徒後訂論語諸書年八十九歲齊貴卿外傳係孟嘗君按孟嘗後於閔子時遠茲闕疑不錄名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貴卿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冬十月閔子卒於齊時周定王二十一年壬辰魯悼公之十九年也葬於濟南府歷城東五里後代飭修祭掃隋大業四年詔自古

以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功有益於人者並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爲條式時奉敕臣牛弘據齊州刺史盧貴移牒查得聖門高弟閔子騫其墳壟一在齊州其春秋直令刺史致祭范縣南十四里亦有閔子祠自是以來祭掃弗替

墓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之騫山南亦有閔子墓蕭縣東南八十里桃山驛二十里地名閔子集有閔子

墓廟田見輿史及示我周行集。按陳經邦序閔氏家乘中謂宿州有閔子鄉鄉有騫山則漢全城騫包也蕭縣有閔子墓則漢閔仲叔也范縣有閔子墓則五代閔子騫也大抵人以聖賢發迹之地在彼彼重在此此重云而蕭惟豫助建閔子墓祠記則謂閔古之有道德者身既沒而門人弟子多藏其衣冠築墓葬之然則蕭縣豈其儀墓歷城乃眞所爲幽穿也耶諸說如此欲備考爰並錄之 唐立閔子書院於汶上有閭閻齋蘆花館諸遺跡宋熙寧七年李肅之守濟南於歷山前立祠祀之蘇轍爲之記自是歷代修葺後嗣守奉如顏曾孟仲祠廟但襃無祀田乾隆三年欽奉行查該地方撥給應有待耳四年位遺孫持備考書往貲晉謁閔子後嗣博士閔君興汶紫出閔氏家乘廟記稟圖像論贊諸書貲對不差自漢明帝時同諸弟子從祀於闕里後同從祀於

國學諸賢皆同唐開元八年以四科稱十哲從祀後十哲同不重書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祥符二年加封瑯琊

公咸淳三年改費公元及明初因之迄嘉靖九年省封爵以來定稱先賢然後諸子皆不重書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賜後嗣世襲五經博士一員主奉祠祀

其位謹按閔子言行不多概見然即其侍側誾誾有道之容在人目也止改長府有德之言傾人耳也辭爲費宰高尚之風悅人心也載觀孔子以孝故稱之因其孝閔子受繼母之苦父覺之欲出其母而閔子固前爲請留情詞愷惻致繼母化爲慈母此與舜化瞽瞍底豫何異是閔子之言行見於論語雖僅四章試一淸心正容讀之不禁鄙吝潛消若閔子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烏在空言之多見耶

冉子

冉子畊、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出闕里廣誌 孔子始敎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伯牛侍、曰吾以六子自勵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中都宰、嘗從孔子厄陳蔡、以德行著稱、其有疾也、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歎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誌列傳州北一十五里、滕縣亦有伯牛墓、又永年縣亦有伯牛墓、又云在河南孟津縣西、舊清河城、又相傳嘗設敎於洛、故洛之人至今廟而祀之、臨洺關北頭冉子祠外三里許、有孔門德行冉子伯牛神道碑焉、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後改鄆公、明嘉靖至今定稱先賢、國朝賜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冉子

冉子雍、字仲弓、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年譜景王二十二年戊寅生、史畧云己卯、父賤而惡、或少之、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仲弓問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敎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又嘗問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又嘗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嘗論子桑伯子之簡、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
乎孔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六年從孔子厄於陳蔡列
於德行之科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
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卒
葬曹縣東北誌云東南五十里俗呼爲冉塚一在冠縣誌載
北二十五里 唐贈薛侯宋加琊公改薛公明嘉靖以來定
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孔子許弟子可使從政者有矣而獨許
仲弓可使南面說者曰南面人君聽政之位竊謂
凡有臨民之位男而爲宰皆是不獨人君也仲弓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之言孔子然之蓋居敬則
臨民有主行簡則臨民不擾昔舜恭已無爲恭已
居敬也無爲行簡也南面雖天下可矣況一國一
邑乎仲弓居敬行簡一
語誠南面之要言也矣

宰子

宰子予字子我魯人嘗從孔子有陳蔡之厄使於楚
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
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
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
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
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
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
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
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
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
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
辱君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
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
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
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

賓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詳、具家語、其在聖門、與子貢同列言語之科、孟子稱宰我善爲說辭、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故孟子又謂宰我知足以知聖人云、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闞止也、亦字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遷史誤記爾、又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於二世曰、田常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弑簡公、信如斯言則宰我之死、死簡公之難、非與作亂也、皆出遷記自二、其說其爲誤記益明、從疑不録、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贈齊侯、宋加臨淄公、改齊公、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端木子

端木子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年譜景王年生、史暑辛巳、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吳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孔子其猶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孔子乎、對曰孔子不可增也、賜其猶一累壤也、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孔子之自衛反魯也、子貢實從之、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

公卒之年而邾子失國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于越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鄖子服景伯如齊諸

大事子貢並以辭命鬭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則何不名曰固將名之然終亦不能用俱詳具春秋左氏傳記稱齊田常欲侵魯孔子使賜救之賜說齊緩師說吳救魯說越助吳吳齊搆兵吳勝于外而越內襲滅之因有賜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霸越之說夫賜固善爲說辭然言必當理豈肯以傷信之美言搆禍列國且考之春秋左傳與此說前后戾舛蓋或當時談士假撰其說以文其說誦之習而史記誤筆之爾子由古史已辯其爲誣茲從闕不錄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

之辭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而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于諸侯矣子貢聞而謝之子貢問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孔子曰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子貢曰然薦賢賢於賢也子貢在孔子之門頴悟亞於顏回故孔子屢以回進之且以予欲無言又以下學上達啓之子貢晚年進德深造嘗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聞性與天道可知矣夫子嘗語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也蓋曾子之外聞此旨者子貢而已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又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其見許於孔子也如此論

語記門弟子之問答子貢居多孟子七篇中亦往往稱引之孔子既沒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廬墓止三年禮制不可過也故尊師如曾子亦不復築室茲錄之以愧師死遂忘及人子不廬墓三年者世傳詩傳謂出自子貢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老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史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今在濬縣大伾山云又湯陰宜溝有子貢祠及故里石碑唐贈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嘉靖後完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子貢在當日人或稱其賢於仲尼蓋才華外著多也夫才華多者情實少而子貢於孔子沒後同學弟子既心喪三年學弟子歸子貢反築室於場復獨居三年然後歸又何其情實之多也情實根也才華葉也根淺薄者葉之發生茂而難久根深厚者葉之發生久而益茂子貢之才華子貢之情實深厚也人何不仰慕其情實僅稱其才華也耶況孔門好學稱顏子而孔子論顏子嘗並及子貢孔門傳道稱曾子而孔子以一貫語曾子嘗亦語子貢則子貢固孔門高弟也

冉子

冉子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年譜景王二十二年戊寅生史畧云己卯學於孔子又嘗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

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

人宥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求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

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求退而記之孔子嘗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冉求在聖門以政事著名自謂可使足民孔子許其藝可從政又許以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宰其問答言論詳具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桓塚祉有冉子墓滕人疑為冉有墓云唐贈徐侯宋加彭城公改徐公明嘉靖後稱先賢

仲子
仲子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父嵬母顏氏少孔
子九歲 年譜景王戊午二年九月七日生 性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
冠雄雞佩猳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
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
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忠以化之侵暴則
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
以受敎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

之所能而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
拜曰敬受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
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
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
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一也曾

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
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
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
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
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子路從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取水試之虛則欹
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曰嗚乎烏有滿而不覆者
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
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子路曰美
哉言乎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
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子路爲蒲宰見於孔
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
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
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政不難矣嘗爲水備與其民修
溝塹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

使子貢止之子路從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爾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子路乃止請粟而賑之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

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不知禮乎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子曰

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從孔子戹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為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

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年譜載敬王戊子七年、子路父息卒、葬魯下城南、庚寅九年、毋宋氏卒、合葬於下、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子路與顏淵

侍於孔子、言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乎、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祠則下、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時子路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年譜敬王辛酉四十年三月、三日仲子卒、年六十四歲、孔子聞衛亂、曰、由也死矣、已而果然、孔子慟之、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曰、天祝予、有人弔者、孔子拜之、子路之妻顏氏、子曰崔、年譜敬王戊戌年生、曰啓、年譜敬王戊由

年生長子崔、欲報父讎殺孟黶、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子崔至衛與孟黶戰而殺孟黶、見史記評林、上附李廷机述師覺授孝子傳所記、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又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

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程子以爲可爲百世師云、弟子有成回者學於子路、行年七十而不弛其敬、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北三里、或云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或云在開州北一十里、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贈衛侯、宋加河內公、改衛公、明嘉靖以來

定稱先賢、崇禎十六年授後嗣五經博士一員

國朝因之稱先賢仲子、令後嗣世襲博士一員、奉專祠例載祭田六十五頃三十八畝、墳地九頃五十畝、廟宅基六十八畝、護丁四十六戶、

其位謹按子路在聖門、後人但以勇稱之、夫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路於二親生事盡力、死事盡哀、於姊之喪可以除而弗忍除、晴友之喪拯人之溺、恤人之勞、孝弟爲仁之本、仁者愛人、孝弟如子路、愛人如子路、可但稱之以勇乎、且也不悅南子之見、不悅佛肸之往、何其直也、拒小邾之盟、結臨死之纓、何其正也、孔子曰由也升堂矣、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其人告之有過則喜、孟子列之於舜禹、程子謂可爲百世師、而後人乃摘其不應仕輒而與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子

言子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兹從家語、當是敬王
甲申生、史記作少四十五歲・
年譜敬王甲午生、史畧乙未、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
孔子問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
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
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
仁賓客也、明乎郊射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
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辯、閨門有禮、故三族

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
禮、故武功成、子游闚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
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子游侍曰、夫子何嘆
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
爲家、子游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
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
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子

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
齊、孔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
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
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
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
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
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

指以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裼裘而弔
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
其適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
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
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
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
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

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衣改服則不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語狄儀係齊衰孔子語邾人謂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孔子論乃周全因附記之子游嘗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既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時而行偃也得之矣子言思女妻子張子蓋子游在聖門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卒年月無考今吳郡有子游冢云或曰在蘇州府常熟縣唐贈吳侯宋

加丹陽公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子游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也能使境內聲起絃歌此固推眞文學吏爲能之而孔子問其得人乃在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之澹臺滅明則稱進文學而尚正誼矣揚氏謂持身當以滅明爲法取人當以子游爲法然哉然哉

卜子

卜子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年譜敬王癸巳年生史畧甲午受業於孔子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爲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語具禮記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之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夫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

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夏居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哀已盡而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孔子沒子夏設教授於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嘗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子夏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掃灑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嘗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子夏爲聖云子夏

立言、提學字甚多、俱詳論語、其在聖門也、以文學稱、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子夏嘗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孔子曰、商始可以

言詩已矣、子夏又嘗因言詩悟禮、孔子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故世謂子夏習於詩、相傳今毛詩序其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年譜載編年考云、卜子一百零二歲、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未知孰是、唐贈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子夏以文學稱、夫世之稱文學、大都在詞章之著、記誦之博耳、而子夏之立言、首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然則子夏之文學、固在實敎人倫、而不在詞章記誦也、其敎門人小子、必自灑掃應對進退始、益可知古之所謂文學、在務實焉、

顓孫子

顓孫子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年譜敬王丁酉年生)受業於孔子、嘗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惰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子張子夏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詞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瞋目扼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是以君子賤之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君不禮、君

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問孔子、問仁、問政、問行、孔子俱詳告之、及自立言、並詳具論語、子曰、申詳有賢名、傳稱其義不苟容、子游以其子妻之、子張病、將革、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蓋惜其死、往之哭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嶠坊村、兩有子張墓、云唐贈陳伯、宋贈潁川侯、褒從祀兩廡、宋咸淳三年陞祀十哲、再加贈陳國公、明定稱先賢、

國朝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議後子張於諸賢中、人或謂其務外而少誠、然諸賢問政者多矣、孔子獨於顏子之問爲邦告

以百王不易之法其論爲最大於子張之問從政告以尊五美屏四惡其論爲最備於顔子之問仁告以克復而及天下歸仁於子張之問仁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可以爲仁則覩告諸賢有問矣於其問行告以忠信篤敬以至參前倚衡而子張書諸紳亦庶幾顔冉之請事斯語也嘗謂執德必弘信道必篤夫豈猶是務外而少誠者及病革召子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吾今日其庶幾乎又寧不與曾子將終同一全受全歸也

與子張之學之有得概可知也

有子

有子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一云少三十三歲史記少十三歲爲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焠其掌君子以爲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哀公八年春吳伐魯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人以是稱有若之武子賤爲單父宰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子賤曰宮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也子賤乃拜受敎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孟子以智足以知聖人

稱之語詳七篇其他論說見論語嘗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曾子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若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

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若有若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若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糧有若曰非禮也喪莫脯醢而已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對曰盍徹乎語詳論語其

言孝弟爲仁之本禮之用和爲貴俱詳論語有若卒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以凶事尚右故也有若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魯論今論語是也當時孔門諸賢人曾子而外蓋卽推有若云按聖門禮樂統及舊誌稱有子卒年三十四明呂元善作有子贊有年三十時能立於禮而立不死便是夫子之語稽家語稱有子少孔子三十六歲又云孔子卒後門人欲師事有子若三十四卽卒則合計少三十六歲共七十年其卒豈不在孔子七十歲時乎何以又有師事之說且載悼公弔焉悼公係哀公之子立時在貞定王三年甲戌後孔子卒時已十三年史記稱有子少孔子十三歲年譜云景王六年壬戌生則至是已有七十三歲卽以家語稱少

孔子三十六歲應是敬王四年乙酉生至是亦有五十歲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有子之卒未必卽在始立之年乎卒年三十四之說其誤也明矣舊誌載諸弟子生年雖未必確而可仍者已姑仍之至此既知其誤則不得不明辯之從家語錄其生年而從闕不錄其其卒年也按稱以夫子集註謂言行氣象檀弓記子游弟稱其言似孟子蓋借當時傳說曾子不可以責陳相倍師爾而後人又撰出門人已師事有若因問以夫子卜商瞿有嗣占天時有兩二事有若不能荅乃避師席一說夫既曾子不可矣門人何又竟事之有若智足知聖嘗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豈肯居孔子之座爲自若盛於孔子之事乎其爲謬說亦明甚古史曾詳辯之茲亦從闕不錄唐贈卞伯宋加平陰侯明嘉靖以來定稱先賢原從祀東廡

國朝乾隆三年陞列十哲先於雍正二年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有子之行傳鮮表見而學在倫常有子言孝弟其爲仁之本立倫常之道教在禮樂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達禮樂之源政在厚民有子言君足在民足得體國之經甚矣有子之言似孔子也論語出當時弟子所記獨有子與閔子曾子以子稱則有子固曾閔之亞也

朱子

朱子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生熹於尤溪官舍自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五歲就傳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紹興十八年舉進士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言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修攘之計不可不早定本原之地不可不加意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

復王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名、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三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

除秘書郎、力辭、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其辭、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言甚切直、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八年、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執

政之初、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反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

而華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又嘗
毀秦檜祠、有短熹謂其疎於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
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
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
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
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
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
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

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
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
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
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
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
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
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
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

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
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其人擯
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
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台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
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
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
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
罰之弊、而其末言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

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
而不使其稍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
其稍有凝滯、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
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
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爲所欲爲、無不
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
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
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

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病乞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病未瘳、

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輔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非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

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於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凡數千言、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

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熹年已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隆、而疾者愈深、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

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
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
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敎子弟、土俗崇信釋氏、
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
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
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
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
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

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
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
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
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
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有使
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因差知潭州、力
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
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

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熹方拜辭、有旨、
長沙巨屛、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猺擾屬郡、熹遣人
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
至興學校明敎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
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
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復面辭、寧宗手劄、卿經
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
重道之意、遂拜命、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

逢吉曾三復首請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
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宋自太祖追王僖順
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
向之位、後英宗祔廟、已祧順、從王安石議、以僖係始
祖、爲東向、欽宗祔廟、又祧翼、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
宣、僖、汝愚主此議、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爲始祖、
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但
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

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又擬爲廟制以辯以爲物
豈有無本而生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
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其不祥亦甚矣不報竟毀撤
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
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
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
上疏極言四事其畧一論修舊日東宮爲屋數百間
大興土木或致怨忿生變二論溫凊定省之禮始終

不可越三論進退宰執皆左右竊柄四論殯宮之卜
當求吉地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疏上
侂胄大怒詆熹迂濶寧宗乃出手批除熹宮觀汝愚
袖御筆還寧宗且諫再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
熹台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其錄黃修注
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
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還新舊職
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

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外中引領望治
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
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
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
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
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
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
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

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
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至
是繼祖之誣熹紘與其論焉六年四月（世史三月）熹卒年
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
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
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徙建
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

飯蔬糞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辯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

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

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慚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譚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官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

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奉父遺命往事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彥沖三人繼聞延平李愿中得伊洛宗傳復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講論聖學精思實體自是所造益深性愛山水能詩遊歷所至輒流連題咏或留手書鐫石間（康熙庚子位遊閩登武彝烏石鼓山諸名勝壬寅遊江西白鹿洞皆見鐫有朱子手書至今宛存）初訪張南軒於長沙同南軒林擇之援勝南嶽諸峯講論中庸於嶽麓知南康軍時選匡廬之勝

訪白鹿洞書院舊址、奏復其舊、毋休沐輙一至、與諸生質疑問難、退則徜徉泉石間、併大書學規院中、俾學者守焉、晚居建陽之考亭、又與諸賢往來閩越山水間、唱酬以發理趣、又於武夷五曲搆精舍、與四方學者講學、位於康熙庚子雍正甲辰、曾兩詣考亭、及精舍博士朱君漾貽以朱子墨像、陪遊觀其廟堂禮器彷彿闕里、堂中奉主春秋致祭、兩廡從祀中、有吾郡李仲秉吳伯英鄒行之諸君子牌位、不禁益爲企慕、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

於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辯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刋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繼往開來、功不在孟子下、論者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云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熹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佑元年、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廟、明洪武初、詔以熹之書立於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陞祀十哲之次、稱先賢、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一云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又

云龍居後塘、係生前自卜、云妻劉氏、致中女也、子塾、埜、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朱子學集諸儒大成、主敬、窮理、力行、六字實入道之正宗、昔人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今學者亦咸知謂宗孔子、不遵朱子之說者、絕勿與錄、固然矣、而朱子表章六經四書、即同時人之太極圖、通書、西銘、并爲註釋、至議論不合、如象山之講議、亦爲之題跋、或偶見碑銘可取、亦爲之摹錄、諸子百家片言隻字、亦爲之考核、其居心之虛如此、用心之細如此、學者其亦知之乎、知之而效之、則謂之遵朱子也、思過半矣、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東廡先賢

蘧子

蘧子瑗字伯玉、衛大夫、其言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公叔文子升於瑕丘、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行以去之不欲與聞其事悅、衛獻公十八年、時孫文子將逐獻公、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庸知愈乎、雖逐更立庸知若勝否乎遂行、從近關出、孫子遂攻獻公、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子鮮告甯喜、欲復國、甯喜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伯玉語、說之、曰衛多

君子、未有患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二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㕣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蘧伯玉之力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也、伯玉常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使者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史稱孔子之所

嚴事者焉、於衛則蘧伯玉也、嘗稱之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莊周書稱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傳云外寬而內正、自拯於檃栝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蘧伯玉之行也、一統志云墓在衛輝府城西、又云在長垣縣南一十五里、自漢從祀、唐封衛伯、元延祐六年、贈內黃侯、明嘉靖九年、以伯玉係孔子友、不在弟子之列、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仍復祀東廡、稱先賢蘧子、

澹臺子

澹臺子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史記少二十九歲、家語少四十九歲、茲從學統及弟子考年譜敬王戊子七年生、狀貌甚惡、從事孔子、既受業、退而修行、子游為武城宰、孔子之武城、問曰、女得人乎、子游以滅明對、稱其行、曰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滅明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列傳上附宛委餘篇云、意謂其貌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

二弟子像、其猶毅、此季路更甚、則所謂以貌、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滅季路矣、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厥後孔子卒、遂居於楚、友教士大夫、一時荊漢之俗、皆彬彬焉、北方之學焉、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澹臺祠、豫章有澹臺門、進賢縣、皆其南遊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

鄒縣、一在陳留、未知孰是、按博物志、子羽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水、三投而輒出、乃毀璧而去、略無悋意、其河即今滑州靈昌縣東之延津也、事涉誕姑附記之、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元及明初因之、嘉靖中乃撤像易木主、延稱先賢澹臺子、

國朝因之、後諸賢皆然不重錄、

原子

原子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年譜敬王乙酉年生、史記未聞、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從事孔子、嘗問恥、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及爲宰辭九百之粟、並詳論語、孔子沒、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也、出辭應旂說、今曹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

原憲、嘉俗呼為原憲乇、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
□明嘉靖以來定稱先賢、

其位、謹按原思居環堵之室、正冠則纓絶、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决、枯槁甚矣、同堂固有祿仕者、不一干潤、已爲於不能甘貧者矣、乃子貢僥造訪之存問、而拒之、及爲宰、有應得之粟而辭之、其淸介之操、夐乎莫尚、謂其能使頑廉懦立也、不其然乎、

南宮子

南宮子縚、又名适、又名說、字子容、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集註稱係諡名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又不能荅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南容與孟懿子竝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入后稷廟、觀金人三緘其口、讀銘辭歸、遂三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子寬見公曰、臣今而

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

小人哉辛寬也、南容論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以君子尚德稱之、孔子又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明末高鄒夏弘基、集孔門弟子傳畧、以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者爲一人、以南宮說又名仲閱、諡敬叔者另爲一人、古今人表於孔子弟子居三等中、載南容、居四等中又載南宮敬叔、秀水朱彝尊輯孔門弟子考、亦逖其說、以敬叔與南容爲二人、據此、是今所祀者南容、而非敬叔矣、按傳稱南宮敬叔同夫子至周、觀金人之緘其口、讀詩辭歸逯、三復白圭、則南容卽敬叔也、又按檀弓載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注疏咸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然則南容卽敬叔、此亦足徵矣、唐追封郯伯、宋加封龔邱伯、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其位謹按孔子嘗云、君子有三思、少思長、則務學、老思死、則務教、富思窮、則務施、夫人思窮則務聚而日務施者、何也、蓋富窮有命、未可久恃、與羅患而窮、何如務施而窮、且義有當施者、不及富而施窮弗及矣、況善施之德可傳、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然則富而推以及人、是富不爲窮乎、思窮務施、有味乎其言也、南宮子富而循禮施散、其見稱爲君子尚德、卽此一端、亦足當之、

商子

商子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年譜景王二十二年戊寅生、從事孔子、年三十八、未有子、其母將爲更室、孔子使瞿之齊、母請留、孔子曰、無憂也、爲瞿卜之矣、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後果然、瞿特好易、孔子傳授之、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於學宮、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瞿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自明嘉靖來稱先賢、

漆雕子

漆雕子開、字子若、蔡人、一云魯人、少孔子十一歲、出家語、年譜景王庚申四年生、史記未開、從事孔子、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儒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儒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陂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與侯、元及明初因之、自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其位謹按孔子使開仕、必開有可仕之具、而開以吾斯之未能信對、先賢篤志自修、不安小成、如此、

盡君子之仕也欲行其道以致君澤民非爲身家計也斯之未能信而強仕無益君民或反累其身家漆雕子眞千古先覺矣

司馬子

司馬子耕家語名犂字子牛本宋桓氏牛從事孔子嘗問仁又問君子孔子以其言也訒及不憂不懼語之其兄桓魋作亂牛嘗以爲憂子夏以所聞寬之並詳論語牛仕衛魋得罪於宋出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後反魯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不赴卒於魯郭門之外葬諸丘輿唐封向伯宋封楚丘侯改封雒陽侯自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巫馬子

巫馬子施、字子期、陳人、史記云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譜景王己卯二十三年生、期常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爾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嘗從行於孔子、孔子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期益潛心典籍、傳學自識焉、唐封鄅伯、宋封東阿侯、自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顏子

顏子辛、字子柳、魯人、史記作顏幸、少孔子四十六歲、年譜敬王乙未年生、一統志稱學業有就、唐封蕭伯、宋加封陽穀侯、元及明初因之、自嘉靖來稱先賢、

曹子

曹子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年譜敬王己亥年生、志稱樂道明義、唐封曹伯、宋封上蔡侯、元及明初因之、自嘉靖來定稱先賢、

公孫子

公孫子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年譜敬王壬寅年生）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後反乎荊、南方之學頗其教焉、嘗登吳山、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縣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雷華（史作雷鬪）、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四子身死牧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逆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豈不悲哉、或曰子石、即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然龍既字子石、尼子

傳稱名似、隋誌云孔子弟子、則當另是一人、而萬姓統譜、及尚友集、又皆載有公孫與女係孔子弟子云、江夏王一寧徵楚大家敬云、公孫三子、同遊洙泗之門、豈以子石尼子與女爲三子歟、俟考、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平原君趙勝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辯之詳矣、康成以爲即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元及明初因之、嘉靖來定稱先賢、

秦子

秦子商、史記字子丕、鄭康成云楚人、家語魯人、字丕茲、少孔子四十歲、朱彝尊孔門弟子考云少孔子四歲、與草堂年譜係靈王二十四年癸丑生、符左傳孟氏之臣秦堇父、當輦重如偪陽之役、攻偪陽城、偪陽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師歸孟獻子以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其父與孔父同時、則家語稱四十歲誤、少四歲是也、唐封上洛伯、宋加封馮翊侯、明嘉靖後定稱先賢、

顏子

顏子高、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年譜敬王己亥年生志稱得其微言、光緒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註云顏高魯有力人、疑即此人、與唐封瑯琊伯、宋加封雷澤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壤駟子

壤駟子赤、字子徒、家語作穰徒、作從、秦人、通志略壤駟氏複姓、志稱長於詩書、唐封北徵伯、宋封上邽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石子

石子作蜀、朱彝尊弟子考從氏族畧以石作爲複姓字子明、家語石子蜀、成紀人、唐封石邑伯、先賢像贊作郈邑伯宋封成紀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公夏子

公夏子首、字乘、家語公夏守、字子乘、一字子元、魯人、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唐封元父伯、宋封鉅平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后子

后子處、字子里、家語石處、字里之、齊人、唐封營丘伯、宋封膠東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奚容子

奚容子蒧、字子皙、家語奚蒧、家子偕、魯人、正義曰、衛人、按氏族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爲氏也、奚容蒧、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謂奚容複姓者誤、志稱有文采、唐封下邳伯、宋封濟陽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顏子

顏子祖、字襄、家語顏相、字子襄、魯人、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或即其人、唐封臨邑伯、宋封富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句子

句子井疆、字子子疆、一字子野、家語句作勾、衛人、按姓氏句井複姓、但無勾井、或以勾爲句、想避宋高宗諱耳、存俟考、唐封淇陽伯、宋封滏陽侯、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秦子

秦子祖、字子南、家語字子白、秦人、兗志稱强力志學、統志又稱篤於守道、唐封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封鄄城侯、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縣子

縣子成、字子祺、家語子橫、魯人、志稱學出羣類、唐封鉅野伯、宋封武城侯、明嘉靖以來定稱先賢、

公祖子

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家語無句字、魯人、志稱有余儀、唐封期思伯、宋封郈墨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燕子

燕子伋字思、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云兗州人、出石字蜀、唐封漁陽伯、宋封汧源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樂子

樂子欬、家語樂欣、字子聲、魯人、宋熊尊云定公時費宰公山不狃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頒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欣欣字與頒旁相同、疑頒即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唐封昌平伯、宋封建城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狄子

狄子黑、字晳、家語字晳之、一作子晳、衛人、唐封臨濟伯、宋封林慮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子蔑子

子蔑子家語作弗魯人子蔑其字也夫子兄孟皮之子學於夫子嘗問行己之道夫子曰知而弗爲不如弗知親而弗信不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子蔑曰行己已乎夫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無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又嘗與子賤同時出仕云唐封汶陽伯宋封鄆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公西子

公西子蔵字子上家語作子尚魯人志稱爲魯邦之望唐封祝阿伯宋封徐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顏子

顏子之僕字叔家語字子叔魯人志稱鋭志尊道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施子

施子之常字子恒魯人志稱其德甚著唐封乘氏伯宋封臨濮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申子

申子棖、字子周史記有申黨、字周、家語作申續、石室圖作申堂、後漢王政曰申棠魯人邢昺論語註疏曰申棖孔子弟子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云、唐開元封黨名陵伯宋祥符封黨淄川侯封棖文登侯元及明初因之統志兗州人物已載申棖係孔門弟子又載申黨魯人孔門弟子且稱共言動克謹曰克謹似與棖類剛不同則黨棖係兩人明嘉靖九年乃去黨存棖、

左子

左子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知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說不能無異丘明恐失其眞乃為春秋左氏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

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遺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

得立於學宮、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令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若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寖微、丘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邱伯、爵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來稱先賢、

秦子

秦子冉、字開、志云蔡人、以德藝有成稱、唐封彭衙伯、宋封新息侯、明嘉靖九年以不載家語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牧子

牧子皮、義失、祀雍正二年、以見於孟子、趙岐注云牧皮與琴張曾皙皆事孔子學者也、因增從祀先賢、

公都子

公都子、孟子弟子、宋大觀五年、封平陰伯、從祀鄒縣孟子廟、雍正二年以精研性善、力闢義外、升祀學宮、

公孫子

公孫子丑、齊人、群輔錄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絜淨精微之儒、墓在兗州鄒縣北三十里、出一統志、宋封壽元伯、從祀孟子廟、雍正二年以記孟子言成七篇、升祀學宮、

張子

張子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廸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以天禧四年生載廸卒於官載幼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載砥就外傳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兼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

猶未以爲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載卽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

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乃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檄不能盡達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樂道嘗延至郡學載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渭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

小大咨之載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者甚多神宗嗣位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於朝帝卽召見問治道載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王安石問以新法載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安石嘿然寢不悅遂命載案獄浙東蓋遠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載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寬處之恬如終日危

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辯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載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婚喪葬

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叙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名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論不合復以疾歸中道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卒時熙寧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子因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一云葬於涪州墓南之北父側）年五十八載力行好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益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中賜諡曰明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元及明初因之後嘉靖中祀稱先儒

國朝升祀先賢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

程子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

者日益衆、擧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公所得任子恩、輙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尙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至京師、除宣德郞、秘書省校書郞、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將

以爲崇政殿說書、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之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致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

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郞充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尋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敎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

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敎、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

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頤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詐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

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頤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辯、頤在

經延、毋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出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旣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飮、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用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

者、或請其委曲、已甚、頤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哲宗諭以少休、不去、此人或以問頤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衣、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願殿下推此心以及

四海、則天下幸甚、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頤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

宮物也、頤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旣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侯、或問之、頤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延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頤曰、吾生平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其講說、退相與嘆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頤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

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頤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頤曰、二賢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極口誣詆、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型、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旣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

得、三年又請、者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丁
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
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
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
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
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
爾、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

知天、爲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易傳成、而序之、三年、徽
宗卽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還洛、得通直郎、權判
西京國子監、旣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
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
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
一月之俸焉、然後爲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追所
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
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

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
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時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頤曰、自量
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
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革、
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頤力疾微視
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歿、子端中、初明

道嘗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
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頤嘗謂張繹曰、
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有
知我者、求之於此可也、蓋其學以誠爲本、以敬爲要、
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嘿、一
以聖人爲師、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
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
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

微言精論、發揮聖賢之秘奧、則在語録及易傳春秋傳等書、其語學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其立教之大指也、又嘗因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作視聽言動四箴以自警、蓋學爲聖人不至聖人不止也、或者猶以執理不化病之、則大謬矣、浩入立祠於北巖、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國朝歷祀先賢賜後嗣世襲博士一員、其位謹按斯道之繼往開來、端賴兩程子、此學者所共推其功爲難能也、有問文潞公以太師平章事入朝侍立、自處甚謙恭、程叔子以說書在經筵自處甚尊嚴、人詰之、叔子曰、路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之二者固皆盛德事也、其孰易孰難、竊謂位益高者身益下、知禮義而善保其身及位者、咸能自勉者、以疏逖之士入清要之班、不見懾於君相之威、不稍逐於逢迎之便、而卓然以師道自重、則非大有本領者不能、且史傳所記老巨臣之守謙恭者多矣、而講官之能持尊嚴者寥寥、明道謂吳曰、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然則即此以論叔子、不亦爲人所難能耶、蓋叔子平日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至于聖人不止、其自待之尊嚴如此

而後可得爲人所難能也夫、

學宮備考卷之五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illegible]琥參閱

西廡先賢

林子

林子放魯人石室圖字子卯史傳未悉其行詣與孔子同時春秋俗尚繁文放獨何孔子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以世方逐末放乃能究心於本也他日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責冉有不能救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孔子之稱推之放之素行從可知矣漢文翁畫孔子弟子圖列放其中後世因之以從祀唐封清河伯宋加封長山侯明嘉靖時改祀於其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宓子

宓子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年譜敬王戊戌年生一云少孔子三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史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

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

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歎曰、君子哉、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

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

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鱔、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不齊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不齊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煩詔語雖治猶未治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人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異於任祭畏罪者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鉄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元及明初因之後嘉靖時省封爵徹像易木主稱先賢

國朝因之後諸賢皆然不重録

其位謹按子賤宰單父鳴琴而治千古傳爲美談曰能任人也而不第在是也觀其對丈子有所得者三其首曰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故夫子使巫馬期觀其政見其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而曰吾嘗與之言曰形於此者誠於彼也不齊行此術於單父也此子賤之所以爲治而學復能任人耶噫仕而行其始誦者幾人乎蓋有既登仕籍遂視始誦爲不能行不可行者矣其仕而行其始誦者幾人乎若夫始誦在制藝則固不能行不可行不足行而得行與始誦判若遥庭也於是不得不歸其效於任人之說矣

公冶子

公冶子萇字長魯人史記云齊人字子長范甯云字子芝從事孔子孔子謂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後魯君聞其賢使爲大夫辭弗受留青日札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急取之勿彷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急禦之勿彷徨長語獄史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

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又焦竑曰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子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按冶長辯鳥語唶唶嘖嘖台運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修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陳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儒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未可臆斷其無也按此雖或能通鳥語然高賢未必肯因鳥語而拾遺又家語有長爲人能忍耻之語亦與非其罪不合說無確指皆相傳姑幕城北有冶長潛居永便大書姑附記之民鑿井得石題曰公冶長之墓漢書云公冶長墓在姑幕城東南五里志稱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張華云公冶長

墓在城姬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又云姑幕漢縣在今莒州之東諸城之西一統志云今淮安府境內有公冶長墓云唐追封莒伯、宋加封高密侯、明嘉靖以來定稱先賢、

公晳子

公晳子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系出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為人潔清不滓、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終身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歎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焉、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户、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郯伯、宋加封北海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高子

高子柴、字子羔、檀弓子臯係、齊人、敬仲高溪十六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作少貳十歲、年譜敬王己卯年生、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師事孔子、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後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遇

出公之難、孔子聞之、曰由也死矣、柴也其來、時子路死、子羔果出而來、子羔之爲士師也、刖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方君之治我也、君先後我以言、欲我之免也甚、而我知之、

及獄決罪定、而君愀然不樂、我見又知之、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我之所以悅而德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後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

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蒲名、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載檀弓、學統舊傳遺、茲補入、見子羔之知禮、舊傳載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按檀弓載此係成子高事、註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謚成也、似非子羔、茲未大書、附錄小註以備考、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

在沂州、一在陽穀、一在東阿、一在太康、又云太原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自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其位謹按書云、刑期無刑、是固欲人之免於刑也、乃斷獄者、或故爲刑詰以入人之罪、而子羔則先後人以言、欲人之免焉、深得書旨矣、及獄決罪定而愀然不樂、又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也、受刑者之見德不見怨、良有以哉、至成人兄死不衰、聞子羔爲宰而即爲兄衰、亦子羔之風足以動之耳、草上之風必偃、我無德足以動物而輒謂人難感格可乎

樊子

樊子、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作少三十六歲、年譜敬王己酉四年生、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淸、武叔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孔子聞之曰、義哉、遲問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諒主之明闇、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也、葵猶能衛其足、樊遲曰、聞命矣、遲從孔子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善之、又屢問仁、屢問智、孔子皆有以答之、俱詳見論語、唐追封樊伯、宋加封益都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其位謹按樊遲遊於聖門、請學稼圃、則似於仕宦鮮長、乃哀公十一年、齊侵魯、冉有爲季氏師左師

親執矛率衆運節右師與齊師遇於清遲請三刻而踰之遂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夫冉有亦祇自言可使足民耳而與請學稼圃之樊遲并能軍旅先賢之學固未可以恒情論也夫

商子

商子澤字子季家語字子秀魯人許衡云齊人志稱涉覽六籍唐封睢陽伯宋封鄒平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梁子

梁子鱣字子魚史記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史記作少二十九歲年譜景王戊寅生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以孔子謂己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後果然語告之且曰吾恐子亦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鱣從之留其妻二年而有子唐封梁伯宋封千乘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冉子

冉子孺字子魯家語子魚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志稱勤學好問先賢像贊曰周旋中規容止可度當必有所本也唐封紀伯宋封臨沂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伯子

伯子虔字子析、家語字楷、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年譜敬王己亥年生志稱儒行著稱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唐封聊伯宋封沭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冉子

冉子季字子產、魯人志稱資姓淵妙敏於問答唐封東平伯宋封諸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漆雕子

漆雕子徒父字子有、魯人、家語漆雕從字子文、蔡人、子開之宗族嘗仕於魯有治術先賢像贊謂涉道是嗜徵爵可應云唐封須句伯宋封高苑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漆雕子

漆雕子哆、家語哆作侈、字子歛、魯人、志稱學道不倦、唐封武城伯宋封濮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公西子

公西子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年譜敬王辛卯年生)習於禮容應對、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孔子嘗使言志、赤以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對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蓋許之也、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

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又嘗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赤自厲也、子貢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封郜伯、宋加封鉅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任子

任子不齊、字選、家語字子選、楚人、先賢像贊云、湖廣荊州人、陳元贊云、荊衡誕粹、賢生其中、足徵也、紹興時御贊謂淑聞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爰日黽勉云、唐封任城伯、宋封當陽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其位、謹按湖廣通誌、入任不齊、秦商、左卯、明公孫龍四人、於人物總部、但各云史記仲尼弟子、鄭氏曰楚人、皆未註何郡縣、以士稽也、乃稽先賢像贊任子曾註湖廣荊州人、而誌亦不查、何疎畧燃、竊意此四姓家譜、豈盡亡稽、如諸賢中之失考者、當路爲行文搜訪諸姓家譜、當必有可紀耳、)

公良子

公良子孺、字子正、(一作子幼)家語孺作儒、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嘗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將適衛、蒲人止之、孺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困於此、命也、挺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乃盟而去、唐封東牟伯、宋封牟平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先賢公肩子

公肩子定、從文翁石室圖、家語名肩、史記作公堅、字按通誌畧、公肩複姓、應作公肩子、名定、字子中、家語子仲、魯人、或曰晉人、唐封新田伯、宋封梁父侯、明嘉靖來定稱先賢、

鄡子鄡音曉

鄡子單、字子家、家語未載、後人謂即家語所衛人、又縣亶、今縣亶已另入祀矣、稱鉅鹿鄡縣人、今順德府有鉅鹿縣、鄡縣未詳、唐封銅鞮伯、宋補封聊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罕父子

罕父子黑、字子索、一字子素、魯人、家語罕父黑、按氏族畧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註云、孔子弟子有宰父黑、則家語罕作宰為是、唐封乘邱伯、宋補封祁鄉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榮子

榮子旂、字子棋、魯人、誌稱務學篤實、唐封雩婁伯、宋封厭次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左子

左子人郢字行家語係左郢字子行魯人按通志畧左人以官為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似誤此因史記有人字而言也若從家語無人字應稱左子繞志稱心悅聖道唐封臨淄伯宋封南華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鄭子

鄭子國字子徒家語有薛邦字子從魯人或謂漢高諱邦史因作國鄭乃薛字之誤遂合家語薛邦從史記而祀鄭國繞志稱鄭國有令德唐封滎陽伯宋封朐山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原子

原子亢字籍家語作原桃字子籍魯人唐封萊蕪伯宋補封樂平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廉子

廉子絜字子曹史記字庸衛人古史作齊人唐封莒父伯宋補封胙城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叔仲子

叔仲子會（按姓氏有叔姓有叔仲複姓未知孰是）字子期魯人誌稱進學廣業少孔子五十歲（年譜敬王癸卯生比此差多三歲）與孔子璇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左右執筆記事（此既稱迭侍左右弟子行列中似應增璇名）孟武伯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也唐封瑕邱伯宋封博平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公西子

公西子輿如、古史公西輿、家語公西與字子上、魯人、唐封重邱伯、宋封臨朐侯、自明嘉靖來稱先賢、

邽子

邽子巽字子歛、家語邽巽、字子欽、魯人、金仁山錄石室圖無此名、禮樂統開石室圖有國選、邽作邦、圖作國選、高祖之諱也、誌稱志存正大、唐封平陸伯、宋封高堂侯、自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陳子

陳子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少孔子四十歲、年譜敬王己丑年生、其兄子車死於衛、子車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嘗問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告以聞詩聞禮、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今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禽墓、一統志稱墓在太原縣西、唐封潁伯、宋封南頓侯、自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琴子

琴子張字子開家語名牢字子張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孔子之所謂狂也唐封南陵伯宋始封頓邱侯後以避聖諱改封南平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步叔子

步叔子乘字子車齊人朱彝尊按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宜從之按家語史記皆作步豈皆訛少爲步耶唐封淳於伯宋封博昌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秦子

秦子非字子之魯人誌稱樂善慕道唐封汧陽伯宋封華亭侯明嘉靖來稱先賢

顏子

顏子噲字子升魯人誌稱學已成器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明嘉靖以來稱先賢

顏子何

顏子何字冉索隱云字稱史記載孔子弟子唐封開陽伯宋封唐邑侯明嘉靖時以未載家語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懸子

懸子亶一作豐字子象家語載孔子弟子或謂檀弓篇懸子疑即其人始以未明載史記疑與鄡單音近因而失祀

國朝雍正二年增入稱先賢

樂正子

樂正子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以其爲人也好善詳具七篇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贋往齊人曰贋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語詳七篇群輔録云樂正世傳春秋爲屬詞比事之儒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國朝雍正貳年升祀孔廟

萬子

萬子章孟子門人孟子既没章及公孫丑相與記所言作孟子七篇志云墓在鄒縣西南一十里宋封博興伯從祀孟子廟

國朝雍正貳年升祀孔廟

周子

周子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也、世居濂溪里、(在州西十五里)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祖智強、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以天禧元年生敦頤、所居濂溪有月巖、敦頤讀書其中、有得、著太極圖、後人爲易名太極洞、(明道州牧王會月巖圖說、其畧云、在所居八里許、有山巍嶸、中爲崖洞、高可四五十丈、寬可容數千人、東西兩門可通往來、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就中望之如月之望、隨行進退、盈虛異狀、寓陰陽動靜之機、俗以其形象月、故呼爲月巖、周子嘗爲書堂於其中讀書焉、好事者奇之、以爲太極呈象、若河之圖、洛之書、夫周子之道、未必因月巖而得、但此山不生於他而生於周子故里、則謂太極洞也亦宜、因刻其崖曰太極洞云)敦頤少孤、養於外家、景祐三年、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一云珦)奏授將作監主簿、是年始冠、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母鄭卒、服滿、調洪州分寧縣主簿、時年廿四、自幼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邑有獄久不決、比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慶曆四年、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

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則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且賢敦頤、薦之、六年冬、移郴之郴令、皇祐二年、改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越二年、果有得、至和元年、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徙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豪家大姓、及黠吏惡少、莫不惴惴焉、奉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爲憂、而以污善政爲恥、蓋德化之感人有如此、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友人潘興嗣、(朱子所稱清逸居士潘延之也)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其清操有如此、嘉祐元年、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令州判官事、二年、轉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即下之、民不肯從、蜀人翕然稱之、是年長子壽生、三年、妻陸氏卒、蒲宗孟以左丞治蜀、過敦頤、語三

日夜退曰世有斯人歟明年以妹（太常丞蒲師道女）歸之時趙清獻公爲使人或譖敦頤於公公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嘉祐六年敦頤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公復爲守熟視敦頤所爲乃大悟執其手謂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七年次子壽生初來判虔時道出江州愛匡廬蓮花峯山水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築書堂於其麓開池種蓮作愛蓮說（南康府治後有愛蓮池亦其遺跡也）名其堂曰愛蓮堂前有

溪泠然清潔紺寒濯纓而樂之因取營道故所居濂溪以名之志不忘鄉邦也顧謂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八年遷虞部員外郎治平元年通判永州權發遣郡州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敦化大行四年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父爵諫議大夫因自永州攜二子歸展墓是年秋攝邵州事

州之學在牙城中左獄右庾卑陋弗堪敦頤擇州城東南高明之地遷焉逾月而成（周子有遷學釋菜文見邵陽誌）熙寧元年用清獻及呂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又三年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犯瘴厲冒險遠亦必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己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不冤乃措置未蕆其所爲而寢病聞水齧母鄭太君墓遂乞知南康軍至即改葬母墓於德化縣舊築書堂之左清泉

社葬畢曰強疾而來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汙麾紱耶遂上其印綬分司南京而歸濂溪上舊築書堂處而定居焉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鎮蜀奏起敦頤將大用之而敦頤卒矣時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南十里之清泉社母墓左側妻陸氏蒲氏祔母墓右側子壽燾壽登元豐五年第官至司封郎中燾登元祐三年第官至徽猷閣待制敦頤聞道甚早不由師傅嘿契微妙常云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作太極圖說易通闡千百年以來不傳之遺旨二書行世爲理學正宗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道統之緒下啟發後來諸學者河南程珦通判南安軍軍視敦頤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道君子也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學焉（時慶曆六年也敦頤年三十顥年十五頤年十四）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顥言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程以來理學淵

源敦頤開之也侯師聖學於頤未悟造訪敦頤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師聖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爲通儒遇敦頤爲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敦頤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爲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或饘

粥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不能去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邀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元世祖於北都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

游朱六君子配享自南宋以來學者莫不尊信鄉國及平生宦遊所歷學宮從祀外皆另有專祠而道州德化最著德化治南數里有九江濂溪書院又數里近墓處有祠原定居處也中有像後嗣從道州分居此奉祠墓者世授奉祀生一員（康熙壬寅出白門鍚甲特爲道臣盧敬謁周子祠墓展拜後低徊久之不忍去遂奉祀生陞敬家人留飯細捐讀碑文並詢其家知設有祭田歲春秋有司致祭）道州故里有祠在州城西營川門外儒學之右有道州濂溪書院（堂中周子以二程配讓義祠在堂之左宗子宅在堂右舊製堂）

前有拜聽、有牌、有欞星門、儀門、書院門、有光霽樓、仰濂樓、有御書灌纓、有本風月諸亭、有繼往開來崇德報功諸坊、明末燬於流寇、後修葺未盡復古、而規模猶稱宏麗、有祭田、歲春秋二仲次丁、有司致祭、其故里之祠、家亦歲春秋致祭云、明嘉靖中祀稱先儒、景泰六年授後嗣博士一員、

國朝祀升先賢、授後嗣世襲五經博士、奉道州祀、其位讓按周子在當日、傳稱郴守李初平欲讀書、老無及、周子爲初平言之、踰二年、初平有得、程明道從之遊、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造詣周子、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師聖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又蒲宗孟傳稱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

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嘻、讀斯二傳、爲恨生不與周子同時、得從之遊也、幸遺書具在、每晨讀至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然則不守不行不廓、雖獲耳提面命、有得終失也、誠能守之行之廓之、則讀其書、奚啻親承其教也耶、

程子

程子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羽、贈太子少師、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葬河南、遂爲河南人、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珦、任大中大夫、母壽安縣君侯氏、大中初任黃陂尉、秩滿不能去、遂家焉、以明道元年壬申生顥、其弟正叔以明年癸酉生、

顥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擧進士、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

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

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旱、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顥所部、飮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顥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

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顥爲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乃無一人不服者、會令罷去、顥攝邑事、邑素號繁劇、訟牒日不下二百、餘爲政者疲於省覽、無暇及治道、顥處之有方、不閱月而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漑、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

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受賜如此、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

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朔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爲神物顥常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類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媿此四字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顥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至邑纔十

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顥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隣遂爲仇讐顥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顥至晉城之民遂

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顥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顥去後郡官有毋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覩効顥之教遂廢議者恨之顥爲令覩民如子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顥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

毎見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顥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顥不釋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常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

至於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之說浸行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時王安石進用親幸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後來安石逐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顥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顥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言曰臣言是願行之

如稙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殽、累請得
免、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顥無責、改差
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
下、莫敢與辯事、始意顥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
又慮其慢已、既而顥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
心、能如此守郡不傾折事小未安、必與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
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
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

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
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
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
勿納、顥曰、此逃死自歸、勿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
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往、衆歡呼而入、
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
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
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

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
帥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顥謂帥曰、曹
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
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
也、遂以本鎮符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卽走決堤
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
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
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顥命善泅者運細繩以

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
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
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
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
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顥
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顥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
遂求監局以便親養、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
改太常丞、神宗猶念之、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

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
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擧見彰顯、
間詔求直言、顥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
顥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
右府同薦、除判武學、而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
異論、乃罷復舊任、顥至邑事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
若甚迂、而民實風動、邑素多盜、雖樂歲强盜不減十

餘發、顥在官、無强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
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
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
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
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
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
輸、遇通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
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

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可、
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顥
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
顥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
賴焉、水災民饑、顥請發粟以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
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
使至請顥、顥亦自陳、顥不肯、使遂言不當貸、顥力言
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

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顥言濟
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
吏罪、乃得已、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
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
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
故靑帳可用之、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鄰邑有冤訴府、願得顥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
者、顥詰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

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
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時
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
券以自明、皆勿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
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
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顥以爲不可、括地官至、
謂顥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
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

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
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繫扶溝獄而逸、顥坐
是以特旨罷、邑人知顥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
數、去之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援號泣、遣之不去、
顥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覃
恩改承議郎、顥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
衰、顥嘗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
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哲宗以顥爲時

望所屬、特名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
月十五日也、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
傷、爲朝廷生民惜也、葬於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
於道曰、明道先生、妻彭氏、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
端本、進士、顥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
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
通於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
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

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其行己也、內主於
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
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擧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
知其要、泛然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致命、必
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
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

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微言精義具見語錄、而表彰大學中庸、與語孟並行、後世學者咸賴之、蓋其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

致其恭、聞風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爲君子也、其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煩密之餘、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顥處之綽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所爲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爲、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不可及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廷、明嘉靖中祀稱先儒

國朝升先賢、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奉祀專祠、有祭銀一百兩

其位謹按學者動言遇事當持正、然必有道之而從動之而和本領、傳人自感格而正、乃克行於事有濟也、大程子初任主簿耳、即能令令爲之信任民爲之服、從後由御史謫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大程子不以嘗任臺憲相傲慢、而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然事小未安、必與之辨、守者爲所感格、無不從者、竟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先是在朝、荊公行新法、大程子與論、心平氣和、荊公多爲動、而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荊公激而益執、後大程子嘗云、新法之害、半是吾輩激成、塗炭天下、須兩分其過、誠平論也、然則遇事當持正、彼阿諛者無論矣、敢諍者苟不善開導、徒爲激成、於事無濟、害亦以大程子爲法耶、然而非臨時可法、必也平日充養有素

而後能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也、人稱大程子平日坐立如泥塑木雕、接人則全是一團和氣、以此可想見其充養有素矣

邵子

邵子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以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雍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新店保遂爲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遂可已乎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

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雍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鄭公司馬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王拱辰尹洛皆雅敬雍恒相從遊於天津橋南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

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廬屋如其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温公依禮記作深衣謂雍曰先生可衣此乎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温公歎爲合理以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

出爲不善令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少賤貴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追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相訪、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

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初富鄭公入相、謂門下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悅閑安更用名爲、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自作有無名公傳、見邵子集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葬父側、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

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因識之、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有玩世之意、又因其能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之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晨夕候

之、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逕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將終、名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吾伯淳、故既葬、程伯子爲銘、稱其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詩曰伊川擊壤集、妻王氏、子伯溫、仲良、伯溫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謚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

國朝升先賢授後嗣世襲博士一員

其位謹按邵子自號安樂先生終身未嘗作皺眉事士大夫咸相推敬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夫先賢先儒類多憂虞邵子獨終身順適何其異歟說者謂邵子生於太平之時又有司馬富呂張兩程諸賢與之遊洛守王拱辰亦知推重其爲市園宅且各作行窩爭相迎候蓋際遇得天之優故其順適有如是也夫生於太平時者不止一邵子假使中無所得又安能動諸賢並當路之推敬及諸疏駁之尊奉固然欲實指其中所得之所至諸疏駁無論矣卽在諸賢亦恐未能盡測也此邵子之所以又自爲無名公傳也及觀邵子謝富鄭公有云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退又安用名然則邵子中之所得固難測而謝絕以免吏責謝名以免忌謗此路邵子之善自保全其安樂也歟

學宮備考卷之六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東廡先儒

先儒公羊氏

公羊氏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

董仲舒著以竹帛自壽而前咸口授焉是以免於秦之灰也子都與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之公孫弘亦頗受業焉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興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睦孟睦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從祀孔廟宋祥符元年追封臨淄伯後先儒從祀追封年號同不重書

明嘉靖九年、省封爵、定稱先儒、
國朝因之、後諸先儒皆同、不重書

孔氏

孔氏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旣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尚書文

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字、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録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旣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

兒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
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
士、上書辯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命
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
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
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
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
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

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
子家語、既畢、値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今大夫
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
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
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
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者、
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
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紀錄別見、故敢昌昧

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
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
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
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
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
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
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
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

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
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
字、於是始列國學、唐時從祀、宋追封曲阜伯、明嘉靖
來定稱先儒

毛氏

毛氏萇、字默、一字長公、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竝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

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毎說詩、獻王說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

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壘、即萇宅塚、唐時從祀、宋追封樂壽伯、明嘉靖來稱先儒、

高堂氏

高堂氏生字伯漢、魯人、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伯、傳禮儀、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節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

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竝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丘蕭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時從祀、宋追封萊蕪伯、明嘉靖來稱先儒、

鄭氏

鄭氏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

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名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

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

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德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

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

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

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葬高密縣西北五十里之礪阜山、自郡守以

下嘗受業者、衰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服子、玄以其手文

似己名之口小同唐貞觀二十一年以玄從祀宋神
符封高密伯明嘉靖時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從祀稱先儒
其位謹按康成生於漢末徵聘不就職可謂有守矣時經書尚多矇晦康成悉與表註可謂有爲矣言行如是不可謂非有功於聖教觀其戒子書中自敘情詞靄然不可謂非懷才抱德之君子曩以從祀朝廡宜矣張聰乃議改祀於鄉固哉
國朝爲之後祀庶公道不遂澌沒也

諸葛氏

諸葛氏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年譜靈帝光和四年辛酉亮生)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更遣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不求聞達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嘗抱膝長嘯顧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劉先主在荊州表使屯新野拒曹操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爲誰答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又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富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將軍

旣帝室之冑信義著四海若跨有荊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稱善於是載亮歸情好日密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時獻帝建安十二年十七歲明年劉表卒少子琮立會曹操來侵琮遣使迎操降亮說先主攻琮先主不忍率其衆南行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孫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往說以成敗之機權大悅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之

敗操於赤壁下操引軍還鄴時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先主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先主謂益州可取龐統亦以爲然乃留亮及關羽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人入蜀先主之至吳也權以妹妻先主及聞先主西上遣舟迎妹夫人欲將子禪還吳亮遣張飛趙雲截江邀禪還先主自葭萌還攻

璋不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會兵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嘗鎭守成都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劉璋闇弱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張

郃屯廣右、先主攻之不能克、急檄發成都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成都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發兵何疑、亮遂表洪爲蜀郡太守、衆事皆辦、二十五年先主定漢中、時曹操稱魏王、衆乃上表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亮以西土初定、在得才實、取人不限其方、董和、黃權、李嚴等、劉璋故所授任也、吳懿、費觀等、爲璋婚姻、彭羕、璋所擯棄、劉巴、夙昔之所怨恨也、皆處以顯任、盡其器能、初犍爲太守李嚴

辟洪爲公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能、洪尙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西土咸服、以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引耿純勸世祖爲言、先主於是卽帝位、改元章武、策亮爲丞相、錄尙書事、二年帝東征孫權、羣臣皆諫不從、敗績、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

不傾危矣、三年春、帝於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什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奉梓宮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以章武三年、改元建興元年、封亮武鄕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與董和並署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時邦家新造、吳方乘

勝國勢岌岌、魏用文告震喝之、使以蜀爲內臣、亮內秉機衡、外結吳好、昭大義以定衆志、令無恇懾、撫百姓、約官職、修紀政治、蜀人大和、牂牁越巂諸郡叛、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又妙簡舊德、以佐治、使秦宓爲別駕、伍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學從事、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涕三日、亮慮孫權聞帝殂、恐有異計、未知所如、劉芝言於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

使董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芝曰爲誰亮曰即使君也帝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吳遂絶魏和漢魏華歆陳羣各以書與亮使舉國稱藩亮不報作正議以絶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馬謖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所必然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夷漢並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壘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中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

夷不復反當時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母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初定夷漢初安故耳柔必以中國之治治之乎亮以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執忠絶域俱表爲太守封亭侯是年曹丕殂明年曹叡立建興五年生子瞻亮率諸軍伐魏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乃上表出師表中有先帝知臣謹愼臨崩寄臣以大事臣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効故請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之語詮駁集諸葛帝下詔令丞相露布天下亮行屯於河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遺魏延諸軍并兵東下魏以昭烈崩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預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

山右甚、敗天水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漢、關中響震、亮揚言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曹眞舉衆拒之、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魏主曹叡西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制、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仍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

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也、乃上疏請自貶、帝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雲亦坐貶、亮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府掾、史典軍事、十一月、亮聞孫權破

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表中有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語、(全文詳諸葛集)亮師出散關、攻陳倉不克、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賀、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皆知亮有吞魏之志、非爲拓境

而已、帝復策拜亮爲丞相、十二月、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城固、八年七月、魏曹眞請由斜谷數道攻漢、命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眞會漢中、亮聞魏兵至、次於城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眞軍遂退、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於陽溪、九年春、亮伐魏、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應、時曹眞有疾、魏司馬懿自荊州入朝、魏主

乃使懿西屯長春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
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費曜等邀亮亮
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
險軍不得交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
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
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
漢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

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
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
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行於是去
者咸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高
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
角弩三千一百張司馬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
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漢人乘高布伏
弓弩亂發張郃中飛矢死亮退軍勸農講武作木牛

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
後用之十二年春亮伐魏軍渭南遣使約吳同時大
舉夏四月亮至郿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
之亮屯五丈原亮日交戰懿戎服莅事使人視亮獨
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嘆曰諸葛
君可謂名士矣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
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數挑

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
魏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
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
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
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
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
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其年八

月亮疾病時有大星墜營中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視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日（八月二十八）也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其遺表云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

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帝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亮因病困與楊儀等作退軍節度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故亮卒儀秘不發喪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

懿追之則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案行亮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而還諸軍還成都謚曰忠武遺命葬漢中定軍山（統志云沔縣東南一十里）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嘗誡子有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

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悲守窮廬將復何及也嘗與羣下教云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云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

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又與將士教云、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其開誠布忠類如此、故人皆樂爲之盡、卽受亮罷斥如李平廖立、聞亮死、咸爲之流涕焉、妻黃氏、承彥女也、子瞻、嗣爵、弟均官至長水校尉、炎興元年、魏兵入寇、瞻及長子尚、皆力戰死之、瞻次子京、後移家河東、亮性長於巧思、損

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成都遺迹二漢中遺跡一教疏書劄、皆有可觀、後人編爲諸葛丞相集行世、出處符伊尹、材藝擬周公、治戎合呂尚、爲政邁子產、學可稱王佐、同顏子、杜子美稱其伯仲伊呂、程子謂人臣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又謂孔明近王佐之才、有王佐之心、李玄盛寫孔明訓誡以勗諸子、曰尊其終始周孔教在中矣、人問寧靜致遠之說、朱子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朱璘編諸葛集、謂三代以來、求其扶綱常正人心、足以上續孔孟之統者、莫如孔明、學以靜成、心惟謹愼、肯啟濂洛關閩主靜主敬之學、爲理學正宗云、景耀六年、已詔爲亮立廟於河陽、後人於亮故里及平生所經歷處、皆爲立廟奉祀、德功可懷、沒世不能忘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其位謹按孔明、鞠躬盡瘁、竭王臣之忠、淡薄寧靜、得聖學之要、此公言也、人其知之、而當時之人、其才識寧有出孔明右者、孔明乃屢與臣下教令、來相啟告、又與將士教令、勤攻其闕、夫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顧告之而喜聞之、而拜爾孔明、恐其不告而教之使告、恐其無聞而教之以聞、其虛懷好善、寡過良可爲百世師也、舊傳未錄、茲既增入、復爲表之、

王氏

王氏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於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禮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絶、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因賜對、隆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承詔著興衰要

論七篇、出令昌樂、遷猗氏銅川、秩滿不仕、四年生通、後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時十歲、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隆晏居歌伐木、名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通於是游學四方、盡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珫、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文帝名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覇略、稽今驗古、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爲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王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煬帝太業元年、徵之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

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通得矣、不可慢、則通失矣、得失在通、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通纂述六經、九年而就、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爲人師、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

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而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九年名署蜀郡司戶不就、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終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名齊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名我也、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四、葬文村、子福郊、福畤、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羹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己、里人化其德、爭爲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諡曰文中子、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明嘉靖九年從祀、

其位謹按文中子生於隋季、去孔子時千有餘歲、孔子之道尚未能如後代之大行、學宮徧天下、用以立教課士也、而文中子乃卓然設教河汾、行止語默、一學孔子、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孔子于公山

名欲往、於佛肸名欲往、文中子於隋、若屢徵不至、隋司徒勸之仕、婉辭、更可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稱善學者歟、後人不夷考其行、而但以其續經之失、斥之爲僭、噫望聖人以爲歸、其僭也、亦可嘉也、後之人、誰爲欲僭者、誰爲能僭者、

歐陽氏

歐陽氏修、字永叔、廬陵人、父名德儀、咸平三年進士任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母鄭氏以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嘗借書抄讀、於廢書簏中得韓愈遺藁、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幷轡絶馳而追與之竝、天聖八年、舉進士、試南

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奉母赴貶所、後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進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會保州

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餘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屛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

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力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言極切直（詳宋書）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制誥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名判吏部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小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

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之後有以拯威嚴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爲治簡易循理不務赫赫名京

師亦治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義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

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

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汚衊、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閏七月卒、年六十七、葬新鄭縣西二十里、（北關外里許西路有宋太師歐陽文忠公墓碑）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晩更號六一居士、天

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嘆曰、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四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母鄭嘗謂修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

師尊之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証謂之集古錄所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各取春秋遺旨明嘉靖九年從祀

其位謹按歐陽文忠公當時以文章名冠天下後世亦多以文章專之而公嘗與學者言則不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是公不肯以文章自器也故歷州郡皆有善政初因論救范文正公坐貶後文正起使陝西在他人方望文正之報德乃文正辟公掌書記公笑而辭其風節如此保州賊平亂首已皆殺矣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欲幷殺其脅從三千餘人公語以禍鄭公悟而止其仁則如此若區區以文章之士目公是豈知公者哉

司馬氏

司馬氏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母聶氏以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生光七歲凜然如成人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盡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卻

之未幾同知諫院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明曰仁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簡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鎭首發其議時光爲幷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鎭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

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光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

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構、以光言遠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光抗言其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所慮、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也、竟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侍讀學士、光嘗患歷

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讀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光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相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數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

君嘗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
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
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光言非是、
其意以風朝廷、爾帝問光、光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
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
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
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
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

異日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
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
衆之所惡也、對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
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
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
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
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於異論者
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
光樞密副使、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
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
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
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
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
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
又貽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光、蔡確沮

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通鑑賢於
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
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
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
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毋歸洛、留相天子、
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大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
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
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宜、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

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或流俗之情以干取
虛譽若此者罷無赦后以詔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
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
詔行之光又奏修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郎仁宗
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說
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擧在於是是以區區首
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
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

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
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
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
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
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
之議未决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
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
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諸將兵

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决廢提擧常平司歸之轉
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
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
至必問光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
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
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

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
大事也是年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
聞之慟與帝臨其喪襚以一品禮服賻將厚贈太師
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
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
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妻張氏子康端謹至
孝擧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孫植亦仕有名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

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仆所立碑惇言不已追貶崖州司户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

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孔廟

胡氏

胡氏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以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永壽縣君贈令人以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生安國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稍長入大學晝夜刻厲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安國與論經史大義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大學博士足跡不躡權門蔡京惡之俄遷提舉湖

南學事盡心敎導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李良輔希京意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托也京得簿言命獄司極力推鞫訖無狀安國竟除名未幾良輔以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官中大夫殁安國謂子弟曰吾昔日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墓旁躬耕以老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允

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千欽宗亟召見安國上奏言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謝以修攘之方合各盡底

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名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所奏惱懟形於辭色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名試欽宗不納安國亦屢辭南仲又言安國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

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汚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嘆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台諫論安國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强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縣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偏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

以待之時㮚方得志於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安國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管趙野背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畧如安國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

人劉玨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
澥言玨行責綱辭貫乃為綱遊說玨坐貶安國劾澥
越職妄言軋勝異己推隆王氏之學再掠紹述之議
國論紛紛皆由於澥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
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
金騎已薄都城矣或憂其子寅尚在城中安國愀然
曰主上至此人臣惧効忠無路敢念子乎安國在省
一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

小者盍姑置之答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微今以小
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
金圍益急欽宗命名安國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宗
卽位以給事中名安國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黃
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
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安國託疾罷之建炎
二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
起居郎寅手扎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

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讀遣使趣名
遂行以時政論十二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
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
荆浙諸軍事安國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
政府緘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
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
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
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

非改除侍讀安國復持黃不下呂頤浩稱勝非處苗
劉之變能調護聖躬特命黃龜年書行安國自劾求
罷復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
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葢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
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聖經
遂卧家不出頤浩言其偃蹇朝命乃力引勝非為助
而於安國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彗星出

東南侍御史江濟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安國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轉疏詆程氏之學安國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國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

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安國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墓見誌書者三一在當陽縣北一十五里載舊一統誌且云父淵墓亦在縣北潭賓鄉前載湖廣通誌云地名龍泉山一在湘潭縣西南一百一十里之隱山亦載通誌旋載湘潭縣誌云有祠一在衡山縣紫蓋鄉載衡山縣誌康熙丙戌年世近南嶽山中人言墓現在但隔此嶽廟遠未易手爲引謂其書院云安國舊著書處也不知統誌通誌何以皆誌彼而遺此莫審孰是姑並錄之以俟考覈贈朝議大夫謚文定妻李氏王氏子寧將仕郎稱茆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籍溪先生前爲宋大儒安國強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生矢志在於康濟時艱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攖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

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耳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康侯和靖爲稱首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宮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著有春秋傳文集資治通鑑擧要補遺行世明正統初從祀成化初追封建寧伯自嘉靖九年來稱先儒

尹氏

尹氏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爲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爲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焞少孤事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焞嘆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

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焞於是終身不就舉同時師伊川者有河南張繹繹以高識焞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名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尚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名而命爲處士以歸使焞韞藏利器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闔門被害焞死而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伊川故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侍

讀范仲以焞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焞以病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送有司日夕候門守趣焞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於涪涪人爲立祠於北巖焞既辭免不獲乃以文告於祠而後行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焞甚力既名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屛絕

焞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浚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

除秘書少監、兼職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焞自代、宰相趙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亘古未聞、非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苦之功、當决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

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仇之義乎、又況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仇、與之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焞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也年七十三焞之學望聖人以爲趨常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如焞者蓋亦鮮矣又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旨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亦不著

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於世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謚曰肅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呂氏

呂氏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六世祖夷簡四世祖希哲祖曰好問自其祖始居婺州好問生本中字大器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母曾氏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與張栻朱晦菴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

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當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忽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

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囏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舘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墓在武義縣東十五里、妻韓氏、芮氏、子延年、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晦

菴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嘉熙初改謚忠亮、寶慶二年録子延年以官、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稱先儒

蔡氏

蔡氏沉、字仲默、建陽人、元定次子也、母江氏、以乾道三年八月十四日生、沉自勝衣趣拜、卽服膺父敎、稍長、從朱晦菴遊、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探賾鉤隱、闡發微妙、詳見尚書本序、洪範本序、竝所作洪範皇極內篇、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粤窮僻、父子相對、以理義自怡悅、父沒于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妻翁氏、劉氏、子模、杭、進士、棫、柯、楷、榆、師元晦、能世其業、沉隱居九峰、理宗紹定

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峰先生、明正統初、從祀文廟、追謚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省封爵、今定稱先儒、

陸氏

陸氏九淵字子靜、唐相希聲八世孫、祖德遷避五代亂、居金谿、父賀字子賓、以學行爲鄉里所宗、冠昏喪祭、咸採古禮而行、母饒氏、以宋紹興九年二月乙亥日生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

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與徐子宜共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九淵曰、我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我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監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我平日得力處、考官

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款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常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論對陳五事、一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豪俊、舉論道經邦之職、二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改將作監丞、給事王信駁還奉崇道祠、歸、九淵嘗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

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二年、與朱元晦呂祖謙會鵝湖、辯論異同、詳具兩家語錄、大約元晦稱尊德性道學問兩事、而九淵專主尊德性、淳熙八年、元晦爲南康守、九淵訪焉、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一章、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苟不切以觀省、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之、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

人之所喻、由其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顧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

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

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志篤矣、顧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復請九淵筆之、元晦爲之跋曰、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

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是年史浩薦之、得旨都堂審察、擢不赴、九淵既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子靜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

經指我註腳、除知荊門軍、郡有追逮、九淵唯令訴者執狀以地近遠立限、至即爲之處決、人咸悅服、九淵敎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既逾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荊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効、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號戰慄、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群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

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荊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荊門兩縣羅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督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初九淵始生、母少乳、兄九思字子彊、命妻乳之、既長、九淵事兄嫂如父母、守荊州、迎侍以往、九淵一日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接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亦告之曰、某將告終、宴息靜坐、命灑掃焚香、沐浴罷、易新衣、端坐而卒、時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四、妻吳氏、子持之、循之、葬九淵朱陂、謚文安、嘉靖九年從祀、

陳氏

陳氏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訬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里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用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爲理欲強弱之證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任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魏氏

魏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名試學士院、韓侂冑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於內修、姑追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冑誅、朝廷收名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

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父憂、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焉、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耇、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論韙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

事、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首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

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日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學講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敕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

弗虔、了翁毎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
最爲切至、尋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
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
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
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
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
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
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

待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
民望、與眞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
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
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
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
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
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
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

併以江淮傳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
警沓至、帝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
命、開府爲區畫戰守、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
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
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餞於
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
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
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

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
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
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
太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葬吳縣金盆塢、所著有鶴
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
史雜抄等書、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王氏

王氏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師愈崇政殿說書父瀚朝奉郎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常從黃榦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

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其事伯兄甚恭撫季弟之孤割田養贍収合宗族周恤扶持開之沒貧無以葬悉力爲之經營馬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排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

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及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辯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大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

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許氏

許氏衡字仲平、河内人也、父通、母李氏、以宋嘉定二年金大安元年生、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逃難徂峽山、始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不少懈、區其齊曰魯齋、遂以爲號、後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之學、遂詣蘇門見之、尋移居蘇門、日與樞及竇默相師友、手寫正叔易傳、仲晦

四書章句集註、或問、小學等書、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衡力辭不就職、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召衡至京師、問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對曰虛名無實、恨違聖聽耳、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見衡與樞竝入侍、患之、乃奏以樞等三人爲太子師保傅、陽爲尊用、而實不使數侍左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

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矣、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河內、後復召至大都、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十年權臣屢毁漢

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盤、盤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皆可使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竇默爲衡懇辭、衡乃得去、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衡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從之、除其子師可懷孟路總管、以

便侍養衡疾革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十八年三月戊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者葬李封村一統志云墓在修武縣西北六十里妻敬氏賀氏子師可師敬師遜師孚從父治命未請謚師可通議大夫師敬御史中丞衡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

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盤氣概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後謚文正元皇慶二年從祀

許氏

許氏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洗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時洗之子實事海陵胡瑗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

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奥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

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
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
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
叢說六卷與蔡氏有不能盡合者毋論金履祥之言
曰惟其是而已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千卷倣史家年
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
左僕射司馬光卒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
與誠理亂之機也故附於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

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
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化刑
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
之言亦洞究其蘊謂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不
能辯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
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
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
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

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敎則未嘗筆之書
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
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來從受業焉其敎人
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
不快哉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
門之士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同郡朱震亨其
高弟子也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
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

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
爲恥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
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
如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
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
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文衡皆
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
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

八諡文懿嘗自號白雲山人世因稱白雲先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廟庭
其位謹按元代二許一出一處出者曰仲平專心聖學教人有法元皇慶時即以從祀矣處者曰益之肆力於學以聖人爲準的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是其成己成人可謂兼至矣當時名公鉅卿咸知其賢終老山林卒後不爲議以從祀得非以其窮而在下耶幸至
國朝雍正二年始獲從祀而後少微一星與三台列宿同垂光俎豆焉

薛氏
薛氏瑄字德溫河津人也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鄉薦爲元氏教諭祥調玉田母齊氏以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生瑄於學舍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喤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過目即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群兒見其坐不敢過其前年十

二能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父延於家與之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悉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派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鄢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論其教官充戍鄢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瑄補鄢陵學生

應河內試遂舉河內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其名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瑄舉唐詩云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録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卽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察沅州銀課不足告累

地方疏罷之湖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冢宰郭進首薦瑄遂提督山東學政瑄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勵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行誼而後及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請退教官爲言瑄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瑄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

時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舉瑄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名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及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名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瑄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瑄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大理卿不謝如前李文達所厚門人也復强之瑄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

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瑄獨不屈振望見顧而立者瑄也因爲貌恭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瑄三駁三反辯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瑄遂譖於振嗾言官劾瑄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下錦衣衛獄待決時學士劉球以忤振死人皆爲瑄危瑄怡然曰死生命也辯冤獲咎死亦

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瑄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久之放歸爲民、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鄰里罕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瑄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

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瑄告之曰、程門敎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上言、瑄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乃名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鎭守太監與安、無敢與抗禮者、瑄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侮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瑄獨不往、

英乃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之、名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大理卿、蘓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瑄抗章辯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當有以報之、瑄聞而笑曰、辯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

如故、一日名入便殿、帝方燕服、瑄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着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瑄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瑄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瑄、禮遇甚優、頃之、連月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瑄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

有眞等皆落職、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瑄、謂之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即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瑄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爲若不辭官之愈也、亨嘆息而去、瑄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權乞之日中猶未食、吟咏不絶、子淳慍見、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瑄

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子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晩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輙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

稿雜出門人子弟、綴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學者稱敬軒先生、妻寗氏、子溥淳濤治、弘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於其鄉、給事中楊廉言、瑄所著讀書錄、有益後學、乞板賜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仰誦讀、其鄉祠廟、亦宜賜名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宋有天下、未三

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於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殄茲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報可、遂從祀、

其位謹按、聖學貴實踐、乃自相傳有揭糊論辯、後遂競起浮議、致從學長於著述、而實踐若在所不較、惟文清有朱子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之語、其爲學政、按臨所至、必先詢行誼、而後及文藝、士知趨實、文清起之也、有明理學、文清其首稱矣、

王氏

王氏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母鄭氏、以成化八年九月十三日一傳云三十日生守仁、成化十七年、華舉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初就塾、問師何爲第一等事、師言讀書登第耳、守仁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舉鄉試、弘治十二年、成進士、授刑部主簿、十七年、復除武選主簿、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守仁首抗疏、瑾怒、杖之

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多瘴癘蠱毒、有旅行者父子僕三人病死、守仁爲文祭瘞之、而自爲棺槨以待盡、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釋、即死生一念、皆泯、端居澄默、早夜參求、忽一夕大悟、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居久之、土人亦漸親狎、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四年、陞廬陵令、則瑾誅矣、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陞考功郎、又陞南京太僕少卿、鴻臚卿、十一年、陞僉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漳等處、時年四十五矣、抵任、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宸濠與諸賊通、曲獲賊、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守仁簡兵進勦、三月而漳寇平、十二年、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加提督、得便宜行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守仁爲文諭之、哀惻無辜、情詞譪然、酋長盧珂等、即率衆降、惟池仲

容負固不聽、又平橫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爾何策得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人魁傑奸漢、斷不輕易放過、守仁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削平諸地、建崇義縣、明年、征三浰、討擒池仲容及其黨、得酋九十三人、盡殲之、守仁自惜不能化之也、爲之悢惻者久之、是夜、將半、親率軍直搗下浰、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奏立和平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斂盡

爲治境、皮吉人爲立生祠、晉右副都御史、守仁莅贛
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乏
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餉匱
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
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無事燕
居則挽强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
居、而意思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塵談道、
未嘗以造次輟也、四方來學者益衆、十四年、宸濠反、

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聞報、乃與縣令顧泌登
討逆、易小舟還吉安、與知府伍文定畫策、檄諸路兵、
集議所向、時宸濠已帥精銳出南昌、破南康九江、圍
安慶、衆言宸濠經理旬餘方出、南昌城守必嚴、攻之
恐難卒拔、今宸濠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
軍偪之江中、與安慶兵夾攻之、必敗、宸濠敗、南昌不
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宸濠相持
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出援、而南昌兵議

其後、絶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
計也、不若先攻南昌、宸濠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
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宸濠聞我攻南昌、必解安
慶圍、還兵自救、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
三哨、丙午會師樟樹、申明軍令、師遂行、至豐城、諜知
敵設伏舊廠、以應城中、守仁遣奉新令劉守緒、從間
道夜襲破之、師至南昌城下、榜諭居民、各閉户自守、
勿助亂、勿逃匿、分汎攻城、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執

贛州奉新、兵多降盗、大肆殺掠、守仁執斬十餘人、勢
稍定、擒拱樤及萬銳等、宮中縱火自焚、守仁乃撫定
軍民、釋遣脅從、封府庫、收卯信、人心始安、宸濠聞守
仁攻南昌、大恐、李士實勸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
旣卽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聽、移兵沅子港、先遣二
萬人趨南昌、守仁迎擊之、初不利、殊死戰、陣斬呉十
三、宸濠衆潰、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守仁命小舟載
柴草、乘風縱火焚之、火及王舟、妻妃及宮人皆赴水

死、宸濠忍寓安令王冕所執、世子及偽文武官、皆被擒、殲賊幾盡、攻復南康九江二郡、將士囚宸濠至南昌時上自稱奉天征討大將軍鎭國公、帥邊將江彬、許泰、劉暉太監張永張忠等、南征、軍次良鄉、守仁報捷奏至、內有逆已成擒、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欲委付官屬、誠恐疎虞、臣當親自獻俘、謹候進止之語、疏入、上屢檄止之、令候駕至、上臨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將軍許泰劉暉統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

餘黨、邊將江彬欲縱宸濠於鄱陽湖、俟上親與戰而後奏凱論功、守仁不聽、械繫宸濠等、取道浙河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語永曰、江西之民、久遭兵亂、今遇旱災、若上至鄱陽、又令供邊軍糧餉、困苦已極、必逃山谷爲亂、將成土崩之勢、然後興兵討之、不亦難乎、永以爲然、守仁遂以宸濠付永、乘夜渡江還江西、張永復命、備言守仁之忠、張忠許泰劉暉屢矯制召守仁不赴、乃言守仁必反、上問何以驗其必反、曰

試召之、必不來、既而召之、守仁即日就道、忠等復拒之於蕪湖、守仁不得見、入九華山待命、上使覘之、守仁宴坐草庵中、上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改命巡撫江西、得命、乃還南昌、而張忠許泰劉暉領軍在江西、以勦捕宸濠餘黨爲名、誅殺良善、沒其貲財、故縱北軍動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挑釁、守仁務待以禮、諭市人移家於鄉、惟以老弱應門、守仁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

逢北軍喪、必停輿慰問、厚卹咨嗟而去、北軍乃皆曰、王都堂待人以禮、安得犯之、張忠等閱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強守仁、守仁勉應之、三發三中、北軍同聲讃嘆、忠等不樂而罷、曰我軍亦附彼耶、遂移軍去、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畧前奏入、張忠江彬等姓名、始議班師、守仁在南昌講學、時年五十矣、始揭致良知之教、弟子從遊日衆、十六年、武宗崩、世宗踐祚、詔錄宸濠功、召守仁爲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封新建伯、命至、適父誕辰、守仁捧
觴爲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肅宗改元嘉靖、守
仁宅父憂、居里、會田州土官岑猛、逆黨盧蘇王受復
叛、廣督姚鏌討之不克、起守仁爲兵部尚書、總制兩
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守仁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
由往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
來歸、守仁薄懲遣歸農、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
土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蔽、諭蘇等曰、朝廷宥爾、宜有

以報、衆頓首、願効死力、時斷藤峽及八寨反側、久毒
嶺表、七年春、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
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
夾翼、誅斬劇賊、悉定其地、以病告歸、次南安、十一月
二十九日、病革、門人周積問何遺言、守仁微哂曰、此
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年五十八、歸葬洪
溪、妻諸氏、張氏、子正億、先是、提閣上以事多未經奏
請命、廷臣議、大學士桂萼論守仁擅詐專兵、立異學

號召生徒、但勦捕逆濠、其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
大信、申嚴邪說、以正人心、從之、霍韜上疏力爭、不報、
及守仁卒、僅不奪爵、停世襲、隆慶改元、贈新建侯、謚
文成、賜葬、予祭、贈子正億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萬
曆十二年從祀、

其位謹按、王文成講學可也、而職任軍民尊位、號
召生徒數百相聚講論、似非所宜、言良知可也、而
謂不必用功於讀書窮理、實必於偏夫、文成又何
嘗不讀書、何嘗不窮理乎、而乃立論標新、致求學
者之指議、然學者亦但當指摘其偏、可笑而斥之、
爲僞文、致論說著之簡篇、以臂賜明病爲圖、記過
矣、且胡不揣己之能否、如文成而但以選言辯駁
文成爲能、并謂明之天下、不壞於流寇、而壞於學
術、寧不與亡唐不怨碭山盜、歸罪
詩人賀與刻之說同一可笑也耶、

羅氏

羅氏欽順、字允升、別號整菴、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生欽順於官舍、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編脩、閉戸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程朱早歲皆嘗

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以庶幾不惑、爲十三年陞南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至則釐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懋至、以人言頗疑之、後徐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宜一通意、欽順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勤政、作士氣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愼、有貪緑內監媒進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陞南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父沒服闋、起補原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欽順自以爲早年

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嘗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

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其所論學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似而亂眞、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既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

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循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云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眞、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於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

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個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深淺、由資禀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此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也、蓋欽順之學、卓然一軌於正、有如此、巡撫都御史

張岳上言、羅某擯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生平志趣恬淡、蹈履婞潔、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爾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叙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

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姪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整庵先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陸氏

陸氏隴其原名龍其字稼書世居浙之平湖華亭鄉先人珪景泰中出粟賑饑賜爵迪功郎珪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凡舟中粒米非法願葬魚腹漏旋止及旦視其罅有三魚裹水苔塞之人以為神祐云溥子東東曾孫錫胤生灝灝生元為邑庠生繼娶曹氏以明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生隴其幼而粹清端靜寡言笑諸經史上口輒成誦然

每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而後及其下父授之左傳有所芟節皆默誦不遺既長慨然以古聖賢為必可師學不為科舉奪志講學授徒諸書悉折衷於朱子年廿七補弟子員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康熙十四年授嘉定縣尹嘉定賦重逋多民貧俗侈隴其布衣赴任家攜紡織具以儉樸為民先迎父至署侍奉則孝養備至雖公事繁冗而定省視問未嘗或閒臨民以寬而執法則嚴邑有富豪汪姓者素結

交長吏、肆其橫行、適賣薪者控汪僕占其妻、隴其飭役勒捕、汪度賄賂情面皆不得行、遂出其僕服罪、而還賣薪者妻。邑有少年聚群以拳勇凌人、鄉市苦之、隴其廉得其名、遍示令改、有犯許人稟報、責而械於門、出入臨視、誠諦誓切、察其情色果悔、而釋之。民有告其子不孝者、隴其細鞫情由、曉譬娓娓、至爲之流涕曰、我德薄無以化汝民、其子感悔叩首號泣、其父亦怒釋而泣、乃慰而遣之。又有兄稱貸於弟、不應、輒

舁弟物以去、弟囑㕙檢以盜報、乃弟婦翁所唆也。隴其鞫得其實、因杖之曰、爾不能和爾婿弟兄、乃教之交相爲猜耶。謂其弟曰、爾聽婦翁不能周兄急、又謂兄盜、不悌也、杖之。又謂其兄曰、爾爲長、嗔弟不應爾貸、遂徑取之、是不友也、亦杖之。咸感服而退。一富家爲貧人所傭、以縣法爲輕、請憲牒治之、隴其判其尾曰、富人體面固體面、貧人肌膚亦肌膚、富者悟而止。邑胥役有千數、隴其不輕差遣、嘗曰、我不爲若特出

一紙擾民也、民亦信其愛己、有事嘗不待役至而自赴、期年胥役告退者過半、授任之次年夏月軍興、憲檄剋期征餉十萬、隴其分必爲民抵罪、出令諭以不戀一官、顧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以大義勸民、民恐以己故累官、完者爭先、不匝月而所征數足。又因征三藩軍需孔亟、檄令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奉行者濫及村舍、隴其造冊報征止於市肆、巡撫不悅、遂以清操稱絕一塵、材幹實非肆應劾之、部議引例

降調、時又以盜案詿落職。盜案者、邑民張與汪姓者、以小隙訐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遣殺我。言訖而絕。汪弟遂以讎殺控、隴其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隴其乃以實報、謂是盜是讎、未敢遽定、俟緝究定擬、遣役緝之、獲盜七人、讞上、部議以初不直指爲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人謂此盜殺固從命案勘出、非原詞稱盜、而諱爲讎殺也、盍辯諸。隴其曰、邑有盜、長吏固宜

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獄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仍送纂出署所持無一官物惟來時所攜紡織數具及破篋所貯舊讀書數千卷而已嘉民號泣送者溢於路相謀刻木爲位以祀四方人士競詩歌以傳之彙爲公歸集隴其歸里仍於工部席故萬家授生徒自給康熙十九年

詔舉博學鴻儒有薦之者會丁父憂不果應試其居憂也苫塊未嘗離柩旁越二年乃克葬故所臥苫蒻則

虵窟其下矣性素友愛仲弟有酒失絕飲以勸之仲亡遂終身不飲先是都御史魏象樞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隴其其一也得復職在京補職時有期服將滿未除故相徐元文爲御史名集隴其服所服以往見者怪焉元文心重之三十三年補知靈壽縣同門友徐公乾學官少詹慮隴其艱於資斧備百金因其門人張雲章以贈隴其謝曰某實寡所需又所得席家館穀足支連月義不當受厚賜力

辭不受苟至數金猶辭雲章請曰孟子受餽贐及交接以禮者先生勿爲已甚隴其乃笑而領之赴任時惟一輿二僮載書一車而已山谷窮民易流爲盜又功令逃人爲重而近畿特多隴其舉行鄉約必擇通知文義素行端愨者居其任隴其親爲講解孝弟姻睦之訓其申明鄉約保甲之法去其煩擾使可實行盜竊既弭逃亦隨緝巡撫格爾古德下其法通行各屬又著有松陽講義五日一集諸生於學講明四子

之學而教化亦行歲己巳值夏旱麥不登秋旱霜殺禾民艱食流離野死相屬隴其繪狀告貸請賑奉

旨發帑金隴其按邑之被災者爲三等躬爲部署而均之遠近貼服更倣古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槩致數萬垂死之民得生巡撫于成龍新涖任咨訪利弊隴其條六事曰請緩征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留宜酌復曰審丁不宜溢額時未盡行而墾荒審丁隴其于靈邑已力行矣邑有瘠薄荒地前偶

開墾報糧、復以水旱荒廢而糧不可免、遂相戒不敢
墾、隴其勸民耕種、諭以非實可承糧、決不陞科、卽可
陞科亦許塡補前此包賠、於是地漸有闢者、在任七
年竟無一畝陞報、靈邑額丁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
十丁、至隴其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爲
令者以溢額爲功、册有虛揑、爲之開豁也、嘗述其父
平昔語子弟之言以自儆、其言云、貪與酷皆居官大
戒、然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

風節、競相倣傚、禍不可言矣、故隴其爲政寬厚、民實
賴焉、康熙二十九年、行取科道、去之日、靈民號泣送
者如嘉定時、旣入京、授四川道監察御史、首陳畿輔
民情、有上年被災、初奉
上諭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准概蠲、今征新
帶舊、非積貧之民所堪之疏、
上御門覽疏、色動面、允其奏、顧左右、卽發鈔、未幾、湖廣
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以在任守制請、詔九卿科
道會議、舉朝頗右之、隴其極論其不可、疏入、養志解
任、又累陳捐納之不可、是時方用兵、部議以隴其拘
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悞軍需、飾虛詞柰
政事、擬革職、謫奉天安插、有謂以能自引咎則可免
議者、隴其謝曰、自言之而旋自咎、則欺也、且畏罪而
遷避、不可、怡然束裝待命、
上知其忠直、俾仍舊職、是年冬、試俸滿、從改調歸、隴其
家雖素貧、臨財不苟、平生容止慤敬、言動皆有法度、

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言必徐以簡、燕居
齋如、若對嚴賓、事無巨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
容、畢生學業、以孔孟爲宗、以六經四子爲本、以仁義
中正爲主、以居敬窮理爲功、以躬行實踐爲獲、以程
朱爲鄉導、需次里居、治政稍優、則益肆力於學、凡程
朱之文集語錄、以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
抉其瑕疵、其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悉究其
徽而盡燭其鄙、于是粹然一出于正、晩年舊時門人

復延教授、身經兩任宰官、一歷台省、循循無異舊儒生、講明正學、著有三魚堂集、日抄問學錄、編增删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四書講義、困勉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松陽鈔存、評選國策去毒、太史仇兆鰲叙其書、稱其苦心好學、師法程朱、日討論五經四書、尋源竟委、下逮宋明諸儒之說、一一剖晰同異、而悉定其指歸、至其平時力學、積誠勵行、朝夕孳孳、自修身正家以及涖官立朝、動必準諸古人、罔有闕失云、康熙三

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卒、年六十三、葬

妻朱氏子宸徵、雍正二年奉

旨依部覆以隴其從祀文廟、乾隆元年、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賜謚清獻、給帑建碑、

其位謹按清獻公陸氏輯有四書大全講章行世、曾得一冊、玩索久之、見其廣涉旁搜、折衷盡善、洵仰聖賢入道之門、不僅經生舉業之資、書是矣、未知其人也、讀甬江仇大史叙、有稱其平時力學積誠勵行、朝夕孳孳、自修身正家以及涖官立朝、動必準諸古人罔有闕失之語、仇甬江一代名儒、所譽必有所試、因而益以見陸氏之為人、後遊越、選故天曹試公諱九乾者、講及人文、首尋當湖先生

謂其生平許三魚堂集適友人吳孝則、亦稱道之、示以三魚堂一集、中附有陸氏行狀、載其居家孝友、有仲弟嘗失酒、絕飲以勸之、併亦遂終身不飲、在京補職時、有期服未除、起尊官公會、仍不易服抑何其守義也、居官清廉、勸民墾荒地、慮土瘠、終難承糧、不爲報墾、抑何其推仁也、臨財不苟、立朝敢言、遭際

聖明、雖兩挂吏議、終獲保全、蓋由其積誠勵行、如仇談吳諸君所稱道、爰信乎友、獲乎上也、時正搜輯學宮從祀諸先儒傳編、謂如當湖陸氏其人、列之從祀先儒、何多讓焉、乃今果蒙從祀、贈爵賜謚、私心大快、在昔先儒之入祀也頗多、得之曠代之下、羨陸氏甫沒、未幾即得入祀、謹節採行狀、恭以傳聞、而為之傳、并述此、仰見

國家教育之功、人果有實行、則必錄之、可爲修士勸、使人爭思興起、寧非儒學之幸耶、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西廡先儒

穀梁氏

穀梁氏名赤魯人尸子曰名俶字元始顏古曰名喜字子赤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

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聞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為沛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為郎名見與公羊家竝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竝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

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襲邱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元及明初因之後嘉靖時首其封爵稱先儒

國朝因之後諸儒皆同不重書

伏氏

伏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即宓不齊之後、虙與伏通、誤為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為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為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

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名和字伯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

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二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後省封爵、定稱先儒、

后氏

后氏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即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竝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

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三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竝傳蒼著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

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

董氏

董氏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褎然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仲舒並疏策以對其畧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既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

歲此皆禮樂敎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庭正朝庭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敎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敎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敎於國設庠序以敎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敎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嘗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敎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又曰凡爲仁君事在勉彊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故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

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曰、越王勾

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越有三仁焉、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致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

無何、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詔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舒者、仲舒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懷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相

膠西王、王故聞其有學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乃以病免、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敎令國中、所居而治、武帝時、隆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至勸限民名田、不泥古井田陳迹、得井田微意、惜當時未行、而其說實三代後當行可行良法、及去位居家、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卽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年老

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所著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以來定稱先儒

其位謹按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此擯之經書而無畏者也、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可知秦皇郎敢焚棄載道之六籍、而倫常之道自在宇宙間、固亦有有孝子、有悌弟、有忠臣、有信友、有義夫節婦、道實未嘗一日亡也、第畿而無、無有以紀之、無有以表章之爾、至漢郡有董子、下幃講誦、非禮不行、好學幾於博文約禮矣、其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與聖學格致誠正學問思辯行又學有異聞、且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並進、以斷而論、孟子之後傳孔子之道、而表章之者、董子實首倡焉、其勸舉孝廉、限民名田、得三代後為政大體、若董子可謂具內聖外王之學矣

杜氏

杜氏子春、字時元、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疾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略、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也、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自明嘉靖來稱先儒、

范氏

范氏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溫死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

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力陳時政之失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

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著後漢書唐貞觀二十一年以甯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後祀

韓氏

韓氏愈、字退之、鄧州南昌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祖叡素、桂州長史、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以大曆戊申三年生、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益力學、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飾口、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相傳唐貞元時陸宣公主貢舉、試顏子不貳過論、退之與試、報罷、明年陸又舉貢舉、試仍前題、退之復與試、仍錄舊作不易一字、竟中選、退之晉謁、陸贄賞其文、問上年與試否、退之以曾與試、及今文即舊作對、陸大駭、隨檢出上年退之落卷、較對本科退之中卷、果一字不易、以是知文之投合、固有待時、而退之自信其文、不肯徇人、不肯徇時、實賢世稱、有其說、出筆談、未見史傳、攜李翱之類不之信、然讀書樂趣亦錄其事、蓋存其說、可以稍障應試競爲逐合之頹波、茲爲附註焉、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經月條論京兆尹李實務徵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愈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

踰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舘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愈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度軍居於郾城、愈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卒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度請以兵三千人間道

以入、必擒吳元濟、度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此載昌黎行狀原傳遺茲錄之具見昌黎謀畫如此明決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愈、愈與語奇之、遂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度然之、愈口占為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待、度歸京師奏功、遷愈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

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為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畧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群生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

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

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爲言某雖狂發於忠悃宜寛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鏄素忌其直奏言其終狂疏可且內移乃

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隷召拜國子監祭酒時有直講能說禮而容貌甚陋學官多擯之不肯與共食愈一日特呼直講與共食學士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矣愈因奏以

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於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王廷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於深援兵且十萬觀望莫敢前穆宗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愈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

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

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元翼乃得出、廷湊與愈宴禮而還、愈歸奏、帝大悅、以愈爲京兆尹、旣蒞事、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二日卒、

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皇甫湜作碑 昌黎縣有祠、妻盧氏、子昶進士、孫綰袞皆擧進士、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客長安時、束書外無長物、友人贈數金在案、適劉乂來謁、指其金謂愈曰、此諛墓所得、當以壽劉生、愈卽笑而與之、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姪十二郎早歿、爲文哭之、安子順云、讀退之祭十二郞文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友 撫姪孫湘、後亦成進

士、其他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性、原道、師說、及送王塤序等數十篇、皆奧衍弘深、佐佑六經、與孟子相表裏、自愈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自明嘉靖來、祀稱先儒、

其位謹按韓子原道、佛骨表、送王塤序、其文昌明正大、闢足樹正學之幟、辟異端之魄矣、而夷考其躬行、於接人之細、獨呼能說禮之直講、因貌陋爲衆學官所擯者、與共食、何其合弘也、於處事之大、當王廷湊之叛、王師十萬、且莫敢前、獨往宣撫衆、皆危之、幸有諸無徑入、乃執義徑入成功、又何其

剛毅也、過衡山而陰霾爲之開、刺潮州而鱷魚爲之徙、書曰烈風雷雨弗迷、易曰信及豚魚、韓子有焉、學者但以文士之雄稱之、夫豈知言、

范氏

范氏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承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籍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母喪去官

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愼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出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

后德（於太后在時諫沮率百官上壽於太后身後請宜掩其小故令觀其見引君於道）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

鹽錢、且條上採做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

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宜居洛陽、當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

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三人坐貶、適章三人之賢、而執政之失、殊可爲當路者借耳、）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名

爲天章閣待制、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事、於夷簡無憾也、仲淹言關中無備、若昊賊乘虛深入、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

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後以仲淹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前延州范雍）可欺也、仲淹又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初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歎曰、公如此、不及韓公矣、凡用

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今公區區過愼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illegible]）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先是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

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

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葛懷敏敗於定州、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特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

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

徙彦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輙犯其境、元昊大懼、遂稱臣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路、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

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別等第、又委長吏容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卒陷在賊庭、俱是苦戰力屈、乃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任使、則陷番將卒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

再見其家矣、或郎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命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議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

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

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當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於勞賊安民之知軍、則推原之、於班簿中之不才一筆勾之、兼此乃爲不繳不濫、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先是石介

作慶曆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稱韓琦范仲淹歐陽修蔡襄大姦之去、如距斯脫、指夏竦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後石介果以言語招謗、致爲夏竦傾陷、累富弼仲淹、外議易曰亂之所生也、言語爲之階、介稱明經、未知耶、若仲淹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

鄧州、請潁州、未至而卒、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自奉常薄、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初將爲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爲幃幔者、仲淹不悅曰、羅綺豈幃帳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如持至、當火於庭、有頃婦家裝僭薄者視此何如後在睢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小、既次

丹陽、延石年延年延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奈何、純仁卽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仲淹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延年字）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十千、明年復謁、又贈十千、仲淹問何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以春秋敎授學者、朝廷名至、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仲淹曰、貧之爲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人材如明復貧之爲累未遇文正其人汨沒者不知凡幾也噫）秋青器度深遠、仲淹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由是狄青精研經史、爲宋名將、張子厚好學、上謁仲淹、

令讀中庸、由是子厚得爲一代名儒、布衣胡瑗、能定雅樂、敎授吳中、仲淹薦之、學術遂爲世取法、其在蘇州、奏請立郡學也、先是得南園之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卽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千畝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雍正乙巳位重過蘇謁文正祠、里老爲言曩有買其義田者、郡守察知、責之、追其價入官、而還其田、後遂無敢買者、故其義田至今保全、族里猶沾惠云）晚年子弟知仲淹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志之地、仲淹曰、人若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年踰六十、生日無幾、乃謀樹第治圃、將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夫夫園林相望、主人莫得常遊（讀此語可爲主人歎息）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周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其不肯自私、到老如此、生平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嘆息、爲政尚忠

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入仕、有茂績、仲淹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墓在河南府城東南萬安山下、卒係皇祐四年五月

國朝康熙五十二年從祀、稱先儒、其位謹按文正公勳業之大、學術之正、好善樂施之博、史傳炳炳、人亦至今藉藉稱之、而授狄青以春秋語、横渠以中庸、且屢贈孫明復、戩更補爲學職、俾免窮遊至老將湘沒也、其成就人才之德於足令千載下聞風感慕、而所置義田、歷宋元明朝屢更、而田至今不易、推基爲一郡之學宮、而今天下學宮、且爲置王俎豆焉、德之可恃、天之與善於文正益信、

胡氏

胡氏瑗、字翼之、泰州人、父訥、寧海節度使、淳化四年、在任生瑗、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遊、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名、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名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

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名瑗及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典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嘉祐四年六月六日卒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賻其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葬烏程何山一云如皋縣安定鄉著五經口義資聖集子志康進士志寧知永州少子志正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

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以瑗爲首稱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門云嘉靖中從祀

楊氏

楊氏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父埴母陳氏廖氏以皇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時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後事繼母尤謹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舉進士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道卒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

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於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瞑坐時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時年幾七十矣、會有使高麗者、路允迪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

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

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寇、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鎭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淸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

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

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

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閭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攝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名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刼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名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

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時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

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人心術者、不可勝數、姑
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
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
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
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
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
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
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

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
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
之、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
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
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
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
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
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

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
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
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
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
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
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
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祀如故、陛辭、
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

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
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
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
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紹興五年
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謚文靖、葬將樂水南、妻
余氏、子五人、迪、迥、適、適、造、長迪力學通經、亦嘗事伊
川、云迪生雲、雲生禮、時卒時、禮年二十矣、時天資夷
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

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濟、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

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鎭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解、龜山語錄、行世、明成化時、令延平郡建祠專祀、將樂縣城北里許、故居龜山、亦建道南祠奉祠、位自康熙戊戌至雍正癸卯、客閩六載、兩詣將樂、嘗得謁祠、同後嗣奉祀生楊天緒遊玉華洞、觀其讀書故處、想見與羅中彥諸賢講道之樂、舊有祀田、至今春秋致祭不衰云、弘治中、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來稱先儒、

羅氏

羅氏從彥、字仲素、南劍人、父神繼、以熙寧五年生、從彥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從彥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從彥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

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從彥得程氏傳於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受學焉、從彥愍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於是作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

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辯徵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八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遂啟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

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卒於官、年六十四、子敦敘早殁、後門人葬於郡城東羅源黃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嘉定時、郡守劉允濟、爲立墓表、給祭田、淳祐間賜謚文質、明萬曆末從祀、

李氏

李氏侗、字愿中、劍浦人、父渙、朝奉郎、母饒氏、以元祐八年生、侗幼有異稟、弱冠遊鄉學、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來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上書仲素曰、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惟先生啟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於是受業於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與仲素亟許可焉、仲素好

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旣而屛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

之與鄉人處飮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誘掖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交相切摩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開示學者

如此是時朱韋齋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之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卽文公也沙縣鄧迪嘗謂韋齋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忽病作遂卒時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一葬延平府東崇仁里妻吳氏子友

亶、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時云、元至正中、追封侗越國公、明萬曆末從祀、

張氏

張氏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母王氏、以紹興三年生栻、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閒、忠獻出督、奏栻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

秘閣、時孝宗新即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閒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憫中華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善其言、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

間撰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名冠、亦安知非天欲以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

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

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名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金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

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危兵者、輒斥去之、栻見帝、帝曰、卿知金中事乎、對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

乃欲弇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帝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議、顯絕敵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

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加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

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毋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型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悞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

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

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法充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民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

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遯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毎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懽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輙補官、士咸感奮、鹽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狗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北人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現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辯詐誕、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首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其卒、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栻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

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輙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爲條敎、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長沙南關外、妙高峯之陽、有城南書院、蓋南軒

講學之處、遺址猶存、墓在寧鄉縣西楓林鄉龍塘之原、父張魏公墓側、有祠、有祭田、及官地歲收租課以供祀事、及修葺祠墓之資、詳寧鄉縣志、統誌云墓在縣西一百一十五里是也通誌云、墓在縣南嶽矣、舊傳云、葬衡山縣者蓋由朱子有張魏公行狀云公遺言葬於衡山栻等不敢違、葬於衡山縣南嶽之陰楓林鄉龍塘原後朱子又題南軒神道碑有云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南軒卒於江陵之府舍遺言滿先冢其弟杓護其柩以歸葬於潭州衡山縣楓林鄉龍塘原之語故舊傳因之也、今墓見在寧鄉祠宇墓碑足徵衡山則縣誌雖有南軒書院並無張魏公父子之墓亦無楓林龍塘地名稽宋史地理誌南路潭州轄縣十二初無寧鄉縣名蓋先馬陰時已省入龍喜後方復置衡山係望邑且係

南嶽本名、今魏公父子墓處、龍塘原實在南嶽之陰、朱子所云衡山或據魏公遺命葬衡山之語而言歟、○栻妻常氏、宋末有張鏜、云係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文天祥率兵出嶺相與接應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勸之降、鏜罵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于地下、不屈而死事見楚紀及寧鄉衡山縣誌茲附錄以備考、嘉泰中、賜謚宣、景定初從祀、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來定稱先儒、

黃氏

黃氏名幹、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沒、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呂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

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寧宗卽位、授廸公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木精舍成、遺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

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閫議者
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
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兼
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
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
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
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
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

以疑未決、幹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
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
而禁其糴、幹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
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
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廬居之、民大感
悅、郎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
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
至則敵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於朝、

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
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
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討人戶產錢起丁
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休六
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於堂
濠、官人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
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
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

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
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
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
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
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
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望也、不受而去、是歲大
旱、幹祈禱、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卽
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

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賊屹然無虞
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溺於水、生汝者黃父
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
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餘郎曰解印趨制
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疑獄者、庶
能直吾屈乎、先是幹移書珏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
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
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

然遂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甚矣、平居無事、紀
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
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令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
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
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
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
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丁之厄、今聞敵人
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波江之意、其

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何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
甚於敵、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
接背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徃維楊視師、
與偕行、幹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若崔維楊
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敵人右臂、方儀眞能措置
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
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
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

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
附、所何無功、流遺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
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役、仍乞祠、閉
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
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畫者何事、所
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
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
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

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肝貽東西數百里、莽爲仰爐、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罪歸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王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

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敵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也、五關失守、則蘄黃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闔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其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

豪傑往往願依之、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辟起擠之、幹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幹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

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眞氏

眞氏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父嵩、本姓愼、避孝宗諱而改、以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生德秀、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名爲大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德秀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

遣、敵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敵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招諸歸附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毋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貪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於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

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名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鋭、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與較、尋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華之

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奸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金人索歲幣、德秀上疏言、宜用忠賢、修政治戎、以自立、毋割民財輸幣、爲苟安之計、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德秀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斷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彊

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陛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旱蝗、廣

德太平爲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塜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榘忌德秀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以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蕃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

字勵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偏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石劉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

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得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闈之儀寖備以

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淸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

職罷祠、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知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有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當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之、彌遠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合司、革諸弊政、未幾、聞金滅、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守無用之空城、運江

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玆、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擧、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擧萬壽觀、兼

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而卒、時端平二年五月一日也、年五十七、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光祿大夫、諡文忠、菲孝悌、里妻楊氏、子志道、德秀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

相益以此忌之、執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淸源雜志、星沙雜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成化中

追封浦成伯、自嘉靖來改稱先儒、

何氏

何氏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熭、為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事、伯熭命基師黃榦、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得聞淵源之懿、微詞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後從學者甚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

弟子王柏弘論英辯、質疑問難、或一事至十往返、基指示精義、終不廢也、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習三十卷、而與柏問辯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幾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發揮、通書

發揮近思錄發揮等書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趙氏

趙氏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濶出師伐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輙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跣仰天而號將欲投水

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强從之先是南北路絕載籍不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

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例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

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尤好潤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以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云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金氏

金氏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從曾祖景父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而榦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

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畧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

在崟起、履祥昇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芳月寄情、嘯詠、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隷、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構、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

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成一書

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受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學先儒之

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陳氏

陳氏澔字可大都昌人父大猷號東齋從學饒雙峯得紫陽正宗註述書經尚書集傳登宋開慶己未第官至通直郎妻袁氏生子三其長即澔也生於景定庚申十月幼受父書長值有元革命隱居不仕潛心理學教授生徒立書院於本邑馬坡坂名雲住書院示白雲留住之意因以雲住爲號人稱雲住先生明經守道從遊者衆澔固正志嘉遯不以著述自炫念

道載於五經漢唐諸儒註疏純雜不一咸需折衷時易已有程傳朱子本義書已有蔡氏集傳詩已有朱子集註春秋已有胡傳集註獨禮經繁縟未有折衷學者無所適從爰集鄭孔之註疏而析其謬採程朱之議論而擇其精會萃衆說附己微言編訂成集爲禮記集說書成於元至治二年其自序謂姑藏巾笥以竢來哲而當時學者傳習已咸相尊信至有明永樂時遂編之學宮與程朱蔡胡之易書詩春秋傳註

並用以試士焉、至正辛巳十月己丑、澔年八十有二、
卒於家、葬雲住書院西、元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
曰經歸陳先生之墓、蓋亦重其著禮記集說、爲經義
所歸也、後人輯其殘編斷碣、奉祀文案及士大夫歌
咏壽之梓、爲經歸錄云、妻沈氏、繼劉氏、生子五、師元、
師亮、師凱、師堅、師契、師凱讀書本郡白鹿洞書院、纂
述書經蔡傳旁通、人稱其家三世以經術羽翼聖道、
有功於世教、明成化初、南康郡守劉見峯、採訪士民

公呈、祀澔於郡學鄉賢祠、督學李峌峒、爲建石坊於
祠前、後里老劉獄等、復具呈請從祀於廟廷、本邑儒
學章境、邑令章璉、同澔裔陳愈祥、鄉耆黃謙等、狀其
隱德、摹其墓誌、上之郡守俞詰、轉申督學劉定之、奏
請其畧云、陳澔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子之躅、
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以之從祀、夫何間然、奉敕
考究出處賢行、如應合從祀、議擬具題定奪、弘治間、
督學邵寶、續據里老劉形等結狀、奏請、經禮部覆准、

除以鄉賢群祀於學旁外、另擇本邑團山驛西邊廢
寺場一所、建祠專奉澔主、照例備辦品物、該縣正官
春秋致祭、位皆遺入南造都昌、訪陳氏後裔、世守一詩禮有庠員其任大業、延選等貽經歸錄一冊導觀祠堂、四圍湖山環拱、中有水池一道、地形嘉勝、規製宏麗、叢給有窿饗奉祀生員一名、每歲於本御白鹿洞田內撥飼租銀三兩六錢、以資修葺云、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各學製主稱先儒、其位謹按雲住先生、生於宋季、歷元數帝、不求聞達、可列隱逸、與誌及姓氏譜稱其潛心理學、註禮記至精當、可列儒林、乃宋書元史、皆不一錄、孝昌熊敬修編學統、東越周汝登陶望齡編聖學宗傳

皆收載宋元人不少、而雲住不錄、不知者、咎當時史館失於採訪、後世學士失於表章、知者則謂當時未嘗不搜求隱逸、該地方官往往不一張示實求、推避胥濫之嫌、且欲省案牘、輒以無其人率覆史館何從搜訪、禮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又云知而弗傳不仁、子孫弗與論譔學士何從表章、然在雲住方韜光斂迹、文辭著述、行未建白、該地方官不寫薦舉、子孫不敢論譔、知希者貴要亦雲住志耳、雖然讀禮記集說、可知其文、觀抱道隱居、可想其行、公道自在人心、既沒之後、該地方官有賢良、詳請從祀、後嗣有孝慈論譔其美、則亦有非雲住所得而辭者矣、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理固然歟、

吳氏

吳氏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母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群弟子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老母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挾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

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敎法四條、一曰學經、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俾乘驛至京師、次眞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至治三

年、以左丞相拜柱言、超遷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
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
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
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
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
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爭光、爲惡之人、死則
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
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

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
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
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
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
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
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
之、澄疑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
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

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
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
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
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泰定三年、丙寅
正月、徵澄不起、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
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出登朝著、退歸于家、與郡
邑之所經遊、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
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

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
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
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
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
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
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
廬先生、天曆三年、應是至順元年 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
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按世史係至順二年辛未蓋元年澄尚爲

范榜誌墓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葬崇仁縣東南十三都、贈臨川郡公、諡文正、明正統八年從祀兩廡、嘉靖九年、以其仕元、忘宋、罷祀、

國朝乾隆二年、禮部議、覆以澄之生平、於正學大爲有功、於宋代雖經鄉薦、未膺一命之榮、仕於元朝、薦歷官階、乃在三徵之後、名節原無所虧、應如尚書甘所請、復其從祀、奉

旨依議、通行製主從祀、應列西廡陳氏澔右

陳氏

陳氏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生、父琮先一月卒、母林氏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盟曰、爲人當如此、正統十二年、舉於鄉、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臨川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自臨川歸、閉户讀書、徹夜不寢、築一亭名曰陽春、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成化三年、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詩云、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彷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

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援討悅欲如騂羊隱几一室閒几几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顛跻一身小所繫乃剛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中回狂讓得之驚嘆颺言於朝遂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四方學者來從日益衆給事中賀欽時解官來學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七越月始歸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禮見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名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

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躬耕海上自後屢薦不起事母至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成化十三年母林氏奉旌直節壽九十一或勸獻章著述不答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

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此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七十三葬皂帽峯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妻張氏羅氏子景雲景易萬曆中從祀謚文恭

其立謹按獨子不敢筮仕人情之常也世固有獨子親老并不敢偶離遊試者矣白沙赴試至部以母老辭歸旣必爲異夢是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亦可謂精誠相感者矣其試和龜山詩中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之句則其宗主固在朱子而後人乃謂其宗主象山何也豈不以其專言靜乎云主靜之云蓋權輿於太極圖說矣

胡氏

胡氏居仁、字叔心、餘干人、父南俊、母王氏、以宣德九年生居仁、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即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而端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

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弟自外歸、必迎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爲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方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壽、居仁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摳衣及門者日衆、於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已、語治則曰王道、常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充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

其所益、時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弋陽龜峯間、往復講論、使學不迷於所嚮、常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常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趣、學問功夫、攻敎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於異端佛老、尤深闢

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葬餘干縣學者稱敬齋先生萬曆中從祀稱先儒

蔡氏

蔡氏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弘治初年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譚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

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既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

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
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轂而入、
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
詩、清對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
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
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求致仕、
宸濠猶賜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
劉瑾方專權、薦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

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
清氣和、外簡內辯、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
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
主於靜、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寤箴、不以示人、
積久至五十餘條、皆自砭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衛
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
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
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

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
常帷燈卧榻旁、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寐後有得亟起
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
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傳其易者則同邑
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間士大夫理學中
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
尤爲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
賜謚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禮部侍郎、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學宮備考卷之八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城參閱

崇聖祠

肇聖王

木金父、孔子五世祖也、系詳孔子紀中、雍正元年奉

特旨追崇孔子五代、改啓聖祠爲崇聖祠、贈木金父爲

肇聖王、製木主奉祀、室居中、

裕聖王

祈父公孔子高祖也、贈裕聖王、製木主、室居木金父

之左、

詒聖王

防叔公、孔子曾祖也、贈詒聖王、製木主室於木金父

之右、

昌聖王

伯夏公孔子之祖也、贈昌聖王、製木主、室居祈父公

之左、

啓聖王

叔梁公名紇孔子之父也仕魯爲鄹大夫稱鄹人魯襄公十年春公會諸侯於祖夏伐偪陽丙寅圍之弗克偪陽人啟門諸侯之戰士攻其門偪陽人發懸門以閉攻門之士鄹人紇以手抉閘之攻門之士在內者乃得出甲午遂克偪陽史稱紇賢而有勇此其一也宋大中祥符元年贈齊國公妻顏氏爲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元年加贈啓聖王顏氏爲啓聖王夫人

闕里舊有祠堂明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令天下各學建啓聖祠製木主奉祀雍正元年仍贈爲啓聖王移木主室居防叔公之右

配位先賢

顏氏

顏氏無繇字路復聖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設教闕里無繇率先從事後又命其子回從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解皆載無繇名漢文翁石室圖並漢明帝祀孔子弟子皆列焉路卒葬魯城東防山南二十里唐開元八年贈祀伯宋祥符元年贈曲阜侯從祀兩廡元至順三年追贈杞國公謚文裕妻

齊姜氏爲杞國夫人明嘉靖九年撤塑像易木主改稱先賢顏氏配祀啓聖位東一

國朝因之仍配享

崇聖祠後賢儒皆同不重書

曾氏

曾氏點字子晳、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晳、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孔子嘗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

曰若曾晳、孔子之所謂狂也、曾晳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曹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從祀兩廡、自明改稱先賢曾氏、配祀啓聖、位西一、

其位謹按人貴自知、貴善用其所長、非所長而強自用、必及身、聖人不與也、孔子命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言志、子路以兵、冉有以農、公西華以禮樂、對三子於兵農禮樂、實各有所長、自知審也、曾晳狂而肆於時政、似非所長、其舉目前春風沂水以對、蓋性之所適、亦即其所長也、古史謂夫子之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其說亦通、

孔氏

孔氏鯉字伯魚、孔子之子、子思之父也、周景王十一年、孔子年十九歲、娶於宋之亓官氏、明年生鯉、適昭公賜鯉、因以名焉、榮君貺也、長學於家、孔子嘗教之為周南召南、又嘗謂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

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孔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孔子曰、學禮乎、對曰未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周敬王三十三年、鯉母亓官氏卒、鯉服喪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鯉聞之、遂除之、哀公嘗以幣召鯉、稱疾不行、鯉先孔子卒、年五

十歲墓在至聖林左而稍下卒之年乃生子名伋卽子思也宋徽宗崇寧元年贈泗水侯度宗咸淳二年從祀廟庭自明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位東二

孟孫氏

孟孫氏激字公宜亞聖軻之父也元文宗至順三年追贈邾國公妻仉氏為邾國宣獻夫人鄒縣北馬鞍山東北之麓有孟父母墓鄒縣城南有孟母斷機祠明製木主稱先賢孟孫氏配享啓聖位西二

從祀先儒

周氏

周氏輔成字伯大周子敦頤父也祖從遠父智強智強生五子長識天聖五年進士終汀州上杭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世居楚道州營道縣濂溪輔成幼力學登宋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嘗爲賀州桂嶺令多善政操守高潔解官歸居縣之營樂鄉卒葬其鄉之鍾樂里後以敦頤貴累贈諫議大夫先娶

唐氏左礪唐卒繼娶鄭氏敦頤母也封仙居縣君自明萬曆二十三年以輔成從祀啓聖

張氏

張氏迪字吉甫張子載之父也世居大梁宋仁宗時爲殿中丞出知涪州居官廉直多善政卒後貧不能歸因葬於郿雍正二年欽奉

上諭從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附者其議以聞廷臣議以迪升祀奏可遂從祀位西居朱松之左

程氏

程氏珦、字伯温、顥頤父也、珦生於景德三年正月廿三日、始冠、諸父繼亡、無田園可依、寓居黄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敎撫弟妹、適朝廷錄舊臣之後、授珦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族兄文簡公義之、請於朝、就注黄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器其

子弟有暴横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珦獨不與接、沆閔而愧之、再調潤州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囑珦右之、珦弗爲撓、潤當途、事煩劇、賴珦以濟、部使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爲最、前令以慘酷威之、人益不服、珦善告諭之、人竟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契券、田訟最難辯、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决、部使者以委珦、

根連證佐、嚚然盈廷、珦獨呼爭者前訊之、不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决於頃刻之間、嘗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敦頤、年甚少、不爲守所知、珦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命其二子顥頤稟學焉、及珦後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逢遷授、輙一薦之、珦由虔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陽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珦使詰之、對曰

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珦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遷太子中舍、改殿中丞、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珦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遷國子博士、賜緋衣魚袋、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

輅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廚傳、主吏多致破產、珦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飢民自褒斜山谷而出、珦於路口爲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馬門員外郎、丁繼母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珦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滏水不遠、

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雨久、自河以北、城壘皆圮、珦言於帥府、請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外吏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珦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概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尚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民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優

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卽位、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无屋及滏水上冰凘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珦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珦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筒、衆吏持竹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珦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酒方行、衆呼曰

佛光見、觀者騰踏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珦始被命、親舊皆爲之喜、珦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珦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珦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以爲妄議、珦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

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畧不以生事爲慮、人服其勇決、珣性孝慈、二歲喪母、祖母崔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終身保藏其鉢、令子孫寶之、奉繼母五十餘年、孝養無間、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年七十、自爲墓誌、紀歷履、始終而已、年八十、喪長子顥、以理自處、無過哀也、以子貴、遷大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

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先居媛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葬伊川府店保、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

朱氏

朱氏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江南婺源人、父森、承事郎、以紹聖四年閏二月二十三生松、自幼力學、年二十、登進士、授迪功郎、娶祝氏、年二十七、爲尤溪尉、遂寓溪南、築室聚書其中、聞楊時傳伊洛之學、益自刻厲、以敎本實用力於誠意致知、自以性卞急害道、名齋曰韋、因稱韋齋先生、以胡世將謝克家薦、除秘書正字、後趙鼎爲相、進校書著作郎、又以常同薦、升

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時年四十四、以不附和議、忤秦檜、檜風御史言松懷異自賢、謫官知饒州、請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敎子熹以正學、病亟、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郎死、爾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以紹興十二年三月辛亥卒、年四十七、初葬於崇安縣西塔山、後遷於縣東南之寂歷山、元至正二十二年、諡獻靖、贈齊國公、自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從祀啓聖、

蔡氏

蔡氏元定、字季通、沈之父也、建陽人、父發、字神與、母詹氏、以紹興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生元定、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啖薺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

於朝、名之、堅以疾辭、時韓侂冑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訟言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庵、並及元定、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晦庵與從遊者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十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

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變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戶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越三日卒時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子沈護喪歸葬崇泰里翠嵐原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與古書一過目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啟蒙一書則屬起稾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為之序及葬晦庵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妻江氏子淵沈並躬耕不仕淵著有周易訓解以沈從祀廟庭自明嘉靖九年元定遂從祀啟聖

學宮備考卷之九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禮樂

在國學者國子監刊有國學禮樂錄矣是編蓋為各省郡府州縣衛學而錄也雍正三年奉
部頒有禮樂器及陳設祭品圖冊行事儀注
國朝原有定例並遵例編叙儀注於後遵圖冊編叙禮器祭品樂器於前而附錄制度小注補錄一二器並樂章音譜舞譜則採自闕里舊誌禮樂錄諸書也其各器應用若干查陳設若干案置備可矣

禮器

爵　明宗並曰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圖冊爵樣禮樂錄範金為之闕里誌銅為之重一觔八兩通柱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濶二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〇陳設冊中另開有白磁爵

登　古用瓦為之上下豐而中斂高一尺四寸有蓋以薦太羹禮樂錄範金為之〇爾雅瓦豆謂之登

鉶　銅為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蓋施三紐以薦和羹〇後有以磁為之者取瓦豆之意

簠　有虞氏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古刻木為之上作龜蓋禮樂錄範金為之闕里誌銅為之通蓋重十三觔高七寸深二寸濶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外方內圓穴其中以盛黍稷粢食列左

簠 古亦木爲之、亦有蓋、禮樂錄亦範金爲之、闕里誌皆銅爲之、通蓋重九觔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闊五寸、徑長七寸九分、外圜內方、穴其中以盛稷粱熟食、列右、錄云簠是黍稷飯、簋是稻粱飯、

籩 古以竹製有蓋、後或用銅、口徑四寸七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列左、以質乾品、

豆 夏揭豆、殷玉豆、周獻豆、今或瓦或木亦有蓋、後亦或用銅用錫、制度尺寸如籩、列右、以實潤品、

俎 明堂位曰俎以房俎、有虞氏以梡俎、夏后氏以嶡、俎誌載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分之貫以半腥豕腥、半熟豕熟諸體、今木爲之、面平而下有足、仍施朱漆、惟別承牲名莊俎、

罇 圖繪有蓋酒器、未開各尊名、茲按周禮六尊、禮樂錄、闕里誌載七尊、附錄以備考。一犧尊形如牛、周尊也、取犧牲享食之義、範金爲之、重九觔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圭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深二寸七分、穴背受酒於腹、上覆以蓋、用貯終獻酒。一象尊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爲之、重十觔、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闊一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四寸九分、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一太尊、太從泰、有虞氏之泰尊、瓦尊也、貴本尚質、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一山尊、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画爲山雲狀、誌載重六觔四兩、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一壺尊、其尊作壺形、其腹飾饕餮、腹著風雲、不獨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誌載重四觔一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一著尊、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誌載重四觔十兩、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二分。一壺尊、範金爲之、組以螭、有蓋、首腹画雲龍回旋、取其需澤之義、用貯初獻酒。闕里誌云、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今朝亦四代之尊皆備、他可知矣、朱熹曰、舊禮器圖樣、併依聶崇義之製、不如政和、皆考三代遺法鑄造、制度精緻、氣象淳古、知漳州日、述申省部、乞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朱子之遺歟、

篚 誌竹爲之、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二寸五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古用不一、以奠幣、以承食饍、以置玉帛、具載禮記、今木爲之、名帛匣、每案用一、以承帛也、

以上按圖冊編敘、以下按禮樂錄、舊闕里誌附錄、

祝版 以木爲之、誌載高九寸、闊一尺二寸、通考載長一尺二寸、廣八寸、用白紙寫祝文、黃紙鑲邊、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

爐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卽鑪也、用以焚香、以几乘之、

花瓶 範金爲之、置於供案、

香盒

燭臺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

燭檠 範金爲之、設於神座左右、

壘洗 以銅爲之、壘重一十二觔、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舊圖画雲龍、博古圖爲饕餮雷文、洗重八觔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舊圖画

水文菱花博古圖龜龍皆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致
肅恭之意罍盛水洗受棄水不敢傾於廟庭之地
嚴敬之至也
皆用桼乘
坫以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與豐是
矣鄭註云豐似豆而卑木製漆赤中畫赤氣闕里
誌圖外方中圓重二觔九兩縱
横廣九寸二分措諸地而平正
盥盆範金爲之盥盆架木爲之繪以帨巾白布爲之
盛水盥手綵色髹以漆長短隨宜
毛血碟以銅爲之或以甎繪供案　獻案　餕盤
以彩色髹以漆
牲盤漆木爲之朱胙盤　福爵　宮燈即吊燈
中勒外云
高照　路燈　燔爐　庭燎　燎叉　瘞鍬

勺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藏蒲蒲生水疏有導引
意今刻首爲龍夏制也闕里志重一觔口濶二寸
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然壺尊古有勺所以挹
酒而注之爵者今壺有吮可瀉酒勺設而不用
龍冪闕里志以絳帛方幅爲之中畫雲龍兩旁畫雲
彩四角各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兩廡則不可
畫雲龍止用青布爲之縱横二尺二寸名尊冪。
又有邊巾誌稱以絺爲之圓幅玄被纁裏然古壺
尊邊豆皆有冪爲巾所以覆諸器而拒土者後以
諸器各置有蓋冪與巾仍設但用敬謹也
彝範金爲之周禮六彝雞彝鳥彝斝罍爵
彝黃彝虎彝蜼彝皆以貯灌酒也
茅沙池古用鍋爲之貯以茅沙所以縮酒此與彝斝三
器惟禮樂録闕載圖冊闕里誌皆未聞行章
儀洗及唐宋舊禮儀皆無灌
鬯文也三器亦設而不用

祭品其用數多少各按廩
設圖若干案擺備
酒須預期敬謹親造故首列之曰泛齊曰醴齊皆米
水酒也沽酒市脯不食豈後人祭時可用沽而不
敬謹親
造也
帛白色絹或紬丈　牛一叢用後省今未開數且應
八尺每案用一　後用惟正案也　羊查陳設圖幾
案豕數如羊　魚以備供爲羹　鹿羹用一以爲脯與
及爲醢　醢後省以羊代之
兎舊用四以爲醢　大羹取牛腹下肉指寬一條不用
後省以雞代之　鹽料煮清汁惟正案有之
和羹猪肉切薄片加鹽料芹韭細絲
及猪腰子切如荔枝形爲湯
黍　稻　稷　粱以上俱宜精鹽用模子印
粢烝成飯若方糕樣

槀魚剖去腹鱗鹽漬加以椒
末切小塊麻油煠之
棗　栗仁　榛仁　菱仁　芡實以上果品當時所
無則以佳品時果
之代
鹿脯鹿脯不可得以羊代之切大塊
加鹽醬薑椒煮熟以麻油炒乾
白餅上白麥麪拌油糖加果　黑餅蕎麥麪爲之製
仁爲餡做如錠子餅樣　同白餅俱特製
韭菹切作三寸長上末　醓醢血汁滓所爲一云猪
一段微以鹽漬　醢肉加葱椒末茴香拌如
醬烝　菁菹即蔓菁或白菜略以滾湯焯　鹿醢無鹿以羊
熟之切小段鹽油薑醋調之
內爲之切小塊同薑葱拌　芹菹切作大段
茴香末拌肉者煮熟帶汁　不用鹽料

兎臚 無兎以雞爲之製同鹿 笋菹 切作方片油鹽薑醋調和

魚醢 用葱薑椒末茴香鹽如醬蒸熟

脾析菹 切析其脾以爲菹也○牛羊肚子切細絲沸湯焯過入鹽薑油醋葱醬茴香酒拌勻炒香

豚胉 猪脇肉也或肩膊切大方塊拌以油醬鹽醋葱酒蒸爛

燭 柴 炭 檀香 降眞炷香

樂器

麾旛 二、以絳繒爲之、長七尺、闊一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以相連首尾、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各塗以金及五色彩雲、朱竿長八尺五寸、末施銅龍首、塗金、銜其麾下垂、樂中臺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加迎神作樂舉之、則升龍見、高唱曰、迎神樂奏、或平之章、迎神二字一讀、欲勃然而起、末稍加腔韵、或平之章四字分排、欲勻、尾聲悠然、長要舂容、抑揚不可暴戾急促、每起一樂、即舉麾、後歌章唱一聲、凡入奏曲終、聽擽敔畢、則偃之、令降龍見、高唱曰、樂止、欲頹然而去、以示、爲架朱緣、閣則植其上、

金鐘 一架、按圖所繪、飾闕里志所載編鐘、禮樂錄所載登歌鐘也、鑄銅爲之、數十六、編爲上下兩排、八音而倍之也、捆虡飾以獰首、崇牙璧翣、足刻獸形、金生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鏗、立秋之氣也、以堅木爲能竹柄、司鐘者擊之、則有六律六呂、以應十二月之候、又有清聲以配之、每奏一字之始、即擊一聲、以關衆音、每句四字四響、乃一字之始條理也○凡鐘磬在懸、以樂生所向之方爲位、下層自右數第一[合]字、第三[四]字、第五[一]字、第六[上]字、第八[尺]字、上層自左數、第二[乙]字、第四[凡]字、第五[六]字、第七[五]字、歌鐘俱按律呂、擊磬同法○按[合]屬黃鐘之宮、聲帳、[四]屬太蔟之商、聲崗、[一]屬姑洗之角、聲示、[上]屬仲呂之徵、聲古、[尺]屬林鐘之變徵、聲古、[工]屬南呂之羽、聲辰、[凡]屬應鐘之變宮、聲損、[六]屬清黃之少宮、聲帳、[五]屬清太之少商、聲崗、此九聲諧也、蒞樂章內止用[合][四][上][尺][工][六]耳、後樂器詠同○其擊以茶黃木爲爵、竹爲柄、

玉磬一架。按圖所繪，即闕里誌所載編磬，禮樂録所載登歌磬也。以石爲之，數亦十六，仍編爲上下兩排，拘虡刻同編鍾，足爲鳥形。磬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辯，立冬之氣也。以堅木爲槌，竹爲柄，可磬者擊之。每奏一字之終即擊一聲，以收衆音。每句四字四聲，乃一字之終條理也。其音律則與鍾同，而禮樂録以此名登歌鍾登歌磬，爲每一字之始終條理，另載有編鍾編磬，爲每一句之始終條理，又另載有鎛鍾特磬，爲每一曲之始終條理，附録于後。

鼓

按圖所繪，中爲柱鼓，柱下用巨枋作十字爲足，枋頭刻四狻猊，外另有四柱方草架承，開鼓名。○闕里誌載應鼓兩面冒皮，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二尺二寸，兩旁四銅環，中以柱穿，頂方盖繚。

以黃羅銷金雲花繡幨圍四角，爲龍首，各銜九旒，蘇下綴綵結，刻狻猊四於趺，各向外。章之爲器去故意也，爲羣音首。其卦坎，其方北，其時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鐘，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每奏樂一句終，聽編磬響畢，以槌擊者三，但節奏從容也。○按圖冊及誌止繪一鼓，而湖南省學中堂上二鼓，左稱鞀鼓，用以啟衆，右稱應鼓，用以節樂。禮器曰懸鼓在西，應鼓在東，右說則不宜獨應，而禮樂録則用鼉鼓以徵衆，用楹鼓足鼓鼗鼓及懸鼓田鼓以節樂，詩鼓說附録于後。

搏拊二。舊說以韋爲之，中實以糠，形如小鼓，擊以節樂。今亦木身皮冒如鼓，下有朱髹木架承之。○拍法：凡奏一字終，即拍一聲，初字以左手，再字以右手，三字又以左手，四字則兩手齊拍，蓋一字之收宮也。按禮樂録載此搏拊在門內，又有田鼓在門外，其田鼓敲法附録于後。

柷

柷一，木爲之，狀方如漆桶，中虛，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有槌。每奏一曲之始，聽舉麾唱畢，兩手舉槌，先撞底一聲，次擊左旁一聲，次擊右旁一聲，共三聲以舉樂，堂上堂下之樂俱應命於柷焉。

敔

敔一，刻木爲伏虎狀，背刻二十七齟齬，木刀名籈，以戛之而成聲，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狀伏，故以止樂。每奏一曲之終，聽懸鼓響畢，即兩手舉籈，先擊其首者三，次櫟齟齬者三，共六響以止樂，堂上堂下之樂皆制命於敔焉。

琴

六，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期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初五絃，象五行，文武增二，故七絃。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音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以中徵爲君。中徵者，第七徽也，其位黃鐘中聲寄焉。若求其中，則寓於絃之緊慢，緊慢適中，其聲自出，是聲乃聲之元，天地之中聲，萬世作樂之大根本也。故朱子凡律曆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求之之法，取竹之竅生厚薄均者，龜蔡氏截竹探討之法，以爲黃鐘之管，以定中聲，遂法此聲製而爲簫，先吹合字即黃鐘也。謹察其聲，以右手勾第一絃，而以左手中指揣擧七徽上下之間，如絃過於太緊，則聲溢出徽外，或在八徽

九之間必却軫以慢之過於太慢則聲又爲不及或時在五六之上必進軫以緊之務求緊慢適中使中聲正對七徽而後已中聲既定然後如詩常和絃法用得道仙翁以調之絃既和了則十二律各得其位矣舊大成樂譜俱按彈譜以七徽爲主其第一絃爲黃鐘律左手中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勾一絃則合字應第二絃爲太簇律左手食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勾二絃則四字應第三絃爲姑洗律中呂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抹三絃則一字應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挑三絃則上字應第四絃爲林鐘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勾四弦則尺字應第五絃爲南呂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挑五絃則工字應第六絃爲應鐘兼七清黃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半右手食指挑六絃則凡字應用左手食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抹六絃則六字應第七絃爲清大呂用

左手名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剔七絃則五字應此譜之設彈者也○明朝擇莫儀誌載琴瑟譜俱散彈兩一絃至六弦曰合可凡工六去一則畨七兵七則畨一旋相爲宮則可用散勾一絃爲合字勾二絃爲四字勾三絃爲上字挑四絃爲尺字挑五絃爲工字挑六絃爲六字此譜之散彈者也

張鶚曰彈琴之法按徽則聲短而殺不比於瑟莫若散彈則聲洪而長方與衆音相和

又馬應京曰古彈琴與瑟同安馬柱支絃對徽乃以右手鼓瑟臨岳之下則達越之聲見矣若以左手按絃附木則其聲暗啞促如鷄啄木略無音韻聽之令人孔悲今太常大成樂皆如之則琴達越之法滅矣其何以合八聲而歌於堂上哉蓋按絃附木之法可用於雜調而不可用於雅樂雜調或按或散一浮一沉乃能相濟而成調若雅樂惟取合律呂單按附木則韻短止用散聲則聲渙或

散或按則雜亂不齊惟以柱馬對徽鼓之則地天交奏而宇聲出焉宜乎其達越也自雅樂之亡而琴馬之制亦廢今宜細察中聲律呂既定亦照鼓瑟之法兩絃並奏一散一按散者其正絃也而按者其助絃也如散勾一絃爲合字則按九徽挑三絃以助之散勾二絃爲四字則按九徽挑四絃以助之散勾三絃爲上字則按十徽挑五絃以助之散挑四絃爲尺字則按十徽勾二絃以助之散挑五絃爲工字則按十徽勾三絃以助之散挑六絃爲五字剔按十徽勾四絃以助之二三四五絃叠爲諸之散操兼彈者也其聲達越與瑟相和歌聲不正助雅一絃六絃屬宮在君位不敢以之作助此能捻之彈法既妙乃今之所用者也

瑟

四長欒庶次圖止用二伏羲氏作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止爲二十五絃頌瑟也雅瑟三十三絃二者制各不同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頌瑟長七尺二分今所用者頌瑟也○二十五絃各設一柱第十三絃居中爲內外清中之界謂之君絃居所不動其餘馬柱游移不定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上下以笙和其音外十二絃具十二中律內十二絃具十二清律或一手搯作或兩手合作俱可一手搯作則止用外一至十二內一至四若兩手合作則內外二十四絃俱用外第一絃爲黃鐘律用右手食指勾則合字應內第一絃爲清黃鐘用左手食指勾則六字應外第二絃第三絃爲太簇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剔四字應內第二絃第三絃爲清太律用左手中指食指撮則五字應外第四絃第五絃爲姑洗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一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六絃爲中呂律用右手食指勾則上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七絃爲林鐘律用右手中指食指

撮則尺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九絃第十絃爲南呂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工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十一絃第十二絃爲應鍾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凡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內外二十四絃不可參差先後欲清中相應疾徐如一、其兩絃兼強者取陰陽相配也自中呂而上以律配呂自中呂而下以呂配律琵之兩絃兼彈者蓄取老少相配也一二三絃用少配老四五六弦用老配少若欲稍作指法少配老或可參而下注、老配少或可係而上絶總欲琴瑟和諧則他音不能捺下矣

排簫

一、又名鳳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狀如鳳翅其聲鳳聲○用兩手捧持自左管吹起每管一聲第一管黃鍾律以合字應第三管太簇律以四字應第五管姑洗律以一字應第六管中呂律以上字應第八管林鍾律以尺字應第十管南呂律以工字應第十二管應鍾律以凡字應第十三管清黃律以六字應第十五管清太律以五字應每管頭俱有闕竅爲吹口次第輕吹則得聲矣

笙

六、其母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物之生故名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象管在匏有巢象。凡吹竹音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竽匏屬按其孔則有聲放其孔則無聲故謂之鼓笙鼓者動也按其孔則氣從山口出以鼓動其簧而聲發矣笙後面居中一長管位第十四乃黃鍾中聲謂以合字應其第十二管乃黃鍾清聲謂以六字應凡吹合字必吹六字亦取清中相和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如吹十二管六字又兼按十三管小六吹之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爲大簇律用右手食指及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四字應第一管第三管第十管爲姑洗律用右手食指大指左手大指按其孔則一字應第二管第十三管爲中呂律用左右手大指按其孔則上字應第十二管十五管爲林鍾律用左手食指中指按其孔則尺字應第三管第七管第十一管爲南呂律用左手大指右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工字應第五管第六管第十管爲應鍾律用右手六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凡字應又第一管爲勾凡第九管爲緊凡清一第十六管爲亞乙十七管爲背凡蓋其調之清濁皆可取爲助法而雅樂不用也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爲清太律則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五字應欲知各管之配合當看下文點笙歌訣云

內外孔字音歌訣

一三十管一字真、二管十三上字聞、
四八十一爲四字、十二十四六合音、
三七十一應工字、十二十五尺字輪、
五六凡勾九清一、亞乙背凡十六七、

簧孔字音歌訣

又加十三爲上字、徐徐用字呼與吸、

此總括管孔以清中數聲兼言之若大成樂止用合四上尺工六字當依所列圖管取應用字目按孔單吹勿以兼音亂雅爲美也

洞簫

六、紫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名山口直而吹之並以紅

絨絲結、吹者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簫衆樂之祖也、本黃鐘之管而爲之吹。簫以唇安山口上、全在口唇之俯仰、吹氣之緩急。唇仰急吹則清、唇俯緩吹則濁。簫底孔及穿繩眼、黃鐘也。若吹此律、六孔皆閉、俯唇輕吹則合字應、仰而急吹則爲清黃律、則六字應。自尾起放第一孔爲太簇、俯唇輕吹則四字應、仰而急吹則爲清太律、以五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中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後一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自下而上、以漸而清、象一陽之氣自黃泉而升也。此和琴瑟黜笙簧、全賴此器定黃鐘之聲。如教坊俗樂所用、不合尺寸、是鄭衛之音、未可和雅樂也。其嚴辯之。

笛

六、紫竹爲之、長尺四寸、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吹竅也。橫而吹之、下六孔、各徑二分、以金飾龍首末。

垂以紅絨縧結。笛之爲物、其亘節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瀜、春分之氣也。橫而右偏、其吹口在左頭管面上、較他孔稍大、右頭底孔及穿繩眼、黃鐘也。若吹此律、六孔盡閉、微氣輕噓、則合字應。自右頭起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俯唇輕吹、則四字應、重吹則清太律、以五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中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六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單吹則清黃律、以六字應。斷不可用俗樂所制者、彼止取悅耳導淫、與律呂相去遠矣。

塤

二塤之爲音、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水火土之三形、狀如秤錘、中虛上說、火之形也、平底水之形也、圓體土之形也。○吹時先以兩手名指屈蟠塤底、作環抱狀、而兩手大中食五指並閉五竅、兩大指按後二孔、右爲五、左爲六、兩食指按前上二孔、左爲凡、右爲尺、右中指按前下一孔爲工。平氣俯唇輕而吹之、則爲黃鐘律、諧以合字應。畧俯唇微仰而吹、則爲太簇律、諧以四字應。微仰更加氣、則爲姑洗律、諧以一字應。仰極重吹則爲中呂律、諧以上字應。放前上右一孔、則爲林鐘律、諧以尺字應。凡放尺字、餘孔俱閉。放前下一孔、則爲南呂律、以工字應。凡放工字、止閉凡六五字。放前上左一孔、則爲應鐘律、諧以凡字應。若放凡字、止閉五六字。放後左一孔、則爲清黃律、以六字應。凡放六字、止閉五字。放後右一孔、則爲清太律、以五字應。凡放五字、諸孔盡閉。此器極難取音、急不音者裁制之。○嚴氏曰、塤篪其竅盡合、則爲黃鐘。鳴緩不洪、仰口蹙唇、徐噓有力、方得正歙、是在審其竅盡開、則爲應鐘、蓋相應和也。

篪

一、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上一大孔、徑三分、橫而左吹。此樂聲大、宜輕用氣吹之、其聲乃和、以合衆樂。○如吹笛法、用左手名指挽其繩、橫而左偏、其吹口在右頭管面上、較他孔稍大、左尾上有穿繩二小孔、爲黃鐘清大二律。六孔俱閉、調氣輕吹、則合字應、重吹則五字應。當尾有一底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只開此孔、餘皆閉。左頭第一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一字、此孔與底孔俱開、餘俱閉。第二孔爲中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一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第三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二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第四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字、此孔與下三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後一孔爲應鐘律、輕吹則凡字應、又爲清黃律、

重吹則六字應凡吹六字止開此孔餘俱閉八器之中惟篪笛大而內澀吹之甚難止宜歛氣輕取與塤相吹以合衆樂舊譜呼底孔開爲陽尾閉爲陰尾譜多不同當以此爲法也

以上按圖冊器數其小註則采錄諸書也

附錄以下各器見禮樂錄有非各學六佾所宜若附之以備參考

雙管二截竹爲之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歛之爲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音臨時按莪頭入口含吹以吞吐淺深爲字之抑揚兩孔同一音六孔盡閉管內爲黃鍾律以合字應自下而上放第一孔爲大簇律以四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仲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鍾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六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此器聲調過高當俯而抑之斯與衆音諧和凡放一孔此孔以下盡開孔以上盡閉餘簫笛等倣此

鼉鼓在殿陛之下先擊三百六十數以歛戒後又擊三通以節其進其擊法首以兩椎連雙擊殊者二而鼓擊又兩再作如前凡三作但末作鼓兩擊以別之三次共四擊此起鼓之例此後不作必擊

衆但以椎于鼓上先後二擊者三三次共六擊此爲第一通又先後三擊者二爲第二通三次共九擊又急五擊者三而末擊加二擊以結之此爲第三通三次帶末二擊共十七擊通前共三十六擊以當一歲之運初起樂生卷班第一通畢俱升堂佾生升壇第二通畢樂生俱入宮佾生班列第三通畢俱就位謂之者往所以扶其始也全樂奏終其擊法又如前初起卷班第一通畢離位第二通畢致爭第三通單拜辭而散此全樂之收宮謂之飭歸所以謹其退也擊鼉鼓于始終者皆取儆戒之義焉○按殿衆之鼓似不可闕世鼉皮難得大者即用牛皮冒爲路鼓置殿陛之下可矣

初起　扎扎鼕　扎扎右手擊像左扎扎鼕　扎扎鼕鼕

第一通　鼓鼕　鼓鼕　鼓鼕

第二通　鼓鼗鼗　鼓鼗鼗　鼓鼗鼗

第三通　鼓鼗鼓鼗鼗　鼓鼗鼓鼗鼗

鼓鼗鼓鼗鼗　鼓字用左手擊、鼗字用右手擊、左手欲輕、右手欲重、

結尾　鼗鼗、

大鼓大鐘　在六成門之左右、初行祭禮、則擊鼓、祭事俱畢則擊鼓三百六十擊、鐘一百八響、凡迎神送神、俱鐘鼓齊鳴。○按現行儀注無迎神送神儀、惟各官初集入門及事畢出門、則鐘鼓齊鳴、

鎛鐘　宮懸左右各三架、每奏一曲之始、聽擊柷畢、即擊一聲以開衆音、每架主一曲、先左之中、次右之中、次左之北、次右之北、次左之南、次右之南、又次左之中、又次右之中、全架八曲八響、乃一曲之

始條理也、

特磬　宮懸南北各三架、每奏一曲之終、即擊一聲以收衆音、每架主一曲、先南之中、次北之中、次南之左、次北之左、次南之右、次北之右、又次南之中、又次北之中、全樂八曲八響、乃一曲之終條理也、○續通攷、謂特磬亦雅樂、朱子云、先擊鎛鐘以宣其聲、後擊石磬以收其韻、是也、明嘉靖時議設鎛鐘特磬以爲樂節、上以特磬難得巨石、且石聲清越、縱巨磬亦難及遠、禮部尚書夏言封請莫若揭燈於竿以爲樂之節、止望而可知、比之鐘磬、猶爲靜治、從之。○按外省各學、即用亦不得多架、今湖南省學、惟有鎛鐘一架、於東、特磬一架於西、以爲每一曲之始終條理焉、

編鐘　宮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始、即擊一聲以開衆音、自東而南而西而北、輪更擊、每曲八

句八響、乃一句之始條理也。○按圖冊及湖南省學中之編鐘、編磬、各一架、數各十六、蓋禮樂所云登歌鐘磬、用爲每字之始終條理者、此另是一編鐘編磬、用爲每句之條理、宮懸非各學所宜、

編磬　宮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終、即擊一聲以收衆音、自西而南、自東而北、輪更敲、每曲八句八響、乃一句之終條理也。○說同編鐘、

懸鼓　宮懸四隅各一架、每奏一曲之終、聽特磬響畢、即擊懸鼓、先乾響、巽應、次坤響、艮應、凡四聲、蓋一曲之收宮也。○外省各學即用、亦止可設一架於堂西、聽特磬響畢、即擊一聲、爲一曲之收宮、

楹鼓足鼓鞉鼓　堂上左右共四架、每奏一句終、聽編磬響畢、先擊楹鼓一響、足鼓應之、鞉鼓一尾之、凡三響三應三尾。○今湖南省學中止用鼓一架、聽編磬響畢、爲三響、以爲一句之收宮、

鞉鼓　中誌載三郊鼓而小、持其柄兩耳還自擊、面濶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綵、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繩。○播法、持柄左轉、兩耳擊三點、蓋亦一句之收宮也、

田鼓　二應是懸鼓在門外、每奏一字之終、聽歌聲音、用即捎一聲、速敲田鼓以應之。○敲法、初字以右杖、再字以左杖、三字又以右杖、四字則二杖齊敲、與捎同、爲一字之收宮也、按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楹、謂之楹鼓、周人懸而鼓之、謂之懸鼓、詩曰應田懸鼓、田鼓懸鼓、周人所造之器、兼用之、其禮樂器備四代之意歟、

舞器

節 二，部旌也，長竿上加龍首，銜五綵絲結九，下懸帶，用朱木架豎之，設於東西兩階。○兩佾生自架取而執之，既列綴兆，則分東西立，舞生之首，如初獻麾生唱樂奏寧平之章，東階節生亦揚之，節階日奏寧平之舞，三獻皆同，舞畢，西階節生揮節唱日舞止，遂捲節架上，舞生俱歸班。

籥 三十六，以竹爲之，長三尺，佾生左手橫執之，以舞者，有竅不吹，吹爲綴兆轉折入位時，皆吹以節趨走。

羽 即翟也，亦三十六，杯長如籥，上爲龍首，口閑銜上雉五色長尾，佾生右手縱秉之以舞者。

干 二，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註，文舞執羽，武舞執干。

戚 二，與干皆武舞之器。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云：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註：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舊儀註：迎武舞入茲迎神有樂無舞，干戚蓋設而未用。

執事

禮生十二名 內典儀二贊引十

佾生三十八名 內執節二

樂生五十二名 內歌生六 麾生二

司祝二

奉帛 以下照案多寡派人 執爵

司尊 盥

拂拭 陳設

監宰 瘞毛血

司香燭 司廚

司車 徹饌

樂章

樂音舞儀附錄於各字之下、蓋樂與舞與歌皆宜節奏相應也歌者六人在至聖面前兩邊皆面北站立臨樂舞生首須唱歌彈者吹者擊者隨所歌之字以聲之舞者在殿外臺上中門兩邊面北站立左邊三行右邊三行每行六人共三十六人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坐卧起伏隨所歌之字以象之行八人則謂八佾此六行所謂樂用六佾也

迎神樂咸平之章　無舞

大四太哉工南

至尺林聖上仲道四太德上仲尊尺林崇上仲維工南持尺林王上仲化四太

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黃宗四太典合黃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純尺林

並四太隆上仲神六黃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四太

初獻樂寧平之章　有舞　舞儀譜另敘在後。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其上盛四惟工師尺

神上明四度合越四前工聖四粢上帛四具上成尺

禮合容四斯尺稱上黍四稷工非六馨尺維工神尺

之上聽四

亞獻樂安平之章　有舞

大四哉上聖合師四實工天尺生上德四作上樂四

以上崇尺時上祀四無尺數上清六酤工惟尺馨上

嘉尺牲上孔合碩四薦四羞工神六明尺庶工幾尺

昭上格四

三獻　景平之章　有舞

百上王工宗尺師上生尺民上物四軌合瞻六之工

洋尺洋上神尺其上寧四止合酌四彼合金尺罍上

惟工清尺且四旨上登上獻四惟尺三上於六嘻工

成尺禮上

徹饌　咸平之章　無舞

犧上牲四在上前尺豆四籩上在合列四以四享工

以尺薦上旣上芳尺旣四潔上禮合成四樂上備四

人工和尺神上悅四祭合則四受上福尺率六遵工

無尺越上

送神　咸平之章　望燎同

有四嚴工學尺宮上四合方四來上崇四恪六恭工

祀尺事上威工儀尺雖上雖四散上玆尺惟工馨尺

神上馭四還尺後上明六禋工斯尺畢上咸工膺尺

百上福四

按續通考、南雍志音樂考、謂十二律呂皆有字譜、今太常所存者黃鐘之合太簇之四仲呂之上林鐘之尺南呂之工黃鐘清之六而已、

禮樂錄 歌乃一樂之主、凡八音皆以和歌、古之雅頌其法不傳、今止一字一韵、審其爲喉舌唇齒以定其音律、凡字俱有聲有音、聲即字也、音則其落韵也、字有不能合音律者、則以落韵合之、如大成樂所用合四上尺工六等字、合字屬宮、出於喉而落於喉內、四字屬商、出於齒而落於齒之上齶、上字屬徵、出於舌上而落於上齶之近外、尺字上屬齦、數、出於舌頭而落於上齶之近內、工字屬羽、出於齒而落於上齶之鼻孔、六字屬少宮、出於喉而落於[illegible]五字屬少商、出於喉而落於唇齒之中央、總之[illegible]在[illegible]以律呂之九宮、往來輪轉、如琴之絃、如簫之孔、如箎管之在[illegible]、自合至六、聲漸高而清、自六至合、聲漸低而濁、得此九宮之聲音、凡歌[illegible]

舞譜

俯主三十六人照前樂章主所開分立隨歌字舞訢、又二人於兩階持旌以導其舞

初獻 寧平之章

自 稍前向外開籥舞、三十六人皆如此、後同

民 合手蹲身朝上

誰 兩兩相對蹲、東西相向

其 正揖

惟 兩兩相對、自下而上、東西相向

生 頭向東開籥舞

來 起辭身向外、高舉籥面朝外、

底 合手蹲朝上

盛 起半身出左手立

師 稍前舞舉、籥垂翟

神 中班轉身東西相向立、惟兩中班十二人轉身俱東西相向

明 舉翟三合籥

越 蹈向內、乘手舞

聖 回身再讓、退步側身向外、高手回面向上

帝 稍舞躬身挽手、側身向外舉籥耳邊面朝上

成 起辭身挽手復舉籥正立

容 正揖

稱 回身正立

度 稍前向外垂手舞

前 向前合手謙進、步舞手合籥

率 正蹲朝上

具 正揖

禮 兩兩相背交籥、兩班俱東西手執籥

斯 向外退挽手舉籥向外面朝上

黍 稍前舞

稷 正蹲朝上
非 左右垂手、兩班上下俱雙垂手、東西相向
馨 兩合手相向立
惟 左右側身垂手向外開籥垂手舞
神 右側身乘手向裏垂手、舞
之 正揖朝上
聽 躬身受之、躬身朝上、拱籥而受之三鼓舉起、

亞獻 安平之章

大 左右進步、向外開手舞
哉 右向裏垂手舞
聖 向外合籥而躬上
師 退回正身立
實 正蹲
天 起身向前轉身外舞

生 向內舞
德 合手謙進步向前、雙手合籥存謙
作 兩兩相對、自下而上、兩班相對舉籥東西立、
樂 上下俱垂手推兩中班上下十二人俱垂手、轉身東西相向、
以 轉身東西相向立、
崇 相向立、兩班上下以翟相籥
時 稍前舞蹈、兩班上下俱垂手向外舞
祀 向裏垂手舞
無 合手謙進步、向前垂手合籥翟
斁 回身再謙、兩班上下東西相向合籥立
清 稍前舞向外開籥翟
酤 向裏舞
惟 雙手平執籥翟開籥翟
馨 合籥翟朝上正立

嘉 側身乘左手、兩班俱垂手向外舞、
牲 躬身正揖、
孔 雙手舞籥翟仿身
碩 躬而受之躬身朝上、拱籥受之一鼓而起
薦 一手頭舉、右手叩頭
羞 舉左手叩頭
神 復舉右手叩頭
明 拜、一鼓舉、仰起躬身三鼓平身
庶 三舞蹈委籥向左躬身舞
幾 舉籥向右躬身舞
昭 舉籥反向左躬身舞
格 拱籥躬身而受之

三獻 景平之章

百 向外開籥舞
王 向裏開籥舞

宗 側身向外面朝上
師 朝上正立
生 兩班上下兩兩相對交籥
民 合手朝上正蹲
物 側身向裏落籥
軌 合籥朝上正立、
瞻 向外開籥舞
之 向裏開籥舞
洋 開籥朝上正立
洋 合籥
神 向外開籥舞
其 向裏開籥舞
寧 進步向前、雙手合籥
止 回身東西班向手謙
酌 外外開籥舞
彼 向裏開籥舞

金開籥翻上正立
惟向外垂手舞
且朝上正揖
登躬身向左合籥舞
惟躬身復向左合籥
於側身向外垂手舞
成朝上三揖

罍合籥翻上正立
淸向裏垂手舞
旨躬身而受之
獻躬身向右合籥舞
三合籥朝上拜一鼓便起身
嘻側身向裏垂手舞
禮躬身朝南受之三鼓畢起身

附錄舞譜條目

凡舞。鼓聲既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於陛上、左右相向、聽節生唱奏寧平之舞則散而爲佾、聽唱樂止則聚而成列、忽散忽聚、部位不亂、如兵家之陣法、然凡舞、東階者面東則西階者面西、東階者面西則西階者面東、又東階者用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用右手右足舞蹈、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各各成偶、不可亂也、

凡翟籥之容十一

翟縱籥橫、齊眉執之爲執、起之齊目爲舉、平心執之爲衡、蓋手向下執之爲落、向前正舉爲拱、向耳偏舉爲呈、翟籥縱橫兩分爲闔、縱橫相加爲合、籥翟縱合如一爲相、合分順手向下爲垂、兩執相接爲交、凡執籥秉翟俱右手在外左手在內、其手指俱大指在內、四指在外、縱則如繩、橫則如衡、執秉者不可忽也、

凡立之容二

兩階相對爲何內立。兩階相背爲何外立。俱面正北爲朝上立。兩兩相對立。兩兩相背爲相背立、

舞之容二

兩階相顧作勢爲向內舞、 兩階相負作勢爲何外舞、

首之容三

擧兩朝上爲仰首、 俯面向下爲低首 左右顧爲

側首、

身之容五

起身正立爲平身、 曲其背爲躬身、 正立左右轉爲側身、 轉過爲回身、 開左右脚直身下坐爲蹲身、

手之容五 其垂擧左右手者左班用左則右班用右左班用右則右班用左宜相合

一手高擧爲起手、 順下爲垂手、 前伸爲出手

兩手合擧爲拱手、 相持爲挽手、

步之容二

前邁爲進步 後縮爲退步、

足之容七

起足前尖以足跟著地爲蹺足、 起足後跟以足尖著地爲點足、 進足稍前爲出足、 膝前足後爲曲足、 復位遷移爲移足、 左足加右右足加左爲交足、 反履底向上爲蹈足

禮之容九

屈身出手下賜爲授、 更屈身出手上承爲受、 拱手後退爲辭 拱手向左右爲讓 低首屈身拱手爲謙 平出兩肘拱手爲揖 低首屈身至地爲拜、 屈膝至地爲跪 點首爲叩頭 蹺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爲舞蹈

舞生按譜作勢、

凡舞合字四字欲遲工字欲疾、上字尺字欲適中、

聽鐸鼓敔響兩階羽籥齊作進退俯仰象文德之

容合歌聲之妙、而舞之能事畢矣、

按禮樂錄開奏樂六佾文生三十六人、樂器鍾十六口、磬十六面、琴六張、瑟四張、(圖止有二)簫六枝、笛六枝、篪四枝、(圖止有二)排簫二架、塤二箇、笙六攢、大鼓一面、搏拊鼓二座、柷一座、敔一座、木笏六面、羽籥三十六副、麾旛一首、旌節二首、每項用樂舞生一名、每人者紅色補服、繫綠紬帶、戴銅頂裹金涼帽、或暖帽、各隨時可也、觀此是不用鎛鐘特磬懸鼓鞉鼓、與奏頌圖所同、

禮樂錄奏樂位次圖

正位

麾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瑟 搏拊 柷 笙 笙 篪 洞簫 塤 鳳簫 龍笛 鐘 鼓 旌

麾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瑟 搏拊 敔 龍笛 鳳簫 洞簫 塤 笙 笙 篪 磬 鼓 旌

丹陛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右成化時八佾圖、自嘉靖九年改爲六佾、今沿之

此成化時八佾圖、今改爲六佾

闕里誌奏樂位次圖

正位

麾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瑟 搏拊 柷 笙 笙 篪 應鼓 洞簫 塤 鳳簫 龍笛 鐘 旌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瑟 搏拊 敔 龍笛 鳳簫 洞簫 塤 笙 笙 虎 磬 旌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湖南省文廟奏樂位次圖

麾　特鐘　麾　特磬

陳設

歌　琴　瑟　搏拊　鞉鼓

鐘　磬

門　鼓　門　鼓　門

戚　羽

笙　簫　笛　楹鼓

級　節　節　級

舞生

臺

拜位

鼓　門　大成門　鐘　門

按禮樂錄闕里誌二圖大同、而謂此成化八佾圖
今改用六佾乃皆不同六佾而仍圖八佾者豈以
禮樂祭從主者以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耶
郎以祭從主者在各省郡學止宜用六佾爲是但
裁八佾爲六佾係裁其數非全裁其樂如裁八行
之羽籥爲六行非全裁其羽籥裁宮懸四隅之鐘
磬鼓爲軒懸三隅爲判懸東西爲特懸一面非全
裁其鐘磬及鼓也然則用登歌鐘磬以爲一字之
始終係理仍用特鐘特磬以爲一曲之始終係理
仍用編鐘磬以爲一句之始終係理用楹鼓足鼓
鞉鼓以爲一句之收一宮用搏拊田鼓以爲一字之
次宮仍用懸鼓以爲一曲之收宮皆不可多一架止
各一架、如所謂特懸、似亦可從
至各府州縣衛學奏
欽圖冊、未開搏鐘特磬、並已有麾爲起止、又已有登
歌鐘磬爲每字之始終係理、未開各鼓、已有一鼓

爲每句之收宮、又已有搏拊爲每字之收宮、未開
雙管已有簫笛爲叶和、禮樂錄開奏樂六佾樂器
亦是此數遵之可矣、其陳設之鼓不在樂器之內
有司均所宜備也茲附錄湖南省學中六佾圖以
俟考正、又樂章有迎神送神之名、按古者臨祭設
位因有迎送、後有木主常奉廟中、規制行香薦
在矣、臨祭何須迎送、今
定制無迎送儀注良是似應易迎神爲參神易送神
爲辭神、而集中仍書迎送是否應易敬附此以俟
禮臣採酌奏請
欽定。

現用儀注按照

定例、

每歲春秋二仲、用上丁日、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

前期一應祭器洗刷精潔曬乾、祭品預爲措理、酒須特造、牲須充腯、毛色形體純正、物須豐潔、顏色氣味精好、淨掃廟中、教官傳集與祭執事人、分定掌官教官暫先承祭官、令禮生呼唱肄儀、樂工演樂歌、工演歌、佾生演舞、祝習讀祝文及視幣、贊者

分引行事至熟、庶免臨事舛錯、

前期派定正殿承祭官、省以撫卹、以太守、州以知州、縣以知縣、衛以衛守、官闕以次、後殿承祭官、以同城、以次官陪祭官、分獻官皆以同城遞次官及禮生各執事、編榜定待後開祝文同送各官簽名畢掛

前期二日、各衙門設齋戒牌、承祭陪祭分獻各官、沐浴齋戒、不理刑名、不辦事、不宴會、不聽音樂、不問病、不弔喪、不飲酒、不食葱韮薤蒜、不祈禱、不報祭、不祭墓、遷宿正寢、不入內、禮生與祭執事、諸生皆清齋一宿、謹按積誠敬以昭感格、端在齋戒、祭必獲福、特誠敬也、若泛泛從事、不能致神明感格、祭徒虛文耳、且恐瀆神致愆、尚冀獲福乎

前期一日、承祭官具補服至犧所省牲、

前期一日、執事用白紙糊版、黃紙鑲邊、墨書祝文、

正殿祝文

維　年歲次　月　日某官某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年、茲當仲春秋、祗奉舊章、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清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崇聖祠祝文

維　年歲次　月　日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木金父

裕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啓聖王叔梁公曰惟

王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秋

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之儀致祭配以

先賢顏氏

曾氏

孔氏

孟孫氏

前期一日早、教官令禮生舉祝案、用鼓樂同前編

榜送承祭陪祭分獻各官署名同榜懸廟前祝文

送前後殿安設、

前期一日午、承祭官師陪祭分獻各官朝服、齊赴

文廟上香行一跪三叩頭禮、監視宰牲、并瘞毛血、儀舊

注○禮生七人至正殿七壇各捧毛血碟高舉正位由中門出東配東哲由東門出西配西哲由西門出至殿外仍分二行後隨兩廡二禮生各捧毛血碟門外候正殿捧碟生到相並後隨至後門外空地瘞之教官滌器

至期未黎明之前、承祭後殿官、及陪祭分獻各官

衣朝衣、及各執事禮生頂帶、齊集大成門外、鐘鼓齊鳴

由兩旁門入廟、供事先赴後殿執事按位陳設

圖冊闕

崇聖祠陳設五案每位禮神制帛一色白　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鉶一　簠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酒罇一

配位陳設一案每位制帛二　豕肩一　每位銅爵三

簠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豕肉一

兩廡陳設　制帛二　爵位銅爵三　篚一　篚
一　籩四　豆四　豕肉一
陳設遵圖冊畢、一跪三叩頭退。承祭官分獻官入
兩旁門序立、贊引生導承祭官入、視陳設出、仍就
序立、執事焚香燃燭、贊引生對引生、引承祭官進
左門、至盥洗處、贊引生贊盥手、承祭官盥手畢、典
儀唱執事者各司其事、贊引生贊就位、引承祭官
就位立、分獻官隨後立、典儀唱迎神、贊引生贊跪
叩興、承祭分獻各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捧帛爵生就前站立、贊引生贊陞
壇、捧帛爵生就各位前站立、贊引生引承祭官進
殿左門、贊引生贊詣
肇聖王木金父神位前、承祭官就位前立、贊引生贊
跪、承祭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引生贊奠帛、捧
帛生跪進、承祭官捧帛拱舉立獻畢、贊獻爵、執爵
生跪進、承祭官接爵拱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
禮、興、贊引生贊詣讀祝位、承祭官詣讀祝位立、讀
祝文生至讀祝文案前一跪三叩頭、捧祝版立於
案左、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讀祝生俱跪、下分獻官
俱跪、贊引生贊讀祝、讀祝生讀畢、捧祝版起於正
位前跪安案上帛匣內、三叩頭退、不贊引生贊叩
興、承祭官行三叩頭禮、興、贊引生贊詣
裕聖王祈父公神位前、奠帛獻爵儀同前、無讀祝　贊詣
詒聖王防叔公神位前、儀同前、贊詣
昌聖王伯夏公神位前、儀同前、贊詣
啟聖王叔梁公神位前、儀同前、畢、典儀唱行分獻禮、
贊引生贊詣
先賢顏氏位前、承祭官就位立、贊引生贊跪、承祭
官行一跪一叩頭、興、贊奠帛、捧帛生跪進、承祭官接
捧帛拱舉立獻畢、贊獻爵、執爵生跪進、承祭官接
爵拱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引生贊詣
先賢曾氏位前、奠帛獻爵如前儀、贊詣

先賢孔氏位前儀如前無奠帛祇獻爵贊詣
先賢孟孫氏位前儀如前其兩廡從祀、乃分贊引生
於典儀唱行分獻禮時、即引分獻官詣從祀位前
照前四配儀行禮畢、贊引生贊復位、引承祭官分
獻官俱各復位立、典儀唱行亞獻禮、獻爵於左、與
初獻同儀無奠帛讀祝、典儀唱行終獻禮、獻爵於右、與
亞獻同儀、供獻畢、贊引生贊復位、引承祭官復下壇
位站立、兩廡分獻官亦復位隨後站立、典儀唱徹

饌徹畢唱送神贊引生贊號叩興、承祭官及分獻
官皆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典儀唱捧祝帛各恭詣
燎位捧祝帛生至位前一跪三叩頭捧祝帛起、依
次送至燎位、承祭分獻各官退西旁立、候帛過仍
復位立、典儀唱望燎、贊引生贊詣望燎位、引承祭
官分獻官同至望燎位、立望焚祝帛贊引生贊禮
畢退。候將
黎明正祭官服朝衣至大成門、鐘鼓齊鳴由東旁門入、

各執事先赴正殿兩廡各案遵照圖冊陳設、
圖冊開
正位陳設　制帛一　白磁爵三　牛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二　簠二　簋二　籩十
豆十　酒罇一　禮器録開降真炷香一炷降真香六兩下各位皆同、
今三爵下即次陳一登、居中、二鉶列左右、又次陳
中二簠、左在二簋右在、旁十籩左列十豆右列、乃次陳三俎
案中牛、左羊右豕、又次尊案、安五尊、又次奠案、其香

燭神位前已列、此尊案上再設、祝案在奠案右、酒罇在階東、
四配位陳設、每位制帛一　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鉶一　簠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酒罇一
十二哲陳設　東六案
制帛一　白磁爵各一　豕一　鉶各一
簠各一　簋各一　籩各四　豆各四　豕首一
西六位與東位陳設同、

東廡陳設　制帛一　銅爵各一　豕三

毋案簠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西廡陳設與東廡同、

名宦鄉賢祠陳設圖冊未開宜與兩廡同、

陳設齊一跪三叩頭退、

附錄闕里誌陳設圖以備考、

禮樂錄闕同但籩尚存栗餅餈餌豆尚存酏食糁食蓋原十二數也、

每位一壇　此弘治時圖籩豆未成

四配

白餅　黑餅　芡實　鹿脯
榛子　菱仁　棗乾　栗仁
形鹽　藁魚
爵　帛　爵　爵
和羹　和羹
黍　稻　羊
稷　粱　豕
小燭　燭　香　燭　燭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兎醢　笋菹　魚醢
脾析　豚胉
餜盤

禮樂錄同
現行籩豆減白餅黑餅脾析豚胉

每位一壇

十哲

栗仁　形鹽
鹿脯　棗乾
爵和羹
黍　稷
豕肉
菁菹　芹菹
鹿醢　兎醢
獻燭　獻燭
獻爵　帛　獻爵　獻爵
燭　香　燭
餜盤

每四位一壇禮樂錄亦然但云羊豕惟兩廡居中一副餘皆胙

神位爵
栗仁　形鹽
鹿脯　棗乾
豕肉　燭
餜盤　燭
兩神位爵　黍
豕肉　獻爵
無神位爵　黍
豕肉　帛
獻爵　香
神位爵　稷
豕肉
獻爵　燭
菁菹　芹菹
鹿醢　兎醢
燭

一按國學禮樂錄兩廡陳設圖下註云祭品每四位一壇羊豕惟兩廡居中一副餘皆胙盤而隔列位

數中且云每二位一案是不從簡意也若每廡止陳設三壇每廡賢儒六十餘位是將二十位共一案無乃太簡乎惟陳設之案從四位俾獻之所從二壇而獻爵執事仍向逐位酌酒進爵爲宜耳

陳設齊一跪三叩頭退

正祭日黎明分獻陪祀各官兩旁門序立贊引生對引生引承祭官入視陳設出仍就臺堦下序立位執事焚香燃燭贊引生對引生贊詣盥洗所導承祭官至盥洗處贊引生贊盥手承祭官盥手畢引至臺下立典儀唱俏禮生就位執事各司其事分

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候鼉鼓三通、佾舞生各就次立學贊引生贊就位、引承祭官就拜位立、分獻官隨後立、典儀唱迎神、左麾生舉麾唱舉迎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生贊跪叩與、承祭官陪祭官分獻官俱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右麾生聽樂畢偃麾高唱樂止、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爵生捧帛爵就位站立、左麾生舉麾唱舉初獻樂奏寧平之章、左節生舉節唱奏寧平之舞、樂作、贊引生贊陞壇、捧帛爵生各就各位前站立、贊引生導承祭官由東階上進殿左門立、贊引生贊詣

至聖先師孔子位前、引承祭官至案前立、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行一跪一叩頭禮興、贊引生贊奠帛、捧帛生以帛跪進、承祭官接帛拱舉立獻畢、贊引生贊獻爵、執爵生以爵跪進、承祭官接爵拱舉立獻畢、行一跪一叩頭禮興、不贊贊引生贊詣讀祝位、承祭官詣讀祝位立、讀祝生至祝案前一跪三

叩頭、捧祝版立於案左、右麾生唱樂暫止、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讀祝生分獻官陪祀各官俱跪、贊引生贊讀祝、讀祝生讀畢、捧祝版至

正位案前跪安帛匣內、三叩頭退、左麾生唱起樂、樂作、贊引生贊叩興、承祭官及各官行三叩頭禮興、典儀唱行分獻禮、引贊即引分獻官詣各壇贊引生贊詣

復聖顏子位前、引承祭官詣案前立、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一跪一叩頭興、贊引生贊奠帛、捧帛生跪進於案左、承祭官接帛拱舉立獻案上、贊引生贊獻爵、執爵生跪進於案左、承祭官接爵拱舉立獻案上、行一跪一叩頭禮興、不贊贊詣

宗聖曾子位前、如前儀、贊詣

述聖子思子位前、如前儀、贊詣

亞聖孟子位前、如前儀、其十一哲兩廡及名宦鄉賢祠、於典儀唱行分獻禮時、即另分贊引生導分獻東哲官歷東階由左門入、分贊引生導分獻西哲

官歷西階由右門入、各詣哲位前、若止一分獻官、
則由東入、分贊引生導分獻兩廡官詣兩廡位前、
分贊引生引分獻名宦鄉賢祠官出詣名宦鄉賢
祠前俱如四配儀若四位共案者獻爵時執事必每位前斟酒、行禮畢、
贊引生贊復位、承祭官分獻官各復拜臺下位立、右
麾生聽樂、敔畢高唱樂止、右節生唱舞止、典儀唱
行亞獻禮、左麾生舉麾唱舉亞獻樂、奏安平之章、
左節生舉節唱樂奏安平之舞、樂作、贊引生贊陞
壇、承祭官分獻官俱如初獻儀、獻爵於左、無奠帛無讀祝
贊引生贊復位、承祭官分獻官各復位立、右麾生
聽樂、敔畢偃麾高唱樂止、右節生折節唱舞止、典
儀唱行終獻禮、右麾生舉麾唱舉終獻樂、奏景平
之章、左節生舉節唱樂奏景平之舞、樂作、贊引生
贊陞壇、贊引生引各官俱如亞獻儀、獻爵於右、贊
引生贊復位、承祭官分獻官各復位立、右麾生聽
樂、敔畢偃麾高唱樂止、右節生折節唱舞止、舞文

生行一跪一叩頭禮興、執節引退於兩旁站立、典
儀唱飲福受胙、贊引生贊詣受福胙位、承祭官至
殿內立、捧酒胙生二員捧至
正位案前、拱舉至飲福胙位右旁跪、接福胙生二員
在左旁跪、贊引生贊跪、承祭官跪、贊飲福酒、承祭
官受爵、拱舉、授接爵生、贊受胙、承祭官受胙、拱舉、
授接胙生、贊引生贊叩、興、承祭官三叩頭、興、贊復
位、承祭官復位立、次行謝福胙禮、贊引生贊跪叩
興、承祭官分獻官及陪祭各官俱行三跪九叩頭、
禮、興、典儀唱徹饌、左麾生舉麾唱舉徹饌樂、奏咸
平之章、樂作、徹訖、右麾生聽樂、敔畢、偃麾高唱樂
止、典儀唱送神、左麾生舉麾高唱舉送神樂、奏咸
平之章、樂作、贊引生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及
陪祀各官皆行三跪九叩頭禮、興、右麾生聽樂、敔
畢偃麾高唱樂止、典儀唱捧祝帛各恭詣燎位、捧
帛生至各位前、一跪三叩頭、捧起祝文在前、帛次

之、俱送至燎位、承祭官陪祭分獻各官、俱退至西旁立、候視帛過、仍復位立、典儀唱望燎、唱擧望燎、樂與送神同、樂作、贊引生贊詣望燎位、導承祭官至燎位立、視帛焚半、樂止、贊引生贊禮畢、退、

分胙

文廟胙分承祭與祭各官諸生外、照常例分及各鄉紳衿士、

名宦祠胙分及與祭供事書役、

鄉賢祠非分及鄉賢後嗣、

其位謹按學宮禮樂自幼志之、時處山陬、禮器殘闕、樂則從未肄備、未由觀聽、稍長宦得禮樂誌抄一冊、無師友指示、從蔥漢思、康熙戊戌、遊東魯、値衍聖公公出、惟得闕里誌一冊、其家導之謁

聖宮、時非祭期、亦惟覧其禮樂器、低徊久之而已、雍正乙巳、奉頒育禮樂器圖冊、歲戊申、湖南藩伯趙公亘與遵圖冊捐置諸器、選佾生、聘教師、擧善化庠生龔思孝董罘演習、告成、其位適結於藩署、因得於己酉春秋二祭、在府學詳觀熟聽、未悉精微、贖於大概、道來路又得備覧

國學禮樂錄一書、然究以未得親觀

國朝太學文廟祭祀之禮樂、為歉也、茲按圖冊並

定例儀註、編輯、附採諸誌書一二、難免闕誤、聊備參考、凡以俟正、卷帖甫成、乾隆二年、歲[illegible]

聖旨、命部議動支公項、俾各學置備諸器、召佾生演習、猗歟休哉、禮樂達天下矣、天下之幸、後世之幸也、其位生際其時、所輯非屬空言、抑何其大幸歟、

附錄

一舊志書載辦祭諸物

府廟正殿丁祭品物

正祭大生鹿一隻 猪一口 分祭猪六口

正祭羊一隻 分祭羊五隻 活羊四隻 以上猪羊本學送府

大絹帛一端 白絹帛八端 與大降香一莚 碎降香五斤

檀束香八兩 馬牙香五斤 末香一官斗

檀降香四百條 金銀錢紙四百張 大元寶四提

一燭二枝 二燭二十枝 三燭三十枝

四燭四十枝 五燭五十枝 六燭六十枝

讀祝位八枝 黃燭二枝 神座上二黃燭八枝

神座前燈四 黃燭二枝 四配位二黃燭共八枝

又三黃燭共十六枝 兩哲位三黃燭共四枝

又四黃燭共十六枝 兩廡五黃燭共十枝

又六黃燭共五十六枝 更剩燭八十五枝 除送各衙門外

更剩分送各衙官照歷 紅燭一百枝重一十斤

又分給師生紅燭五百枝重五十斤 香餚祭米各四官斗

硐鹽四十斤 京乳二十四斤 榛子十四斤

栗子三十四斤 蓮子十二斤 菱角十六個

米糕一擔 黑白餅一百個 拖爐餅一百個

鮮笋十斤 和羹肉十六斤 肉脯肉十六斤 鯗魚五尾

鹿醢二十四罐 鹿脯三十六塊 俱祠庫內將大鹿分辦

羊脯肉十六斤 芹菹菜三十斤 胡椒 川椒 花椒

茴香各三兩 杏仁 砂仁 白芷 黃梔等料各四兩

白糖一斤 蜜一斤 紅麵二包 香油二罐

鹽巾五條 蔴布二丈 肚蘿醬十二罐

銷金綉袱二件 草薦十四領 筆墨硯全 祝紙沙板全

酒一埕 宰牲用火柴三百斤 神庖烹煮等項用火柴二百斤

大白酒罐三十個 小白醋罐一百個

飲福酒一罐 受胙羊五斤 磁白碟二百個

庭燎六十竿 大爐十六架 柴心一百塊

磁鉢頭二十個 花燈頭門內共兩廊 六盞

二門下內外橫過共十二盞 兩廊插燈共二十盞

兩廡廊下花燈共四十盞 上正殿兩邊門口共四盞

燈俱照一式高大紅紙官燈 柳絲亭二十座

木燭斗五十個

啟聖祠 此舊例今增矣

正祭猪一口 分祭猪一口 正祭羊一隻 分祭羊一隻

以上猪羊本學送府 白絹帛九端 大降香一炷

馬牙黃檀碎降線香末香全 祝紙芹紗核元寶金銀紙全

大黃燭一枝 中黃燭十二枝 大小紅燭四十八枝

盥巾二條 命祝筆一枝 硯一個 墨一笏

栗子八斤 棗乾八斤 柿乾四斤

蓮子一斤 榛子二斤 茭角二百個

和羹肉四斤 鯉魚醢四斤 雞醢十斤零八兩

黍稷稻粱米各[illegible] 鮮笋八斤 芹韭菜共二十斤

硐鹽十六兩 香油 紅麵 茴香各料全

壽飲福酒共一罈 受胙羊五斤 大盆架土爐六架

柴心四十塊 火把二十條 火柴一百斤

祭盤一面銀分 庭燎十二竿 兩廊二門花燈六個

名宦祠

猪一口 羊一隻 絹帛一端 大紅燭八枝

金黃錢紙冥財全 馬牙碎降線香末香全

三餅二糖 棗乾二斤 栗子二斤

芹韭菜盤 硐鹽 上酌酒一罈 黍稷稻粱米全 [illegible]

受胙羊肉三斤

鄉賢祠品數同名宦

通典通攷書載唐開元禮竝宋禮

斯禮開元二十年撰畢
自後儀注稍有變更

神位○仲春仲秋上丁釋奠於太學孔宣父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凡九十五座先聖先師籩豆各十簠簋各二甑鉶俎各三其七十二弟子及左丘明等二十一人從祀諸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

新撰享衆用姑洗之均（通典注云以姑洗爲宮也）三成、祀先聖用太牢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臑後節二肫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凡供祭用太牢犢一羊一猪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去犢減酒一斗、

凡用籩豆各十二籩實以石鹽乾魚乾棗栗黃榛子仁菱仁芡仁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豆實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兎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胉飽食糝食

用籩豆各十籩減糗餌粉餈豆減飽食糝食、

用籩豆八籩又減白餅黑餅豆又減脾析菹豚胉、

用籩豆四籩實石鹽乾棗栗榛鹿脯豆實芹菹兎醢、菁菹魚醢、

用籩豆各二籩實栗黃牛脯豆實葵菹鹿醢（其應用牛脯者亦通用羊脯）、

用簠簋各一簠實豆飯簋實黍飯甑實太羹鉶實肉汁、凡祀神之物當時所無者用時物代之、

謹按釋文

胖說文半體肉曰胖、脩判　肩背本　臑音如、自肩至
也六書牲半解也、　也　肘曰臑、禮少
義凡膳告於君子、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
九箇主脅臑肩臑也、九箇自肩上至騂折爲九段
也又臑數觀、楚詞臂、臑自肘至肫音屯、臑之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臂臑曰臂　肫胳全者也胳音
各腹通脊謂之脡　謂脇肉用脊　左脥
下也脡脊鞹肉也、橫脊骨之橫者也脇下橫
骨肉切而乾之曰脯、周禮腊音息、乾肉也、周禮
也　脯腊人注云薄析曰脯　腊人掌乾肉凡田
獸之脯腊云、腊之言　醢菜也、以米粒和醢漬
夕也朝曝之夕乃乾也　菹菜也禮祭義本草之菹
産之醢周禮醢人掌七菹注韭菁葵茆芹菭
筍也○注菁蔓菁茆鳧葵菭蒯蔣筍竹萌也、

醢肉醬也、毛氏曰凡作醢者必先膊乾其肉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甁中、百日乃成也、
糗說文熬米麥而扮餅也、屑爲粉然後溲之、採磨之使碎屑也、餌成餅也、餈則炊米爛乃擣之、
餌不爲粉也、餈之爲言滋也、餌之言堅潔如玉珥也、粉磨米爲細末曰粉、禮餡食籍禮有粉餈儀、
餈音慈、說文稻餅也、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餈注謂粉稻黍米爲之、合蒸曰餌、餅之曰餈、餌粉
言糗餈言粉、互足其義也、疏云餈即今餈糕、
酏食音也、節也、以酏和粉而爲食也、
糝食禮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稻末二肉一、合而爲餌煎之、○注云糝米粉也、
肉爲醢合以爲餌也、胉音舶、鄭東成曰胉脅也、書故曰膊肩甲也、六脾析菹切謂
析其脾以爲菹也、

諸州釋奠於　文宣王、縣同
前享三日、刺史縣令做此散齋於別室二日、致齋於廳事
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
一日於享所、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淸齋於學館一
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爲瘞埳於院內堂之
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本司設刺史以下次於
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
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

位於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
當瘞埳西向、設助教位、縣學官位倣此於西階西南、掌事學
生位於助教之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三獻
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贊唱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
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
終獻之後、北上、掌事者以罇坫升設於堂上前楹間、
北向、先聖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俱西上、皆加勺
冪、先聖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坫、設幣篚於罇所、設

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
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
於罇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廚、祝以豆二取牲血、夙
興、掌饌者實祭器、本司率掌事者設先聖神座於堂
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
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學生靑
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及幣、每座罇二、一實玄酒、一實醴齊
次之、禮神之幣各丈八尺、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

人與執樽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樽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刺史將至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沕數學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參軍引次之（縣令則贊禮者引下放此）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罇後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退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則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興奠則奠訖俯伏而後興）本司帥執饌陳於門外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授刺史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座興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座前北向立又祝以幣西向授刺史刺史既受參軍乃引刺史進北向跪奠

於先師神座前興少退北向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取蓋於下籩居左豆居右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陳於左）設訖本司與執饌者降出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罍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齊音劑酒以度量節作者謂之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干支朔日干支越祀日干支刺史（縣令放此）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

庶品、秪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爰以仲春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壼奧、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

明獻、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訖、參軍引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率執饌者進俎、減先師神座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其祝先以飯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

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惟不讀祝文、亦不受胙）訖、降復位、初獻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升獻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毛血、置於埳、贊唱者曰、可瘞

埋、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坎、參軍事進刺史之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罇罍篚者各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板燔於齋所、祭幣燔於燎架、（以上皆開元禮全載杜氏通典）

諸州縣

時日

州縣以春秋二仲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前一月檢舉關所屬排辦、新潭本增云釋奠前期行事執事官集肄儀、祝習讀祭文、及視牲贊者分引行事於學之講堂訖退

齋戒

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官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日、一日於廳事、其一日質明赴祠所、宿齋惟釋奠事得行、其餘悉禁、獻官各以州縣長史、闕以次官充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新潭本增云其陪位諸學生皆齋於學館

陳設

前釋奠三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隨地之宜、今定此所縣祭器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掃除廟之內外、設登歌之樂於殿上、稍南北向、州應府則樂

設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之左、幣以白繒、長一丈八尺、祝板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祝板長尺二寸、廣八寸、梓楸或柏為之、次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位各左十籩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乾藤在前、乾棗形鹽魚鱐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栗次之、右十豆為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臡醓醢次之、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并脊、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右、為三重、以北為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純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如腥、第三重一實以羊熟十一體、肩臂臑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一實以豕熟十一體、其載如羊、皆羊在左、豕在右、簠二簋二、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以稻粱、簋實以黍稷、稻在粱前、黍在稷前、設犧尊四、象尊四、為二重、在殿上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位酌尊之東犧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冪、為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

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盎齊、犧尊、一實醍齊、象尊、一實沉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冪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又設 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醢次之、俎一、在籩豆間、實以羊豕腥肉、簠一、在籩前、實以稷、簋一、在豆前、實以黍、爵一、在籩豆之前、兩廡各設象尊一、實以法酒、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

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罍篚者位於其後、設揖位於廟南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獻及祝在東、西向、北上、祝位稍西、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分獻官位其後、祝位二、於庭中稍北、學生位於庭中、北向、西上、設飫獻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祝位於殿上前楹間、西向、開瘞坎於廟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

省饌

前釋奠一日、釋奠官帥其屬、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詣廚視滌溉、訖、各還齋所、晡後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

行事

釋奠日丑前五刻、行事仲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行事執事官各入就次、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初獻常服、凡行事執事官皆贊禮者引、升自東階、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東階、點視陳設

訖、退就次、各服其服、學生先入就位、贊禮者引三獻官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新譯本注云、據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疏曰、凡門出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故儀禮十七篇、主人出入門、皆由闑東、賓出入皆由闑西、此不易之禮也、今釋奠儀設揖位於廟門之外、初獻位於闑西、東面、亞終獻立於闑東、西面、殆誤也、當以儀禮賓西主東之位為正、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殿下席位西向立、贊者對立於三獻之前、少定、贊請行事、凝安之樂作、三成止、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引祝升殿就位、贊者引初獻詣盥洗位、同安之樂

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同安之樂）至位北向立、執罍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　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樂止、明安之樂作、搢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向、搢笏跪、執事以幣授祝、祝奉幣授初獻、祝執笏興、先詣兗國公神位前北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　兗國公、　郕國公、　沂國公（今咸淳三年升配鄒國公沂國公並在兗國公之下、合增入、亞獻終獻文放此、）之　鄒國公神位前、東向、奠幣並如上儀、樂止、祝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

樂止、少頃、贊者引初獻再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按王氏凡三）執笏升殿詣　至聖文宣王酌尊所、南向立、樂止、成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受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執事者酌犧尊之泛齊、初獻以爵授執事者、興、執笏詣　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樂止、次引祝詣神位

前、東向、（直祝捧版在左右）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成安之樂作、次詣　兗國公、　郕國公、　沂國公、　鄒國公神位前、東向、酌獻、讀祝、並如初儀、俱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贊者引亞獻詣盥洗爵洗位、升詣酌尊所立、（已上儀節及樂並同初獻）酌象尊之醴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兗國公、　郕國公、　沂國公、　鄒國公神位前、並如

上儀、降復位、樂止、贊者引終獻詣洗、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終獻將升、次引分獻官詣洗盥手帨手、分獻殿內及兩廡諸神位、（朱文公云、獻十哲者、由東階升、獻兩廡者、由兩廡之階升、）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分獻訖、俱復位、贊者引初獻升階、詣東序西向立、執事者以爵酌正配位福酒、合置於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北向立、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進、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按王氏非俎各減正）

奠爵、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初獻、初獻受爵、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贊禮者曰、執事者各復位、贊唱者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贊禮者引初獻以下、就望瘞位、執事者取幣祝板、置於瘞埳、贊禮者曰、可瘞、置土半坎、初獻以下詣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禮畢、退、有司監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右載通考

按通典、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爲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曰元和、初名豫和、後更此名、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正和、承和、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頵又撰三和樂、一曰誠和、二曰豐和、三曰宜和、共十五和樂、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爲名、初祭文宣王用永安、又凝安、同安、明安、成安、綏安、五曲、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溥寧、德寧、雅寧、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爲名、武宗又添徵饌奏娛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明初亦以和爲名、曰咸和、曰寧和、曰安和、曰景和、右通攷所載、諸縣儀注、蓋宋時之禮、故中有四配之獻、而樂俱以安爲名也、爲諸歷代帝王祭祀孔子樂章、不相沿襲者謹錄二三以例其餘、

唐太宗貞觀釋奠樂章、唐書樂志曰、迎神用誠和、亦曰宣和、皇太子行、用承和、登歌奠帛用肅和、迎俎用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詞同圜丘、送神用誠和、詞同迎神、

誠和、諴音該、夏古樂章名、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業、匪馨於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承和○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宣、表重輪、視膳寢門、尊道高闕、崇賢引正人、

肅和○粤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雍和○堂獻瑤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觀享、雝雝執奠、明禮惟馨、蘋蘩可薦、

舒和○隼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右考文章辯體

唐玄宗開元皇太子釋奠孔廟樂

迎神○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之樂皆奏姑洗）文
武三成
星太子行○作永和之樂（每行皆奏之）○奠帛登歌○作
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迎俎○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皆奏之）○送文舞出迎武舞入○作舒和之樂
送神○作永和之樂

右考滙典

宋仁宗景祐中祭

文宣王廟樂章

迎神凝安○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
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之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同安○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
日維丁豐犧在俎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奠幣明安○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
名齊以絜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成安○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
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綏安○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芳既
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兗國配位酌獻成安（哲宗朝增此一曲）○無疆之祀配侑可
宗載舉以類與享其從嘉栗旨酒祭薦惟恭降此
遐福令儀肅雝
送神凝安○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
能歆馨肸（同肸）蠁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肸欲入聲響布也蠁音響虫有聲也肸蠁句出相如甘泉上林賦中）

元禮樂志載

宣聖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黃鐘宮三成　大哉　宣聖道尊德崇維持王化斯
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純益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
大呂角二成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
孔時惟茲初丁潔我盛粢永言其道萬世之師

大簇徵二成、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曲禮、樂諧中聲、

應鍾羽二成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惟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奏同安之曲　姑洗宮

右文興化、憲古師經、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儀在俎、雅奏在廷、周廻陟降、福祉是膺、

初獻升殿奏同安之曲　降同　南呂宮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成於民、實千萬世、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玆秩祀、

奠帛奏明安之曲　南呂宮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幣具成、禮樂斯稱、黍稷惟馨、惟神之聽、

捧俎奏豐安之曲　姑洗宮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享無窮、其與萬世、既潔斯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墍、

大成至聖文宣位、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呂宮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兗國復聖公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郕國宗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

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

沂國述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於元聖、億載是宗、

鄒國亞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維公之傳、人知趨正、與饗在堂、情之斯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亞獻奏文安之曲　終獻同　姑洗宮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
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戲成禮
飲福受胙與盥洗同惟國學釋奠親祀用之攝事則不用外路州縣並皆用之
徹豆奏娛安之曲　南呂宮
犧牲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
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奏凝安之曲　黄鍾宮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茲惟

馨駁馭回復明湮斯畢咸膺百福
望瘞　與盥洗同
右釋奠樂章巻舊曲元朝嘗擬撰易而未及用今并附於此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
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罍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

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恭敬惟則
升殿奏景明之曲　降同
大哉聖功溥海內外禮降秩宗光昭式代陟降在
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雍洋洋如在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衮尊崇佩神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
幣駿奔左右天眷斯文繄神之祐
文宣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繄格享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
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兗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
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聿淪
郕國公酌獻　闕
沂國公酌獻　闕
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拒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獻奏靈明之曲 終獻同

廟成奕奕、祭事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於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茲着、儒風是宣、佑我闈、

朱子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凉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笋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以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

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

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之洗南北向立、盥手帨

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豆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與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

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

獻贊者　分奠二人　贊者二人

掌儀者　司尊

右非學宮崇祀之禮、附錄以見古人於精舍亦致敬盡禮如此、

明郡縣丁祭儀注

凡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案牲房外、獻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掌牲盛毛血少許於盤、是日觀樂、習儀齋宿、及期質明鼓三嚴、通贊唱樂舞生就位、執事者各司其事、次唱陪祭官各就位、分獻官獻官以次就位、贊引引獻官至拜位、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以毛血瘞於坎、通贊唱迎神、舞生執羽籥、麾生舉麾擊柷、樂奏咸和之曲、奏畢、獻官陪祭官同四拜訖、樂盡麾生

偃麾櫟敔樂止、通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者各捧帛、執爵者各執虛爵、贊引至獻官前贊詣盥洗所、盥畢、詣酒樽所、司樽酌酒、執事者各以次執虛爵受酒、同捧帛者在獻官前分兩行、由中左一云門入序於神案之側、朝上立、贊引導獻官從左門入、詣至聖前、麾生舉麾擊柷、樂奏寧和之曲、贊跪奠帛獻爵、俯伏平身、詣讀祝位、位設於殿中香案前麾生偃麾、樂暫止、贊眾官跪、讀祝文、讀畢俯伏興平身、讀祝者仍將祝文跪置於

吾寀上麾生舉麾樂生按舞奏先永終之樂贊詣顏
子前號奠帛獻爵獻畢俯伏興平身贊詣曾子子思
孟子位俱同前儀獻畢行分獻禮各獻官詣盥洗所
盥畢詣酒樽所酌酒詣東西哲東西廡神位前俱跪
奠帛獻爵獻畢樂止俱俯伏興平身復位樂盡麾生
偃麾櫟敔樂止行亞獻禮如初獻禮但亞獻奏安和
三獻奏景和無迎尸以下諸事故禮止三獻樂止贊
班飲福受胙畢俯伏興平身復位鞠躬拜興二平身

各官拜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擊柷樂奏咸和之
曲執事者稍動籩豆可節引舞生序立樂盡麾生偃
麾櫟敔樂止通贊唱送神麾生舉麾擊柷樂奏咸和
之曲鞠躬拜興四平身各官拜訖樂盡麾生偃麾櫟
敔樂止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各詣瘞所望瘞麾
生舉麾擊柷樂奏咸和之曲捧祝帛者詣望瘞位獻
官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祝一帛一段數至九段焚
訖樂盡麾生偃麾櫟敔樂止禮畢

祝文同現行不錄

名宦祝文　卓哉羣公懋修厥職德被生靈功垂社
稷

鄉賢祝文　於惟羣公孕秀茲邦懿德卓行奕世流
芳

丁祭先日郡守率屬詣明倫堂演樂觀禮是日也郡
守同僚屬坐於東隅明倫堂中設先師位四配十哲
左右次列樂器陳於庭舞生序於階作樂奏曲麾生

導舞遂請生之俊秀者作獻官分獻官行禮禮畢出
詣省牲此成憲也今樂器盡失樂舞俱闕記曰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是在修明者矣右見舊郡誌

謹按廟中儀制、有前朝不如後代者、如唐設孔子
座於西楹東向、設顏子座於孔子座東北南向、何
如後設孔子座於正北南向、設顏子座於東西向
為宜、漢歷來止以顏子配、何如後升曾子子思子
孟子同配為宜、今配座皆設於東、何如後升四配
座分東西相對為宜、前朝追封爵號、惟隋初稱孔
子先師、宋本史記稱至聖、元稱四配復聖宗聖述
聖亞聖為宜、然宋皆兼爵號、何如明嘉靖盡省前
賜爵號、因前稱至聖先師孔子、因元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於諸賢稱先賢
某子、於諸儒稱先儒某氏、為宜、然明更正稱號、易
象置木主為宜、而禮樂從具虛文、何如
今宜復祀者復之、宜增祀者增之、勤公錄、令稱縣皆
罷禮樂廢、須時經史見諸實行為宜也、夫禮時為
大、又曰禮從宜、已敬錄現行儀制於此九卷言、
附錄前數朝儀涉於卷末以之備考、且見後代因革、
損益中、有
得其宜者、

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
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
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材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
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
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
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
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序、爾諸生

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究心、必也躬修
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
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
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
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
弗淑、行己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
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
邀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逃褫扑、濫

縫章縫逆之於衷寧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
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
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
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情
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
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
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
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須到

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
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
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
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
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
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往
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
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

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
之哉

康熙四十一年

濟南府州府平[illegible]敬書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學宮端委損益

人能與天地參者何道在故也、顧道之修在學、而學之源在師、惟我孔子、以布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贊易叙書、删詩定禮樂、作春秋、成六經以立教、俾人知所以爲學、不允宜爲萬世師乎、大德必得其名、孔子之德至大、宜有稱號之隆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孔子之法施及萬世、宜享廟祀之隆也、受業首推親炙、傳道先及見知、生既同聚一堂、沒宜共享一廟、即在異時私淑、亦列君子五教之中、弟所造不一、具體一體或殊、入室升堂自異、此宜有堂上四配之祀、堂側十二哲之祀、兩廡諸先賢之祀也、秦火之後、經籍散佚、蒐輯傳授、端人譜旨、精淺註疏、表章端人、異學爭鳴、閑邪衛正、需人道非徒托空言、則舉而措之德業、其躬修實踐、尤賴有人、此自漢迄今諸先儒之從祀宜也、崇報聖賢、必崇及其先人、報及其後裔、而厥典乃備、此崇先之典、蔭後之典、宜並優也、而學校之設因之、蓋先聖賢儒之所在、固學校之所在也、歷代以來、崇奉莫不維謹、但間有得失、不覩其損益、何以知

今制之大得乎、謹爲稽之、

稱號之隆、自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哀公誄之、稱之曰尼父、至漢平帝元始初、追謚爲褒成宣尼公、和帝永元四年、追封爲褒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爲文聖尼父、廟祀稱聖始此、後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爲鄒國公、隋文帝開皇中、贈爲先師尼父、祀孔子稱先師始此、唐太宗貞觀二年、尊爲先聖、後又尊爲宣尼父、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爲太師、天授元年、贈爲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

七年追諡爲文宣王像服衮冕南向坐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欲追尊爲帝有司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加諡爲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爲至聖文宣王廟祀極至本史記高宗紹興十六年夏主仁孝大慶間於其國置學校尊孔子爲文宣帝元載宋書外國夏記中世史附書於宋紹熙四年夏乾祐末仁孝卒之下續通考闕里誌皆未錄茲欲備考爰爲錄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洪武初因之後學士吳沈著有孔子不可封王以無實之論加於聖人名不正言不順必非聖人之意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君即師師即君也褒之以王孰若尊之以師之論祭酒邱濬亦著有夫子作春秋削僭王斥子路門人爲臣爲欺天必不欲身爲王大成文宣諡皆不稱且設像近於外教非其形不便之論布政夏寅亦有此論皆格於議禮官寢不行憲宗成化十二年少詹事楊守陳請追崇爲帝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聖神廣運帝下禮官議尚

書鄒幹駁之而止至像之設見諸史傳者漢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以祀靈帝之前景帝時有文翁營圖先聖及弟子像於蜀之石室靈帝之後有南梁元帝承聖初亦於荊州創宣聖廟自圖畫聖像爲之贊此贊孔子始昔之人稱三絕又晉顧愷之唐吳道子皆寫有聖影又相傳唐王維亦寫有聖影服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傴與老萊子稱先聖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語符云此皆畫像也唐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上書孔宣父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宜坐侍乃詔顏子十哲皆爲坐像韓愈處州孔子廟碑中亦有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之語觀此自唐已有塑像然考唐之前東魏興和元年兗州刺史李仲琁修廟碑有云乃命工人修建容像觀此則魏時已有塑像唐之後宋太祖建隆元年詔修廟宇塑繪聖賢像及徽宗大觀四年先聖像冕用十二旒衮

服九章執鎭圭以此知皆塑像矣按覿面寫眞猶難克肖稱有不類卽非其人况追像於千百年後未經識面者乎故朱子有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木主祭可也明洪武初宋濂上太子廟祀議中亦有設塑像非古之語議未允行然洪武十五年視學則祀神主不設像矣蓋但行之國學而未令天下皆易也後英宗天順元年且爲先聖及四配置鍍金銅像供於交淵閣焉迨世宗嘉靖九年更定祀典輔

臣張璁上請正祀典事凡五一曰孔子不宜封王請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二曰不宜設像請易木主疏入從之詔天下各學皆撤去塑像改用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省其爵謚稱至聖先師孔子而稱號定

國朝順治二年從學士李若琳奏木主加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之位順治十四年省大成文宣定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天下府州縣衛各學皆書一更定爲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仁皇帝御製有贊見一卷首

廟祀之隆則自孔子卒之明年(卽魯哀公十七年也)哀公卽孔子舊宅立廟置卒守焉至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後代致祀始此)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興學校於石室圖像以祀元帝初元元年詔孔子後裔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以食戶祀始此)東漢光武建武五年過闕里使大司空

以太牢祀(遣官祀始此)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致祭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講經始此)章帝元和二年東狩過魯詣闕里以太牢祀作六代之樂(黄帝之雲門帝堯之咸池帝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成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是也)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升堂西面立(神位向東)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率循元和之軌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酒直河南尹

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祭品公給始此後漢魏文帝黃初二年、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以衛、修廟見此復魏主芳正始二年、文獻通考開七年按三國志魏書係二年令太常釋奠祀孔子於辟雍、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祀孔子皆於闕里至此始行於太學晉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四時以三牲祀、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皇太子釋奠始此東晉元明成穆武皆行釋奠於太學、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行釋奠、設軒懸之樂舞六佾、軒懸三面懸去中呂蕤賓林鍾缺其一面如軒車之有藩故謂軒懸此諸侯制北

魏太武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致祀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至鄒、由以太牢祀顯祖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牢祀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頻女合雜巫覡淫祀者、禁之、太和十三年、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親修謁拜禮、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按魏書禮志載有孝文帝詔文足徵北史魏本紀亦載孝文是年有告諡孔廟諸典故闕里誌載係孝文而文獻通考乃載係文成帝勅有司行薦享之禮然亦敘於孝文太和十九年後豈刊家誤刊文成歟而大學衍義補敘釋奠先師禮中亦云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禮徐氏纂要復因之豈承通考之說耶抑別有所據耶豈魏書北史皆不足徵歟十九年、帝如魯城致祀、南齊武帝永明三年釋奠、如宋元嘉故事、南梁武帝天監四年、詔立孔子廟、八年太子釋奠、由東階升堂、此由東階謂中階惟天子乃由耳北齊文宣帝天寶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廟宇、遣使致祭、行三獻禮、三獻禮始此又制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行禮、春秋二仲及朔月行禮始此南陳宣帝後主皆行釋奠、隋文帝開皇中以周公爲先聖、南面孔子爲先師、東面命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

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按通考載漢明帝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會並祀周孔至十五年御講堂則已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矣而階並祀周孔及更殊分周爲先聖南面孔爲先師東面殆襲漢明初弊而甚之矣但前元魏命有司薦享未有定期北齊制春秋二仲行禮未命薦享茲定春秋仲月釋奠允當宜後代之不易也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各南面、後未遷廟祀議中猶拘於神道尚右之義迂矣太宗貞觀二年、從左僕射房玄齡議、停周公祭、陞孔子爲先聖尊祀焉、四年詔諸縣皆立孔子廟、四時致祭、此郡縣立文廟之始而通考未書然觀其定釋奠儀中有州縣語則知諸州縣立文廟矣十四年、

親釋奠於國學、二十年令皇太子釋奠、太子初獻、祭
酒官爲亞獻、司業官爲終獻、後定釋奠儀、國學以祭
酒爲初獻、辭稱皇帝謹遣某官云、司業爲亞獻、博士
爲終獻、州縣以守令爲初獻、丞佐爲亞獻、博士爲終
獻、無博士、以主簿通爲終獻、著爲令、（國學遣官釋奠、州縣守令上祭、
皆始此）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未幾、顯慶二年、
從長孫無忌議、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
如故、三年詔用宣和之樂、（此用宣和之樂）乾封元年、封禪還、

過曲阜、親祭祠廟、以太牢、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
講筵、親釋奠、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行齒胄禮於學
謁先聖、太子初獻、亞獻終獻皆用胄子、（齒胄立太子叙齒也、此行
於學、獻皆胄子）十三年封禪回、詣孔子宅、親設祭奠、又遣使
以太牢祀墓、令天下州縣立廟、（前貞觀時、已詔州縣立廟矣、此令立廟出
學校志、通考闕里志皆未書、然元和十年柳宗元有
修柳州文宣王碑文、蓋開元間追封王爵、復詔立廟
耳）二十七年、詔祀樂用宮懸、舞八佾、（宮懸四面皆懸、鐘磬備六律六
呂、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懸、此天子之制）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月上

丁致祭、以三公攝事、（此定朔上丁以三公攝事）肅宗上元元年、歲
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此不以旱故而罷）德宗貞元二年、詔
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
名訖、北面肅揖、（此御署名肅揖）至給戶役洒掃林廟、禁樵採、
則歷世奠絕云、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
將拜、或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周太祖曰夫子聖
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宋藝祖建隆三
年、詣國學致祭、用永安之樂、（此用永安樂）詔立十六戟於

廟門、太宗端拱元年、詣國學謁聖、淳化四年、從監庫
使臣請、先聖廟六衙朔望焚香、（朔望焚香始此）眞宗大中祥
符元年、東封禮畢、詣闕里謁廟、服袍靴、酌獻廟內、初
有司定禮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詣孔林、以古木擁道、
降輿乘馬、謁墳拜奠、四年詔州城作孔子廟、仁宗天
聖二年、臨國子監謁聖、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此用
登歌）慶曆四年、詔國學謁先聖再拜、時梁適知兗州乞
以廟兵代守廟戶、又裁減人數、宰相章得象欲如其

請、參知政事范仲淹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論遂已、哲宗元祐六年、詣國學謁先聖、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大觀四年、增廟戟至二十四、政和四年、製造文廟牌御書大成殿、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祭與社稷並爲大祀、十四年文廟成、詣學謁先聖、駕止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孝宗淳熙四年、詣學謁奠、寧宗慶元間、定文廟爲中祀、詔諸縣長吏諸當獻官、非有疾不得輒他委、又詔武臣一體廟謁、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廟詣學、景定二年、詔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學行釋菜禮、（釋菜不用樂）先是、後唐莊宗時、遼太祖神册元年、立太子、擬行祀禮、問侍臣何先、皆以佛對、遼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對曰、孔子大聖、祀宜先、遼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次年落成、躬行祭拜、詔太子春秋釋奠、金熙宗天眷三年、立孔子廟於上京、（此載世史、闕里志未開、稽續通考載係天會十五年）皇統元年、親致祭、北面再拜、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參酌開元禮、奏登歌雅樂、十六年、詔修闕里廟宅、章宗明昌四年、親行釋奠、承安二年春丁、親祀、四年、詔刺史州郡無先聖廟者、並增修之、元太祖初平燕京、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世祖中統二年、詔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執事皆具公服、月朔釋奠、禁官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官先謁聖廟、方以次詣諸神者、爲令、（到任官先謁文廟始此）大德十年、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武宗至大元年、詔以銀幣詣闕里致祀、四年亦然、仁宗初即位、遣官者李邦寧釋奠、方就位、忽大風震蕩、燭盡滅、邦寧悚息伏地、良久、風息乃成禮、後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闕里以太牢祀、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英宗至治三年、泰定帝繼立、即遣使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子、明年始改元、（此初立未改元先致祀闕里、誤續通考皆未書、按史錄之）明太祖

洪武元年、詔學行釋奠禮、仍遣使詣曲阜致祭、四年、定祭器禮物、各爲高案、按宋濂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若神果享、則是俯伏而就食也、由是觀之、文廟自唐設塑像以來、祭器禮物皆陳於地、至是始改用高案、七年、命修治闕里文廟、十五年、太學成、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遂親詣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十七年、敕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吏以下、詣學行香、前北齊每月朔行禮、宋淳化朔望焚香、至是始著爲令、天下遵行矣、太宗永樂四

年、謁聖、視學、服皮弁、行四拜禮、十四年、遣官祭闕里、其後列聖改元、必致祭闕里、親詣學釋奠、英宗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憲宗成化十二年、從少詹事楊守陳祭酒周洪謨請、加十二籩豆、佾八、十三年、遂增八佾十二籩豆、世宗嘉靖元年、詣學謁廟、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輦、漢書以櫺星爲田星、今學宮之門名曰櫺星、蓋養而後教之意云、九年、從張璁議、其三曰不宜十二籩豆樂八佾、遂定春秋祭祀國學十籩十豆、府州縣學八籩八豆、樂舞用六佾、

國朝初、太學文廟祭祀、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如遇有事、改次丁日或下丁日、行釋奠禮、以爲常、先師正殿遣大臣一員行禮、翰林院官二員分獻、國子監堂官祭啓聖祠、以先賢先儒配祀從祀、通行府州縣衛各學、一體遵行、祭祀品物動支錢糧供辦、數目具載全書、順治八年、遣大臣詣闕里致祭、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詣學、先期行取衍聖公五經博士陪祭、并令五氏子孫隨從觀禮、前期一日致齋、至期

上具禮服、升輦、鹵簿大駕前導、樂設而不作、至櫺星門外降輦、由中路入黃幄內、黃幄係先設於大成門外之東南向中設御座、司設監設拜褥於神位前、禮部堂官導

上由大成中門步進自中階升殿、詣先師位前、北向正中立、王貝勒貝子公由左右門隨進、從左右階至殿外丹陛上北向序立、配位兩廡分獻官於階下向上

立、陪祭各官俱比向序立、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
官各司其事、贊引官奏就位、導
上就拜位、諸王以下、及分獻各官各就拜位立、典儀唱
迎神、協律郎唱舉迎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
奏跪叩興、通贊官贊衆官俱跪叩興
上行二跪六叩頭禮、王以下、及分獻陪祀各官、俱隨行
禮、興、樂止、典儀贊行釋奠禮、協律郎唱舉奠獻樂、奏
寧平之章、樂作、獻帛官跪於

上右、捧帛恭進、
上立受、拱獻、授獻帛官、獻帛官跪接、興、獻於神位前、獻
爵、獻爵官跪右捧爵恭進及跪接興獻於神位前同獻帛儀東西四配、十哲、兩廡、
分獻官九員以次詣各神位前立、捧爵官立授爵、分
獻官立奠爵訖、仍以次退立原位、樂止、典儀唱送神、
協律郎唱舉送神樂、奏咸平之章、樂作、贊引官奏跪
叩頭興、通贊官贊衆官俱跪叩興
上行二跪六叩頭禮、王以下及分獻官陪祀各官、俱隨

行禮畢、興、典儀唱捧帛恭進燎爐、獻帛官詣先師位
前一跪三叩頭、捧帛由中門出送燎爐、贊引官奏禮
畢導
上由大成中門出、樂止、
上入黃幄內少憩、王等出大成門外候、陪祀各官及衍
聖公五經博士先詣彝倫堂階下、東西分班序立、祭
酒司業率本監各官監生、於太學門內階下東西分
班序立、禮部堂官奏請

上詣彝倫堂、
上出黃幄、至櫺星門外升輦、王等隨從行由太學門入
衆官諸生俱跪候、
駕過興、
上至彝倫堂入黃幄陞座、幄設中正王等入堂內、陪祀各官
在堂下、俱東西侍立、鳴贊官贊排班、贊進跪叩頭、行
聖公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及諸生於
階下、各就拜位序立、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興、

賜坐王等叩頭坐文武各官及衍聖公由左右門入室內之東西叩頭坐鴻臚寺官唱進講滿漢祭酒由左門入滿漢司業由右門入俱北向立鴻臚寺官唱舉案執事官舉經案進設於

御前

上賜講官坐滿漢祭酒就東講案西向滿漢司業就西講案東向俱叩頭坐滿漢祭酒以次講易經次滿漢司業以次講書經四品以下翰林官及五經博士各

執事官學官監生拱立聽講畢鴻臚寺官唱舉案執事官舉經案置原處祭酒司業出至原位序立禮部堂官入堂內正中跪奏傳

制鳴贊官贊跪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俱跪傳制官於簷下之東向西立贊有

制宣

制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諸生其勉之宣畢鳴贊官贊叩頭祭酒等俱行三跪九叩頭禮以次退先詣成賢街之右序立

賜王以下各官茶畢禮部堂官跪奏禮畢

上升輦由太學門出鹵簿大駕前導樂作祭酒等率學官監生跪送候

駕過各退

上還宮次日

上具禮服御中和殿陞座內大臣侍衛內院禮部都察院鴻臚寺官行三跪九叩頭禮贊

上出中和殿 午門鳴鐘鼓作中和樂陞太和殿座樂止各官朝謁衍聖公等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

賜坐 賜茶畢

上還宮衆皆退是日 賜衍聖公內院官翰林官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及禮部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執事各官宴於禮部第三日又各加優錫

賜勅諭一道勉勵師生刊懸彝倫堂詩載全編順治十四年再為舉行如順治九年典禮順治十七年以修葺文

廟工成、
上詣學親祭、一應禮儀俱照九年例行、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遣大臣詣闕里致祭、康熙八年、
駕詣學釋奠如順治九年典禮康熙二十二年、
詔議祀禮國子祭酒王士正等奏請增十二籩豆共畧
謂禮樂祭從主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
樂云部議未允行康熙二十三年、
駕東巡狩詣闕里以園邱禮祀孔子奏咸和諸樂、

御書萬世師表扁於廟頒式天下學宮摹製又
御書五言律詩一章勒碑、世傳墨本又講經於詩禮堂又
詣孔林瞻拜如禮康熙二十六年、
勑禮臣修飭文廟禮制樂器令天下學宮擇佾秀習佾
舞康熙三十六年
遣大臣祭告闕里康熙三十八年、
駕東巡狩復詣闕里致祭翌日詣墓祭拜如禮康熙五
十八年遣禮部員外郎舒瞻賫送

御製中和樂器一分於闕里廟中、
憲皇帝雍正元年遣大臣詣闕里致祭、雍正二年
詔太學釋奠講書如順治九年典禮
御書生民未有扁於廟頒式天下學宮摹製雍正八年、
以發帑重修闕里文廟告成
皇五子同　齊郡王詣闕里致祭　祭文見本卷首
特設聖廟執事官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
員七品者八員八品九品者各十員着衍聖公於孔

氏子孫內擇品行端方威儀嫻雅者報部充補各按
品級與章服臨祭駿奔趨事每年各給俸銀二十兩
先是雍正三年刊頒祭品禮樂器圖冊後十一年通
飭修葺學宮俱照例交盤接受未議動支何項銀兩
鮮克奉行令乾隆二年欽奉
皇上勅部議動支藩庫公項令各學修葺、並製備禮樂器
名佾生演習俾獲實行、仍照例交盤、必入交盤則在任有司莫敢漠
視而天下學宮將無有不修禮樂器無有不備乾隆

二年十二月丙奉、
上諭諭禮部、國學文廟易蓋黃瓦、以展崇敬、俟工程告竣、朕詣釋奠、乾隆三年
御書與天地參匾額字式、令各學摹製懸掛、廟祀之隆於斯極矣、

四配之祀、顏子則自後漢魏主芳正始二年、行釋奠於辟雍、以顏子配、此見於史者也、稽陋巷志、則稱漢高祖過魯之年、祀孔子、即以顏淵配云、晉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

唐貞觀初、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配焉、舊配仍是矣、而分為先師、殆連隋之弊歟、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八年、以顏子為亞聖、親為製贊、十三年、追封兗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兗國公、曾子則自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保、按新唐書稱是年配享、查玄宗八年尚在議享、則是年仍只升祀耳、玄宗開元八年、曾子尚坐十哲之次、闕里志開是年配享、按通考係升十哲之次、仍是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郕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始升配享、子思則自宋徽宗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闕里志開元年、按通考係二年、與史合、理宗端平二年、升祀堂上、尚列於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始升配享、孟子則自宋神宗元豐六年、封鄒國公、立廟鄒縣、七年、詔配享廟庭、次於顏子、紹興初南渡、立文廟、議祀典、高宗語太常尹焞曰、紂人君也、孟子何為名之

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也、周書曰、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寇讎之說可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也、伊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悅、仍舊配享、金世祖大定十四年、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宋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配享、乃定廟堂兩楹、東顏子、次子思子、西曾子、次孟子、兩楹四配定此、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子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四配稱聖定此

明洪武時太祖以孟子土芥寇讎之說非臣子所宜言罷其配享且命金吾射之詔有諫者以不敬論刑部尙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今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見其誠懇令太醫院療其箭瘡未幾太祖曰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其功甚鉅詔復其配享嘉靖九年四配竝撤塑像用木主高一尺五寸濶三寸二分赤地墨書省封爵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康熙二十八年

仁皇帝御製有四配贊乾隆二年敬讀

皇上御製樂善堂文集有四配贊俱見二卷首

十二哲之祀則自唐玄宗開元八年從國子監司業請詔以四科弟子顏子等稱十哲爲坐像悉令從祀二十七年顏子已封公外閔子以下九人皆贈侯皆坐次於廟堂之上以升顏子配享進鄆伯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各加贈爲公曾子爲侯宋度宗咸淳三年既升曾子配享乃升顓孫師於十哲元因之明初亦因之先是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後永豐謂導羅愜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敎記宰予言行者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以宰予居兩廡又王世貞論曰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列其八耳非以十哲

盡夫子之門人而四科裂夫子之敎也不然傳道若曾子而不與顓使宰予冉求濫等其間乎夫宰予晝寢見鄙聖門短喪得罪名敎冉求爲季氏聚斂非徒之責橐乎霜獄乃使之儼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謬盭不倫至此謂宜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若南宮适二子言行竝爲純懿庶可從顓孫師進補之例云又張鼎思代醉編中有十哲中躋進子張蓋史記列子張於諸賢之先故從之抑或

有別據但據論語中夫子不甚許可而有若南宮适不齊諸賢夫子每亟稱之舍彼取此必有說諸論皆未見採按孔子偶思昔從厄陳蔡今不及門之人記者爲分科列其名焉若昔未曾從厄或昔從厄而今尚及門者不在所思故曾點曾參南容公冶長宓子賤公西華原憲漆雕開爲孔子夙所與者皆未及也而後人定以十哲繫矣若必分科德行惟升南宮适言語升有若政事升宓子賤可也嘉靖九年因張璁議各撤其塑像用木主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削封爵改稱先賢其十人則未之易也東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西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列座於堂之兩壁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陞宋儒朱子熹乾隆三年陞有子若有子位東末朱子位西末共十二人

先賢之祀則自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詣孔子宅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元和二年過魯親祀孔子及七十二賢祀稱賢始此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亦及七十二弟子此皆祀於闕里靈帝光和元年置

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以祀則祀於國矣弟子從祀已見於漢但未詳其名按史記弟子列傳載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冉求仲由宰予端木賜言偃卜商顓孫師曾參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公晳哀曾蒧家語曾點顏無繇家語顏繇商瞿高柴漆雕開公伯寮家語無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巫馬施家語巫馬期梁鱣顏辛冉孺曹卹伯虔公孫龍冉季公祖句茲秦祖漆雕哆家語作侈顏高家語顏刻漆雕徒父家語漆雕從壤駟赤家語穰商澤石作蜀家語石子蜀任不齊公良孺家語儒后處家語石處秦冉家語無公夏首家語守奚容蒧家語奚蒧公堅定家語公肩顏祖家語顏相鄡單家語無句井疆罕父黑家語作宰秦商申黨家語申績顏之僕榮旂縣成左人郢家語左郢燕伋家語燕級鄭相家語薛邦秦非施之常顏噲步叔乘原亢家語原桃樂欬家語樂欣廉絜叔仲會顏何家語無狄黑邦巽孔忠家語孔弗公西輿如家語公西輿公西蒧共七十七人按家語弟子解所載名字有與史記互異者家語出孔氏似應

從家語、但祀典多從史、而家語無公伯寮、秦冉、鄡單、顏何四人、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共七十六人、史記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稽顏之推家訓、顏眞卿家譜、皆稱仲尼門徒、顏氏有八人、八人中顏何與焉、索隱闕里誌皆錄之、則是七十六人益以顏何、固合七十有七人數矣、又按文翁石室圖名次同於家語、而無公西輿、縣亶、原桃、公肩定、公夏守、句井疆、邽巽、縣成、薛邦、九人、有蘧瑗、秦冉、林放、容蔵、史記奚容蔵、家語奚蔵、圖有奚蔵、又開容蔵、似乎重出、一說有國選、而無容蔵、一說有申黨、又有申棖、無容蔵、鄭國五人、爲七十二人、文翁係西漢景帝時人、東漢章帝及靈帝祀稱七十二賢、豈郎據文翁圖之數歟、唐貞觀二十一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二十二人中、僅卜子夏一人、而諸弟子未及、玄宗開元八年、詔以顏子等十哲及曾參塑坐像、曾子升堂因圖畫諸弟子及左邱明等二十二人於廟壁、二十七年、追贈十哲中顏子以公、閔子以下皆侯、外

追贈七十三子以伯、其名則按史記外、補入家語中陳亢、琴牢、又增文翁圖中蘧瑗、林放、又增申棖、琴張、共八十二人、此杜氏通典所載之數也、而遺家語縣亶焉、後唐長興三年、令祀時七十二賢各設籩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簠簋各一、實以黍稷飯爵一、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詔闕里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諸弟子、加贈十哲皆爲公、各弟子皆爲侯、照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諸弟子中遺秦祖、公夏守、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原亢、樂欬、廉潔、琴牢十一人、徽宗崇寧元年、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大觀二年、詔以孔伋從祀、復查大中祥符元年所遺秦祖等十一人、補贈十八人爲侯、與祀、而遺琴牢、馬、琴牢自此罷從祀、政和元年、詔門人封爵及郡縣犯先聖諱者改正、如子張宛邱侯、改潁川侯之類、理宗端平二年、子思升堂、度宗咸淳二年、泗水侯從祀、三年顓孫師升堂、而顏路、曾點、孔鯉同諸賢并公伯寮皆從祀兩廡、元因

之明初因之、宋濂謂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配參侑坐堂上、其父不應列食於廡下、後謝鐸亦有此議、又程敏政謂申黨卽申棖、宜據論語存棖罷黨、秦冉顏何、家語不載、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亦宜罷、公伯寮愬子路、宜黜、蘧瑗林放不在弟子之列、宜改祀於鄉、諸論皆未採議、又國子監學錄張養蒙疏稱孟懿子係弟子、宜從祀兩廡、瞿九思亦有云、孟懿子與南宮适、皆孟僖子之子、皆學禮於孔子、家

語及史記謂懿子是貴卿、不列於弟子、唐玄宗承舛襲訛、遂未列於從祀、孟子言琴張曾晳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列於從祀、此玄宗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又子書有公孫尼子、卽撰樂記緇衣者、隋志直以爲孔子弟子、此皆從祀之遺者也、又代醉編云、家語所載縣亶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卽其人、又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

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作、蓋不啻公穀比、應宜增祀、又餘冬序錄亦云、縣豐家語作縣亶、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卽其人、而祀典不及、宜補增爵號、列諸從祀、諸說亦俱未採議、至明世宗嘉靖九年、從張璁議、其四曰不宜廡祀顏路曾點孔鯉、五曰兩廡諸賢宜更正、複謬於是改祀顏路曾點孔鯉於啓聖祠、改祀蘧瑗林放於其鄉、黜公伯寮、除申黨、罷秦冉顏何、其存兩廡先賢、共六十二人、皆撤去塑像、用木主、與尺十寸

哲、同省封爵、稱先賢某子之位、按張行言著聖門禮樂統、謂蘧伯玉林放、應以尊聖父者、隆聖友、仍還祀啓聖祠中、又謂孟皮亦宜增祀啓聖祠云、又朱彝尊著孔門弟子考、於開列已從祀外、謂薛邦字子從、鄭國字子徒、未必不係二人、仲尼之徒、名字間有相同者、如曾蒧奚容蒧、公西蒧、宓不齊、任不齊之類、名不嫌其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之類、此字不嫌其同也、然

則薛邦鄭國、子從子徒、安見其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耶、議祀典者存鄭罷薛、終有未安、又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子周、今從論語作申棖字子續、亦未必係一人、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原氏居其二、於申姓何獨不可有二、如以續棠並字周也、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棠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祔

符中亦並追封、又秦冉顏何、皆見史記、亦皆已追封、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敢廢也、記有之矣、又謂南宮适另是一人、其南宮敬叔名仲孫說、與孟懿子名仲孫何忌、實從事孔子、應在弟子從祀之列、又引禮雜記、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以孺悲爲傳禮經之一人、有當配食於孔子之廡之議、又引禮殿圖有廉瑀、射義有公罔之裘序點、家語有孔璇與叔仲會年相比、皆迭侍孔子、又有惠叔蘭、與子游相善、子游使之受學于夫子、蜀禮殿圖、有林放、孟子七篇有牧皮、莊子德充符篇、有常季問於仲尼、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中有子服景伯、樂記有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晏子春秋有翱語、魯孔丘之徒、史記孔子世家、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其十九人、皆列爲孔門弟子、似應皆

與從祀之說、併謂公伯寮亦宜復祀、夫從祀大典、非確有足徵、未便摭拾多人、然其說亦俱未經採議也、

國朝雍正二年、欽奉
上諭、附饗廟庭諸賢、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詳考定議以聞、欽此、廷臣會議、以蘧瑗林放與孔子同時、親炙聖人之光、秦冉顏何、史記載冉字開、何字冉、既著其姓名、復標其字、是必實有其人、此四人祀宜復、又縣亶載家語、以史記不載、疑與鄡單

同音疑為一人乃祀鄡而去縣當時原無確據、又牧皮見於孟子、趙岐注云與琴張曾晳皆事孔子者也、此二子祀宜增、又以孟子門人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方之聖門當在子羔之列、公都精研性善之旨力闢義外之說、又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孟子之言有功聖道、此四子當入從祀、奏

旨依議、三年刊布文廟及崇聖祠先聖賢儒、按次排定、冊內又升先儒左邱明、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

六人位附於先賢東廡先賢蘧瑗、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乾隆三年陞入十哲)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棖、左邱明、秦冉、牧皮、公都子、公孫丑、張載、程頤、(共三十八人)西廡先賢、林放、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商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邽巽、陳亢、琴張、步叔乘、秦非、顏噲、顏何、縣亶、樂正克、萬章、周敦頤、程顥、邵雍、(三十九人)兩廡先賢共七十七人、(按古今釋疑、載瞿九思謂原坐次失序、如以論齒則史記澹臺少孔子三十九歲、宓子少四十九歲、不宜反坐商瞿少二十九歲、高柴少三十歲之上、如以為循家語、循闕里誌則皆不合、如以為循史記列傳、而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之後、又復互更互易、不知何說、又曝書亭集孔門弟子考、謂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其說固是、乃集中按家語史記所載歲年編序、而將所載有歲年之三十餘人、編列於前、以少孔子四歲之秦商居首、少孔子五十三歲之公孫龍居末、其未載有歲

年之四十餘人、若曾晳既按論語所載侍坐次第編出、列於季路之次、何曩從厄於陳蔡之冉伯牛宰我、早以女妻之公冶長、少從適周之南容、則概列於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者之後、豈此四人歲年皆幼於公孫龍耶、大抵開元時所定從祀之位、皆循史記、此制一定、遂相沿至今爾、總之世代綿邈、載籍殘缺、即欲論德、於何考其大小、即欲論齒、於何徵其長幼、安能取已定之位、更紛紛易置、因之可矣、但稽宋儒年譜、邵雍長於張載兩程、似應移邵於東居張之位、移大程於東居邵之次、移小程於西居張之次為妥、)先儒之祀、則自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

蕭王輔嗣、杜預、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父廟堂、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子夏已升十哲、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詔封左卯明等二十一人、內王肅贈司空、杜預贈司徒、餘俱贈爲伯、神宗元豐七年、以荀况、揚雄、韓愈竝從祀於左卯明等之間、仍各封伯、頒行天下學廟塑像、春秋行釋奠禮、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位次孟子、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王雱

爲臨川伯、從祀、（附錄政和五年封樂正子爲侯配享鄒縣孟廟公孫丑萬章浩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邱蒙高子桃應盆成括季孫子叔皆爲伯從祀孟廟）欽宗靖康元年、楊時上言王安石學術之謬、乞追奪王爵、毀去配祀之像、詔罷王安石降居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罷王雱從祀、理宗淳祐元年、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俱封伯、朱熹封公、竝從祀、而黜王安石、景定二年、以張栻、呂祖謙、俱封伯、竝從祀、度宗咸淳三年、列邵雍、司馬光從祀、元仁宗皇慶二年、以故中

書左丞許衡從祀、延祐六年、追封周敦頤爲道國公、邃瑗爲內黃侯、文宗至順元年、以漢董仲舒從祀、又追封程顥、程頤爲公、順帝至正二十二年、禮部定擬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俱封公、又追謚朱熹父松爲獻靖、改封熹爲齊國公、時四方兵起、未克通行、明太祖洪武二十年、詔天下通祀從祀諸先賢先儒於學宮、二十九年、從行人楊砥之言、以揚雄事王莽、罷其祀、而進漢醇儒董仲舒從祀、（前元至順

間已從祀、亦緣其起未通行耳）英宗正統二年、乃通行進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八年、以元儒吳澄從祀、憲宗成化三年、（舊祀志書元年）加贈董仲舒、胡安國、眞德秀、吳澄爲伯、先是國子祭酒謝鐸言、楊時伊洛正傳、力闢王安石有衞道功、吳澄先仕宋、後仕元、有乖名節、宜斥吳澄升祀楊時、沮於尚書傅瀚議、不報、是年亦有請以楊時從祀者、沮於學士李賢、侍講劉定之等議、僅立祠於其鄉延平、以羅從彥、李侗配、而未准其從祀於學宮、

孝宗弘治九年從閣臣徐溥請乃進以楊時封將樂伯從祀世宗嘉靖九年張璁請正祀典其五曰兩廡諸賢宜更正褫謬之中蓋以荀況言性惡戴聖犯贓私劉向雜神仙方術賈逵附會圖讖馬融黨附權勢何休注風角等書王肅附司馬篡魏王弼宗旨老莊杜預建短喪吳澄忘宋仕元之十人宜黜祀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亦未合於聖人之精微宜各祀於其鄉以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

言戴聖等受其業禮記書傳自蒼而隋末之儒莫如王通宋世師道之立莫如胡瑗文學之粹莫如歐陽修之四人宜增祀又行人司正薛侃言宋儒陸九淵學繼伊洛宜從祀世宗皆從之於是黜荀況等十人改祀鄭衆等五人而增祀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五人先是國子監司業宋濂議中有荀況揚雄王弼賈逵杜預馬融等不宜廁廟中之說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疏會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蓋眞

觀爵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註疏遂以爲得聖道之傳今考其行之得失乞將戴聖馬融賈逵劉向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漢后蒼始傳禮學隋王通講道河汾二人宜增祀其說頗詳沮於禮官議不報至世宗時張璁得君其說乃行耳孝宗弘治閒言官以學士薛瑄請入祀或以瑄無著述已之穆宗隆慶五年韓楫言瑄本朝理學第一雖無著述其居敬

敦踐無愧宋儒宜從祀從之嘉隆時亦有欲進新建伯王守仁節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者衆議不一至萬曆十二年因申時行疏言人有謂守仁獻章各立門戶者夫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沿於宋儒而謂之自創門戶可乎有謂其禪家宗旨者孝友如獻章氣節如守仁文章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儒臣病於拘曲無所樹立狃於見聞無所體驗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

用、一以明實學之有得若居仁純心篤行亦宜併祀
之議乃定以王守仁陳獻章同胡居仁並從祀三十
年祭酒沈漼請祀李侗四十一年福建提學請祀羅
從彥李侗制詔曰可先王禕有請增祀孔穎達范仲
淹之議又王世貞有宋時范仲淹力振綱常首扶正
氣又能於戎馬倥偬之際導大儒張載以中庸中庸
之表章自仲淹始應從祀之說時未之採明季先儒
從祀者共三十五人皆撤去塑像用木主尺寸如省十哲

封爵稱先儒某氏崇正元年加周敦頤程顥程頤邵
雍張載朱熹六子曰先賢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以朱熹升於堂列十哲之次五十
五年進范仲淹從祀雍正二年欽奉
上諭廷臣會議以鄭康成注各經書朱子有可謂大儒
之稱范甯雖不如康成之淳質淡通而晉世浮虛獨
甯從實之二人應請復祀又漢之諸葛亮居心仁恕
開誠布忠於出處大節君臣大義純乎天理之正宋

之尹焞係程伊川弟子黃榦陳淳皆受業於朱子何
基受業於黃榦王柏受業於何基皆淵源道德又魏
了翁教授生徒正學賴以不墜又元之金履祥係何
基弟子許謙受業於金履祥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
子世嫡又陳澔生於宋季潛心禮記與胡安國傳春
秋蔡沈傳書經同功又趙復為元初名儒北方知有
程朱之學自趙復始明之羅欽順著困知記得周程
微言蔡清飭躬砥行不愧衾影又

本朝之陸隴其精研程朱之學平居孝友兩任縣令以
德化民之十四人者應請從祀奉
旨依議三年刊布排定位次冊左卯明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列先賢
東廡先儒公羊高孔安國毛萇高堂生鄭康成諸葛
亮王通司馬光歐陽修胡安國尹焞呂祖謙蔡沈陸
九淵陳淳魏了翁王柏許衡許謙王守仁薛瑄羅欽
順陸隴其二十三人西廡先儒穀梁赤伏勝后蒼董仲舒
杜子春范甯韓愈范仲淹胡瑗楊時羅從彥李侗張

栻、黃榦、眞德秀、何基、趙復、金履祥、陳澔、陳獻章、胡居仁、蔡清、二十二八乾隆二年、禮部議覆元儒吳澄之生平於正學大爲有功、在宋代雖經鄉薦、未膺一命之榮、仕於元朝、薦歷官階、乃在三徵之後、名節原無所虧、應如尚書甘所請、復其從祀、奉

旨依議、欽此、通行各學、復以元儒吳澄從祀兩廡、應列陳氏澔之次、兩廡先儒共四十六人、其年代先後確有可稽、如歐陽修應在司馬光之前、薛瑄應在王守仁之前之類、按歐馬猶係同時、至薛王相去甚遠、似宜更置、

崇先之典、自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謁文宣王廟、詔叔梁紇堂、觀此則前此已另立有堂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太夫人、亓官氏鄆國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啓聖稱始此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啓聖王夫人、三年、封鄆國夫人亓官氏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至顏子父顏無繇、先於唐開元間封杞伯、宋祥符間加曲阜侯、曾子父曾點、亦先於開元間封宿伯、祥符間加萊蕪侯、此皆同諸弟子例封、非爲其子追

贈也、若元文宗至順二年、封孟子父孟孫氏爲邾國公、母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禮樂統云延祐三年以鄒國爲邾國是年又加封顏子父無繇爲杞國公、諡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諡端獻、并封其妻戴氏兗國夫人、諡貞素、順帝至正二十二年、諡朱熹父松爲獻靖、封齊國公、則皆爲其子追贈矣、明孝宗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言、顏無繇曾點孔鯉廡食、嫌於其子、宜別立啓聖王祠、令與孟子父配享、程朱父及蔡沈父蔡元定、皆從祀、

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亦以是言、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謝鐸、學士程敏政、皆復請如前議、亦不合而止、先宋洪邁、及後姚燧、熊禾、皆有是議、而未克行、至世宗嘉靖九年、從張璁不宜廡祀顏路曾點孔鯉之議、乃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祠、祀叔梁紇、改王號、製木主、尺寸同四配稱啓聖公孔氏之位、改稱公者、始以三代稱王惟天子、稱公已爲極尊、親如姬旦、功若呂望、皆止稱公、若謂稱公、猶或未妥、似應稱父、父亦也、男子之美稱、周尊呂望曰尚父、齊尊管仲曰仲父、魯尊孔子曰尼父、倣此稱啓聖父

不亦可予而以顏無繇一東曾點一西孔鯉一東孟孫激二西配、皆
改爵號製木主尺寸同十哲稱先賢某氏以程珦程顥程頤父
朱松朱熹父蔡元定蔡沈父從祀、稱先儒、元定之從祀先
有舉人桂華極論元定著書得性理之旨、而朱熹疏
釋諸書、皆與元定參訂、應以元定從祀、故至是以從
祀於啓聖祠也、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又從湖廣巡撫
郭惟賢請、以周敦頤父周輔成從祀、後國子監學錄
張養蒙疏稱、孟軻父不得槩曰孟孫氏、宜改稱先賢

孟激、公周輔成既得比例、於珦松則張載之父自應
比例於輔成、時未採錄、熹宗天啓元年、御史董翼上
疏、其畧謂張璁議立啓聖祠、始於宋濂程敏政等原
不緣尊奉孔子起見、蓋爲囘參伋坐堂上、父不應坐
廡下、求所以爲安處無繇點鯉、祀叔梁紇則可以祀
諸賢、而叔梁紇以前、未知推廣、夫聖明推恩臣下、一
沾品位、恩寵榮施三世、追封大聖孔子、何僅一代、若
致其尊奉、應追祀三代、防叔伯夏、皆當奉祀、則崇報

孔子者、庶備、疏上、時軍旅倉皇、未舉行、仍如嘉靖九
年僅祀一代云、
國朝雍正元年、欽奉
特旨追崇孔子五代、改啓聖祠爲崇聖祠、奉木金父爲
肇聖王、正中南向、祈父公爲裕聖王、東一室、防叔公
爲詒聖王、西一室、伯夏公爲昌聖王、東二室、叔梁公
仍爲啓聖王、西二室、皆南向、配四仍舊、是年又增張
載父張迪從祀、東周輔成、次程珦、次蔡元定、西張迪

朱松、而崇先之典優矣、
廡後之典、自周戰國魏安釐時、以孔謙係孔子八代
後嗣、封魯文信君、漢高祖過魯、封其九代孫騰爲奉
祀君、文帝以騰子忠爲褒成侯、元帝初元元年、賜十
三代孫霸爵關內侯、世襲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通考載成
帝綏和元年、另封孔何齊爲紹嘉侯、後平帝元始元
進爲公、係奉殷後、非奉孔子、姑附錄
年以十六代孫均復爲褒成侯、仍世襲、和帝永元四
年、以十八代孫損改爲褒亭侯、仍世襲、自是以後雖改爵名其世

襲不改集中未能逐代詳載。雖後漢魏文帝黃初二
改封爵名及有特賜詔書之闕里誌載爲元年按史係二年其陳王植魯孔子
年廟碑有黃初元年之語蓋推受命之年按是年
十月始受命改元則封嗣
修廟魏史所載二年者是改封二十一代孫羨爲宗
聖侯。晉武帝泰始三年、又改封羨子震爲奉聖亭侯。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又改封二十六代孫鮮奉聖亭
侯。後魏文帝延興三年、改鮮子乘崇聖侯、
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埽。孝文太和十九年、拜孔
氏四人、顏氏二人官、復以乘子靈珍爲崇聖侯、食邑一百戶。子
文泰襲。北齊文宣帝天寶元年、改封文泰子渠崇聖
侯爲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又加封渠爲鄒國
公、始封公食邑一千戶、仍世襲。隋煬帝大業四年、以鄒
國公嗣悊改授紹聖侯、仍食邑一千戶。唐高祖武德
九年、改封嗣悊子德倫爲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
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朝會始此。孔氏子孫玄宗開元
二十七年、加封褒聖侯孔璲之爲文宣公、兼除兗州
長史、任地方事。自此間或兼世襲公爵、食邑如故。兼任則或宰、或判、或司馬、

職事、不一。懿宗咸通四年、四十代孫振狀元及第、仍襲公
爵。後周廣順二年、以四十三代孫文宣公孔仁玉兼
宰曲阜、兼宰本邑始此。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以四十四代
孫宜襲封、詔復其家、不預庸調也。仁宗至和二年、續通考
中、按史係至和二年。用祖無擇之議、改封四十六代孫宗愿文開嘉祐
宣公爲衍聖公、稱衍聖公始此。哲宗元祐元年、改衍聖爲奉
聖、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徽宗崇寧三年、闕里誌闕大觀間、按史係
崇寧。復封奉聖公端友、十八代四爲衍聖公、毋過大禮許
赴闕陪位、衍聖名定於此。取陪祭亦始于此。欽宗高宗建炎初、端友從南
渡、寓於衢州。紹興二年、以端友後嗣玠襲封於衢。八
年、賜玠衢州田五頃、以奉先聖祠事、仍世襲。闕里志、闕襲封
於衢、凡六世。迄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宋衍聖公五十三
代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洙寓於衢、或言其孔氏宗子、名
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遠榮而不違親、眞聖人之後也。至是衢州罷封。先端
友南渡後、金主即以端友弟端操權襲衍聖公於魯、
管勾祠事、仍世襲。至元太宗五年、以金衍聖公五十

一代元措依舊襲爵歷三世無嗣元仁宗延祐二年以端友弟端立之後五十四代思晦襲封至是專襲於魯（先是自宋南渡衢受宋封魯受金封有兩衍聖公）思晦子克堅嗣爵明洪武初名至京待以賓禮而不名仍令襲封別給銀印但食公祿主祀事不兼庶政另舉一人世襲曲阜令以約束其宗人（自是曲阜令另舉一人公不兼攝）洪熙元年以衍聖公來朝館於民間特命工部賜宅弘治十六年（禮樂統條正德元年）又贈衍聖公次子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書院祀事每歲春秋二祭博士赴鄒主祀先於弘治六年以至聖後裔之居衢州者擇其長嫡一人孔彥繩爲五經博士皆許世襲不使治事蓋不欲以吏議繩之也又聖裔唐封褒聖侯嗣在河南儀封縣建有祠廟嘉靖十四年授孔承賓世襲國子監學正專主廟祀○顏子裔（後周廣順二年以裔孫勣涉爲曲阜縣主簿）孟子裔皆於景泰二年（此據續通考禮樂統係三年）授世襲五經博士顏子裔非嫡派後成化中訪求嫡派改授曾子裔於嘉靖十二年始訪得嫡派十八年亦授五經博士仲子由裔於崇禎十六年授世襲博士先儒周子敦頤裔於景泰七年（周子誌稱六年）朱子熹裔在建安者於景泰六年在婺源者於嘉靖三十八年（禮樂統係元年茲從明紀）前後各授五經博士皆世襲明末寇亂博士中類多失襲矣

國朝順治元年衍聖公孔允植題

朝棠

世祖章皇帝授允植仍襲本爵加少保銜頒三臺銀印一顆賜宴是年覆准聖賢後裔承襲定例衍聖公襲封督撫代爲奏請吏部具題由長子承襲（有祭田廟戶詳一卷）○主子思子祀事五經博士由衍聖公次子承襲○主聖澤書院祀事太常寺博士由衍聖公三子承襲○顏曾孟仲五經博士由嫡派子孫承襲俱照衍聖公咨送題補（定例顏曾孟三氏祭田廟戶詳二卷仲氏祭田廟戶詳三卷）程朱五經博士由禮部具題咨送嫡派子孫到部題請承襲○

國子監學正、亦照衍聖公咨送題請承襲○尼山書
院學錄、由衍聖公咨送弟姪題補○曲阜縣知縣、四
氏學學錄、由孔氏生員題補、○四氏學教授、定例四氏學學田五
十頃至聖廟司樂、由各省生員題補、管勾典籍掌書
書寫知印奏差、由保舉堪用人員題補、俱照衍聖公
咨送具題、○是年由衍聖公保舉廩生孔允淳任曲
阜縣知縣、以孔毓麟襲博士、主子思子祀事、顏子裔
顏紹緒、曾子裔曾聞達、孟子裔孟貞仁、仲子裔仲於

陛、皆照例承襲博士、孔允齊承襲國子監學正、四氏
學錄、書院學錄、俱照例咨授、朱子裔朱煌於順治十
二年、二程子裔程宗昌、程延祀、於康熙九年、張橫渠
嫡嗣於康熙十九年、周子裔周嘉耀於康熙二十三
年、前後承襲五經博士、康熙二十三年、又賜兩廡先
賢先儒嫡子孫各世襲奉祀生員一名、給九品俸、康
熙三十八年、因詣闕里、以先賢閔子損端木子賜卜
子商宋儒邵子雍、各後裔並授世襲五經博士、後至

聖裔在浙江、朱子裔在婺源者、及先賢言游各後裔、
並授世襲五經博士、雍正二年、欽奉
上
諭、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著確查定議、
以聞、欽此、廷臣會議覆准、增置先賢有子若冉子雍
冉子伯牛顓孫子師各後裔並授世襲五經博士、文
廟奉祀聖賢後裔襲博士、共二十一員、又周公後裔東野氏漢壽亭侯後裔關氏、
皆授世襲博士、又雍正二年、禮部覆准、爲敬陳管見
等事、通行各省嚴查、果係先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

奉祀者、將本生姓名咨報禮部、核明給與印照、准爲
奉祀生奉祀、地方名宦鄉賢實有專祠者嫡裔亦准給照、先是順治九年
視學、舊例差官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仲等氏五
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孟仲等氏族人各
三人、赴京陪祀、禮成加
恩、有差、今乾隆三年春、
皇上
行視學釋奠禮、從御史陶正靖奏、其先賢俱在十哲
之列、各設有五經博士者、一並行取陪祀觀禮、俾得

均沾

聖恩、又准行查各省諸先賢本籍地方、其後裔有五經博士者、照仲氏例、仲氏例見三卷 量行撥給祭田、或照程氏例官給祭銀、程氏例見五卷 以供粢盛、仍各與廟戸數名、以供酒掃、而隆後之典渥矣、

學校之設、學記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此以知學校與崇祀、固相因而行也、維昔四代之盛、考諸經史可見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上所

爵之祿之在是、下所學在是也、三物、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暴秦廢學、而漢興景帝末、文翁修起學宮於成都、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以祀、選郡中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武帝陽朔二年、置博士弟子員、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元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丁憂例始此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漢書、宋均調辰陽長、爲立學校、寇恂爲汝南太守、修學校、教生徒、衞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宮、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秦彭爲泰山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饗祀、輒修升降揖遜之文、鮑德爲南陽太守、修起黌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

蹈德詠仁、當是時、惜未復以德行藝教民而賓興之制、然上舉孝廉方正、下務經明行修、所學不僅在辭章也、魏晉以降、雖仍漢制、習尚浮靡、北魏獻文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至孝文時、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

敷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學業可謂大盛矣南梁武帝天監四年立孔子廟時亦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隋仁壽元年乃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且專以詞賦取士古德行道藝之教壞漢以來孝廉方正之舉廢學校不得不偏重詞賦矣隋亡唐興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縣分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太學博士助教各一人餘學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鄉有庠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校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里別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有唐三百餘年未嘗不重學校而因循隋弊竟使古制莫復肅宗寶應二年

雖因楊綰疏請明經進士孝廉並行果並行明經進士不失業而孝廉風化臣民德歸厚矣旋復專尚文辭迨五代及有宋相沿莫改宋初太學行三舍法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踰月齋長書其行率教不戾規矩藝治經程文於籍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優一平為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等以俟省試而所學多在經義詩賦也仁宗即位之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又命藩輔皆得立學其後旁郡多願立學者詔悉可之稍增賜之田如兗州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本行實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見李覯袁州儒學記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由是學校之設遍天下時胡安定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東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

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時諸州縣皆立學而有司請下湖州取法著為令然所舉在文詞欲所習在治事雖著為令安能望其人人率從耶神宗熙寧間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試於蘇軾謂興德行是敎天下相率而為偽詩賦論策雖知其無用

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之說而止時王安石執政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而所須之式本安石詩書周禮三經新說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且黜春秋不列學宮後靖康時楊時力闢安石新說之謬其說雖獲更正

春秋復列學宮而所頒經義時文式竟成定式士學囿不得不專攻於經義之時文矣理宗端平三年諭輔臣曰邇年取士鮮得實學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吳潛奏乞於省試額中撥一二十名令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尚存鄉舉里選徵意曩時朱熹亦有於解額拆其半以為德行之科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令士知實行之可貴及以周易詩為一科而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二戴禮為一科

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世用之議時未之採有宋學校大率如此至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胡瑗蔡沈諸儒闡明性理表章經書使士知有正學實發漢唐所未發先是自唐以來四方立有書院如嵩陽應天白鹿嶽麓之類朝或賜額命本地幕職官

提舉或擇本地宿學爲山主聚徒敎授中仍設聖賢像或木主行舍菜禮宋時特盛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特錄本卷後學者宗之若夫置敎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已其立敎授則由熙寧始六年詔諸路學官兼委中書門下選差官皆設於州郡而不及縣縣置博士助敎各一人謂之主學官則由漕司聘署至崇寧大觀凡版在職方者必建學中州敎授雖秩卑吏部勿致豫必宰相自推擇而大郡多至三四員迨建炎三年敎授並罷紹興三年復建四

十二州十三年詔諸州軍並置若試官科則始於元豐詔八行孝弟睦婣任恤忠和添差諸州敎授則始於政和也其貢舉自隋唐來每歲開科宋至和二年乃間歲一科其定三歲一科始於宋治平四年也元於各路亦置儒學敎授階八品散府上中州敎授皆從八受職朝廷於縣置敎諭一人又置直學一人掌錢穀聽行省及宣慰司劄付或命於禮部又各處書院置山長其學生額十五人盛至五十人受學於學至正七年以朱公遷

爲郡學正明洪武二年置府敎授一人訓導四人州學正一人訓導三人縣敎諭一人訓導二人齋夫六人膳夫四人門子六人學書一人令在京府縣生員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仍免差徭二丁宣德中增廣員數如正額而不給廩膳謂之增廣生正統十二年於廩膳增廣外復選俊秀附學肄業謂之附學生先是洪武六年諭中書省臣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

行爲本文藝次之然所舉之士一或被議則罰及舉主不若科舉之士縱有被議主考房官皆得免處分故四方舉薦寥寥未十年仍復行科舉頒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文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論一道判五條詔誥表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武第一場試馬上箭以三十五步爲則第二場試步下箭以八十步爲則幷𩍐技勇第三場試論二道策一道文武

生欲爭一日之長不得不竭年畢力惟此成式是習
矣成化中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
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業治事稍劣者次之
邱經業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
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此例雖設究未實行終明之世
其爲學校惟於頒行成式講究精密而已
國
朝學校中官制國子監有祭酒滿漢各一司業滿漢
各二監丞滿漢各一典簿滿漢各一博士滿漢各一

助教滿漢各六學正五學錄二典籍一貢監生入成
均肄業皆給廩餼順天府教授滿漢各一訓導滿漢
各一各省教職府教授一訓導一州學正一訓導一
縣教諭一訓導一邊隅小府州縣衛或止設正教而
無訓導或止設訓導而無正教皆就本省中進士舉
人恩拔歲貢循序除授從前遠官別省行文本省巡撫考定
給憑赴任從前赴京考選免其遠官別省及赴京候選資費
舉人已就教願會試諸貢已就教願鄉試者聽明嘉靖六
年有此例乾隆二年奉
上諭教官各給全俸從前正副兩官共一俸皆加品級教授正七品學正正八品教諭正八品訓導從八品移封一代乾隆三年又奉
上諭嗣後現任教諭會試得中進士例應歸班者仍令
回原任以教授銜管教諭事現任訓導鄉試得中舉
人副榜者仍回原任以教諭管訓導事若遇該員本
班應選時仍照常銓選遇卓異薦舉亦照銜陞轉將
此永著爲例欽此其風勵教職如此至生員名數順

治初無定額今順天府學滿洲六十名漢軍三十名
大興宛平共六十五名各省生員康熙九年題定府
學二十名大州縣學十五名中學十二名小學八名
十二年題准武學歲一試文學仍行歲科兩考康熙
四十一年
御製訓飭士子文見本卷首雍正二年欽奉
上諭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爲中學中學改爲
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雍正五年奉

旨着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州縣之貢生生員內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送部引
見錄用雍正六年奉
旨各省考取拔貢不必拘一二三等之生員俱准收考酌量試以時務策於其人果有識見才幹再訪其平日品行端方即正考未列優等亦准選拔乾隆二年
欽奉

恩詔各府州縣衛舉報孝廉方正給以六品頂帶以備
詔用又奉
上諭各學全復廩銀又
命藩庫動公項購十三經廿一史發貯各學先是康熙年間
欽定易經折衷雍正年間
欽定書詩春秋三經至是
欽命纂輯三禮並發各學俾多士博通其培養人材如此而加意學校至矣

為考禮記文王世子篇有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註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秋冬亦如之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又云凡釋奠必有合也註合樂也是則先聖先師之祀依關學校自古已然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著六經以垂教為萬世師表故迄今隆其稱崇其廟專祀之於學校中以四配十二哲先賢先儒從祀固其宜矣記所謂禮從宜也古者凡

學必祭四時皆祭故但釋奠註謂釋奠祭之畧者主於行禮非報功也今學士各學於其鄉各學於其家惟
天子視學命有司春秋二仲致祭故祭儀加詳且盛於報功追祀其所自出封其後裔以奉祀事歷代相承酌古准今以禮樂從祭主又互有增損雖州縣必令備置樂器備貯經史俾學士皆嫻習禮樂博通經史故曰不觀損益無以知

今制之大得也雖學士各學於其家各學於其鄉而定例講經於斯鄉飲於斯諸生月課於斯則猶然古者立學於斯意矣凡百有司暨都人士誠皆仰體
國家設立廟祀學校之意敬修祀事砥礪實學則廟祀學校之設報功卽以崇德厥典所關不綦重且大歟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辯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意竊見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

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明倫堂

明倫堂猶國學之彜倫闕里之詩禮所以講學明人倫也凡釋奠爲講經爲養老職是故耳學官勤於職事有朔日於斯堂課文生明藝望日課文生講書初八上弦課武生策論廿三下弦課武生較射者其法固善又有集文武兩庠統於朔二作時文望六講書講律較射於斯堂使文武相觀摩者其法亦善然能如胡安定之教授湖州於經義外更課以治事使士

爲有用之學法尤善耳況
聖天子加意造士於乾隆二年令支公帑購刷十三經廿一史頒發各學収貯應集多士中之博通有志者於斯堂中尋繹淹貫庶可仰副
德意矣爲有司者於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擇國中年高有德者舉行鄉飲於斯堂即乏全德擇鄉黨自好而齒尊者充之俾國人觀登進之榮而共勸聞揚觶之言而相戒焉豈不善乎（鄉飲儀注各學皆有茲不錄）第鄉

飲固有正項動支而課士需食隹者需費方可鼓勵各學有學租者可矣無則設法置之課士有資鄉飲大典按例歲月舉行不致或闕則學政修舉堂之設也名實斯副矣夫

名宦鄉賢祠

名宦鄉賢祠自明洪武初詔天下儒學各建先賢祠左賢牧右鄉賢春秋附祭其始共一祠也名宦鄉賢各一祠則始自成化中年禮稱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是名宦之祀自古已然又稱鄉先生之賢者沒而祀於社則鄉賢之祀亦自古已然矣第至明時始令各學著爲典耳嘉靖間令天下有司學校備查古今名宦鄉賢果有遺愛在人鄉

評有據者卽入祠祀是時各處之卓卓表著者當無不入二祠焉矣夫設官以來佩章握綬涖於斯者歲不乏人其中稱能吏邀陞擢者不知凡幾稱好官多得錢者不知凡幾而或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獨此入祠之數人俎豆千秋孰得孰失爲宦者覩斯祠不可以勃然興乎而育於斯長於斯者見自生民以來衆庶馮生無論矣其間利名權要更不知凡幾而入祠者獨此數人彼何人也予何人也覩斯祠也不可

以油然思乎、雖事有幸有不幸、而公道自在人心、苟不堪者而或濫焉、堪入而或遺之、如人心公道何、雍正三年、議准名宦鄉賢除前代已經入祠者仍舊外、其餘現在設立牌位之名宦鄉賢、應令該督撫學政詳查、如果有政績治功不愧名宦、文學品行允協鄉評者、將姓名事實造具清冊、送部查核、防濫與遺也、誠體是議而毋濫毋遺、則二祠之附於儒學也、允可勵俗維風、寧不與兩廡奉祀之賢儒爭光文廟也耶、

學宮備考卷之末

湖南平江彭其位敬輯
雲南通海趙　城參閱

附録

申黨

申子黨字周、見史記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列傳中、文翁畫從祀之諸弟子、載申棖、又載有申黨、一云申棠、棠與黨字相似也、唐開元中追封從祀諸弟子、封黨名陵伯、宋祥符間加封淄川侯、元及明初因之、從祀無異、程敏政謂即申棖、嘉靖時遂有棖罷黨稱舊一統誌兗州人物載申棖孔子弟子、孔子嘗稱吾未見剛者、或以棖對、孔子謂棖也慾、焉得剛、又載申黨孔門弟子、言動克謹、曰克謹、與有慾類剛不同、按此則申黨固另是一人也、

孺悲

孺悲者、魯人也、集註稱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也、論語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程子謂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蓋深教之也、深教之則非終絕之、史記家語雖未列之弟子、而禮爲六經之一、喪爲五禮之一、有孺悲之學、而士喪禮之書傳、孺悲可謂有傳禮之功矣、而況奉君命親受學於孔子乎、列之弟子宜也、

公孫子

公孫尼子、名似、或曰即公孫龍、按史記家語並載龍字子石、則尼子固另有其人矣、漢志云孔子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云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劉獻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諸說不同、但必有據、要亦爲孔子之徒也、

公明子

公明子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頹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子張死、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儀蓋事子張曾子、而親聞教於孔子者也、

公明子

公明子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其位謹按學者、效也、效先覺之所爲也、故孔子與門人宜、拱而尚右、門人效之、孔子謂其嗜學、他日稱顏子之好學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皆不徒在讀書也、若公明宣居曾子之門、三年不讀書而惟悅曾子之所爲、一一學之、眞可謂善學者矣、故特表之、以爲學者法

樂正子

樂正子子春曾子弟子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

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陶淵明士孝傳贊以樂正子春與高柴並列云

檀弓

檀弓史傳失其字里實莫考記稱爲魯人之知禮者公儀仲子之喪檀公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乃謂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而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立衍爲辭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則檀弓果知禮者也時以其知禮故今禮記二篇即以其姓名名之曰檀弓上檀弓下云前漢書古今人表上

列仲尼次及諸弟子亦及檀弓曝書亭孔子門人考亦載檀弓述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於禮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倫語若是則檀公者固與孔子同時亦孔子之徒也

河間王

河間王德、漢景帝子、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遺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詩四家、曰魯詩、申培所傳也、曰齊詩、轅固所傳也、曰燕詩、韓嬰所傳也、曰毛詩、毛萇所傳也、初魯齊燕三家、竝立學宮、毛詩最後出、王得之、知其說之正、奏獻之、人翕然習之、今魯齊燕三家皆廢、毛詩獨顯、禮三種、曰儀禮、曰周禮、曰禮記、儀禮始傳於高堂生、僅十七篇、而王得於魯淹中者五十六卷、獻之秘府、後多亾逸、今存十七篇、卽王得淹中卷中所編定也、周禮、王得於女子李氏、內失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可得、爰取考工記補之、禮記、王得之孔壁、有百三十一篇、亦獻於秘府、後孝宣授戴德刪爲八十五篇、爲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蓋三禮皆得自王、而大學中庸、則原在禮記中也、

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謚曰獻、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輙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頗縱適、未久而終、墓在獻縣東八十里、

文翁

文翁者、廬江舒人也、陸應陽輯廣輿記載文翁名黨、字仲翁、按此則史之但稱文翁、其猶顏子淵之稱顏淵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況爲子弟延師、尚或惜費、翁乃爲郡民肄業、竟減用度以相資也、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石室繪先師及七十二弟子圖以奉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宮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宮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宮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

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翁之化也、

其佑謹按、文翁生於漢初、甫脫坑儒焚書之暴、首爲興學校、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以奉祀、可謂承先知所宗矣、選郡縣子弟受業博士、減省少府用度以相資、可請啟後行其實矣、惟歷來議從祀之文廟未之及也、客曰、先儒從祀始自唐貞觀時、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以其各有訓詁著述、代用其書也、文翁並無著述、是以從祀之議不及耳、夫聖學貴躬行、四配首顏子、十哲首閔子、非以其著有書、以其躬行優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學之貴躬行而不專在文也明矣、竊謂從祀當論躬行、不專著述、若議從祀必在於有著述、寧不從教人以從事於浮文歟、客心折首肯、請附記此說於本傳後、以俟來者、

孔氏孟皮

孔氏孟皮啟聖王公叔梁之庶長子仲尼之庶長兄故以孟仲爲序焉事實失紀傳稱有足疾無失德子思祀先賢友妻南容論語所載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張行言聖門禮樂統謂孟皮宜增祀啟聖祠其說良是

附餘說

其位謹按增正祀典仰見宣教嘉猷稽錄賢儒祈擴右文德化雍正二年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維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附饗廟庭諸賢若有羽翼聖經扶持明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陞而附祀先賢先儒之後執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欽此九卿等遵同詳考議得宜復祀者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六人宜增祀者縣亶牧皮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榦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二十人宜增入崇聖祠者張迪一人宜增置博士者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四人奉

旨依議欽遵通行舉歷來闕典一朝增定誠千載盛事
也伏思尚有應仰體
諭旨而推廣焉者、如先罷宜復者、尚有申黨其人、史記
字周載諸弟子列傳中、漢文翁畫從祀弟子圖中、
載申棖、又載有申黨、一云申棠棠字相近、唐開
元中追封諸弟子、封棖魯伯、封黨召陵伯、宋詳符
中封棖文登侯、封黨淄川侯、固以棖黨爲二人也、
皆從祀廟庭、元及明初因之、後程敏政乃謂申黨

卽申棖、至嘉靖時遂存棖罷黨、記稱有其舉之莫
或敢廢、使自漢文翁追祀以來、歷唐宋元無異、一
朝而廢之、他無確見、豈不僅以棖黨姓同字同、而
疑爲一人耶、諸弟子中、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
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原氏居
其二、於申姓何獨不可有二乎、公西葳公西輿如、
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棖與黨同字、必當去其
一乎、舊一統誌、兗州人物、已載申棖、孔子弟子、又
載申黨孔門弟子、且云言動克謹、棖黨之爲二人
有明徵矣、夫秦冉顏何先疑其重復而罷祀、今皆
復祀、則申黨按兗州誌、實有其人、似應請援秦冉
顏何例而爲復祀也、如舊闕宜增者、尚有孺悲、其
人、集註稱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云、恤由之喪、
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是孺悲固嘗學禮於孔子者也、論語云、孺悲欲見
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

之、程子謂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蓋深教之也、
深教之則非終絕之、史記家語雖未列之弟子、而
禮爲六經之一、喪爲五禮之一、有孺悲之學、而士
喪禮之書傳、孺悲可謂有傳禮之功矣、而況奉君
命親受學於孔子乎、列之弟子宜也、又有公孫尼
子者、或謂卽公孫龍、按龍字子石、則尼子另是一
人、漢誌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誌以爲孔子弟子、
史記云、樂記係公孫尼子次撰、劉瓛云、緇衣係公

孫尼子所作諸說鑿鑿要必有據是公孫尼子要亦孔子之徒也夫秦冉顏何載史記未載家語縣亶載家語未載史記牧皮載七篇未載家語史記之四人皆未載論語皆未有著述今皆得與祀孺悲見於論語又親傳有士喪禮尼子雖未見於論語及史記家語而述有樂記緇衣諸篇之二人似應援秦冉顏何縣亶牧皮例請增入祀者也又有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者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卒業曾子之門公明宣樂正子春曾子門人也公明儀曾以文王我師之言自勵又有民有饑色野有餓殍之說為有斯民之責者最且曾親問啟顙之禮於孔子公明宣見曾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皆悅而學之以善學稱曾子許之樂正子春得曾子全生全歸之道以孝聞此三人者皆因其師得親聞孔子之餘緒者也視孟子門人萬章輩去聖人尤為未遠今萬章公孫

丑公都子樂正克四人已因孟子而得從祀則樂正子春公明宣公明儀三人似應因曾子而得增入祀者也又有檀弓者見於禮記以之名篇註稱為魯人之知禮者公儀仲子之舍孫立子子游因檀弓之語而質之孔子是檀弓固孔子時人而得親炙聖人之光者也今註禮記檀弓之陳澔入祀則原載禮記中之檀弓應得議及昔公羊穀梁後於孔子而以春秋從祀則檀弓與孔子同時似可比於公穀而以禮記增列先儒從祀也況古今人表上列孔子次及諸弟子次及檀弓曝書亭孔子門人考亦載檀弓述胡寅云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其言似有所據則檀弓并可增列先賢從祀也又有河間獻王者史稱其修學好古夫聖人以六經垂教而詩禮屬所雅言後詩禮二經得自獻王言詩之毛萇言禮之后蒼薦自獻王毛萇后蒼皆已從祀而始得詩禮薦言詩禮者之人則不與

於俎豆似非所以報功也又有文翁者當漢之初學校未大興也翁爲蜀郡守率先崇祀至聖及七十二弟子使蜀人興起於學校至孝武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翁倡之也或曰翁無著述夫聖道貴實行翁實始興學校育人才爲天下後世倡厥功良鉅似應增河間獻王文翁二人從祀不惟報功卽以風後世俾知重經學且實力興學以育才也又宜從祀崇聖祠者亦尚有人如遽瑗孔子之友

也昔孔子於遽使尚與之坐今廟中於遽竟列之廡下聖心亦恐未安孟皮孔子之兄也相傳有足疾無失德雖無因弟功德追崇其兄之典而體聖人親愛之心則皮旣無失德其祀亦可議及況皮之子忠已祀兩廡有可援因子之賢追崇其父之例宋儒張載祀兩廡其父張迪已依議入祀崇聖祠而以聖姪親受聖教如忠已祀兩廡其父皮不可援張迪之例崇祀乎皮之弟皮之子皮之姪皮

之姪孫皆享俎豆而皮不與則其弟與其子若姪若姪孫安乎似應遷瑗於東一增皮於西一同配崇聖祠也或謂皮姪鯉已配享崇聖祠皮不應同列夫廟叙昭穆皮在西一鯉在東之三於昭穆無礙也又增翟博士已及先賢之後而先儒尚有一人如諸葛亮者其出處之正忠盡之純爲三代後立臣道之極今已從祀允協公論但延世之賞尚未議及況同時關氏後嗣已授有博士矣而亮之

子瞻孫尚且皆致身綿竹之戰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不尤烈乎諸葛氏後嗣似應爲亮增翟博士一員以昭崇報者也恭逢今

皇上重道典隆

崇儒恩渥已有倚依復祀元儒吳澄之議則親接聖

教如孺悲公明儀似可並議又有准

賜給諸賢儒後嗣祭田之恩則克盡忠孝如諸葛亮後嗣似可推恩爰敢仰體

憲皇帝諭旨推廣、今
皇上德意、因節取前人之論、敬附餘說、以俟採擇云。

附記答客問

客問孔門弟子、史記載有申黨、家語載申續、論語載申棖、曩以申黨申棖並從祀、復以同姓類爲一人、嘉靖將竟去黨存棖、茲欲請復黨祀、而史記載鄭相、文翁圖作鄭國、字子徒、家語載薛邦、字子從、字雖近相似、姓原不同、曩乃疑即一人、去薛祀鄭、茲不請增薛祀、何也、夫事之可因者因之、當守者守之、若革與創、則須有確查、未宜輕率也、棖黨去祀、已歷漢唐宋元及明初矣、明末乃疑爲一人、而去黨、茲稽明一統誌兗州人物、已載申棖、係孔子弟子、又載申黨、係孔門弟子、且云言動克讓、則與棖之慾而似剛、不類、是明係二人矣、言動既能克讓、且與史記中但列名弟子、而無德而稱者有異、茲是以請爲復祀也、若薛與鄭、固似二人、而曩已未議薛祀、茲稽載籍、薛邦無一可錄、將何所據而

剏請增祀也、又問孟懿子從事孔子、見孔子世家、見左傳、不知曩來有不以之從祀、豈以責卿不列於弟子耶、茲欲請增祀中、何亦不爲議及歟、夫懿子之曾從事孔子、書傳畫所昭載、禮、君之元子、卿大夫之適子、皆入太學從師、何有於責卿不列於弟子也、曩不以從祀之意、未有明文、不使聽廢、竊謂子臣人之大節、魯昭公出避、其首惡固在季平子、而孟孫叔孫爲季黨、懿子不能救正、臣節有虧、此增祀之議所以不及耳、又問孺悲、曾爲孔子所不與見、公孫尼子、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檀弓五人、史記家語未列於弟子、茲並請增祀、而史記載孔子之從有顏濁鄒、家語載與叔仲會、述侍於孔子、有孔璇、晏子春秋載孔某之徒有鞠語、及諸書所注孔子弟子、如常季諸人、皆不議增祀、何也、夫從祀大典、其已從祀者、有其舉之、莫敢或廢、其未從祀者、非於孔門確有據依、非德可爲範言行

可爲法則豈易增祀孺悲雖曾爲孔子所不與見而未明著其非安知其不因而改正也哀公使從孔子學士喪禮孔子許其學禮豈僅與見士喪禮於是乎書寧不有傳禮之功耶公孫尼子雖未列於史記家語而漢志隋志載爲第子且相傳樂記緇衣諸篇係尼子所作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權予皆曾親炙孔子之光其言行各有可錄是以請爲增祀昔顏濁鄒孔璣及鞠語常季雖有載爲孔子之徒之說而言行無徵囊未議祀何所據爲議增也又問河間獻王及文翁其言未大有可傳而議增祀何也夫祀以報功聖教首詩禮而詩禮得自獻王抗儒後文翁首祀孔子以倡儒學其功皆有可紀故請增祀也又問孟皮增祀近有係奏已經部議按論語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因有一兄但無因弟功德追祀其兄之與應毋庸議矣茲復欲請其增祀寧能更議夫無因第功德追祀其兄之典部議固是而從祀中實有因子之賢追祀其父之例如宋儒周程張朱蔡皆追祀其父矣皮子忠從祀兩廡皮不可援例追祀乎至聖之子若姪若孫皆祀廟中

國朝麻典且追祀上及五代是一家皆聚而歆享而皮獨向隅請增入祀典體至聖親愛之心正例體

國朝追祀隆典而推廣之也說務求是不有可採更議更見虞公若虞其前議難更而遂備言豈進言之道又問孔明近甫從祀茲欲請增給後嗣博士前從祀先儒後嗣未給博士者多不更有可給乎夫孔明出處合道以之從祀允協公論子贍孫尙致身綿竹之戰克盡忠孝尤足可紀請增給後嗣博士昭前烈風後世也然餘說所議如是恐未必悉當追敢濫議多人乎問者喜而曰其說悉矣盡識之廢有以其自也因從而附記之

跋

旦嘗擬心參之學、謂古者羹牆如見、匪以情慕、實參其聖以爲學也、湯頌思成、文通帝謂、孔言夢周、暨乎參前倚衡、如立卓爾、皆心參也、法以其意貌至聖狀、如親提誨、宛其喜睟容、以策功砭過、又爲分參法、於至聖以其地參、如燕居參申夭、飲食服御動靜參鄉黨諸記、於羣賢各以其性參、如性褊急、參子淵氏、性緩懦、參季路氏、性便嫉、參端木顓孫公西氏、性鼻鄙、參子與孟氏、以至聖爲參之主、而羣賢對症於其間、參之始、於靜齋頭、沉思滌慮、聚神相注、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居住行揆、率以意相奉、寐即載入夢鄉、鷄鳴同寤、鍊三閱月、直與神俱、摯念默森立、無可遁脫、此箴妄誠意一嚴律也、成論數則、懼涉臆見、用自律而未敢號於人、遊邑治中、晤侯翁彭先生、欽其嗜古慕道、與譚輒竟日、質以此法、及古治分邑論、多見心領、今閱其學宮備考一書、歷數十年始就、緊誠神企杏

擴潑於參者也既授梓屬跋於余余以道學宗譜不敢縟詞贅爰錄前法附其末願同志者流覽是編舉古聖賢形容居里行事歷歷目存隨以心參法從事則彌室中儼與聖賢相師友私淑奚啻親炙哉

旹

乾隆六年二月朔日昌江後學朱慶旦明齋氏薰沐

謹識

跋

古人祭祀之禮本以報功而學宮祀典其意在風勵後來鼓舞人心一大機也

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而能學

孔子之道者祀亦與之並隆故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秦火之後二十二經師口傳秘藏有寄道之功晉魏佛老並盛能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隋唐以後聖學榛蕪專門訓釋者亦有明道之功程朱以來學者漸趨章句之末而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此皆言行功業有法施於民之義並宜祀之者也然徒羨其祀典之隆而不詳考其生平後人亦無由做效此侯叟先生所以有學宮備考之輯也先生與先君子爲庚友予嘗執子姪誼每見先生坐立嚴整令人敬交接溫和令人親且居家孝友爲族隣推仰遇事幹辦爲仕宦借箸由其生平所學以居敬爲本窮理爲用故不染於俗亦不迂於理是誠

能學
孔子之道者乎、試閱茲集、苦心搜考、至於無遠不聚、無微不晰、毋亦學道盛心所撰結而成者也、又嘗謂大學一書不僅君天下者之事、實爲人之譜、自格致至治平、纂有衍義通言五卷、尚未問世、備考一集、從友人請授梓、今一展卷、舉聖賢言行、如耳提面炙、則先生崇道之功亦大矣、梓既畢、爰䟦於後、願覽是集者、毋徒作博故觀則幸甚、
乾隆六年春二月穀旦邑南川後學鍾靈衛湘氏敬撰於志伊堂

鍾蘭
山召
衛湘

學宮備考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彭其位撰、其位字素君、吳縣人、是書前八卷自孔子以及從祀諸儒、各爲之傳、九卷則載歷代禮樂典制、卷末附錄未從祀者申黨孺悲公孫尼子公明子儀公明子宣樂正子春檀弓河間王德文翁孔氏孟皮凡十人、所考禮樂典制、頗多挂漏

四譯館考十卷

〔清〕江蘩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譯館考十卷》提要

序

禹貢偹志九州而其時要荒
諸服遠不踰三千里成周衆
建千八百國而吳越不與會
盟至於汲黯論甌粤之爭賈
捐建珠崖之議考諸舊史則
其幅幁之廣狹從可知矣
皇上天亶神靈膺籙御宇誕敷文
德載纘武功闓澤徧於羣黎
聲教訖乎四海以故雕題椎

髮之國凡前代之所未征前
王之所未臣者靡不奉冠帶
稟正朔梯航踵接稽顙歸心
小共大球來庭來享猗歟盛
哉何風之隆也夫政教之所

及其在疆索以内者習見夫
蠲租減賦察吏興行諸大典
遂以浹洽乎人心而含哺歌
咏以觀德化之成此固率土
之大義也若乃嗜欲不通言

語不同或居鮫宮蜃窟之中
或處氷月霜天之下驚濤白
日大磧黃沙初未嘗下尺一
之
詔提一旅之師而庭實交陳輸

誠恐後非甚
盛德何以柔遠人若此哉獻琛
奉贄國有專司隸於大鴻臚
者為朝鮮琉球安南諸國而
四譯館之所掌凡三十餘國

統以八館列為東西爰擇師儒分館教習而設少卿以董之藝不敏攝官承乏罔思一郡一邑之近在眉睫間者亦必為之徵文考獻以佐司牧

者之張弛況乎荒徼遐陬聞風慕義而令其風土習俗茫然無稽其何以昭同文之盛乎乃於考課之暇裒集舊簡編次成書為之著天時土地寒煖燥濕之殊山川道里險易遠近之異民風習俗悍朴文質之分物產土宜多寡貴賤之別以及往古沿革叛服之故前人統馭得失之由條

晰縷分闕疑傳信雖

聖天子不貴異物不勤遠人而風教漸被同軌同倫自三五以來未嘗有也白雉旅獒陳於王會藝小臣也亦惟敬守厥

職而億萬年之丕基非姬歷之所敢望矣因拜手而序之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嘉平月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加四級漢陽江蘩序

四譯館考目錄

集字詩

卷十　集字詩

四譯館考卷之一

楚漢陽江　蘩采伯編輯

回回館 附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占城日本真臘爪哇滿剌加諸國皆習回回教進貢表文譯本館代譯焉

土魯番

回回在西域地西域有土魯番者一名土爾番

本朝順治三年遣使朝貢因賜

勅曰土魯番速魯壇阿伯輪母罕默得阿郎哈思等

爾遣都督馬沙泥虎伯蜂進

上賀表貢獻方物誠可嘉悅

朕荷皇天眷佑撫有大明天下期於四海寧謐遐域

獨順長享太平直與山河永久之願也念爾土

魯番國原係元朝成吉始罕次子察合台授封

此地大明立國隔絕二百八十餘年今得幸而

復合豈非天乎爾等誠能恪修進獻時來朝賀

大貢小貢悉如舊例則恩自相加豈有忽忘之

理今發馬沙泥虎伯蜂並都督職事阿巴火者

等回國特

賜綵緞表裏用示褒荅爾國有所受大明勅印可遣
使送來以便裁酌授爾封爵故諭順治十三年
復朝貢因
勅諭土魯番阿卜鈍剌汗
朕膺景命撫有萬方凡所屬國罔不輸志稱臣畢獻
方物爾土魯番尤能早識曆數恪修進獻之儀
今復遣使臣而入貢信篤棐之可嘉念爾國山
川阻長跋涉匪易應有贈答以奬忠誠今遣使
回國特

賜爾綵緞三百三十八疋絹七百二十三疋以昭賞
賚自今以後其五年一貢每貢入邊毋過百人
毋携婦女進京人數止許三十名餘皆留在甘
肅候來京貢使回日同護出境不得淹留內地
帶來貨物許令來京會同館照例交易不許沿
途借名停留以滋騷擾所貢馬匹除應用貢馬
四匹達馬十四匹外不必多貢馬匹以負
朕軫恤遐方之意爾其祇承休命愼終如始益勵朝
宗之誼永沐覆幬之恩欽哉故勅拔土魯番在

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
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
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
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民居百餘家相傳
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明永樂十二年行
在驗封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誠言城西北百里
有靈山最大國人云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
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
入山行二百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屋屋南登山

坡坡有石屋屋有小佛像五前有池池中有山
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國人云此十萬羅漢
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
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
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若人骨狀者堅如石
縷文明析色甚潤國人云此十萬羅漢靈骨也
又東下石崖崖下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
坡石瑩潔如玉國人云此僻支佛涅槃處也周
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沙石光燄灼人四

西陲經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西極諸國惟土魯番最爲奸猾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間一至焉成弘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侵擾西鄙據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即是時專伺哈密正德朝遂敢犯甘肅語在哈密考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部請國稱一人王內閣言西域稱王者多或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稱

王今盡裁奪之恐致觖望下禮兵部議禮部言西域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天方入貢稱王者各一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以後漸多內閣所言先年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弘治時回勒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非所以尊國體也自後各執賜勅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來往勢難阻絕驛傳勞頓宴賜頻煩竭我財力以役遠人計亦左矣從之

回回

回回與天方國鄰其先卽默德那國國王謨罕驀德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其教以祀天爲本而無像設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楷草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思葛始傳其教入中國明宣德中國王遣

人隨天方來朝貢由肅州入其國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蕃庶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異常處每日向西拜天國人尊信其敎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土產玉石珊瑚猫睛祖母綠羚羊角大馬駱駝獅子犀牛梭甫撒哈刺西洋布撒褐其織文雕鏤諸器物最爲精巧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明宣德中其王遣沙瓛入貢從用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氣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馬乳拌飯畜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無盜賊見月初生酋長與民皆拜天呼號以爲禮置禮拜寺分四方方各九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層次如塔日落爲市以日中熱故也地產馬金玉石珊瑚犀角其貢道

則自嘉峪關入焉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罽賓地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衍山爲鐵門峽水爲木河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瀠瀠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關城中達巷縱橫市肆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於此交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堂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裹經文文字兜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門楹皆雕文刻鏤鵝膚綴以瑟瑟王戴白圓帽妻以白紗蒙首飲食皆甘酸菜雜米肉器用金銀不設七箸以手取食國東有蒼尼城沙鹿海牙塞藍城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明洪武二十年國王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貢駝馬優詔答之二十七年遣使迭力必失貢馬二百匹其表文曰恭惟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欽仰咸

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然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施恩遠國凡商賈之入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相

逆道路無艱遠近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
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
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
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表文朧
略亦諸國所未有也其國相傳有此光明洞徹
照之可知世事故名照世杯云二十八年遣兵
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撒馬兒罕永
樂五年頭目哈里命虎歹達送安等還且貢方
物厚賜之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

嗣乃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已而兀
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之曰兀魯伯卽哈里也洪
熙元年安始還成化十九年王阿黑麻貢二獅
子命使請大臣出迎禮部尚書周洪謨以爲不
可遣中官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醋及蜜酪各二
瓶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三年廣東布政
司奏選言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貢獅子欲於
廣東浮海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
物觸海道貽笑安南諸國弘治二年由南海貢

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
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土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
珀琉璃扁菉甲檀木晶鹽花藥布名馬獅峯駝
大尾羊撥稅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
遣人朝貢

占城

占城古越裳地秦爲林邑漢爲象林屬日南郡
其地東距海西抵雲南南接眞臘北枕安南東
北至廣東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

入版圖唐元和初入寇驩愛安南都護張丹擊
破之棄林邑徙占因號占城宋淳熙中襲破眞
臘慶元中眞臘擧之俘殺幾盡更立眞臘人爲
主明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
爪哇日本諸國賜璽書是年遣使蒲旦麻都朝
貢言安南侵擾狀乃遣使諭安南罷兵是年國
王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
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阿答阿者爲
占城國王賜大統曆及金綺四年復遣答班瓜

卜農本金葉表文創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
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不敢輒相侵
侮於是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上以誠
占城安南統皆臣事朝廷豈可擅兵相毒爾咨
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
是助爾搆兵也樂器有聲律方言各異中國人
不可遣遣爾國能習華音者來二十四年使至
以臣弒君故絕之永樂四年勅王占巴的賴得
黎賊父子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

交軍中馳奏占巴的賴奉命討安南陰懷二心
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輒肆搶掠又以金帛賕
象賚季擴季擴亦以黎蒼女遺之復約季擴易
陳翁挺等侵升華府隸州縣驅掠人民罪下季
擴一等請發兵討之時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
遠徼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其後復來朝貢國在
大海南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
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爲標舟至是繫焉俗
驍悍果戰鬬尚釋教王及酋長椎束如弁合剛

戎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跣足出入乘象
馬或黃牯牛前後擁衛執兵器擊鼓吹角臣芟
葉冠男蓬頭女以椎結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
酋長屋宇磚灰甃砌雕刻獸畜亦有差等民居
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衣黃者罪死耕食
稻米肉食水兕山羊王鑄金爲廟主其畜多黃
牛水牛無驢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
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辭云早教他托生
也其互市無緡錢用金銀有疾採生藥服食釀

酒甕中以熟竹通甕作筒而咂且咂且注水
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地不產茶飲
椰子酒兼食檳榔蒭以生蛆爲美酋長歲時
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
通身是膽王嘗貢日將領皆獻人膽爲賀無閏
月晝夜各分五十刻以十一月十五日爲冬至
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
謂之逐邪四月有游船之戲十二月十五日城
外縛木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蠟置塔上焚之

以祭天刑禁亦設枷鎖小過以藤杖鞭之或五
六十至百當死者以繩繫于樹用梭搶春喉而
殊其首若故殺謀殺令象蹂之或以身捲擲於
地象皆素習犯姦者男女皆入牛贖罪王在位
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事居一
歲籲天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期年
得無恙復入爲王於是國人呼爲芳嘮馬哈剌
札云又有尸頭蠻者亦名屍致魚婦人也目無
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兒即死

頭返合體如故或封其頭移其體不得合即死
夫不以鬭者罪之產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瑇瑁
諸香朝霞大火珠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檳榔
諸文異木胡椒白藤吉貝絲綾白氍布孔雀山
雉伽南香唯此地最佳價亦高又有觀音竹如
藤長丈八尺許黑色如鐵寸二三節犀牛象牙
最多犀如水牛大者數百觔體黑無毛蹄有三
跲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於驢波羅
蜜形如木瓜國有金山皆赤色產金夜飛山狀

如螢火又有不勞山國人有疾者送至此山令
自斃焉所產伽南柰民不得取烏木降香則樵
之爲薪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國倭奴最大西南至海
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號曰天正王其
謀國掌兵皆國相與關白主之群臣亦世官賦
法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傭募罪無輕重皆
殺之地分五畿七道三島道統州六十六州統

郡五百七十二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
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
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
餘國倭主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
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
更號日本其人兇狡貪鄙好殺輕生黥面文身
去髮唯稍留頂衣褶襦橫幅結束相連不施縫
綴草履僅蔽足指跟不著地以便跳躍服染青
質白衣男衣過膝女衣如被單穿其中以貫頭

皆披髮跣足其王至隋時始制冠以錦綵爲之
飾以金玉人不盜竊少爭訟婚娶不娶同姓父
母兄弟異處惟官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
籩豆以蹲踞爲恭遇尊長脫屐而過疾無醫藥
病者裸就水濱杓水潑潑之面四方禱神庶瘳
即愈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塚初喪戒酒肉親戚
就尸歌舞爲樂既葬舉家入水浴潔以祓不祥
信巫覡好博握槊樗蒲之戲初無文字唯刻
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尤信佛

法有五經書及佛書白樂天集皆得自中國土
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錢文曰乾文大寶樂有
國中高麗二部土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
丹土白珠青玉冬青木多羅木細絹花布螺鈿
扇硯漆等物所製器用皆精巧刀則無人不佩
尤爲精利武藝工於刀法鳥銃雙刀長五尺鳥
銃實銅鑄成不用木柄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
梢近而後發箭鏃爲燕尾形甚重發必中中必
倒用兵雖數人必用埋伏明洪武二年寇山東

瀕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閩諸
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
懷言書至日如臣我當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
固先是元曾遣趙良弼襲擊日本比秩至疑爲
良弼後將殺之秩言今已改物且曉以禍福王
乃禮秩有加遣僧齋方物隨秩奉表稱臣使
未幾又掠溫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
瓦官僧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
寇海鹽澉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

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
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
遣僧貢馬茶布刀扇高帝曰此私交也亦不受
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
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高
帝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
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
懷隨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其數行倭
掠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

人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乃名遣宴賞而歸十五
年歸廷用又來貢以賠通好弭胡惟庸謀不軌
遂絕其使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
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遣信國公湯
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
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遣江夏侯周
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探漳泉人
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
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勑都

督楊文尋勑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
江海上兵防倭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
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
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蒸死永樂二年
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
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
毋過二百人若貢不如期則人船踰數夾帶刀
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餽太宗嘉厚賜之尋
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詔册封爲日本國

王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賜文勒石久
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好狡時時令各
島人掠海上九年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
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還所掠海上
人乃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舟
進圍望海渦遼東總兵劉榮率精兵設伏出奇
斬獲過半自是不敢窺遼東榮以功封廣寧伯
宣德元年來貢不如約却之七年復來如約乃
受其貢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

等弔祭十年遣使貢謝先是倭旣得勘合方物
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稱入貢貢即不如期
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其情主客者爲畫可條
奏郎許之云不爲例再至亦如之或窺我無備
即肆出殺掠充牣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
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至京師宴賞市易恣其
所欲已而備禦漸踈正統四年寇大嵩入奔渚
焚刼居掠慘毒不可言於是下詔備倭命重師
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任

海上寇盜少息成化初忽至寧波詭言入貢守
臣請於朝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
不可許正德六年朱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
子儀注不許鄞人朱澄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
日本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
效順無侵擾嘉靖初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
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
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
宴席皆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

市舶太監以重寶太監遂令先閱瑞佐貨宴席
坐宗設上宗設不平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
又陰助瑞佐授之兵遂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
錦大掠寧波諸郡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
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請罷之
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賒奸豪家久之歛貨日
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沒海上為盜負直者
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之番人益怨
恨大肆殺掠而中國亡命又為之鄉道於是王

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稱王海島攻略郡縣
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巡撫浙江兼福興
漳泉軍務紈勇於任事上章暴勢豪通番狀竟
為勢豪誣譖被劾恚憤卒其所任副使柯喬都
指揮盧鏜殺賊有功者皆論死長繫於是羣盜
益熾殘黃岩掠定海全浙騷動遣都御史王忬
巡視浙閩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參將時
兵政久弛所在無備忬經略未幾羣賊突至徧
掠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淮揚十郡乃復起盧鏜

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忬改督宣大
以徐州兵備李天寵代之復命南兵部尚書張
經提督浙閩軍務破倭於王江涇時工部侍郎
趙文華監督諸軍素忌經天寵誣奏逮詔獄論
死西市乃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
侍郎楊宜代經宗憲討擒賊首浙西江東稍得
寧輯而溫台淮揚尤被其毒其後巡撫譚綸總
兵戚繼光召募浙兵相機勦禦雖時復寇掠多
創少利沿海郡邑始免倭患矣倭之始通也來

自東海六朝以後乃從南道温州寧波以入風東北迅來可四五日程西風迅去亦如之蓋去東海甚遠而去南海甚近若蠹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可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以造舟人俱在博多故也明時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多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趨廣東東多則至福建彭湖分船或之泉州或之長樂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風多則至烏沙門分綜或過韭山海閘門而至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至定海象山奉化昌國及台州正東多則至李西嶼壁下陳錢分綜或由洋山之南而至臨觀或徑抵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至靑村南滙遂至太倉或過南沙入江而至瓜儀常鎭其在大洋而風忽東洋也則至淮揚

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高麗以入大抵淸明節前風候不常淸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明時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汎九十月爲小汎其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說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倭有號山城君者其後號令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郡相吞噬豐後寖强并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亡滅倭自是亦無定主矣

瓜哇

瓜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國劉宋始通中國元嘗征之明洪武三年王昔里八達刺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勅印而朝使至三佛齊國瓜

哇要而殺之遂絶其使永樂三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詔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滅東王時中國人舟過東王城西王殺百七十人詔自懼遣亞列加恩謝罪切責之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遣貢萬金禮部請索如數太宗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獨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年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國有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王之流寓多閩廣人又東行半日至厮村中國客居成聚遂名新村

村主廣東人番船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華人港旁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猴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居磚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藉藤花席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牖坐則於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繫嵌絲帨腰束[illegible][illegible]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

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刃刃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中國國人自土著外有西番賈久居者服食皆雅潔又有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鬭顏色黝黑猱頭赤脚信鬼坐臥無几榻飲食無匙筯啖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為穢也婚嫁無媒男造女嫁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儀衛甚都婦裸披髮跣足紫嵌絲帨戴被金珠絲飾賓粧生子一歲

使以七首佩之名曰不剌頭至老不釋若有爭鬭即拔刀相刺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喪有木葬火葬大葬惟死者所欲産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低香蘇木桃椰木吉貝倒掛鳥綵鳩絲鴿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其國王姓剎利名質多斯那者并扶南而有之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城

西南距暹羅各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唐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役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遂屬焉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附之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城甚堅固但無女墻國中及王居各有金塔一金佛八金獅二男女皆椎髻袒裼惟以布圍腰布極精美且有等級王頂金花冠項上戴大珠三斤許手足

戴金鐲皆嵌貓睛寶石飲酒皆金器富家亦然所以稱富貴眞臘也氣候常如五六月歲可三四收又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若干則稻亦隨而長男婦不諳蠶桑針指暹羅人寓居者治其業人死無棺止蓋布席出喪亦用旗幟鼓樂棄之無人處有鷹犬畜類來食頓盡則云死者有福官府及民間文字則以獸皮染黑人帶一粉筆畫之成字刑無笞杖輕者罰金大逆等罪則以土石築之於坑坎或斷指去鼻禍東向爲上

右手爲潔王三日一視朝臣階下三稽首婚娶燃燈不息唯滛風太甚女十許歲則父母以重貲聘一僧爲之破身後則任其所之每於河池澡浴男女無別其夫遠出顯與人通地產金顏香篤耨香沉香銅金象翠羽嘉樹異魚明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奈亦吉郎入貢

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南海中古越裳氏界秦爲象郡林邑縣前代未通朝貢明永樂三年王西利八

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册封使封爲滿剌加王賜印誥錦綺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太宗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姪傔從賞各有差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求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旣叛正朔乃不隸暹羅矣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被躡皮履

乘觽佟淳朴尚回可敎民台如暹羅婚娶類爪
哇聯榻趺坐刳木為舟泛海捕魚傍海人畏龜
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
嚙嚙即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
羣入市覺者擒殺之山孤人少田瘠少收內有
山泉流為溪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以
通市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膚甚黑間有
白者唐人種也屋如樓閣而不鋪板用木高低
層布飲食廚廁皆在上其山曰鎮國其貢番小

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鎖
袱金母鶴頂金鑲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薑黃布
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芃腦梔子花薔薇露沉
香乳香金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烏
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其國在占城之南其
貢路自廣東入將

四譯館考卷之一終

四譯館考卷之二

西番館

西番

西番即吐番也

本朝順治十四年遣使入貢請換

勅印因

勅諭之

皇帝勅諭烏思藏怕木竹巴灌頂大國師闡化王羅
巴藏昆林雷望書格棱納木那母巴塱劄爾哇

爾世居西域能敬順
天道遵事
朝廷勤修職貢茲特遣使以方物來進誠心向化深
可嘉尚使回優賜爾綵幣表裏以示褒答至可
領之故諭回賜粧緞一疋倭緞一疋表緞四疋
裏緞四疋

皇帝勅諭烏思藏怕木竹巴灌頂大國師闡化王羅
巴藏昆林雷望書格棱納木那母巴塱劄爾哇
朕統御天下綏理羣生聲敎所通罔不率俾其有實

心向化重譯來朝者必爲之誕布闓澤特加封
賜用昭柔遠之仁爾烏思藏僻在西域樂善好
修歷代以來俄通貢使茲慕我大清德化遣使
歸誠將故明嘉靖四十一年所賜怕木竹巴灌
頂大國師闡化王阿吉汪束劄失劄巴堅恭巴
藏卜男劄思巴劄失堅叅勅諭一道玉印一顆
表請换給并獻貢物具見恭順
朕甚嘉焉今特命正使喇麻義拉固散庫徒克退下
息拉卜副使查漢莊爾寧綽爾齊下撒木噗革

龍同喇麻通事人等賫捧
勅諭一道玉印一顆前往仍封爾羅巴藏毘林雷望
昔格棱納木那母巴𠷇劄爾㗒爲思藏闡化王
掌管印信撫治番人并
頒賜爾錦緞表裏僧帽袈裟法器等物爾尚益勵忠
貞勤修職貢廣揚梵教共凛
皇綱永堅藩翰之忱毋數
朝廷之
命毋替欽哉故諭頒賜錦二段紵絲十表裏袈裟僧

衣一套高頂僧帽一頂水晶數珠一串響鈸二
副鈴杵二副白瓷茶鍾二箇滿答剌一箇連帶
鞓帶一條氈襪各一雙食茶一百觔檀香一柜
按西番其先本羗屬也凡百餘種散處于河湟
洮岷間東北距陝西東接四川東南至雲南元
世祖始郡縣其地以土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
王帝師領之嗣是弟子有號司空司徒國公佩
金玉印者明洪武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
攝帝師喃伽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

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
元帥招討等官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賛
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
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分其地爲都指
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朶甘指揮使司一曰隴
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
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答
曰朶甘丹曰朶甘滄溏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
戸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

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荅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思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潤側魯孫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道自四川入贊化王貢道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每貢僧徒十人凡諸王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剌麻僧二人充正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自陝

西洮州出境宣德元年封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九年闡化王貢使乩藏等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官并縛乩藏等以聞命釋之還其茶長河西魚通寧遠歲一貢貢止五六十人自雅州入朶甘思歲一貢亦自雅州入烏董卜韓胡亦歲一貢如朶甘思四川威茂松潘金川雜谷達思蠻諸番僧皆三歲一貢洮岷番寺歲一貢番簇二年一貢貢使多者百餘人次三四十人其次數人至京餘留塞上洪武四年置

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火把藏思曩曰諸簇歲納馬三千五十匹又置河州衛軍民都指揮使司及河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簇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民都指揮使司又置西寧衛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市法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五王諸僧番簇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在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在黃河南成化十九

年西番滿松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嘉靖九年西番反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先是河套番人徙居西海蠶食諸番勢漸吞併識者慮其勾結深入如前代吐番吐谷渾故事言官因言前代有屯兵青海以絕其連和之路者然徵輸調發民力大困其後洮岷番賊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賊入聽官軍襲至賊巢勦殺番人畏之已而兵至塞

多秋令番合兵乘虛深入臨洮鞏昌殺掠大滌
向者李承勛言西番上地被亦卜剌侵占日益
內徙將來又通猖獗何以善後昔趙充國不戰
而屈羌人段頻殺羌百萬爲費不貲內外虛耗
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
操萬全之筭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
西番事宜悉令璦從長區處從之璦曰欲撫罕
必勦先零此金城方略也因遣遊擊將軍彭棫
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

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五簇恃險拒戰者十六
簇斬首三百七十患乃稍息國中地薄氣寒風
俗質朴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自下起因人
所利而行之故能持久其國君贊普有城郭而
不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部人處小拂廬贊
普與其臣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其君臣自爲
友者五六人號曰共命若死皆自殺以殉其吏
治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
刖劓其樂吹螺擊鼓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官

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
下皆綴臂前以辨貴賤食酪衣毡以赭塗面婦
人辮髮而縈之務耕牧好狠鬬貴壯賤弱尊釋
信詛重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弱者垂
狐尾于首以爲辱懷恩惠重財貨交易用氊毯
馬牛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焚柴聲鼓謂之逐
鬼喜啖生物無蔬茹醯醬地產金銀銅錫犂牛
名馬天鼠皮獨峰駝青稞麥豌豆羱羊貢物多
諸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氆氌珊瑚

犀角左髻毛纓明盔甲刀劍邀甲麻衣馬青鹽
山川則崑崙黃河河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
八十里東北匯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合忽
闌諸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州入中國
又東北經沙漠折而南流入山西界又有可跋
海自番境東南流至雲南合西洱河號漾備水
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明有丁大夫者以御史
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又有宋將軍晟
洪武末宋中久鎮西陲殷功封西寧侯丁宋皆

充平羌將軍番人敬而畏之四川諸番皆祀丁
陝西諸番皆祀宋焉

四譯館考卷之二終

四譯館考卷之三

暹羅館

暹羅

暹羅在占城國極南

本朝康熙九年入貢十二年復遣使臣奉金葉表
文入貢其表文云暹羅國王臣森烈拍臘照古
龍拍臘馬嘑陸坤司由提呀菩埃誠惶誠忭稽
首頓首啟奏
大清皇帝陛下伏以

天生聖君嗣登寶位剛明果斷國治民安聲聞海外
澤及諸彝卑國世荷
皇恩微臣繼襲踐祚遠需
九重德化莫能瞻仰
天顏幸遇貢期敬效輸献常差正貢使臣握坤司洽
喇耶低邁禮副貢使臣握坤司琢喝喇耶西三
貢使臣握坤押派兎恥通官握坤心物遡知理
拘帝典辦事文司叨申理嚇等梯航渡海賚捧
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

天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悟蕭遠臣之職恭祝
皇圖永固
帝壽退昌伏冀
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遵
旨再陳明季勦領勅銀印卑國以憑進京朝貢前因
宮殿火燬燼無存今進京朝貢無可為憑微臣
以表文內不敢致瀆委握耶大庫具文呈部轉
奏
聖旨特賜勅銀印以便進京恭貢康熙六年三月內

貢使回國請部奏
旨杏文到暹羅內開賜臣與表題請伏望
聖恩頒賜勅印以光福國庶朝貢有憑按古例貢船
三隻到廣貢使捧表進
京朝貢其船罷舉國需隨汎回國庶臣早知
聖儀典隆於弍年再運廣省迎接
聖勅回國伏乞
俞旨賜依古例䝉
勅禮部行文廣省各衙門遵照施行微臣不勝瞻

天仰
聖權忭踴躍之至謹具表朝貢以
聞後開貢物
皇帝方物金葉表文一道譯字表文一道龍亭一座安奉金葉表文馴象一隻孔雀四隻六足龜四隻龍涎
香一觔碗石一觔沉木香二觔犀角六座速香
三百觔象牙三百觔安息香三百觔白荳蔻三
百觔藤黃三百觔胡椒三百觔降香三百觔大
楓子三百觔烏木三百觔蘇木三千觔胡椒花

一百觔紫梗一百觔樹皮香一百觔樹膠香一
百觔翠鳥毛六百張孔雀尾十屏兒茶一百觔
紋綃布六疋雜花色大布六疋西天四條紅布
十疋紅撒哈喇布六疋印字花布十疋西洋布
十疋大米片一觔中冰片二觔片油二十瓢樟
腦一百觔黃檀香一百觔薔薇露六十罐硫黃
一百觔
皇后方物一樣減半內少馴象康熙二十三年復遣正
使王大統副使坤字迷列丕提從人三十名進

金葉表文奉
旨覽王奏航海遠來進貢方物具見悃誠可嘉仰道
了餘著議奏按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而暹則
赤眉遺種也暹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衍服
多穫暹人歲仰給焉元元貞初暹人常入貢至
正間暹降於羅斛合為一國明洪武初遣大理
少卿聞良輔往諭之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
遣使奉金葉表朝貢還賜大統曆七年遣使沙
里拔來朝自言本國命陪臣柰思俚儕刺識悉

替入貢去八月舟次烏瀦遇風舟壞漂至海南
收穫漂餘貢物蘇木降香兜羅綿來獻省臣以
聞高帝以無表可據却之九年奉表來乃命禮
部員外郎王恆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詔及
暹羅國王之印二十年又貢胡椒萬觔蘇木十
萬觔二十八年遣中使趙達宋福等弔祭賜嗣
王昭祿羣膺敕諭并賜王及妃文綺羅毯絲布
有差永樂元年遣使入賀始稱暹羅國一年遣
使坤文貢方物詔內使李興等齎勅往勞之并

賜文綺紗帛四年復貢方物且乞量衡為式詔
賜古今列女傳給與量衡七年遣使奉儀物祭
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元現
來貢方物先是南海民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
入暹羅至是因其使歸傳諭國王遣八觀等還
毋納流移以取罪戾並賚王金絨紵絲紗羅織
錦八年貢方物送還流移人賜勅勞之嗣王三
賴波磨札刺的興兵侵滿刺加滿刺加訴于朝
詔斥之其後復遣人朝貢且謝侵滿刺加之罪

厚賜之自是每貢賞賚則稍減矣成化十三年
遣使奉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
本福建汀州士人謝文彬也販鹽下海為風飄
入暹羅遂仕其國官至南都共從子瓚偶遇識
之為織殊色錦綺貿易番貨事覺下吏始吐實
爲十七年遣行人姚隆冊封其王弘治中遣給
事中林恒復往行冊封禮正德十年貢使至下
回回館譯寫大學士梁儲疏據提督少卿沈冬
魁呈准回回館主簿王祥等呈稱照本館事

譯寫回回字凡遇海中諸國如占城暹羅等處進貢來文亦附本館帶譯但各國語言文字與回回不同務譯之際全憑通事講說及降勅回賜俱用回回字今暹羅來貢金葉表文無人識認查近年八百大甸等處番字失傳內閣具題暫留來頭目藍者歌在館教習今無比照藍者歌事例於暹羅來使內選留一二人在館令其教習待弟業精熟將本使照例送回從之嘉靖元年暹羅及占城等國各被番貨至廣東市

舶太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黃麟等私買至南京販賣沒司盤出送南刑部問擬蔣義山等違禁私販番貨例應入官蘇木共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九觔胡椒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五觔可直銀三萬餘兩解內府收貯公用牛榮貨綠內璫得旨給王刑部尚書林俊覆疏言見行條例通番下海買賣劫掠有正犯處死全家邊衛充軍之條買蘇木胡椒千觔以上有邊衛充軍貨物入官之條今蔣義山等倚恃威權多買番

貨天幸匿殺事發將牛榮等恭奏陛下方命正法之爾乃敢用倖之門忽令給王大明主愛一嚬一笑斂務以待有功今三萬餘兩之物豈一敝務比給還罪人豈賜有功者比皆臣等之所未喻也伏望大奮乾剛立斷是獄將代爲營救之人并下法司明正其罪疏入乃命以贓貨入官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象已斃進象牙一枝長八尺牙首鑲金石榴子十顆中鑲珍珠十顆實石四顆尾罩金鍍

錐一根又金盒內貯白象尾爲證萬曆三年九月國王昭華宋填遣使握坤哪朵思滑等來貢先是有東牛國與暹羅國鄰因求婚王女不諾遂擁衆攻暹羅陷其城王普喇照普啞先自盡擄其長子哪浡喇照爲質時隆慶三年七月也其次子昭華宋頃嗣爲王以印被兵焚因奏請另給禮部以印文頒賜年久無憑査給且表字譯學失傳難以辨驗覆題行彼國査取印篆字樣并取精通番字人員赴京教習八年八月[illegible]

通事握文源同其使握悶喇握文鐵握文貼貴
原本勘合赴京請印并留教習番字各賜冠帶
衣服有差六年十月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題據
提督少卿蕭　呈請於本館添設暹羅一館考
選世業子弟馬應坤等十名送館教習通事握
文源言其國東連大泥南臨東牛西接蘭場北
界大海由廣東香山縣登舟用北風下指南針
向午行出大海名七洲洋十晝夜可抵安南海
次中有一山名外羅八晝夜可抵占城海次十

二晝夜可抵大崑崙山又用東北風轉舟向未
兼申三分五晝夜可抵大眞嶼港五晝夜可抵
暹羅港入港二百里即淡水又五日抵暹羅城
順風四十日可至若遇東風飄舟西行即舟壞
猶可登山遇西風飄入東海中有山名萬里石
塘起自東海琉球國直至海南龍牙山潮至則
沒潮退方見舟飄至此罕有存者來貢必用五
六月南風還則用十一二月北風過此不敢行
又境內有大佛祠九日暹羅日可剌細馬日足

曹本曰皮細棣曰東骨胎曰果平疋曰倒鵬細
曰討歪曰六昆大庫司猶華言布政司也府十
四曰采納曰老無曰比采曰米板稱曰辣皮曰
疋皮里曰采野曰多銕口于無里曰細辭滑曰
采欲曰款細灣曰沾奔曰魁山縣七十二分隸
各府土田東南平衍饒稻西北多大山產諸香
木蘇木城滚用磚砌分八門南北五里東西十
里城中有小河通舟城外西南民居湊集有外
城週遭十餘里王居在城西隅另建一城約三

里餘殿用金粧綵繪覆以銅瓦室用錫瓦階用
錫裹磚欄杆用銅裹木民樓居不土處上聯檳
榔片覆之亦有用瓦者坐臥即於樓板上藉
以藤及藤席無床椅凳之制其服飾惟王以
受封故留髮冠金嵌寶石帽制類兜鍪上衣長
三尺用五彩緞小袖左衽下用五彩布幔鞋襪
用紅緞官及庶民俱剪髮官一等至四等冠金
嵌寶石帽五等至九等冠五彩絨緞帽庶民無
帽俱著兩截衣襪履用牛皮婦人椎髻于後飾

用金銀條花戒指鐲釧脂粉貧者用銅上衣披
五色飛花布幔下衣五彩織金花幔拖地長二
三寸足著紅黑皮靴鞋其官制有九等一曰握
哩往二曰握步喇三曰握鑾四曰握坤五曰握
悶六曰握文七曰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救其
選舉由鄉鄰舉於大庫司大庫司將其堪用以
文達於王所王爲定期面試至期大庫司引至
王前咨以民事應對得當卽授冠服候用否則
逐出考課亦以三年爲期人皆有名無姓爲官

者稱握其民上者稱奈某最下稱隘某王出乘
金裝彩轎或乘象車每日旦登殿各官於臺下
設氈以次盤膝而坐合掌於頂獻花數朶有事
則具文書朗誦上呈候王定奪乃退遇正旦冬
節及慶喜事亦有賞賜凡頒賜勅諭勘合王則
用原封冠服呼萬歲行五拜三叩頭禮其刑法
有小罪則著枷巡市中或桎足入獄大則押至
河邊殺之投屍水中結婚亦用媒妁聘物親迎
則集親鄰及群僧迎壻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

額稱利市匹配後七日方同歸國王喪國人皆
髡髮爲孝否則以穢汚塗於頂上辱之官民初
喪集僧誦經祭以湯飯越七日施生前所用財
物之半與僧葬禮王用水銀灌腹以帛纏之同
屍腦數十觔納棺中一年後出棺火焚之拾其
骨葬於塔下塔高三尺飾以金官民富者亦建
塔惟不用金耳名火葬貧民亦火焚棄骨水中
名水葬俗趨利敬富笑貧小民多艤舟之各國
商販少則用海貝多則用銀官民有銀不得私

用皆送王所委官傾瀉成珠用鐵印印紋於上
每百兩入稅六錢無印紋以私銀論初犯斷左
指再犯斷右指三犯者死民間好爲僧尼婦人
智過男子內外事無大小悉決於婦人男陽劘
其腐嵌鍮鈴狀如荔枝或一或三造以金銀貧
者以銅行則有聲外蔽以花布幔所用磁器緞
絹皆貿自中國不通漢字惟誦佛經字皆橫寫
橫誦氣常熱無雪霜風俗勁悍專習水戰炎海
爲鹽釀秫爲酒上產珍寶有石榴子及貓兒眼

青紅絲三色石金銅鑌金銀鉛錫鐵玳瑁象牙
犀角珠母食貨有胡椒沉香速香降香木香丁
香樹香金銀香大楓子馬前白荳蔲玉荳蔲烏
爹兒茶阿魏硼片冰片紫梗藤黃破肚子燕窩
沙國米黃臘槟榔椰子布有西洋布闊三尺餘
長四五丈染五色花紋極工巧花木有猫竹黃
竹斑竹勒竹根竹藤竹蘇木油木花梨木鐵力
木樟木松木榕木栢木涂木黃楊木檀木烏木
石榴柑橘蓮菊茉莉素馨鷹爪月桂綿葵葛蒲

蔔甘蔗芭蕉苓角棗薔薇露波羅蜜獸有犀象
虎豹熊猴猨貂鼠穿山甲南蛇山羊山牛山猪
海馬獐麂兎鹿豺狐狸馬牛羊猫鼠禽有孔雀
錦雞鸚雉鶴鸛鶖燕雁鴉雀鳩翡翠鷺鷥鴛鴦
木鴨鴿雞鵝鴨鷓鴣有五彩紅綠白數色魚有
鱸鯉沙鯉鯧鯽鱭銀墨章甫帶鱸黃烏鯊鮭底
班宗馬蚼大口白甲箏殼七星三賴鰍鱔蝦螃
蟹蛤蚌蔬有東瓜西瓜王瓜甜瓜木瓜土瓜苦
瓜瓠茄葱蒜韭芥莧蘿蔔波淩鹿角油菜藤菜

海菜角豆扁豆綠豆黃豆紅豆諸物亦海外一
大都會也

四譯館考卷之三終

四譯館考卷之四

高昌館（附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東魯陳亦力把力黑婁）

高昌

高昌即火州以其地勢高敞物產昌盛故名高昌又山色如火天氣常熱故亦名火州西域諸國之一也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於前王庭後魏時其地爲蠕蠕所并有闞伯周者始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番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入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明號火州在嘉峪關外西行可一月城方十餘里其東七十里有柳陳城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還言其風物蕭條市里居民僧堂過半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

土魯番萬戸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戸瓦赤刺俱遣人貢馬及玉璞正統以後有哈剌火州畏兀兒哈失哈兒高昌歸化寺等處皆來貢其地東至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抵于闐北接瓦刺東南至肅州其人貌似高麗目深鼻高辮髮後垂衣尚錦繡俗事天神信佛法字書亦有眞草亦常借用回回語音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布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雁樂多琵琶箜篌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以銀或鍮石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春日遊者馬上持弓矢射物曰禳災其山則天山靈山水則交河蒲類其地產馬駝鹽白㲲布鑌鐵陰牙角阿魏等物

哈密（地近高昌故表文屬高昌館譯審但其中多回回人入貢時亦有用回回字者故前代又屬回回館譯焉）

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諸羌往來要路也漢明帝屯田於此唐爲伊州元封

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忽納失里
卒於安克帖木兒嗣之明初置甘州五衛於張
掖肅州衛於酒泉凉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
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
浪三千戶所自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又
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永樂初設關外七衛曰哈
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
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
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

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
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
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兄子脫脫嗣賜印誥
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
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魯檀
人僅數百戶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居惟土房
習俗各異産玉石鑌鐵大尾羊陰牙角香嵌胡
桐律山則天山一名雪山水則甘露川合羅川
又有望鄉嶺伊吾城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

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擱出入禁道路費乃已洪
熙元年貢琉黃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
裏天順四年來貢賜綵金幣林茶磐成化八年
嗣者林獄亦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努溫答力攝
國事九年土魯番速魯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赤
斤諸番王母不從擄王母及金印去遣高陽伯
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
駐苦峪不敢進詭言不見土魯番而還十四年
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魯檀來莊寺臣請乘間

封罕愼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愼貪殘國人及西
域諸番貢使往來者多怨恨之弘治元年阿黑
麻至哈密誘罕愼頂經結盟遂殺罕愼遣使入
貢詐稱罕愼病死國亂乞立爲王居哈密領西
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不可許且請諭
令阿黑麻還王母金印并還我哈密四年遣哈
密頭目寫亦虎仙費勅往諭旋以金印城池來
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
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

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時擾哈密必得
元後人嗣封庶可攝服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
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脫脫種落也六年阿
黑麻復入哈密擄陝巴及金印去遣兵部侍郎
張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略海至河西遣哈密人
以勅往諭令歸陝巴金印留不報海不得已修
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
廣西絶西域貢時文升亦請閉嘉峪關絶西域
貢令諸番歸怨阿黑麻乃西域諸番怨朝廷宴

賞大減又阻其由海道貢獅子反相率從阿黑
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已而阿黑
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乃用
文升議效陳湯故事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
千由南山驛至罕東郎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
道襲牙蘭清至肅州久駐關外俟罕東兵不至
乃由大路乏水草行不能速牙蘭詗知遁去清
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親牛羊三千哈
密從者八百餘人皆撈歸塞上師還糧乏士

馬亦多物故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
兒及奄克孛剌往剌木城奄克孛剌結兀剌
小列禿襲斬撒他兒自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
圖之哈密人舉火小列禿來援乃遁十年秋阿
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麻上書言西
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同黑婁
諸國來貢是年冬起王越爲總制經略土魯番
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復封爲
忠順王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文

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十二年春陝巴至
肅州畏番人不肯出關守臣遣兵防護至哈密
是夏遣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尋入貢十
三年復同黑婁諸國來貢十七年春國人以陝
巴嗜酒掊尅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
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
罕慎外孫也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
諭之令迎陝巴頭目阿孛剌不聽奄克孛剌與
傑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

單朱嗤卜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兒還
土魯番眞帖木兒不肯還徙居甘州正德元年
陝巴死其子拜牙即嗣年方幼守臣恐眞帖木
兒還來使哈密留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檀
遣人朝貢乞還眞帖木兒兵部尚書劉宇曰是
謂資其所親愛不許六年守臣代請乃許之七
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滿刺
哈三送之西還八年春至哈密拜牙即淫暴欲
與奄克孛刺叛往土魯番奄克孛刺不從自哈

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速兒令
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
密取金印九年滿速兒率衆分據刺木等城又
日夜聚謀襲甘肅乃遣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
防邊土魯番遂勑西海卜亦刺勑寫亦虎仙等
共守哈密責令滿速兒送回拜牙即十年春澤
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亦斤王子莊澤
以綵幣銀器遺土魯番乃還金印及哈密是冬
寫亦虎仙入貢十一年土魯番復襲據哈密又

至沙州脇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回殺
巳思高彥名等內應攻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
憤極極死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煙答懋城
拒戰又亟調屬番兵刼其老營遣人結瓦刺擣
巢穴破其三城土魯番大劍又盡發寫亦虎仙
數十年傾陷哈密罪狀坐謀叛論死時失拜煙
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倖突入長
安左門稱冤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
西訊報十三年逮巡撫李昆及九疇至京廷鞫

昆降浙江副使澤九疇削籍是秋土魯番貢使
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刑部會訊寫
亦虎仙罪當死會武宗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
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賜國姓隨武宗南征嘉
靖改元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斬死獄中王瓊謫
戍澤起兵部尚書昆兵部侍郎九疇僉都御史
巡撫甘肅三年滿速兒大舉入寇九疇先登力
戰甘州圍解又夜率衆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
夾擊大破之殺火者他只丁滿速兒遁去關中

守臣奏河西危急還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蘭州番兵已爲九疇所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前還發番使閉關絕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使肅州又入沙州五年起舊輔臣楊一淸提督軍務一淸言我旣不能制其命又無以服其心徒絕彼之貢使不能阻彼之犯邊乞從九疇議還烟霸番使解讐息兵未幾一淸名入內閣尚書王憲代一淸盡出平涼羈留番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

哈密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牙木蘭不從率妻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是春用輔臣張璁方獻議起王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憲瓊至河西反澤所行事是秋各番來朝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未報土魯番倚虎力納咱兒糾瓦剌侵肅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擊走之八年土魯番貢獅子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袁合

土魯番歸我哈密之令夫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進入京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番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番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來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州南山下兵部議尚書胡世寧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總中國議禮諸臣不聽竟從瓊言世寧復言牙木蘭乃歸正人非叛者比唐悉怛謀

事可鑒也遂留不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同天方諸國貢方物又索牙木蘭兵部因請許其通貢而其後哈密亦遂爲土魯番所據矣

安定阿端

安定地廣袤千里東至罕東衛北至沙州無城郭其俗馬乳釀酒氈帳爲廬舍產馬駝玉石明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武日亦板丹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分其地其爲阿端阿眞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

印八年設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宣德間與
曲先叛討平之至成化中没入土魯番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東抵安定衛北距肅州界明
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
知宣德元年以討平曲先功加國師禪師秋其
後常入貢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為土魯番所刼
牙木蘭驍勇土魯番令其率衆侵哈密擾甘肅
已而貳於土魯番遂擁帳來歸土魯番請還哈

密易牙木蘭將甘心焉兵部尚書胡世寧不可
乃止嘉峪關西諸衛皆没入土魯番曲先亦陷
其地産珠珊瑚珠砂名馬服色尚白我事易以
請相見行跪禮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在沙州古燉煌地也明洪武
二十五年侵凉國公藍玉討之土酋哈昝遁
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
鎖南吉剌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以後常入貢成
化間土魯番逃入哈密嘉峪關外諸衛二年東
最弱力不能支流散各處正德中陳九疇輯逃
土魯番稍得生聚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衰微
其酋上巴叛附土魯番至嘉靖八年王瓊撫任
白城山肅州月徧粟歲萬石而邊儲坐困矣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
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
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晝迷

亡番人謂之旱海出川逝行至流沙河河上有
小關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
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蓊翳
土宜穄麥麻豆有小葡萄甘甜無核名瑣子葡
萄氣候和暖風俗醇朴人二種男子剃髮戴小
罩剌婦女白布裹頭者回回也男子椎髻婦人
蒙皂巾垂髻於額者畏兀兒也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

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於此明洪武二十四年
因王黑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十二年吏部
陳誠至其國十六年頭目迎哥亦剌滿剌來朝
酋歪思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而自立徙其
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
草住牧帳房氈廬寒暑坐臥於地其王藏小單
剌替爲鋼衣禿袖彩倒髮貫耳飲酪肉食或食
稞麥爲毛布多霜霰不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
大谷六月霜凝俗獷戾服用汚穢上下無紀律

其山則葱嶺白山白山中常有火煙産出硇砂
之地採者著木底鞋取之皮著即焦水爲熱海
地産銅鐵錫雄黄胡粉馬駝犂牛孔雀氍毹剛
魏白氎布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延去土魯番世相結好明宣德
七年始來貢由土魯番入其地山水草木禽獸
皆黑男女亦然

四譯館考卷之四終

四譯館考卷之五

百譯館 附孟養 孟定 南甸 干崖 隴川 威遠 灣甸 鎮康 大侯 芒市 者樂甸 舊有景東鶴慶久隸版圖故不錄

百譯

百譯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
命將伐交趾經其所部譴降之舊名孟都又名
孟邦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
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
宣慰使司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始從化

來王其所部猛密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猛司
歪領之陶猛者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司罕楪
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楪死其孫罕宅立嗜
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成化初南寧
伯毛勝守雲南利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
邦太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
略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
因疏猛密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
周寶五者逋猛密因爲曩罕弄計遣人賫金寶

路政府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布
御史程宗以往宗至讖罕弄侍內援益踞傲不
出迎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宗不得已從之讖
罕弄曰孟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
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
宗唯唯遂以所侵木邦地與之爲設安撫司以
司全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宗訴辨宗輒笞之
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
讖罕弄旣盡奪木邦地罕烈奔孟正由是孟養

諸酋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罕烈聲言
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地
還木邦讖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
世讐矣其俗男衣白文身髡髮摘髭鬚女上衣
白下圍桶裙耳帶金圈手貫象牙鐲所居皆竹
樓男貴女賤雖小民亦奴視其妻耕織貿易差
徭之類皆係之土產犀象馬金銀寶石孔雀尾
蘇此膽古剌水土錦胡椒鞞錫其種類最繁故
稱百譯焉

孟養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地名香柏城元至元二十
六年立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
爲雲遠府尋改宣慰司其民猓黨小有隙即搆
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任叛官兵追至緬甸捕
斬之成化中思仁子思祿以祖母珠帶及諸珍
物賂鎭守太監錢能能召見飮食之思祿稍橫
弘治初給諸土酋金牌信符所司偶忘孟養久
廢按籍頒給思祿遂謂復其官職以金牌號召

諸酋略取旁地自廣侖猛密叛木邦黎政毛科
檄思祿兵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爲猛密所敗
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
十七寨科又數愬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
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爲鄰惡誆誤願入蠻
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例乞以一子爲宣慰
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其地
下濕夜寒晝熱多瘴江爲竹樓以居日落數丈
境內有鬼窟山極險僻土產琥珀碧瑱猩猩馬

孟定

孟定府舊名㭜睒元至元二十六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編戶五里民皆百譯男子光頭赤足黑齒衣白布衣戴細竹絲帽以金玉珍寶飾其頂徧插翠花翎毛後垂紅纓婦人出外戴漆藤大笠身衣文繡飾以寶貝土產香櫞

南甸

南甸宣撫司舊名南宋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陞宣撫司其俗婚姻用穀茶二長筒雞卵五七籠爲聘客至以穀茶供奉手搏而食之境內有兩岸豁下濕泉沙木籠南牙諸山小梁諸乃二河大盈江黃連坡關小龍山關土產孔雀鬥雞紅藤筏

干崖

干崖宣撫司其地舊名干賴睒㸑人居之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正統間改宣撫司境內有雲晃雲龍白蓮刺朋諸山雲晃安樂止西三河四時皆蒸取其絲染五色爲土錦又有白㲲布白蓮花竹廳大如兎至肥可食

隴川

隴川宣撫司舊爲麓川地皆㸑蠻所居元至正中置麓川路明洪武十七年內附置麓川平緬

宣慰司正統三年土酋思仁發叛討平之十一年置隴川宣撫司於隴把俗與南甸同境內有馬鞍摩梨羅木山湯泉土產孔雀豪猪芋紫膠大藥鮮子

威遠

威遠州唐南詔銀生府地舊爲濮落雜蠻所居元至元中始置爲州明因之編戶四里其俗男女勇捷走險如飛交易無權量但以小篾籮計多寡而量之境內有棠樂山南坪谷寶江土產

鹽莫蒙寨有河水汲而洗於炭火上煉之則成

灣甸

灣甸州蠻名細賧元中統初內附屬鎮康路明洪武十七年改灣甸州編戶五里其俗婦女貴者以象牙作筒長三寸許貫于髻插金鳳蛾其項絡以金索手帶牙鐲以紅藤帶束脛纏頭不穿耳衣白布窄袖短衫黑布桶裙土產茶及芭蕉

鎮康

鎮康州蠻名石睒本黑僰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尋改為州編戶六里其人形惡體黑以青白布為衣跣足行荊棘中如飛男子出婦人閉戶以待其至卜用雞骨病專祭鬼死則刳木為棺瘞之上植一樹為識土產大藥鮮子蟒膽水乳香

大侯

大侯州蠻名孟祐白蠻所居元屬麓川路明洪武二十四年置長官司尋改為州編戶四里民有百譯蒲蠻俗與灣甸順寧同境內有昔覇蠻賴八賴蠻諸阿輸諸山孟賴孟祐二河瀾滄江土產乘絲竹金剛纂菁子

芒市

芒市長官司其地舊曰怒謀曰大枯賧曰小枯賧即唐史所謂茫施蠻也元至元十三年立芒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置芒施府正統中改長官司其俗男衣繒布女分髮

直額為髻後垂衣皮跣足境內有青石山麓川金沙二江土產金香橙橄欖芋蔗藤

者樂甸

者樂甸長官司漢時為茫服地唐屬馬龍他郎二甸因猛摩蠻名者島明洪武末分置長官司隸雲南布政司其民多百蠻交易用金銀或五日十日一集旦則婦日中則男更代為市境內有者島蒙樂二山景來河土產藤果羊尨

四譯館考卷之五終

四譯館考卷之六

緬甸館

緬甸

緬甸不知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良吉解屢討平之置邦牙軍明洪武二十九年內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刁賓玉擒繙其下大酋思仁叛擁衆麓川并有孟養地遣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往討之政乘勝追思仁至上江以無援力戰死詔問晟晟自知失律飲藥卒廷臣皆言宜罷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太監王振議用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兵十二萬往討之思仁敗走緬甸驥遂剗思仁所略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酋長卜剌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卜復遣莽剌札等六十四人進貢至京且獻俘焉朝廷用驥言錄緬甸功即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之麓川人擁思仁少子思

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驥不得已乃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爲界令居孟養先是緬甸人當丙雲清班思傑康剌改潛逵逃已扯盼六名以來貢遂留教授後俱卒於官及弘治十七年因譯學失傳行雲南鎮巡官取人教習緬甸宣慰卜剌浪差酋陶思孟完通事李瓚等入貢并送孟香的灑香牛三人來館教授俱授序班每遇朝廷改元頒給勅諭一道金字陷文信符一面制用銅鑄勘合號紙一百張以文行忠信四字爲號付各宣慰司收掌遇進貢方物陳奏事情則塡寫赴京另有底簿付雲南布政司以備查對其地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戞里北至隴川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屋廬乘用象馬濟用舟筏進上文字用金葉次用紙又次用貝葉樹椰葉爲書其人形體黑性柔而詐其酋長名曰卜剌浪男子善浮水夏衣洗白窄彩單衣冬衣白兜羅錦仍用莎羅布二幅合之纏於首以爲飾富者出入衣大

袖白布彩男子綰髻於頂前用青白二色布纏之婦人綰髻於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合白檀香麝香當歸姜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爲奇香長出入乘牛轎或乘象坐則在前從者隨後皆席地而事佛敬僧立阿育剎城邦隱在根等寺莊嚴甚麗有大事則抱佛說誓願之僧然後決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潤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土産犀象馬金銀寶貝白氎布兜羅錦椰子樹頭油酒樹類椶高五六尺結實大如

掌土人以麵納器中懸于樹實下刮其實流汁於器即爲酒或不用麵惟取其汁熬之爲白糖其葉即貝葉石油自石縫中流出臭惡而黑可療瘡疥

四譯館考卷之六終

四譯館考卷之七

西天館

西天

西天印天竺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分中東南西北五印度國國各有王地各數千里東與扶南林邑鄰但隔小海耳南際大海西接罽賓波斯北距雪山四周皆山唯南通一谷爲國門其中印度則據四印度之中也即漢身毒國明帝夢金人乃遣使之天

竺求佛於是佛教始通中國唐宋以來貢使間有至者明永樂六年有榜葛蘭國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榜葛蘭者即西天東印度也十二年王賽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其國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浙地港更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其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彩帨躡皮履市用銀錢海氣五嶺山最高大氣候常

熟如夏賦十二而有笞杖徒流國有印章右移
車有撥險賜務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
白花彩縿帆佩瑪瑚琥珀纓絡繫臂稍子鐲釧
歌舞侑酒者曰根肯速齊奈奈羅優人也能作
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人家解索坐虎於
庭裸而搏虎虎怒奕撲撲虎數回乃已或手投
人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觀者爭以肉啖
虎勞戲者錢歲十有二月無閏風俗朴厚人好
耕殖一歲再熟產鑌鐵翠羽琉璃蛇馬桑漆樹

絲綿尤多錦剪最巧刺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
慕黑慕勒闊四尺背面皆起絨厚可五分即兜
羅綿也有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漿爲酒
檳榔當茶

四譯館考卷之七終

四譯館考卷之八

八百館 附老撾 車里 孟艮

八百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先土酋有妻
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
元世祖壬戌八月始遣將兀魯迷失帥兵征之
至成宗丁酉九月責其叛寇車里遣也先不花
征之辛丑二月以劉深哈剌帶並爲中書右丞
鄭佑參知政事皆佩虎符將兵三萬勑雲南省

各給馬匹征之八月又責其不輸賦稅賊殺官
吏遣薛超兀兒復征癸卯三月劉深復請加兵
哈剌哈孫曰海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
不足以煩中國元主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
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會有司議釋深罪哈剌
哈孫曰深邀名首釁喪師辱國不誅無以謝天
下乃誅深其酋恃遠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
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
二十四年其酋刁攬那來貢方物始立八百大

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須給勅諭金牌
勘合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
至木邦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雲南三十八程
其俗性緩刺花眉目間以爲飾男女服食與木
邦同事佛敬僧亦如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
節但把手爲禮境內有南格剌山山上有河南
屬八百北屬車里土產象犀金寶白檀香安息
香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爲撾家郎古越裳地
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始置宣慰使司
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
其民皆百譯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様服食
器用大類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
曰招木中又次曰招化爲宣慰者即招木弄也
居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則所
至之地各有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以
至其地不差尺寸土產犀象乳香西木香鮮子

詞子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舊名徹里又有倭泥貂黨
諸剌黑角蒲蠻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命將兀
良吉解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
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耿東路耿當孟
弄二州明洪武十七年酋長刁光歸附改置車
里軍民府尋改宣慰使司在瀾滄江之南接南
海交趾人頗淳厚額上刺一旗爲號作樂以手

拍羊皮長鼓又間以銅鐃銅鈸拍板鄉村宴飲
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境內有猛永山杉
木江土產鍮石銅木香沉香

孟艮

孟艮府舊名孟指明永樂四年來附置孟艮府
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木邦北至孟璉其土
俗與木邦同

四譯館考卷之八終

四譯館課集字詩

館刻東西十日一行考課以觀肄習之勤惰焉余於各館雜字中比合連屬綴成韻語雖未免有補綴之痕而順口成章間有思致唯西天一館乃貢資名經梵貝鏃牙終難牽合因每館附存一二詩并錄其字及語音於本字之下亦奇觀也字分單複體有縱横悉如其舊

回回館課集字詩 每句橫讀從右至左

五言律詩

高臺生遠想秋色信無邊野水沉殘月寒風斷晚煙蟬鳴花徑裏雁過畫樓前有客來閑聚因留入酒泉

臺	高
صفه	بلند
法塞	得郎百
寒	月殘
سرما	مخاق
媽兒塞	黒哈母
樓	畫
قامه	نقشین
黙里幸	伊石黄納

色	秋	想	遠	生
رنگ	تیرماه	اندیشه	دور	زامر
克即	黒媽兒滴	分迭倫	兒都	思哈
蟬	煙	晚	斷	風
زمره	غبار	شبانگاه	منقطع	باد
黙母日	兒哈卜	黒葛楷禽	坤广	得巴
閑	來	客	有	前
فراغت	بیا	مهمان	هست	پیش
[illegible]	丫比	几媽黒木	忒思哈	石撇

信	無	邊	野	水
وفا	نیست	کرانه	بیابان	آب
法哉	乃思乞	柯剌乞	[illegible]	卜阿

鳴	花	徑	裏	雁
بانگ	گل	دوتاه	استر	اسور
卜行	勒蔽	黑牝堵	牙忒思阿	兀鉢思阿

聚	因	留	入	酒
جماعت	سبب	بازداشتن	درآمدن	شراب
戒額路者	卜百家	令石打于巴	丹藍月思	卜剌今

沉	過	泉
فرورفتن	گذشتن	چشمه
食夫勒羅腓	食石懈枝	然而 松

生查子

月出影蛾眉露下羅襟濕舊日一分心如今千萬積睡起懶生香輕寒束兩袖誰知角枕秋催得黃花瘦

月	出
ماه	برآمدن
黑媽	丹羅剌爾

心	如
دل	چون
剔而	思初

來	雨
بیا	[illegible]
呼比	口省

影	蛾	眉	露	下
سایه	پروانه	ابرو	شبنم	زیر
夜撒	納法兒史	爾卜阿	南卜輪	兒節

今	千	萬	積
اکنون	هزار	تمن	ورزیدن
恩蚊克阿	兒咱个	擊土	丹即兒我

袖	誰	知	角	枕
آستین	کدام	دانستن	گوشه	بالش
尹撒思阿	里格卜	食思作打	舍科	石力把

羅	襟	濕	舊	日
لای	دامن	تر	کهنه	روز
衣剌	擊打	兒忒	納黑科	子魯

睡	起	懶	生	香
خسپیدن	برخاستن	کاهلی	خام	بوی
丹比思虎	食巴恰納百	里黑咭	思哈	衣敘

秋	催	得	黃	花
تیرماه	تقاضا	یافتن	زرد	گل
黑媽兒體	哈黑式	食夫牙	得兒刺	勒影

一 必兒

輕 先卜塞

瘦 兒故剌

分 فرق 華里法

寒 سرما 媽兒塞

正教序班加二級鄒繩武

王之綸

邊之鏈

譯字官生

鄒光顯

朱承孝翻譯

高昌館課集字詩直寫真看

五言律詩

艱難車馬地塵土老心胸山遠收涼霧牕虛動細風一簾斜月近千樹淺煙紅引領愁鄉國真看氣是虹

艱難 乃該

車 杭力

馬 顆

地 葉兒

塵 禿土蠻

土 禿伯剌

老 哈力

心 捋列

胸 苦酸

山 塔

遠 以剌

收 以黑

涼 以良板的

霧 馬南

牕 綄祿

虛 眼埒

動 得伯剌

細風 顆信板的

一 必兒

簾 凡

斜 塔兒默

月 哀　近 呀忺　千 尺

樹 莫各　淺 眼把　煙 土駄

紅 俺　引領 把失刺　愁 卜激失

鄉 靄用　國 兀祿忍　真 阿麻省乞兒

看 苦祿　氣 聽　是 顆祿兒

虹 阿刺

又

花晨月夕下慷慨是天真竹實名君子酒常近
聖人文章青眼舊禮法白頭新秋嶺高低外雲
煙正有神

花 扯扯　晨 阿兒得　月 哀

夕 乞扯　下 俺丁　慷慨 以力思哈哈思

是 額祿兒　天 騰吉力　真 阿麻省乞兒

竹 哈麻克　實 馬哈　名 阿的

君子 土革　酒 撒兒　常 兀撒

近 呆很　聖人 卜答思　文 必的

章 卜祿　青 福　眼 苦郎

舊 阿思乞　禮法 土祿麻伊撒納　白 阿隆

頭 把失　新 番兀　秋 曲思

嶺 塔班　高 阿的忍　低 卜的

外 塔失哈大　雲 卜力　煙 土敦

正 [illegible]　有 把兒阿兒　神 [illegible]

長 風 斗

夜 寒 一

苦 催促 筆

冬 天 霜

三 九 茜

七言絶句

紫馬如龍碧玉鞍天風新紫海青寒得來狐兔知多少淺草平沙萬里寬

緊 少

新 多

風 知 寬

天 兔 里

鞍 狐 萬

碧玉 來 沙

龍 得 平

如 寒 草

紫馬 海青 淺

協教序班 袁明
周汝楫
譯字官生王國英翻譯

暹羅館課集字詩 橫寫直看

五言古詩

流光成聚散梁月下牕低路遠生青草風飄萬里西窓心無冷暖起坐聽初雞霧薄南山濕思想入舊溪

流 頓
聚 董
光 龍
散 合窄
成 病
梁 星詰

月 婆利翹
低 臆
青 檄
飄 稍
西 搭林
下 楚
遠路 捺合歹
草 鵝
萬 們
客 家
牕 拿當
生 可律
風 溉
里 信
心 齋

無 門埋
起 路
初 極青砂能
薄 榜
濕 沉
冷 昭
坐 業
雞 鼓
南 梭跑
思想 吃魯
暖 遞
聽 仗
霧 漢
山 萆
入 桑馬

舊 稍
溪 可即

七言絕句

雪風吹暗翠藍天黃葉飄零落照前一笑今年新酒貴買来三百青銅錢

雪 雪
藍翠 撓藍
吹
風 隴稍
天 棧
暗 沒
黃 良

葉 擺埋　飄 拍　零 哼柳

落 會蘇　照 朵袜　前 渾金

一 能　笑 火　年 比泥

新 貴　酒 酥　今

買 詞　來 馬　貴 米本

三 三

百 叨　青 懶

錢 板冷　銅 搭兩

協教序班　張永祿

張鑄

譯字官生陳遠經　翻譯

緬甸館課集字詩 横寫直看

五言律詩

青草王孫路　風塵四面沙　長亭生早月　晚店送晴霞　鐘出僧房夜　泉沉水閣花　韮芽能下酒　不敢問魚蝦

青 阿鈕　草 参剌　王孫 莽参顆

路 克里　風 力　塵 参路

四 力　面 嗎那　沙 賽

長 舍　亭 胖覓　生 被必

早 瓜乜　月 剌　晚 共丘

店 非　送 補　晴 浪浪

霞 共撒泥　鐘 康浪　出 塔

傍房 例罕印　夜 華　泉 稅馬
沉 捏　水閣 鈍印　花 板
韮 革剌打　芽 阿念　能 打那
下 襖　酒 細　不敢 馬彎
問 吳　魚 阿　蝦 卜轉赤

七言絕句

江岸秋風好送行陽關陰雨幾時晴馬蹄別入
千山外沙路雲開見月生

江 參列馬　岸 廿把　秋 昌烏
風 力　好 岡擱　送 補
行 剌　陽 阿太　關 閂

陰 阿噴　雨 共剛　幾 打也
時 阿昔　晴 浪浪　馬 麥浪
蹄 踏　別 掛華剌　入 望
千 倘　山 當　外 阿白浪
沙 賽　路 亢里　雲開 定列

見 麥浪　月 剌　生 枕必

正教序班加二級許輯瑞
譯字官生 靖琦
張文燦翻譯

西天館課集字詩

五言絶句

冄崖含石塔彌宜孤月顏桑麻欣勃烈蒲葛列他山

冄 崖 含

石 塔 彌

宜 孤 月

顏 桑 麻

欣 勃 烈

蒲 葛 列

他 山

又

菩提薩埵説唵嚂實吽牙追答多難和疊拍戞三巴

菩 提 薩

埵 説 唵

嚂 實 吽

牙 追 答

多 難 和

疊 拍 戞

三 巴

協教序班 王雲鷺 方以知

譯字官生 張鍊 陳肇新 翻譯

百譯館課集字詩 横竪直看

七言律詩

寒更開戶獨聞琴歲歲年年白髮深月上九天
思舊國風行萬里動平林漁樵真有清閑夢松
菊偏知慷慨心坐對銀缸直一笑虹生千尺酒
中尋

寒 閑

獨 朶悻

更 歡

聞 乃 牢

開 戶 哈 八 都

琴 完

歲 必

年 必

深 勤

九 髙

舊 高

歲 必

白 怕

月 楞

天 法

國 閫

年 必

髮 貞

上 幹 能

思 克 遮

風 倫

行 掛

動 牢

漁 栢 八 刺

有 叅

夢 反

萬 閫

平 丙

樵 僕 朶 粉

清 郁

松 狸 别

里 八 那

林 濃 狸

真 楳

閑 乃

菊 莫 芽 酣 簍

偏 債

心 遮

銀 思

一 楞

生 力

知 晉

坐 囊

缸 浪

笑 庫

千 令

慷慨 遮 色

對 根

直 喃

虹 龍

尺 堛 楳

酒　澇

中　斡杠

尋　苦

南歌子

水閣蓮新出香生白玉房一路小池塘花前知有夢是鴛鴦

水閣　賀喃

蓮　莫母

新　茂

出　悪

香　緩

生　力

白玉　令怕

房　倫

一　楞

路　党

小　力

池塘　暖

花　莫朵

前　斡那

知　魯

有　養

夢　歹

是　秃

鴛鴦　必剌沭

又

九十春二月紅稀綠正肥蜂蝶滿園西分明桃李外好薔薇

九　蓋

十　冒

春　莫閙

三　散

月　楞

紅

稀　留

綠　噢乃

正　賽

肥　必

蜂　朋

蝶　林莫

滿　定

園　算

西　斡杠挽娜

分　奈

明　領

桃　林閙

李　林蠻

外　斡那

好　賊

薔薇　薔薇

正教序班 邢可式
協教序班 張守恒
譯字官生 徐鳴珂
王之綱 翻譯

八百館課集字詩

五言古詩

紅豆調鸚鵡花絨繡鳳凰同飛食竹實愛敬均
無忘送君今遠行獨帶古琴囊離懷真脈脈憂
思聚中腸千里關山路風高易雪霜跡林烟月
白本葉下雲黃望望見銀河一線少津梁天孫
十指力刀尺驚秋涼寒衣分外薄瘦腰如舊保
思君憎容影朝夕轉徧長

紅 แดง 領
豆 ถั่ว 兎
調 กลา 告

鸚 นก 努
鵡 แขว 列
花 ลาย 来
絨 ขน 允
繡 ปัก 撒
鳳 นก 努
凰 หงส์ 烘
同 ด้วยกัน 幹裴
飛 บิน 丙
食 กิน 近
竹 ไม้ไผ่ 恭埋
實 เม็ด 棵
愛 รัก 剌
敬 ยำ 眼
均 เท่ากัน 餘傀

無	君	行	古	離
เบามิ	ขุนท่า	ไป	เมือบน	พาก[illegible]
米冒	招剌特	擺	本墨	斡扒
忘	今	獨	琴	懷
ลืมเสีย	เมื่อนี้	ยุดยอ	ติว	ไจไจ
細倫	沉墨	柳傑	定	寨歪
送	遠	帶	囊	真
ส่ง	ไกล	ส่ายคาว	ยาดว	แท้
送	蓋	扱賽	痛怕	標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十二

脉	思	腸	關	風
ชีพเจน	คิดถึง	ไส้	ด่านทาง	ลม
西剌荷	寨虬	賽	扛党	倫
脉	聚	千	山	高
ชีพเจน	ชุมนุม	พัน	ดอย	สูง
西剌荷	幹盤	板	賴	送
憂	中	里	路	易
อินทายใจ	กลาง	สิบทาง	ทาง	ง่าย
寨末尹	扛	党竹	党	摊

雪	林	白	下	望
เม็ดหนาว	ป่าไม้	ขาว	ลุ่ม	เดือนกลาง
濃昧	埋八	浩	倫	扛楞
霜	烟	木	雲	望
เหมย	ควัน	ไม้	เมฆ	เดือนกลาง
昧	緩	埋	莫	扛楞
踈	月	葉	黃	見
ห่าง	เดือน	ใบ	เหลือง	เห็น
哈	楞	擺	楞	汗

四譯館考集字詩　卷十　十三

銀	線	梁	十	刀
เงิน	ไหม	ขื่อไม้	สิบ	ดาบ
恩	賣	克埋	習	朧
河	少	天	指	尺
แม่น้ำ	น้อย	ฟ้า	นิ้วมือ	ไม้[illegible]
南乜	乃	法	墨牛	納特哩
一	津	孫	力	鷩
นึ่ง	ท่าน้ำ	หลาน	แรง	[illegible]
能	南苔	爛	零	落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十四

秋 เบือเงีน 印墨　涼 เยีน 印　寒 หนาว 閙

衣 เสือ 思　分 ปันกัน 幹辦　外 นอก 話

薄 บาว 耶　瘦 ผอม 卓　腰 แอว 咳

如 เปนดัง 鼎丙　舊 เกา 告　強 ทาแขง 虔受

思 คิดถึง 寨蛇　君 พระเจา 招剌潛　憎 ชัง 常

晷 อใเวา 奥挖　影 เงา 奥　朝 เมือเชา 朝墨

夕 อันดา 酣挖　轉 ปัน 半　偏 บิด 比

長 ยาว 咬

長相思

笑東風問東風吹出花開二月紅春光歲歲同

桃花紅杏花紅青實離離曲閣東仙溪一逕通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十五

笑 หัวร่อ 嵤開　東 ทนาวันออก 悉挖紅　風 ลม 倫

問 ถาม 拔　東 ทนาวันออก 悉挖紅　風 ลม 倫

吹 เปา 拖　出 ออก 惡　花 ดอก 鐸

開 ปุก 卜　二 สอง 埪　月 เดือน 楞

紅 แดง 領　春 เมือฤดู 温果　光 แพด 木

歲 ปี 備　歲 ปี 備　同 ดวยกัน 幹暴

桃 พากพิน 閙林　花 ดอก 鐸　紅 แดง 領

杏 พาญีฝาว 放拂抹　花 ดอก 鐸　紅 แดง 領

青 เขียว 嗅　實 แห 揲　離 ญากัน 幹扒

離 ญากัน 幹扒　曲 คด 戈　閣 หอดี 叼賀

東 仙 溪

一 徑 通

四譯館課集字詩 卷十

正教序班 馮志逵
協教序班 李棨
譯字官生 南維垣
賈國臣 翻譯

四譯館考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江蘩撰蘩有奏議已著錄是書畧記外藩朝貢之日恭載
列祖勅諭及
賜予數物皆
實錄會典之所有其國俗土風則捃摭前代史傳爲之多不確實後系以集字詩二卷皆蘩所自作而以諸國字譯之詩既無關於外藩所譯之字又不能該諸國之字則亦戲筆而已不足以資掌故也